



# 易经讲堂 ②

——乾、坤、屯三卦阐微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黄山书社

# 序一 承先启后的《易经》阐微

霍震寰

近二十多年来,国内、国外兴起了《易经》热,不特众多古代注释《易经》的名著再版行世;今人注解《易经》的书籍,也如雨后天青,纷纷呈现于世!不过古代注释本,虽然说理精详,因为用的是古文,现代人有部分感到不容易完全明白其意义;而近现代语体文注解本,对于原文文字意义,大都解释清楚,容易接受,较之古代注释,更便初学。但除了极少数外,一般都有意或无意没有把后世学者研究《易经》发展的精义包容其中,使人很难了解《易经》为何这么伟大!

老师大半生研究《易经》,体会到这种情况,所以在香港大学教育学院中文教育研究中心讲授《易经》时,便针对当前所需,详细解释《乾》、《坤》、《屯》三卦,不独具备了今天语体文注解本明白易懂的优点,更继承了古代注家的传统,将原文文字引而未发的宇宙、人生哲理加以阐释、发挥,甚至将原文相关的义例详细说明,指导学者应用此等义例,解读其他各卦,对于进一步了解《易经》,很有启发。

我听了讲课录音,再看了整理成为文字的这一本书之后,不特对这三卦有了更深入的认识,而且对这三卦所阐述的天地之道的自然规律和大道的人生哲理也有了初步的体悟。对于《易经》已有初步认识而想进一步了解高一层次的读者,这是一本好书!甚至初学的,如果能够细心阅读,也是一本入门的好书!所以敢向广大的读者推介这一本书。

二〇〇九年十二月七日

## 序二 《易经》与教育的变易理论

谢锡金（香港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

变易理论起源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现象图析学(Phenomenography)研究<sup>①</sup>。研究目的为了解不同的人对同一现象所产生的不同体验。至九十年代,有关的研究进一步突出变易和体验之间的关系,并提出三个相互依靠的理念——审辨(Discernment)、变易(Variation)和同时性(Simultaneity)<sup>②</sup>。进入二十一世纪,有关变易理论的研究,马飞龙教授(Prof. Ference Marton)进一步引入至课堂教学的层面,研究变易与学习成效的关系。最近,变易理论研究更进一步将变易理论和教学设计结合,以加强课堂学习效果。

所谓学习,其实是一个过程。在一个特定环境中,学生能够用多种方法、多种能力,以达到相关的技能或思维。学生有这种能力,是因为他们有某种经历,协助他进行学习的过程。而学习的过程,与审辨(Discernment)是有密切关系的。审辨能力包括学生能够辨析事物的相同和差异。例如,学生能够辨认“左”时,同时明白“右”的概念,并且知道这是跟“空间”有关的概念。“空间”是相同的(Invariance),“左”及“右”是相对(Variance),这就是变易(Variation)。

变易理论和教学设计结合后,已成为一种非常重要和极受欢迎的学与教理论。笔者本以为这是源于西方的理论,但细听黄老师的易经课堂后,才发现《易经》这三千年前的著作,当中已有不少内容与变易理论的研究观点相同。故笔者希望对《易经》和变易理论作出比较,提出几个观点,作为此书的序。

《易经》创设以阴爻和阳爻组成的卦画符号,象征人类由具体认知进步到抽象认知,成为中国重要古籍之一。而《周易》与其他中国古籍不同,它不单单是文字的记述,同时运用了符号作基准。《易经》以符号阐述抽象的天道、地道、人道的

规律。这就像今天我们研究自然科学时,以符号表达规律的想法。

变易理论相信,人们在面对不同情境时,便会在知觉上逐渐区分事物相同及相异之处,成为我们对世界感知的不同方面及层次,遂成为观察世界的“识见”能力(way of seeing)。这与《易经》的理念相通,以人类生活作为基础,观察自然环境的不同变化,最终推演至天地自然的规律。《易经》的基本精神是任何事物都在永恒变化之中,如《乾卦》的六爻中,通过位置和时间的推展,“龙”由潜伏于地下、升上地面、升到人间以及一直升到天空的最高处。而《易经》同时说出事情可以由好转坏,也会由坏转好,就像“龙”升到最高处,可以是“亢龙有悔”,也可以是“见群龙无首,吉”。事情的好与坏,取决于我们在认识事情变化的本质和特征后,如何做到“用”的层次。这和变易理论当中,经历事物的变化和差异后,才会认识事物的特征与其本质的观点相应。

至于《易经》中的《屯卦》,黄老师认为是象征宇宙初生时没有秩序和混乱的情况,再引申到万物的初生。而《屯卦》中的六爻,按照时的因素,说出六种不同的情况,指导我们解决“屯难”的原则与应付“屯难”时应采取的行动和方法。解决“屯难”或是不同困难时,《易经》指导我们行动一定要谨慎小心。没有行动自然会坐以待毙,然而不适当的行动,非但不能解决困难,更可能令我们陷入更大的困境。故谨慎小心,是我们应付困难的最基本原则。要达到谨慎小心,《易经》中的方法与变易理论的同时性(Simultaneity)性质相同,就是除了对困难情况进行深入观察外,还需要同时留意超过一个相关的经验,把它们联系起来,从中思考出解决困难的适当行动。

变易理论中,讲求先区分(Separation),后融合(Fusion)。《易经》中的六十四卦,它们当中各有不同的爻辞内容。但当我们认识卦象当中各自不同的性质后,再与《易经》的主体理念“阴”、“阳”进行参照比较,便能发现不同卦象中,相反相成的关系。融合六十四卦的意义,便能明白天地自然的规律。



另外,黄老师课堂中提及,《易经》教导我们从相反方向思考事情。当一件事情普遍地被人认为是好的时候,我们就要问当中有什么坏处。从正反、好坏层面作出观察,就能看到很多平日被忽略的情况,使我们在待人处事中有更高的智慧。这就像变易理论的原理,注意事物的变化和差异,就会认识到构成事物的各个方面,我们就能够立体地看待事情,明白事物各方面的意义。

变易理论的作用,就是让我们更清楚地理解事物的特征,并把这些特征应用到更广泛的层面上。读《易经》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要盲目以为卦中规律是一成不变的,只有如黄老师所说,以“时”作为最重要的参照标准,我们才可以通过《易经》有限的文字,引申了解卦中无限的复杂意义。总的来说,这本书不只是黄老师解释《易经》的心得分享,而且是一套学习论理,更是我们解决人生不同问题的钥匙。笔者相信各位读者阅读此书后,也一定会获益良多。

①Marton, F. (1981) *Phenomenography—describing Conceptions of the World around Us*, Instructional Science, Issue 10, pp.177–200.

②Marton, F. and Booth S. (1997) *Learning and Awareness*, Mahwah, N. J.: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 Bowden, J. & Marton, F. (1998) *The University of Learning*, London: Kogan Page.

# 序三 我对《乾》、《坤》、《屯》三卦的体会

傅玉堂

《周易》从古到今都是儒家最重视的经典之一,由于它的奇妙形式(以符号组成卦形),及人们以占筮的方法来判断事情的好坏、吉凶,遂给这部经典增添了几分神秘的色彩。

我们称这些符号为“卦画”或“卦象”,由六个“卦画”(爻),组成一个“卦”,每个“卦”有一个“卦名”,例如“乾”、“坤”……等,接着便是“卦辞”,用以说明该“卦”至重要的基本内容和精神,然后是“爻名”,例如“初九”,“初六”等,之后有“爻辞”,用以说明事情在发展过程中之六个阶段,或六种情况,应用于人生,就是指导我们适应变化的六种行事规律和修养准则。

黄老师此次讲授《乾》、《坤》、《屯》三卦时,除了每个名辞,如“承”、“乘”、“比”、“应”、“时”、“位”、“中”等都作了训诂式解说外,还博引古今重要注家之论,参以己见,让学员去消化、分析和想像。

古今研究《易经》者分为义理与象数两大宗,不管何宗,都十分重视《乾》、《坤》两卦所蕴含的意义。

《周易》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除《乾》、《坤》二卦外,其余六十二卦皆由阴爻与阳爻混合组成,只有《乾》卦六爻皆阳,《坤》卦六爻皆阴,《乾》、《坤》两卦阐释阴阳义理最全面,所以成为整部《易经》最重要的两卦,其所涵盖的意义和哲理,关乎整部《易经》之思想体系。《系辞传》有三处强调《乾》、《坤》二卦之重要性:“乾坤其易之蕴耶?”(《系辞上传》第十二章);“乾坤其易之门耶”(《系辞下传》第六章);“乾坤毁则无以见易”(《系辞上传》第十二章)。通行本《周易》以《乾》、《坤》居首二卦,而《十翼》的《文言传》亦只解释《乾》、《坤》两卦,而不解释其余六十二卦,可见其重要性。

《乾》卦取天为象,是万物生成之先决条件与基本因素,

象征活动和变化，亦代表道德与正义。六爻取龙为象，譬喻人生所处六个不同阶段的变化过程，由“初九，潜龙勿用”而至“上九，亢龙有悔”每一个阶段，《易经》都给我们适当和足够提示，以供参照，期间过程，只需加上后天人为努力，效法天道运行不息，尽力完善，便能将事情转向好的方面发展，所谓时时“自强不息”，刻刻“进德修业”。

当事情不断发展，不断进步、上升之时，便需受警惕，不要得意忘形，不知进退，因为事情发展至极限便会向相反方向发展。《易经》提示我们要有“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的想法。

《坤》卦取地为象，是万物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主静，以顺从乾德而应天道运行，以厚德在下而负载万物、孕育万物、柔顺而能健行效法乾天之运行不息，一如“牝马”在大地无息运行，处处与乾天配合而完成伟大的事业。

《坤》卦初爻，“履霜，坚冰至”提醒我们事物初时虽然微小，发展下去，必然壮大，星星之火，足以燎原，故见微知著，防微杜渐，具备近日社会人士所谓的“危机感”，亦是人生应有之谨慎态度。

当《坤》卦发展至第六爻，“龙战于野，其血玄黄”，亦是阴至极限而变阳的情况出现，可惜此变来的“龙”并非真龙，仍需与阴交战，最后两败俱伤。我们能不体会“其道穷也”所造成之灾害？还否记得乾之上九“亢龙有悔，穷之灾也”所显示的哲理？

《乾》、《坤》虽然分为两卦，黄老师讲述时，每爻、每句都作出比较及综合两卦之卦辞、爻辞，详细分析；附于两卦后面之“乾文言”与“坤文言”阐释发挥尤为详尽。

《屯》卦依通行本《周易》卦序，排列在《乾》、《坤》两卦之后，反映作《易》者的宇宙生成论，由一片混沌而逐渐建立秩序，在变化过程中，永远生生不息。

老师借阐释《屯》卦，进一步发挥《乾》、《坤》二卦所蕴含之哲学意义。透过《屯》卦与《乾》、《坤》两卦相同之爻位、爻辞之比较，指导读者更能深

入分析和理解每爻的真正含意。

《屯》卦是阴阳爻混杂的一卦，较方便举例说明“乘”、“承”、“比”、“应”、“互体”等规律在判断祸福吉凶中的重要性。

人生变幻无常，顺逆难测。最重要的是临事不要忙乱，认清当前环境，摸索出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案，应行则行，应止则止，小心谨慎地，以逐步脱离险境。透过学习《屯》卦六爻给予我们的启示，在六种不同情况下，我们都能掌握某些解决“屯难”的原则，这或许是老师将《屯》卦加入此次讲课的另一层深意。

近二、三十年来，《易学》渐渐在海内外热起来，涌现了大批研易学者，已出版注释或讨论《易经》的著作不下数十种，就我阅读过的，也有不少见解精辟独到的，但对《屯》卦阐释得如此详尽者，可能未出现过，或者我读书不多未及发现，或漏过亦说不定。

因此，谨向同好者推荐和分享个人课后之感想。

学生傅玉堂二〇〇九年十二月十六日序于香港

# 自序

黄  
汉  
立

《周易古经》撰于三千年前,原本只是占筮之书,但正如朱伯昆教授所指出,它和殷商龟卜卜辞比较,有三点不同:其一,认为天道和人事具有一致性。其二,认为人的生活遭遇可以转化,即吉凶、得丧等可以转化,所以通过人的努力,可以改变自己的处境。其三,有些卦爻辞不仅示人以吉凶,同时予人以教训,令人的行为按某种规范而行动,反映了当时的生活规范和伦理观念。这三点虽然尚引而不发,但到了战国时代,孔子的后学,以儒家学说为基础,吸收了当时道家、阴阳诸家之说,撰写《十翼》,在解说《周易古经》的同时,发挥其引而未发之意,提升《易经》成为讲述天人之道(世界根本原理的学问)、事物变易的法则和人生修养的宝典(《易学哲学史》第一卷)。二千年来无数研习《周易古经》的学者,便以《十翼》为基础,继续发展扩充其内容及哲学思想,使《易经》成为五经之原,百学之宗,影响中国传统文化,至深至远。

二千多年来,研习《易经》的风气,如水波一样,有起伏盛衰,但由于《易经》本身确实蕴含至精、至变、至神的智慧,因此衰后更盛于前。民国时期,《易经》被学术界误解为占算未来迷信之书,因而衰落了数十年,但最近三十年不特在中华大地重新兴盛,甚至世界各国亦兴起了研究《易经》热,就是衰极复盛的又一例。

如何研究、学习《易经》呢?个人认为细心深入研读《周易古经》及《十翼》是首要之务,有了这一步基础后,才能进一步深入探讨和提升。但《周易古经》有原始之义,和后世发展、提升之义,对于这两义,又应如何处理呢?愚以为原义固属重要,后世发展提升之义更重要!因为如果为了考古而研习《周易古经》,自然了解其原义为最重要,但作为《易经》之学,则任何一门学术都是在不停发展进步之中,研习的人,除非为

了考古,不得不深明其原义外,大多数的研习者,实在应以最近、最新、最进步的研究成果为据,才合乎学习之道。正好比今天学习电脑,应学习数十年前的电脑知识还是最新的电脑知识呢?对于最新的电脑知识,如果恶意诋毁,便是歪曲原义;而从赞扬的角度来说,便是有发展、有突破,至为难得!

因此学习《易经》,应学习这二千年来经过无数先哲艰苦扩展而成的后世之义!

二〇〇八年十二月十三日至二〇〇九年二月十六日,再蒙谢锡金教授邀请前往香港大学教育学院中文教育研究中心讲授《易经》,讲述《乾》、《坤》、《屯》三卦。为什么在六十四卦中选讲这三卦呢?因为在六十四卦中,《乾》、《坤》两卦最基本、最重要。《系辞传》说:“乾坤,其《易》之缊邪?”“乾坤,其《易》之门邪?”说明了《乾》、《坤》两卦是《易》的门槛,是《易经》的精髓。这也就是《文言传》在六十四卦中,只详细地发挥《乾》、《坤》两卦义蕴的缘故,而《系辞传》更是以《乾》、《坤》两卦为基础,阐释《易经》的基本原理。所以汉代《易纬·乾凿度》肯定这两卦是“阴阳之根本,万物之祖宗”。因此研习《易经》的人,必须首先深入了解此两卦。不仅要了解其表面文义,还需要将其文中引而不发的哲学思想,扩充发挥,以期借此进一步了解天地人之道,更需要了解两卦的义例,作为解释其他六十二卦的门径,这样才真正获得益处。但是即使精读了《乾》、《坤》两卦,明白了《易经》的义例,进一步要将这些义例应用于其他各卦,恐怕也不太容易。因此,通过讲解《屯》卦、除了解说其卦辞、爻辞之义外,更将从《乾》、《坤》两卦学到的义例,乃至《乾》、《坤》两卦各爻爻义,和《屯》卦各爻意义进行比较,说明其异同之故,借此一例,使学者举一反三,应用此等知识,自行解读其他各卦。

由于详细讲解,结果原定的八次讲课(每次约三小时),只能完成《乾》、《坤》两卦的讲授,《屯》卦(约近六小时)是课后对几位同学讲授的。

周夏森女士安排课程有关一切事宜、吴卓佳女士负责编印讲义和课堂事务,至为认真劳苦。梁昌钦、武骏标、黄汉金三先生负责录影。傅玉堂

先生为班长兼助教,解答同学疑难问题,使到教学更能顺利完成。尤其是各同学认真听讲,学习气氛非常良好,给我极大的鼓舞和策励,在此衷心致谢。

没有谢锡金教授邀请开讲此课程,便没有此书的诞生;没有三联书店副总编辑李安女士的参与、欣赏和编辑此书,本书便不能迅速面世。胡卓斌、严惠珊设计封面,梁健彬君细心将录音整理成文,尤其是编辑梁萧若碧女士,细加剪裁,补正缺失,使到文字更通畅可读,其功至伟!在此深致谢意。

本书的文字,是整理讲课录音而成的。只是在辞费的地方,稍加删削;文意不明晰的地方,加以补充而已。由于是实际的讲课,因此若干内容须对学者反复叮咛,方便其记忆,但整理成书,便觉得重复辞费。本拟删去,但经过细思,一则为了保持讲课时原状,再则此等重复,多是研习《易经》的要点,让读者多看一两次,辅助记忆,未必无益,最后保持原状,不加删节,另外,依据内容将讲课编定为七章。

再者,霍震寰先生、谢锡金教授、傅玉堂先生为本书撰写序文,至为感激。

复次,内子彭德贞多年来催促、提点撰写有关《易经》的著作,而在上一本和这本《易经》著作中,提出若干讲课原则和讲课内容要点,使这两本书能够依次完成,在此,亦不得不致谢意。

最后,如果本书内容有不当之处,恳请方家、读者不吝赐教指正,俾能在再版时加以改正为祷!

二〇〇九年十二月十二日汉立谨序于香港寓庐

# 目 录

序一 承先启后的《易经》阐微 .....	001
序二 《易经》与教育的变易理论 .....	002
序三 我对《乾》、《坤》、《屯》三卦的体会 .....	005
自序 .....	008

## 第一章 《周易》导论

何谓《周易》之“周”？ .....	003
何谓《周易》之“易”？ .....	008
《周易》的体例——六十四卦 .....	011
何谓“数字卦”？ .....	013
何谓“卦”？ .....	017

## 第二章 《乾卦》阐微(一)——卦辞、爻辞

《乾卦》卦名 .....	021
《乾卦》卦辞 .....	025
何谓“爻”？ .....	028
“爻位”三大原则 .....	031
《乾卦》之“初九”爻辞 .....	033
象辞与占辞 .....	034
《乾卦》之“九二”爻辞 .....	038



“应”的规则 .....	042
《乾卦》之“九三”爻辞 .....	044
《乾卦》之“九四”爻辞 .....	048
《易经》的基本精神 .....	050
《乾卦》之“九五”爻辞 .....	053
《乾卦》之“上九”爻辞 .....	056
《乾卦》六爻全变 .....	058
《乾卦》爻辞总结 .....	063

### 第三章 《乾卦》阐微(二)——《彖传》、《大象传》、《小象传》

《彖传》的“爻位说” .....	069
《彖传》对《乾卦》的诠释 .....	071
《大象传》对《乾卦》卦辞的诠释 .....	082
《小象传》对《乾卦》爻辞的诠释 .....	084

### 第四章 《乾卦》阐微(三)——《文言传》

《文言传》对《乾卦》卦辞的诠释 .....	091
《文言传》对《乾卦》爻辞的诠释 .....	098
“元亨利贞”的引申 .....	111
读《易经》的方法 .....	116
“阴阳”的引申 .....	118
“推天道以明人道”的引申 .....	127
“天人合一”的引申 .....	132
“时位”与“物极必反”的引申 .....	140

## 第五章 《坤卦》阐微(一)——卦辞、爻辞、《彖传》、 《大象传》、《小象传》

《坤卦》卦名 .....	147
《坤卦》卦辞 .....	149
《彖传》对《坤卦》的诠释 .....	154
《大象传》对《坤卦》卦辞的诠释 .....	160
《小象传》对《坤卦》爻辞的诠释 .....	164

## 第六章 《坤卦》阐微(二)——《文言传》

《文言传》对《坤卦》的引申 .....	181
“顺”义的引申 .....	185
“杜渐防微”与“见微知著”的引申 .....	187
“敬义兼修”的引申 .....	189
《乾卦》、《坤卦》两卦相反相成 .....	191
“阴阳交感”的引申 .....	193
守持“中道”的引申 .....	196
“卦主”的厘定 .....	198
“阴阳合德而生万物”的引申 .....	199
“由柔变刚”的引申 .....	203

## 第七章 《屯卦》阐微——卦辞、爻辞、《彖传》、 《大象传》、《小象传》

《屯卦》卦名 .....	209
--------------	-----

《屯卦》卦辞 .....	210
《彖传》对《屯卦》卦辞的诠释 .....	212
《大象传》对《屯卦》卦辞的诠释 .....	217
《屯卦》的“卦主” .....	220
《小象传》对《屯卦》爻辞的诠释 .....	223
《屯卦》的“互体”、“约象” .....	228
与《坤卦》“六三”、“六四”比较 .....	244
与《乾卦》“九五”比较 .....	247
与《坤卦》“上六”比较 .....	252
《屯卦》的“互体” .....	253
《屯卦》各爻与“卦主”的关系 .....	255
《屯卦》的引申 .....	257
分析六十四卦的步骤与原则 .....	259

## 第一章

# 《周易》导论



## 何谓《周易》之“周”？

这次课程，是讲解《易经》之《乾》、《坤》和《屯》三卦的原文。我除了会深入地讲解《易经》原文表面的意思外，还会讲出文字背后比较深层的意义，更进一步引申《易经》之所以能成为中国最伟大古书之一的原因。《易经》之伟大，在于其理论的引申、发展，这是二千多年来无数研究《易经》的学者，在《易经》原来的意思上深入挖掘、再扩展发挥的努力成果。

这本书叫《周易》，“周”和“易”这两个字是什么意思呢？首先我们来看一看“周”字。这个“周”字，传统上有两个较重要和有影响力的解释。第一个解释来自东汉末年伟大的经学家郑康成（即郑玄），他说“易道周普，无所不备”，意思是《易经》所蕴含的内容、道理、规律，能笼罩、包围、解释、应用于一切事物。第二个解释来自唐朝初年经学大师孔颖达，他认为“周”只是一个朝代的名称，“周”即是周朝，这本书只不过是周朝时候的《易经》。

两个解释究竟哪一个对呢？首先，我们要体会郑玄为什么会提出“易道周普，无所不备”这个解释。他这个解释的背后，至少有两个重要的理论根据。第一个是古代所谓的《易》，至少分为三个不同的重要系统，这三个系统分别是《连山易》、《归藏易》和《周易》。

什么是《连山易》呢？“连”指“连接”，“山”是山冈；山和山连接，便称为“连山”。这是什么意思呢？《易经》中有个卦叫《艮卦》，《艮卦》就是山的象征；我们知道一个卦基本上是三画卦，重叠后便成了六画卦，这就是我们常识六十四卦的卦画符号。因此，如果论及“山”卦，便是重叠象征山的三画卦，

成了两个象征山组合的六画卦《艮卦》，这就是“连山”的意思。至于所谓《连山易》，是指在这个《易》的系统中，用这两个象征山的《艮卦》作为第一卦。在人类的心目中，开始往往是最基础的，亦是最受重视的。

为何用这个《艮卦》作为开始呢？这是反映了远古时代的人类居住在山冈上的生活现象。人们居住在山冈上，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容易防御其他人的侵扰。因此在还没有发明城池之前，古人要住在山上，作为保障自己的措施。配合这一种远古的文化，凡是居住在山上的人，往往称为某某氏，这个“氏”字原本的意思便是“山”。所以黄帝便称为轩辕氏，其他的还有陶唐氏等等，古代历史中存有大量的例子。这亦说明了即使真的有《连山易》，它多半是远古时代人类所用的一个《易》的系统。

第二个《易》的系统是《归藏易》。所谓“归藏”，便是回归、收藏的意思。万物先是隐藏于大地，然后显现、生长出来，到最后万物又收藏于大地，甚至我们死后，亦同样埋葬于大地。因此，“归藏易”便跟大地最有关系。在《易》的符号里，《坤卦》象征着大地，《归藏易》就是以《坤卦》为首。大地的引申象征是母性，即是阴性，这便象征了远古的人类首先经历的是母系文化，然后才发展出父系文化。简单而言，这是指远古人类只知道有母亲，而不知道有父亲，因为当时还没有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子女是由母亲所生，由母亲所养育，是故母亲便成了家庭的中心。在这个时期，整个社会由女性领导和控制，我们因此称之为母系社会。根据考古学的研究，母系社会可能经历了悠长的十万年岁月。《归藏易》既然是以象征母性的《坤卦》为主，就表示了当时仍然处于母系社会时期。

在古代中国，究竟何时才由母系社会过渡到父系社会呢？学者一般较为中肯而保守的结论是，应在商朝至周朝之间，因为即使是母系社会，母亲亦会将继承权交给长子，长子死后，就将继承权顺延至次子，甚或第三

子、第四子，等到最后的一个儿子完全继承后，便从下一代再开始传承下去。各位如对商朝的历史略有认识，便知道当时的继承法是“兄终弟及”，这是母系社会的特色。父系社会便不一样，它的继承方法是由父传子，再由子传孙，而这种传承制度是到周朝才确立的。因此《归藏易》可说早到十万年前便出现，但亦可说它是在远古“山头主义”（即《连山易》）慢慢过渡到母系社会的最后时期才出现，所以便有说法指《连山易》可能在夏朝或更早以前便出现，而《归藏易》应该一直沿用到商朝。孔子亦提及商朝是“坤乾”——《坤卦》先于《乾卦》；然而《周易》是以《乾卦》为首，《乾卦》是天、是父，可见周朝的社会制度已由母系转变为父系。当古人发现到天有各种永恒不变的规律，便认为我们人类的社会、国家制度同样应该有一个非常严谨、有条理的组织。天高在上，所以是尊贵的；地卑在下，所以是卑贱的。因此，体会了天地的道理，便知道任何事物都有大小、尊卑、贵贱等等的分别，所以周朝订定礼制，是根据天的理论、天的规律来建立人的规律，两者是有关联的。

上述所说的三种《易》，《连山易》是以两个连续的《艮卦》为首；《归藏易》是以两个连续的《坤卦》为首，可见这两种《易》的名称本身都是有意义的。《周易》的“周”字如果照此类推，也应该有意义，不应只视为朝代的名称而已。“周”字作为动词，或形容词，指代表天的“周”，它循环无息、包罗一切，所以郑玄才说“易道周普”。意即“周”是形容天体的运行，一周复一周；而“普”是形容万物都在天的笼罩之下，包罗了天地万物。既然任何事物都在天的包围里，难道不是“无所不备”吗？这是第一个理论根据。

第二个说法是，《周易》所叙述的事，虽然是以人类生活为重点，但实际上其背后理论是以整个天地的自然规律作为根据，通过天地的循环变化，一次又一次重复，于是便知道任何一件事情，目前如此，根据事情不断



重复的规律和理论,我们岂不是便可以知道事情未来发展的结果?或者说“有如是因,便有如此果”。预测未来岂不是非常容易?正好比你看见春天的温暖,就知道将来一定会有冬天的寒冷;到了黑夜最黑暗、或最悲惨的时候,就知道光明不久便会出现。这不是预测未来吗?《周易》讲的是依循天地自然的规律,而天地自然的规律便是“周”,“周”的意思就是循环、重复。这样说《周易》的“周”字,如果解作宇宙的事物变化周而复始,那么这个书名岂不是非常合理?基于上述理由,所以这个说法在唐朝之前,普遍为人所接受,认为是对的。

但是,如果我们仔细一想,照这解释说《周易》是包罗万事万物的一本书,是不是有点夸张?另外,《周易》最初的功用只不过是用于占筮,《周易》的卦、爻辞合计只不过五千字,涉及的内容少得可怜,怎能够说是包罗天地的万事万物呢?因此,一本不可能包罗天地万事万物的书,竟然夸说包罗了一切,是不是太过分了?须知将《周易》提升为包罗万事万物的一本书,这说法源自战国。当时儒家的后学综合了儒家、道家、阴阳家等各家的学说,用它们来解释原来的《周易古经》。从原本记录有关占筮等的低级内容,将其背后暗中蕴含的高级意义尽量发挥,他们的解释,成了我们今天所说的《十翼》,或称为《易传》。《易传》是以天道自然规律来说明《周易》背后高深的道理的,所以我们须先了解《周易》表面只是一本占筮的书,但其内里却蕴含着无限高深的哲学道理。《十翼》不注重理会占筮的内容,而集中解释其哲学,用天道来推论人事,这个说法便促成了《周易》进一步的发展。如果我们明白了这个背景,就知道郑玄所说“易道周普,无所不备”的这个解释是后来《周易》经过提升扩充才有的意义;而唐初的孔颖达等就老老实实在地说出了原来《周易》中的“周”字,只不过是指数朝的《易》,与以前的《连山易》、《归藏易》并不相同。因为孔颖达等所修订的《周易正义》是

由官方编定的权威注释本,而这本书亦写得很好,成为当时、后世,甚至我们今天必须参考的有限几本《周易》权威注解之一,所以“周”是周朝之名的说法,便成为唐朝以后直到今天,由学者乃至一般人都承认的说法。概括地说,孔颖达的说法是原意,而郑玄“易道周普,无所不备”的说法是《周易》的引申意义,而它亦确切地说出《周易》后来发展的内容意义。

# 何谓《周易》之『易』？

《周易》中的“易”字，古今解释众说纷纭。简单而言，取其要者，例如可从中国文字学中的象形文字来体会。第一个说法来自一些甲骨文和金文的“易”字，它像两个盛水的容器，形态像将水从一个容器倾进另一容器里。今天的学者便说，这是代表水所处的位置改变了，所以“易”有改变的意思。另一个说法是“易”字的上半部代表太阳，下半部则是太阳的阴影。太阳是光明，是“阳”；而阴影是黑暗，是“阴”。这岂不是《周易》中阴阳理论的最早来源？于是“易”便包含了阳光与阴影，光明和黑暗，亦即“阴阳”，这是新派的说法。一般旧派的说法则认为这个“易”字其实只不过是像小虫之形。这小虫即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蜥蜴、守宫、变色龙等。这种小动物的头部和身体的颜色经常变动，这种变动便象征了变化不息，于是这个象征蜥蜴、守宫等的象形字，由具体的小动物便引申为事物的变化不休，这个“易”字就是变化的意思。这个说法，在这二千年都受到普遍的认同，而它所说的象形亦十分酷似，如果我们将“易”字写成小篆，再将它横写，加以想像就知道“易”确是一只小虫的形象，所以这个说法较为合理。

“易”字是蜥蜴等的象形字，这应该是原来的意思。随着《周易》意义的发展，它主要指天地自然的规律。当我们谈到天地自然的规律，具体一点来说，地球上本来是没有光明和黑暗的，是因为太阳和月亮的运行才出现了光明和黑暗。本来地球上没有所谓温度的变化，是因为太阳的远近，才形成了我们一年四季温暖、炎热、清凉、寒冷的变化。这些寒温的变化，久而久之，令到地球上的生物要适应温度的改变，慢

慢便形成了春天万物开始生长,夏天长大,秋天成熟,冬天收藏,待到明年春天又再次复苏生长的规律。换言之,这种规律亦即是说,大地上,尤其是植物,本来是没有生长的期限的,因为受到太阳远近的影响,形成了地球上整个生物群的变化生息规律,再由此引申到世事万物的变化,都是太阳和月亮的运行所造成。于是当我们谈到后来发展的《周易》,扩充了它的意义,便自然会得出“日月为易”的说法;然后不只在理论上,甚至在文字学上,都勉强将“易”字,解析为上半部是“日”字,下半部是“月”字,“日”、“月”两字合起来才是“易”字,说它象征了宇宙运行的规律和万事万物变化之道。这“日月为易”的说法,虽然在文字学上没有根据,但是随着《周易》内容的扩阔,这种说法就成了我们今天认可为《周易》内容的说法之一。

另外,第三个对“易”字的解释说起来很朴实,那就是“易”字原本只是古代预测未来的占卜术名词,类似后世的“子平术”、“紫微斗数”、“手相”或“面相”之术等。我们有了这个占算学的名词以后,凡是懂得这门学问、在朝廷上执掌这类官职的人,都可以称为“易”,这是一个很原始、很合理的解释。“易”本身是占筮术之名,后来引申为官名,而这个官名或占筮术背后的意思便是变化(事物由现在变化到将来,便是预测未来之学)。

几十年前,台湾有一位叫黄振华的学者从“日月为易”得到灵感,再进一步大胆推测,说这个“易”字上半部是“日”,下半部则是指太阳出了云层而上升,所以太阳由地平线升起,一直向前运行的过程便称为“易”,提出“日出为易”之说。虽然这个说法只不过是“日月为易”的引申,但因为比较新奇,最近台湾、甚至大陆有很多学者都表示赞同。对于这个说法,我们提出只是备为一说而已。最关键的是,上述这三种说法,有的是原本的意思,有的是后来扩展了《周易》的意思而作出的解释。

我们明白了“周”和“易”这两个字的意思后,可简单地作个概括:《周易》是周朝的《易书》,古代《易书》有很多种,最有名的是《连山易》、《归藏易》和《周易》。这二千多年来研习的是周朝的《周易》。《周易》的主要内容讲变化之道。什么是变化之道呢?即是事物由现在变化到未来之学;我们想知道由现在到未来的变化,亦即是预测未来。

# 《周易》的体例——六十四卦

《周易》这本书的体例，在形式上和地球上其他书籍有很大的不同。第一，《易经》是用“卦”来作为篇章单位的，《易经》“六十四卦”，亦即是《易经》分为六十四篇或章，这与其他书本的编排并不相同；第二，《易经》是以抽象符号排列在先，这个抽象符号我们称为“卦画”或“卦象”；接着是“卦名”，例如《乾》；然后是“卦辞”，例如“元亨利贞”；之后是“爻题”或称“爻名”，例如“初九”、“九二”、“九三”等；之后便是“爻辞”，例如“初九”所说的“潜龙勿用”，可见其内容和编排，都是与其他书籍不同的。另外，令我们叹服的是，三千年前的作者竟然可以有这样严谨的编写态度，《易经》的每一卦都按“卦象”、“卦名”、“卦辞”、“爻题”和“爻辞”的次序，依次写成，条理分明。因此，我们若要了解《周易》，就需要按照上面所说的编排次序逐一分析、学习。

现在我们顺着《周易》的编排次序解说。《周易》一开始便可看到《乾卦》的卦画符号，它是由六条横向直线组成，接着的《坤卦》则由六条横向中断的短线组成。表面上，我们见到每一个卦都是由六个符号（线）所组成。如细心分析，就知道那些组成符号（线）只分为两类，一类是一条横向直线“—”；另一类则是两条横向短线“--”。所有的卦画都是由这两类符号构成的。所以我们研究卦画，就要从最简单，亦是最基本的这两类符号着手。

古代的说法认为“—”是“一”字的抽象化，“—”象征数字中的“奇数”；所谓“奇数”即是一、三、五、七、九，而“奇数”亦称为“阳数”。由“—”象征奇数的抽象化，再进一步，“—”就成

为“阳”的抽象符号。“——”是“八”或“二”字的抽象化，“二”或“八”则象征“偶数”，即二、四、六、八、十，亦可称为“阴数”。同理，“——”就成为“阴”的抽象符号。由此我们便知道“一”的符号是刚、是阳、是奇，而“——”的符号是柔、是阴、是偶。整部《易经》就是由这两个最基本的符号组成，这两个符号分别称为“阳爻”和“阴爻”。这个说法两千年来广为人们所接受，甚至认为这些符号是由远古时代的伏羲发展出来，因此便说卦画符号是由伏羲所创。

到了二十世纪，中国学者普遍疑古，并不同意伏羲创立“八卦”的说法。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国内大量古代文物出土，学者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于是首先发现了周朝初年有“数字卦”，其后再发现商朝的甲骨文亦有“数字卦”的记录，甚至更进一步发现四千多年前的崧泽文化已有这些“数字卦”。

## 何谓『数字卦』？

什么是“数字卦”呢？那就是用六个数字组成的卦，它最常运用的数字有一、五、六、七、八，偶尔亦会用到九。这些数字或横排或直排，甚至在四千多年前的“数字卦”，已是如此。当考古学家再次研究《周易》之《系辞上传》有关占筮“大衍之数五十”的那段文字之后，发觉原来《周易》求出这些符号的方法是利用五十根蓍草重复运算，最后得出可能是三十六、三十二、二十八、二十四这四个数的任何一个，为了要使得到的数据小于十，再将这四个数除以四：三十六除四得九、三十二除四得八、二十八除四得七、二十四除四得六；因此便得到六、七、八、九这四个数据。这些数据便是每一爻原来的数码，然后再将数码易码为卦画符号。

《易经》的卦爻最远古的来源可能是“数字卦”，几经演变而成的。“数字卦”有五、六个不同的数字；而根据有限的统计数据，越后期的“数字卦”所用的数字越少，最后减少到“一”和“八”两种。“八”这个符号是“八”字的古文写法，然后再由“八”演变为“——”的卦爻符号。《易经》的“一”和“——”的卦爻符号，源自古人将一至十之间的数据加以简化归纳的结果。古人将属于奇数的一、三、五、七、九归于“一”，而偶数的二、四、六、八、十归于“八”。但是具体的数字“一”和“八”并不能代表万事万物，于是便将这些具体观念逐渐抽象化。人类对事物的认知过程，是由具体到抽象，再由抽象到具体，不停地变化，每一次改变都代表了人类聪明智慧的提升。古人将众多数目字简化为奇偶两类，再由奇偶的观念引申，抽象化为阴阳。凡是属于阳性的便用“一”代表，凡是属于阴性的便



用“一一”来代表；于是《易经》的卦画符号便由实质的数目字，逐步抽象化，最后成为两个抽象符号，即是我们现在所说的阳爻和阴爻。当中经历了一个悠长的发展阶段，这过程可能由远古一直发展到周朝初年才慢慢完成。

那么究竟这两个抽象的符号在何时出现呢？民国时期的疑古派学者，由于现存的先秦史籍中并没有发现这些符号的记载，便说先秦时还未有卦画符号。我们知道有两本记载春秋时代历史的权威著作，一本是《左传》，另一本是《国语》。这两本书合计有二十二次记录了运用《易经》占筮的历史事件。在这些例子中，当说到卦爻时，例如当《乾卦》的第一爻由阳变阴成为《姤卦》后，便以“乾之姤”来称呼《乾卦》的第一爻，等等，当时并没有用到卦爻符号，或书简上并没有明文记载，但如果说《左传》、《国语》没有记载便代表没有，我们只要以常识来想一想，便知道那是不合理的。

虽然《左传》、《国语》中没有记载这些卦爻符号，但我们如能以一个较科学客观的角度来分析，只可以说当时或许有，或许没有，我们应采取保留的态度。幸好现代考古出土的文物，逐一将疑古派学者的说法打倒。近年来，从战国时期的楚国古地出土了一批竹简，一般称为“楚简”，当中便有运用卦爻符号的记载，而时期比“楚简”稍后，如马王堆的帛书《易经》亦有。由于属于战国时期的“楚简”与周朝初年，至少与春秋时期并非相距太远，所以春秋时期已有卦爻符号应该是可能的。此外“楚简”是钞本，而非原本，那么在“楚简”钞成之前，就一定已经有卦爻符号的存在；至于这种符号的确实出现时间则不得而知了，但至少比疑古派学者所怀疑的时期更早才合理。

由卦画符号组成卦之后，按照传统说法，三画是一个基本的卦，六画才是一个真正的卦，所以我们称三画的卦为“经卦”，“经”是原始的意思，

后来较勉强说法便称之为“单卦”或“三画卦”；而我们称六画的卦为“别卦”，“别”是分别、衍生，有别出的意思，因此“别卦”并非是最原始的，而是由原始引申，由简单变为复杂，它是由三画卦重叠所组成的六画卦，正规的名称是“别卦”，或可称为“重卦”。凡是我们提到“六十四卦”时，便是指“别卦”，即六画卦，而当我们提到“八卦”时，就是指“经卦”，即是三画卦。我们从古到今都认为先有“经卦”，然后才有“别卦”，先有“单卦”，后有“重卦”，这是毋庸置疑的。

但是，由于四千多年前的崧泽文化出土的“数字卦”是六画卦，反而考古上发现的三画卦则较罕见，另外只有少数的四画卦。因此一些疑古学者便根据考古出土的文物，认为先有六画卦，而六画卦并不是由三画卦重叠而来的。

但如果我们以较科学的态度来思考，六画卦只是阴阳爻两种不同的符号，结果才能够得出“六十四卦”，这是合乎数学排列组合的。首先，一爻可分阴或阳，即是二；如我们以三画卦为基础，二的三次方是八，亦即是“八卦”；而六画卦共有六爻，二的六次方，便是不多不少的六十四卦。但如果我们以“数字卦”来排列，由于数目字有五六个，便得出更多的“重卦”，没有可能得出六十四重卦！所以从人类知识发展及排列理论来说，由单卦得出“六十四卦”，则更见合理可信。至于说四千年前只有六画卦，而没有三画卦，何不从另一观点想想比四千年更古老的时代可能已有了三画卦呢？

今天我们接受了西方突飞猛进的科学，同时亦接受了西方认为人类的知识在科学时期才开始进步；而在未有科学之前，人类文化是落后的这种观念。因此，西方人远远低估了远古的文化，而接受了西方教育的我们，也低估了我们中国古代文化的伟大。地球上众多远古文物的出土，足以证

明五千年前的人类其实已经有高度的文明智慧，比我们所想像的文化水平更高，例如今天我们用得最多的铝，科学家说这是一、二百年前才被发现，但考古文物证明汉朝时已有铝的出现。因为西方没有详尽历史的记载，才看轻了古文明，而中国很早已有历史的记载，只是记录远古时期的史籍阙如而已。我们不应低估远古人类的智慧，所以我们仍然是“顽固守旧”的，认为先有三画卦——“单卦”，然后才发展为六画卦——“重卦”。其实，用三画作为一个卦已显示出古人高度的聪明智慧。

## 何谓『卦』？

我们一直说的“卦”这个字，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对于这个“卦”字的解释，古代最流行的说法是根据汉朝的《纬书》上所说：“卦，卦也。”第二个“卦”字即是今天的“挂”字，意思是悬挂一些物象让别人看到。如果物件摆放地上，则无人可见，但如果将物件悬挂起来，则大家都能清楚看到。背后所引申的想法是人类未来命运的好坏，正好比放在地上的物件，是看不到的，但通过人为的作用，利用“卦”来将物件挂在高处，便能让人看得清楚，知道自己的未来是怎样的。再进一步引申来说，什么是“卦”呢？那就是能清楚告诉你未来祸福吉凶的东西。

我们读中国古书，一定要用一些联想去体会，但太多的联想又会成了牵强附会。我们既要联想，又不能够不着边际。一直以来，上述的解释都被认为是正确的。但到了清朝，学者所说“卦”能预测吉凶的引申义虽然没有错，但对“卦”字的基本义则有新说。“卦”字以“卜”为偏旁，是与占卜有关的；而另一边则是由两个“土”字所组成的“圭”字。这个“卦”字如何与泥土有关呢？清朝易学的著名学者张惠言细心考察了有关的古书，发现最原始的占筮法是这样的：人拿着木棒，每求得一爻，便马上在地上划一画，将求得的六爻符号划在地上，结果便得出了一个卦。这个解释一方面说出了古时人们如何求卦，另一方面则说出了“卦”字的原本意思；而引申义所说的预测吉凶则是“卦”的作用。



## 第二章

# 《乾卦》闡微（一）——卦辭、爻辭



# 《乾卦》卦名

现在我们来“六十四卦”中的《乾卦》(要注意:它上、下卦的排列次序应是“乾下乾上”,不能先上后下),即是在这个六画卦中,下面的是三画卦的《乾卦》,上面的亦是三画卦的《乾卦》。“乾下乾上”这类



文字并非是《易经》的原文,可能是汉朝,或汉朝以后的人加上去的。《易经》在传钞时,最容易出错的便是卦画符号,而有了那些“某下某上”的文字,便能据此加以校正,使人更清楚易明。

接着我们便看到“乾”这个《乾卦》的卦名,究竟传统的《易经》原本有没有卦名呢?我们传统上都相信有卦名,但民国一些疑古学者例如高亨则认为最初是没有卦名的,卦名要到很后期才出现。其实我们刚谈到的《左传》、《国语》这两本史书中有关《易经》的文字,便已记载了卦名。要知道春秋时期由公元前七二二年开始,其后的二百四十二年便称为“春秋时期”。春秋时期末年,距周朝初年亦只不过是六百多年,而《左传》、《国语》已有卦名的记载,那么卦名的出现至少距今二千六百年或二千七百年前,与周朝初年(距今三千至三千一百年)相差有限。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古代的文化有时需要十年,或一百年,甚至二百年才能传播开去,原因在于当时交通困难,人的旅行往来亦属少数,因此文化的传播并不迅速、广泛,正如美洲古代只有玛雅文化,而一直没有发展出其他文化,原因亦在于此。由此可见,古时人类的文明发展并不



如现今般迅速传播,而是有一个悠长的过程。《左传》、《国语》上的记录也应如此,可能那些资料亦经历了两、三百年的流传;此外,作出记录的时间,并不等如创造、出现的时间,所以卦名的产生应更早。

至于“卦名”与卦的内容,我们普遍认为是息息相关的。卦画符号与“卦名”也是息息相关的,这是传统两千年来公认的说法,但梁启超的得意弟子高亨教授,则认为“卦名”是后来才加上去的,卦名和卦中的内容也不一定相符合。而北京大学的易学大师朱伯昆教授亦接受了他的说法,在其最权威性、最有影响力的《易学哲学史》中,有大量的引申发挥。这种说法个人并不接受,如果我们细心地去看,便会发现《易经》的卦画、卦名和卦辞之间是有关系的,至少记载春秋时期历史的《左传》便认为有关系。因此高亨教授的说法虽然新奇,但我们并不需要理会。传统卦的名称与卦的内容密切相关的说法,仍是较合理的。

那么《乾卦》的卦名是什么意思呢?“乾”字在中国文字中出现的时期较迟,根据专门解释中国文字原来意义的字书——东汉许慎撰写于公元一百年左右的《说文解字》:“乾”字的意思是由下向上产生的,这是说太阳慢慢上升,令大地光明到极点的意思。右面的符号“乞”是象征着植物和气的上升;而左面的符号,下面和上面的“十”都象征小草,因为是小草,所以阳光能够透入,亦因此两个“十”字之间有个“日”字,整个符号便象征了太阳刚刚从大地草堆中升起。要注意的是,日处于丛草之间是指黑暗,这就是“莫”字,亦即是“暮”的古字;而日在小草之中,则代表光明的开始。由以上可知“乾”代表太阳,而古人视太阳为天,抽象的是天,具体的是太阳,所以《乾卦》本身的意义是太阳,象征天。我们在前面曾说到日月的运行带来地球上万物的变化,所谓“日月为易”,而《乾卦》便是日光,引申为太阳,也就变成是天的意思。

马王堆出土的帛书《易经》，对于研究《易经》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帛书是公元一九七三年出土的，在帛书《易经》中，《乾》写作《键》，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见的《乾卦》。马王堆出土的帛书，其抄写工作颇为差劣、不负责任，在抄写的过程中运用了大量同音假借字，因此和我们今本的《易经》文字用本字有很多不同的地方；而这个“键”和“健”字音相同，部首外的字形亦相同，所以勉强来说两个字的意思相通，《键卦》亦即是《健卦》。这岂不是与我们现在所称的《乾卦》文字不同吗？

对于这个问题，学者之间有不同意见，有一派学者认为这个卦的卦名应该是《健卦》，我们说是《乾卦》是有问题的，但是更多的学者认为，我们称这个卦为《乾卦》更适合。虽然《健卦》和《乾卦》表面上文字不同，但实际的内容和引申意义是相差无几的，为什么呢？《乾卦》说是日出，是太阳一天又一天的运行，永无止息，这种现象的背后，反映出它的性质是“健”到极点。只有“健”到极点，才能不疲倦，能永无停止地运行。因此《乾卦》的象征是天。但如果说到其背后的性质，则是说它如天的运行般“健”到极点。因此《健卦》和《乾卦》虽然文字不同，但内含的意思是一致的，所以我们仍然认为沿用今天《乾卦》的卦名是更恰当的。《乾卦》取象于“天”，即是说它的形体是天，而形体蕴含的特质——或古时称之为卦德（性情或性质）则是“健”。

《乾卦》是由两组符号组成，下面的称为“下卦”、“内卦”或“贞卦”；上面的称为“上卦”、“外卦”或“悔卦”，两者都是《乾卦》。《易经》是由下向上发展的，下面的一天完成了，接着是上面的另一天，一天复一天，亦即是一日如此，日日如此，这便蕴含了永恒不息的意思，也是象征了我们眼中的天，在古人眼中是日日旋转不休的，因此用了这两组象征符号。天而又天，日而又日，已经明确而形象地说出了《乾卦》是象征天的运行。请注意：卦

爻是由下向上发展的,这和我们由上向下看的习惯不同,这是《易经》中重要的观念。

# 《乾卦》卦辞

乾，元亨利贞。

“元亨利贞”这四个字是《乾卦》的卦辞。卦辞有长有短，一般来说都很短。“元亨利贞”这四个字是什么意思呢？如果按新派易学家，如高亨教授等等，则认为“元”是大的意思；“亨”是古代一种隆重祭祀仪式的名称，因此“元亨”即是国家所举行盛大隆重的祭祀。“利”即是有利；“贞”字的意思，商朝甲骨文在说到占筮的时候使用了这个“贞”字，甲骨文中的“贞”字，多数是卜问的意思，即是向神明请问有关事情未来发展的祸福吉凶，这便是“贞”。“利贞”的意思是，如果要占问这件事情，便非常有利。至于“元亨利贞”四个字合起来的意思便是说当国家举行隆重的祭祀“亨”的时候，问神明是否适合，神明的回复是举行“亨”的祭祀十分适合。古代国家最重要有两件事情，一是祭祀，二是征伐，其他的事情都是次要的。所以古时的占筮大多是卜问要用何种祭品，或是何时祭祀才有利等。至于征伐，是否应该征伐，何时征伐等更是关键的问题。《左传》中便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祀”是祭祀，“戎”是征伐，所以《易经》中卜问祭祀是理所当然的。

既然这个《乾卦》是关于祭祀，而占筮得到《乾卦》则表示非常有利于举行祭祀，那么在爻辞中亦应谈及祭祀有关的事情才合理，不应完全跟祭祀无关，但《乾卦》的六条爻辞与祭祀简直是风马牛不相及，完全是两回事。难道是古人的疏忽，把两件无关的事情合在一起吗？其实，以为“元亨利贞”是指有利祭祀的说法是有问题的，《易经》卦辞中多次提到“元

亨”，却鲜有在爻辞中反映祭祀的内容。所以高亨教授的说法在文字学上纵然是对的，但用于《易经》又是否一定对呢？

人类运用文字十分巧妙，有时不能局限于文字本身的解释上，一定要有相关的文献互证，否则按照文字本身的意义解释，很多情况下会错误的。例如香港俗语“磅水”一辞，三千年后按照文字意义解释，准确吗？回到正题，在这二千多年来，对于“元亨利贞”的传统解释是：“元”是大；“亨”则是畅通顺利，即是亨通；“利”是有利；“贞”是正而固，“正”指守持正道，“固”是坚持，要长期守正道，才能有利。所以占卜得到《乾卦》，虽然有大亨通、大顺利的意思，但先决条件是要守正道，并长期坚持以守正道方法去做那件事的人，才能大亨通。如果所做的事不正，或不能恒久坚持正道，那么虽占得《乾卦》，到最后却会有不吉的结果。所以“利贞”是指守持正道才能有利，这并非是无条件的。

《易经》的判断辞都是有先决条件的，要看清楚前后的关键文字，不能大意，不要只看到“吉”便高兴，看见“凶”便愁苦，要先知道导致吉凶的先决条件，那才是关键的。“元亨利贞”中的“贞”——“正而固”就是先决条件，有何根据呢？根据便在于“贞”字的古字是“鼎”。“鼎”是由三足支撑的，非常稳固，所以“鼎”便有“正”、“定”的意思。“鼎”最初是煮食用的器具，后来便成了得国的神圣权威象征，乃“国之重器”，所以一定要稳定、坚固，而古时得国或封侯时，便都要铸造一个“鼎”，作为传国的宝器；到了后来“问鼎”一词，背后便有了篡位僭越的意思。在这个意义上，从文字学来说，“贞”（即“鼎”）有稳定、坚固的意思，亦即是贞释为“正而固”，是有道理的。北京大学的廖名春教授就把《易经》中的“贞”字都解作“正而固”，同样说得头头是道，意义完满，因此传统的解释未必错。“元亨利贞”，这句《乾卦》的卦辞最初的意思便是大通、大吉、大利，但要时常提醒自己好好地坚守

正道，这才能得到真正的利益。原则上求得这个卦是非常好的，“元亨利贞”就是它的卦辞。

卦辞的作用在哪里呢？卦辞的主要作用便是将整个卦最基本、最重要的内容、性质，用最简洁的文字概括出来，并不在细节上下功夫，而是在宏观大体上作说明，将整个卦的精神和最主要的原则说给我们知道，用这个原则来体会整个卦的情况。

也许我们可从后世的想法来解释，所谓“卦”至少是说明了事情的各种状况。假使这个卦是说婚姻的，那么卦辞便是循婚姻这个框架大致地解释这个卦的基本精神，具体的细节则通过六个爻辞来阐述。这六个爻辞可能说出了婚姻的六种情况，例如有些人为了追求长期饭票而结婚，有些人为了得玩伴而结婚，有些人是为了有共同理想而结婚，如此这般，那么婚姻便可被分为不同的类别，或者是对配偶有不同的选择，由此会带来不同的好或者坏的后果。又或许说，一个卦中的六个爻辞都是在说同一件事情，只不过是指出那件事情在六个不同的发展阶段。究竟要怎样做才能在不同的阶段相对地趋吉避凶呢？在爻辞中便会有显示。《易经》的爻辞是透过它所揭示的人生经验来为占者预示未来的吉凶，这并非神明的显灵，而是人类宝贵生活经验的累积，再根据统计学的结果，显示出人生的规律。

总括来说，一个卦的卦辞是宏观概括地将整个卦的精神特质说出来，细节则不详细的说明。如《乾卦》的“元亨利贞”只是说占到这个卦就很吉利，究竟如何吉利？怎样做才吉利？吉利到哪一种程度呢？这些细节便要看爻辞的说明，爻辞才能具体说出情况。《易经》中一个重要的观念是，一个卦代表一个时代，而六爻则代表这个时代的六个不同阶段。譬如说一个卦代表一个人的一生，而六爻则代表这人一生的六个成长阶段，如婴儿期、少年、青年、中年、老年、乃至死亡等。

## 何谓『爻』？

接着,我们来谈谈“爻”。以《乾卦》为例,《乾卦》由六个“阳爻”组成,最下的一爻是第一爻,而最上的一爻则是最后一爻。从下向上数起,六爻的名称(亦称“爻题”)分别是“初九”、“九二”、“九三”、“九四”、“九五”、“上九”;而由六个“阴爻”组成的《坤卦》,爻的名称由下至上便是“初六”、“六二”、“六三”、“六四”、“六五”、“上六”。阳爻称“九”,阴爻称“六”。为什么呢?前面曾说过占筮用四十九根蓍草来推算,以四来除,最后得出的是六、七、八、九这四个数据,这些数据可分为奇、偶两组。奇数是七和九,在奇数里,阳数(即奇数)是继续发展的,因此七和九同中有异,七继续发展便成了九,由七到九的变化不大,因两者同是阳,但九是阳的极限,而《易经》的道理是“物极必反”,任何物件发展至极限便产生相反的效果,九再发展便由阳变阴,当中的变化就很巨大了,于是九比七更能明确清楚地说出事物的改变。至于偶数中的六和八,偶数是阴数,根据冷缩热胀的道理,阳是热胀,那么阴便是冷缩,因此八的收缩便成了六,六便成了阴的极限。照理说阴的极限再发展便成了阳,由阴变阳,当中的转变也是巨大而清楚可见的。所以《易经》用的是“变数”,即九和六;而非“不变数”,即变化不大的七和八,因此阳爻叫做“九”,阴爻叫做“六”。

在“爻题”中,《乾卦》的第一个阳爻称为“初九”。“初”是开始,开始即是代表时间的开始,所以第一爻用“初”字便说明了卦爻表示了时间性,由下而上,时间递进,不断发展,到了最后便应该是“终”。但六爻中最后一爻称“上九”,而不是

“终九”，如果用的是“上”字，便与“下”相对，是指空间的上下高低。这里便说明了古人用精简的文字，以“互文”见义，因为“初”象征卦爻与时间有关，而“上”则象征了卦爻不单与时间有关，甚至与空间有关，因此每一爻同时包含了时间和空间的两重意义；更重要的是，卦爻只是预先的假设，人介入了，进入某个时空位置，才会显示出人所起的作用。

中国传统认为，天的转动，带来时间的改变，因此天很容易便与时间联系起来；而地则是广阔无边，这提供了空间的概念，所以地便和空间联系起来。当我们谈到“初”，便和天的规律拉上关系，当我们谈到“上”，便和地的原则有所关联。这便说出了卦爻本身便是时间和空间的混合体，亦可以说它象征了整个世界，整个宇宙。宇宙是由时间、空间和物质所组成，如果单有时间和空间，而没有物质（即人类），宇宙是没有意思的。因此，每一个卦等如是一个小宇宙，宇宙有了人类才有作为。因此一爻在时间、空间背后蕴含的意思是，因为有人才生出变化，没有人就没有变化；因为你占到了这爻才和你有关，否则每一爻都是静止不动，无关乎好坏，这是一种天、地、人合一的观念。

人置身于宇宙之中，是宇宙的一部分，宇宙影响了我们，我们同样影响了宇宙，人和宇宙是密不可分的。这个观念在六爻中同样有所发挥，为什么呢？那便是天、地、人的合一。在我们脚下的是地，在我们头上的是天，居中的是人，这便更具体地说出了卦爻的意义，任何一卦都是天、地、人三者之间的互相影响、混合而发展的结果。“初”、“二”两爻是地；“三”、“四”两爻是人；“五”、“上”两爻是天。如果我们再进一步分析，象征地的两爻中，“初”是指地底，是人不能察见的，“二”是地面，是人所能观察得到的，因此第二爻便称为“地位”。第三、四爻代表人，第三爻人是贴近地面的，第四爻则人略高于地面，要说“正常”的人，当然是指第三爻，所以第三爻又



称“人位”。第五、六爻是天，第五爻是人可以观看的天，在古人心目中抬头可见的天更重要，所以第五爻称为“天位”。各位认识了这些名词后，将来读《易经》遇到它们，就会知道它们其实是指哪一个爻位。天、地、人位蕴含了丰富的意义，但现在只能就其字面的意思作出解释。

我们已认识了何谓“爻题”。爻题的“初”、“上”其实蕴含了很高的哲学思想，它指出整个宇宙人生都是在时间空间的包围之内。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比牛顿的“古典力学”高明之处就是他在长阔高三度空间中加进了时间，把宇宙称为“时空连续体”。其实在我们中国，这概念出现于战国，时间比爱因斯坦早得多。回到爻题，明明地是空间，那为什么第一爻不叫“下九”呢？既然上、下是空间，第一爻叫“下九”不就更贴切吗？为什么要在最多空间的第一爻以象征时间的“初”为名？又为什么第六爻不叫“终九”？代表时间的天反而以“上九”以空间为名呢？这里再一次说明了空间和时间是混合一体的，强调了所谓大地的空间内有时间；天以时间为主却内有空间。这对于研究哲学或科学的人来说，富有深刻的意义。

现在我们再返回来探求“爻”字的基本意义。“爻，效也”，即是效法、模仿天地自然变化规律的便是“爻”，再将其应用于人生，便成了效法人生变化的规律。这是“爻”字最初本来的意思呢？或是后来的引申义呢？我们不得而知。只能说在这二千三、四百年间，我们都认为“爻”即是效法的意思，“爻”效法的是天地变化之道。

## 『爻位』三大原则

一卦有六爻，凡卦都是从下向上发展的，“九”这个奇数爻，称为“刚爻”，今天称为“阳爻”；而爻所在的位置（即“爻位”），初、三、五，则称为“阳位”；至于“六”这个偶数爻便是“柔爻”，今天称为“阴爻”，所在的“爻位”二、四、上，就是“阴位”。基本的概念是，阳爻在阳位，或阴爻在阴位，就是“得位”或“得正”，即是得到它合适、正确的位置。凡是“得位”或“得正”就象征我们处身于最适当的位置或环境，一般来说应该是“吉”的，这是第一个原则，却非唯一的原则，而这原则便称为“阴阳之位”，“得正”则吉，不得正则凶。第二点是，卦爻由下向上发展，在整个卦中空间位置的高低，可反映出人的身份地位，以及他当时的成就的高低。传统上说，第一爻——即最低的一爻——象征庶人，第二爻象征大夫，第三爻象征诸侯，第四爻象征君主旁边的宰辅，即我们今天所说的宰相，第五爻象征君主或天子，最高一爻——即第六爻——象征比天子更高一级的太上皇，或者象征连天子亦要拜祭的宗庙，这便是所谓的“贵贱之位”。第三点是前面提到的，下面两爻象征地，中间两爻象征人，上面两爻象征天的“三才之位”。以上便是单就爻位而言的三大原则。

如果我们将“贵贱之位”和“三才之位”，从更高角度来体会，可以这样理解，上一讲说过，卦爻本身同时包含了时间和空间，而时间和空间都是由下向上发展的，事情的开始便是初爻，也是人的地位最低的时候，亦即是年少之时。随着时间的发展，他本身的才干和社会地位便随之向上发展。但人类的发展并不是绝对的一直往上升，而是有起伏浮沉的，因此

理论上每一个爻位的上升应象征人的地位的上升，但实际上人的际遇起伏不定，所以便有例外。原则上爻位越高，意味地位便越高，这就是“贵贱之位”的刻板诠释。但在实际应用上，一定要考虑到人生起伏浮沉这个因素，不要只以为爻位高的人，地位便一定高于爻位低的人，这是一个理解的关键。

# 《乾卦》之『初九』爻辞

初九,潜龙勿用。

现在开始详细地解释“六十四卦”中《乾卦》的“爻辞”。第一爻“初九”的爻辞是“潜龙勿用”。“初九”是爻的题目,又称“爻题”,方便我们明白所指的是哪一爻。“初”是最下的,即是从最低的位置向上数的第一个



爻位;“九”便是指阳爻。所以一说到“初九”就知道所说的是第一爻,而且是阳爻,全部“六十四卦”都是根据这个规例来说明的,并无例外。

“潜龙勿用”,“潜”是指潜伏在水中,水一定比地面低,如果它潜伏在水中,那便有两个重要的象征意义,一是象征它在地的底层;二是象征它在水中。古人发觉凡是挖地至较深处往往有水涌出,因此便用“黄泉”、“九泉”等辞来形容地底。这里的“潜”,一方面指地底;一方面指在水中的深渊。“龙”是传说中的动物,究竟他是什么呢?是不是纯出于人们的想像?今天的人类学家、考古学家都有不同的说法,但是在古人心目中,“龙”既可以处于水中,亦可以居于陆地,更可以在天空中飞翔,“龙”是变化最多的动物;而且在古人心目中,认为“龙”在众多动物中,最具有崇高的品德。因此《乾卦》中的爻辞便用“龙”来作譬喻。

## 象辞与占辞

《易经》的爻辞在应用于解释的时候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象”或称“象辞”，另一个是“占”或称“占辞”。这是什么意思呢？那便是说可能远古的人类，看到某些大自然的天气、动物之象和植物之象等等之后，在那天或多天后产生好或坏的结果，久而久之，经过先民粗浅的统计，便得出了凡是见到某一些现象——这可以是自然现象，亦可以是人身现象，能够预兆吉凶。于是在这预测未来的过程中，便很讲求直觉。当自己看到一个物象时，便以该物象作为预测未来的根据。所以远古时，当先民看到天上星辰不同的形象，便发展出利用星宿来占卜的占星学，或者利用云雾及各种天文现象的各种变化，甚至动植物的变化来预测吉凶，情况便好像今天有许多人一清早看见乌鸦就感到不吉利一样。

《周易》之前，便有一种以龟壳裂纹来定吉凶的卜算法，为什么用龟壳的裂纹呢？可能因为裂纹本身便是图像，是“象”的一种。到了《周易》应用之时，因为不能如龟壳般产生裂纹，但传统上预测吉凶是要依靠“象”的，于是便参考了远古流传的星占、云占、动物占和植物占等的“象”，经过巧妙的选择，转变为象征祸福吉凶的暗示。因此整部《易经》中，它的卦爻辞，尤其是爻辞往往分成两个部分，其中一个部分叫“象”，用文字叙述象的叫“象辞”。

《乾卦》“初九，潜龙勿用”中“潜龙”两个字便是“象辞”。通过对“象辞”的触类旁通，便能了解它所象征的祸福吉凶。应注意的是，文字的表达有其本身的局限，无论说得多详尽，内容都会有所遗漏。但是“象”本身是一种形象，形象是归纳

大量不同事物的共同性质得出来的。根据这些性质,加以触类旁通,便能用来预测吉凶。所以“象”和文辞可以互相补充,而“象”的意义比文辞的意义更重要。至于文辞亦有其重要性,因为文辞规限了“象”的意义范围,使它不能不着边际地想像发挥、牵强附会。至于“勿用”,即不为人所任用,意思也就是说你的聪明才干暂时不被人欣赏,因此你不能发挥你的聪明才干,亦没有正规的地位或职位;而“勿用”便是“占”,也称为“占辞”,“占辞”说出了真正的祸福吉凶。“象”只代表一种形象,而“占辞”则说出了在该爻中吉凶的结果。

一般来说,每一爻中都应该包括“象辞”和“占辞”,但在一些卦爻中,却只有“象辞”而没有“占辞”,只可以通过“象辞”来触类旁通,加以引申发挥来了解“象辞”所暗示的吉或凶。又有一些卦爻的爻辞只有“占辞”而没有“象辞”,只说出了一件事情的好或坏。最初可能以为判断吉凶一目了然,但如果再仔细想想,《易经》的文字极为精简,整部周初的《易经》并不超过五千字,要透彻说明宇宙人生的一切事情,根本是不可能的。因此如果只有“占辞”,我们便只好从它具体的文字提升到抽象的意义,我们首先定出了“占辞”的性质,它可能是有关婚姻,或是祭祀,或是战争等,然后通过人类的常识想像,由“占辞”推展、提升,将之抽象化,也可以得到“象”。这就是有关《周易》卦爻辞的初步知识。

至于《乾卦》为什么要用“龙”来作为“象”呢?那是因为《乾卦》全是阳爻,阳的性质象征活动,凡是活动就有变化,而阳爻亦象征着道德、正义和合理性。一个阳爻象征正义和活动;三个阳爻组成的“经卦”《乾卦》便象征着相当高层次的正义和活动;再将两个“经卦”《乾卦》重叠为“别卦”《乾卦》,就象征了最大的活动、变化、正义和道德。在世间事物中,可以用什么来代表呢?我们今天或许说运用抽象的观念不就成了吗?但是在远古人类

也会有这么高的抽象思考能力吗？人类思想的发展往往由具体到抽象，观乎中国或是外国古代谈及抽象思考的哲学书籍，往往都要用具体的譬喻来说明抽象的道理。明白了这一点，便知道当时要令远古人类明白高度抽象的《易经》，便必须透过“象”来说明它的道理。《乾卦》中六爻都是阳，意思是至阳、至大、至正，于是远古人类便想到用“龙”作为“象”，通过想像传说中的“龙”的各种形态、性质和才能，便能了解这个《乾卦》的性质。本来至阳和活动最剧的是天，但天太抽象，而“龙”虽然也抽象，但在古人心目中已有了一个对“龙”的基本想像，所以便用“龙”来象征《乾卦》。

《乾卦》和其他卦不同，因为《乾卦》中六爻都是阳爻，是最纯粹的“阳”，所以在《乾卦》中的阳爻，无论任何一爻，它的才能、性格和内涵都是完全一样的。各爻之不同处，是由于所处的位置、时间之不同而产生的。正如你便是你，但你在幼年时期、青年时期、壮年时期或老年时期却有不同的知识才能、社会地位和思想感情，时间和空间的不同便是当中转变的关键。既然如此，整个《乾卦》中的六爻便都是用“龙”来作象征，但亦只有《乾卦》如此，其他的卦多是阳爻、阴爻混杂，所以并非每一个卦都能以同一事物来取“象”。有些卦中多爻都可用同一个“象”，但有些卦则因环境时间和性质的不同，而不能不改变所取的“象”。

《乾卦》的六爻便是六“龙”，第一爻“潜龙勿用”在空间位置是中是最低的，象征地位处于最低之处，而时间亦在最初之时。人的工作位置会随着年龄一步步上升，假使我们将人的一生分为六个不同的阶段，第一爻只不过是少年时代，少年适宜出来工作吗？或者说别人会信赖你吗？今日我们认为不适宜，古时亦然。因此，虽然第一爻是一个阳爻，但在空间和时间上都只是处于最初状态，所以即使有极高的聪明才智，也不被任用。这是第一个关键，即是说要考虑到时间和空间的因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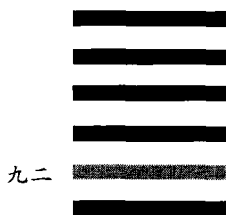
第二点是在“三才之位”中,下面的二爻象征地,而最低的一爻(即第一爻)则是指在地底。事物潜藏于地底,就不为人所见。既然其他人看不见,那么你的存在便没有人知道,因此没有人欣赏你,因此亦不会任用你。这便是因为你困于地底,其他人很难发现身处于深渊或地底的人,亦因为这原因,你并未有一定的信誉,也未得到别人一定的了解,别人不任用你是应该的。由此再进一步引申,你能不能就此而感到怀才不遇,从而愤懑不平呢?那当然是不应该的,因为怀才不遇是指你的才能虽为人所知,但别人却看不起你,而这里却是根本没有人看到你有才能,那并不是别人的责任,而是你自己的责任。如果你仍然怨天怨地、怨社会、怨国家,便是不应该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应该心安理得,认为自己的“勿用”是理所当然的,与人无关。

接着,既然其他人都不认识你,为什么又辞费地说“勿用”呢?这便跟刚才所说阳的性质是活动、向上发展的有关。因为初爻是阳位,本身又是阳爻,岂不是阳中之阳?它所在的位置虽然是最低,但总保持着阳活动、向上的性质;再加上本身是阳爻,更加需要活动、向上发展。因此两重的阳可说是环境鼓励他去活动,自己又想去活动,结果便勇往上进。但亦可能是即使自己并不是那么想上进,只是在受到阳位的影响、鼓励和暗示之下,也很容易呈现向上的发展趋势。这便是我们所说的“躁”,即是躁动,虽然地位最低,但仍然可能有躁动的情况出现,所以便要“勿用”作出提醒,使他不会因为环境(位)、本性而躁动。



# 《乾卦》之『九二』爻辞

九二，见龙在田，利见大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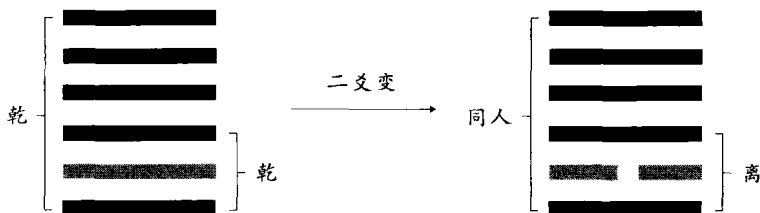
《乾卦》的第二爻叫“九二”，“九”是指阳爻，而“二”则是指它的位置，即由下向上数的第二爻，以后各爻爻题可依此类推。“九二”的爻辞是“见龙在田，利见大人”。首先，“见”应读作“现”，与出现的“现”字

相通，因此这个“见”字有几层的意思，第一是“显现”，即是露出、被人看到的意思，我们说《乾卦》六爻都是阳爻，因此在这第二爻的位置，就像“龙”在才能、德行方面产生变化。“见龙在田”是象辞，是一个形象，即是说“龙”终于从深渊或地底露出地面，人人能够看见，亦了解他的才能和德行。“龙”所显现的地方就在“田”，应注意的是“田”指地面，但是“田”和“野”都是泛指地面，那两者有什么分别呢？如果“见龙于野”，“龙”便在野（郊外叫野）之中出现，则不易为人所见，亦不会对人类有利，但如果是“见龙在田”便不同了，“田”是人看到的地方。此外，周代以农立国，其中最关键的就是“田”，田地的收成好坏决定了整个社会的安定与否、幸福与否。

“龙”的其中一个特性是能兴云作雨。农业耕作最关键的就是雨水，北方尤甚。须有充足的雨水，禾稻等农作物才能欣欣向荣地生长。因此，“见龙在田”中的“象”，是说他已露出地面，有机会发挥他的才智，亦有机会为人所欣赏，这是从想像所能引申的重要意思。第二个重点是说“龙”在田上能兴云作

雨,令农夫、甚至当时整个人类得益,所以“龙”不单能表现他的道德才能,更兼对人类起最关键的、最大的作用。第三点更重要的是,“龙”并不是直接对人类有好处,而是通过兴云作雨,间接地令所有人得益,因此“龙”对人的恩惠是普及的。以今天的语言来说,就是他能对人类产生良好影响。直接恩惠很多时只收片面、即时之效,而间接影响却可以是长远的,造成更大的效果。

为什么用“见龙在田”这四个字呢?以前说过的“三才之位”,第二爻是地面,也就是“田”了,所以能为人所见,但又为什么用“见”字呢?这须进一步解释,《易经》主要是阐述事物时时刻刻都在永恒变化之中这一哲理。当我们一谈到某爻,便代表那爻会变化,如果没有变化,卦爻就不能预示未来。在卦爻的变化中,阳爻会变化为阴爻,阴爻会变化为阳爻,即是说由一极端转变为另一极端。当“别卦”《乾卦》的第二爻由阳变为阴,则《乾卦》的下卦《乾》变为《离》卦(“经卦”的《乾卦》变为《离卦》)。《离卦》象征太阳,有光明的意思。人在光明中便能视物,因此《离卦》又象征眼睛,所以“见龙在田”用“见”字,指可以被人看见,这便与《乾》的下卦变为《离卦》有关。



另外,人类处于蒙昧无知的时期,我们称为黑暗时代;而人类知识的增进,我们称为文明。因此,黑暗与光明便象征野蛮和文明、无知和有知,所以《离卦》象征文明、文化,代表智慧的发展。当“见龙在田”的下卦由《乾

卦》变为《离卦》，一方面象征眼睛，指别人可以看到的，另一方面则是文明之象。文明是文化的普及，因此“九二”这个爻的性质是指知识文化多于指权力，知识文化带给我们的是名誉多于实权。

这一爻的“龙”，他具备最高的才能、知识和道德，现在它正站在扩展和发挥文明的位置，最适当的身份便是教师、士人（知识分子）。他们通过传播学问和个人的德行修养，就能够影响所有人，不单是他身边的人，甚至后世的人都会受到他的影响。他的影响可以是直接的或间接的，直接的是指他的学生、或亲人朋友，间接的是指那些受到鼓舞、闻风而起的人，可见间接的影响更为重要了。照这样说，这个爻最高的代表便是孔夫子，孔夫子便最有资格担当这一爻的最高要求，但是并非每个人都是孔夫子，所以将这个爻作广泛的引申，就是指凡是在知识、道德和才能方面对当代有一定影响的人，这些人便都可以称为“老师”，亦即是凡是对人有好影响的都可以说是“见龙在田”。

“九二”爻辞的下半部分“利见大人”，“利”是有利，而“见”字可读为看见的“见”，亦可读作出现的“现”，但读作“现”较佳。因为在传统读音中，在高位者去见在下位者，“见”便读作“见”；如果你去见一个身份地位比你高的人，那“见”就读作“现”。如果你占筮得到这一爻，“利见大人”便是能预示吉凶、指示你如何行事的“占辞”，亦即是说你去见这个“大人”是有利的。这是三千年前的文辞，而三千年前的“大人”不单是指那些高官贵族，古代高官贵族可称为“君”或“君子”，其后“君”或“君子”的意思才有所改变；至于说到古代的“大人”，是指那些除了有崇高的社会地位、还要有高深道德才能的人，才可以称之为“大人”，可见“大人”既有德，亦有位，两者兼备。既然“大人”是崇高的，那么你去见他，便一定能得到帮助或好处，而这些利益可能是在学问上、道德上或地位上都对你有所启发，有所裨益，

亦即是今天占筮常说的有“贵人相助”。

虽然“占辞”中的大人包含有德有位的意思,但从《乾卦》整体的贵贱之位来看,第二爻还是偏于低下,“九五”才是最高,而“九五”的“占辞”亦是“利见大人”,所以“九二”是以德为主,位仍在下。但假使你是“九二”中所说的“大人”,具备了“九二”这爻的才与德的话,那么你同样是“利见大人”,但你所见的“大人”是“九五”的“大人”。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易经》有一条规则称为“应”。

## 『应』的规则

什么是“应”呢？“应”便是响应、感应，有感应就能共鸣、共振，互相喜欢、帮忙。在《乾卦》中的“应”是“初”和“四”相应，“二”和“五”相应，“三”和“上”相应。简单而言，就是“别卦”中的下卦爻位，与相对的上卦爻位相应。人要是能互相感应，就总有一些共同条件，如果没有共同的条件如兴趣、想法等，即使彼此相识数十年，都只是略有粗浅交情、漠不相干的亲戚或朋友；反过来说，志同道合，就像即使在旅行时匆忙之间遇到的陌生人，只要谈得投机便能马上成为知己朋友，这就是“感应”；又如一男一女在刹那间的碰面便一见钟情，进而成为夫妻，这便是“感应”。“感应”是讲求彼此双方有共同的基础条件，所以“别卦”中的爻位相对相应，便建基于彼此在空间、时间情况上的相同。

第二个“感应”的条件便是所谓的“同性相斥，异性相吸”，这是宇宙的真理，人生亦然，就好像同性间交谈合作不会非常深入，但异性间的沟通则可以发展成极之紧密的关系，而组织家庭，繁衍后代亦一定要循雌雄的结合才能得以完成。因此，《易经》便运用了这个规则，凡“应”都是指爻的阳爻和阴爻相应，例如第一爻位为阳，与第四爻位为阴相应。另外，爻位本身是虚的，放上阳爻则是阳，放上阴爻则是阴，如果在相应的爻位上，两爻是一阴一阳，我们就称为“应”，是吉祥的，但如果两爻都是阴或都是阳，虽然相应，却在背后带有敌意，这我们便称为“不应”或“敌应”，情况便好像女性与女性一碰上，便都带有敌意地来一番评头品足，所以“敌”是对你没有正面帮助的。但反过来说，害你的人有时却是最能从

反面帮助你的人,因为你的假想敌越是厉害,你的成就可能越高,于是你最大的敌人就可能成了你最大的恩人,可见“敌”并非一定是坏的。这便印证了《易经》中正面和反面虽对立却互补的道理,正可以是反,反可以是正,犹如“A=-A”,这亦是人生的真理。

人类的规则可以说是由统计归纳得来的,虽然可能只有八成准确,但你不能单就那两成的不准确而否定了人类规则的正确性。科学的规则是十成准确,所以说是定律,但科学规则的准确性是建基于少受或不受外来因素影响才如此。如果外来的因素影响大了,科学规则的准确性就同样会动摇。因此,凡是因为《易经》所显示的规律并非百分之百准确,便一概认为该规律原来是没有的、是后人妄加上去,这种说法是不对的。

《乾卦》和《坤卦》这两卦很特别。《乾卦》六爻都是阳爻,《坤卦》六爻都是阴爻,所以《易经》中“应”的规律在这两卦中不能应用,亦因此后来便特别提出“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乾文言传》)这个说法。所以例外地,《乾卦》中“九二”与“九五”是阳爻与阳爻的相应。假使你有“九二”这爻的才干性质,便能晋见“九五”的君主(“大人”),得到任用,于是马上就能官运亨通,之前具备的才能就能得到实质的表现了。

“九二”爻辞中“见龙在田”,不单只你单独看到,其他人亦可以看到,因此这个“象”便象征着所有人都因看到九二爻中“大人”而能够有利,所以这个“大人”最好是君主或老师。君主是用实际的恩惠利及百姓,老师是透过自己的知识、学问和道德有益于百姓,这是“九二”的最高诠释。

# 《乾卦》之『九三』爻辞

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



“九三”的爻辞是“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君子”的原意是君主的儿子，亦即是贵族，拥有崇高的身份地位，因此“君子”最初的意思是贵族。古代的贵族虽有自私的一面，亦有负责任的一面，所以除了

少数是荒淫无道外，一般都应是对国家人民有贡献的，于此便引申出“君子”在原则上应该是有才干、有道德的人，但最重要的是他有社会地位。但亦有人说“君子”在爻辞中只是虚指之辞，因为古代的占筮最初只用于国家和贵族，后来才普及到平民，所以在占筮辞中为了简洁，遂以“君子”作为对人的最高敬称，好像今天你称呼别人为“先生”，在古代“先生”其实是一个十分尊重的称呼，所以概略地说“君子”就是指问卦的人。

《乾卦》中六爻都是阳，都是“龙”，那为什么在“九三”的爻辞中却变成“君子”？这岂不是由“龙”变为人？我们之前说过，一卦中第三、四爻是人位，而第三爻更是真正的“人位”，“九三”便恰好处于“人位”，如果我们仍称它为“龙”，就忽略了“人位”的伟大性。此外，这里运用的是中国常见的“互文见义”修辞手法，意思是要透过相互之间的文字互相补充，才能令我们了解到完整的意义，这便是用最简洁的文字，以两个不同的句子互相补足意思，从而表达一个完整而更丰富的意

义。“九三”说的是“君子”，暗中指出其实六爻中每爻都是在说“君子”，因此我们可以说“龙”是物中的“君子”，而“君子”是人中之“龙”，所以《乾卦》六爻既象征龙，亦象征人。

“终日乾乾”，“终日”即是整天，而“乾”的引申义是“健”。什么是“健”呢？就是指一直运动，没有停止；或者说运动了很久都不会疲倦，便称为“健”。“乾乾”亦即是“健”而又“健”，是“至健”，于是运动永无停止的就是“乾乾”。所以“君子终日乾乾”的意思即是君子整天“健”而又“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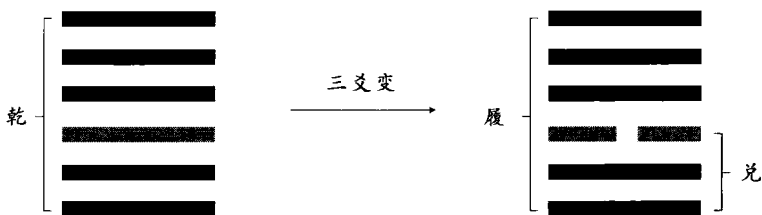
“夕惕若”中“夕”是晚上、“惕”是警惕、“若”是如此，即是到了晚上仍然如此警惕自己的意思。唐朝以前的标点却不同，读作“夕惕若厉”，“厉”是危险，整句的意思便是一直到了晚上都警惕自己，表示了可能有危险发生，要谨慎小心。如果说可能有危险发生，亦即是说可能没有危险发生；如果知道可能有危险便要小心谨慎，结果就没有危险发生了。这个说法也说得通，但关键在于究竟有没有危险？有危险就应该标点为“夕惕若”，没有危险则句读为“夕惕若厉”更合理。

为什么我们今天改变了古代的标点、句读呢？原因是唐初的孔颖达认为《文言传》对这爻的解释是“虽危无咎”，意思是虽然有实际的危险，但最终都是“无咎”。既然有实际危险，后人便将爻辞标点为“夕惕若”，这亦是我们今天所采用的标点版本。至于有没有人持不同意思呢？中国人民大学的张立文教授所著的《帛书周易注译》，便认为唐以前的标点较合理。我则认为这句既指有危险，应读作“夕惕若”，即是到了晚上也要警惕。“厉无咎”是说虽然有危险，但没有过错。“咎”原意是有病、有灾难、有过失；“无”即是“无”。我们从前说过“无咎”其实是有错失，但透过人为的努力，结果才是没过错，所以“无咎”并非最好，但儒家学者则认为“无咎”是最好的判断辞之一。



为什么有“无咎”这个判断辞呢？首先我们要解决“日”和“夕”的问题。《乾卦》中《乾》的下卦是天，也是日，《乾》的上卦亦是天或日，卦是从下向上发展的，当经过了初爻、第二爻和第三爻，象征了一天将要结束，亦即是“终日”的意思，而一天的结束是在黄昏，亦即是“夕”。“终日”和“夕”就是指下卦在经历了从早到晚的一整天后，来到了代表一日结束的“夕”的第三爻。另外，“乾乾”又指下卦为《乾》，在第三爻结束了这个《乾卦》后，再继续发展来到上面的另一个《乾卦》。因此，它一方面说出《乾卦》的下卦结束和上卦开始；另一方面，“乾”的意思是“健”，当完成了单卦的“健”后，接着是另一个单卦的“健”，所以是“健”而又“健”。《乾卦》中“九三”是阳爻，所在又是阳位，象征不停地运动，再配合整个《乾卦》，就是“九三”利用了本身的阳动，来完成《乾卦》所要求的“健”。“夕惕若”指正因为“健”而又“健”，所以到了晚上一般应休息的时候，还仍然需要警惕自己、谨慎小心，矫正自己错误的行为，检讨分析自己的不合理，才能“健”而又“健”，又可以说“日”要“健”——所做的行为受到道德的制约，到了“夕”亦要“健”——进行思想道德的检讨。

既然《乾卦》含意如此正面，行动亦合乎正义，为何又有“厉”（危险灾害）呢？第一，第三爻在下卦中是处于最高位置的，位高则危，凡是身处高位的，都不应得意忘形，否则便会堕落深渊，永不翻身，因此所处的位置越



高,便应该越谨慎小心;第二,《乾卦》是重阳,阳本来是正面的,但阳的性质太“刚”,“刚”虽可减除人的自私欲望,但“过刚则折”,就好像用来切锯钢材的锯锋,看上去十分刚硬,但一折则断。“九三”既是阳爻,又在阳位,是双重的阳刚,那么可能在进德修业时会刚愎自用,过了本分。凡是过分的事物,往往是有害的。母亲爱护儿女虽好,但过分溺爱便害了儿女,所以任何事物都应该适度,过度便有害。因此“九三”是重刚,在道德、思想和行为上都容易出现问题,更需要自我警惕,小心谨慎。上述便是“九三”在《乾卦》的内含意义。再加上“九三”一爻向前发展便变为“六三”,下卦便变为《兑卦》,整个卦便变为《履卦》。而《履卦》的卦辞是“履虎尾,不咥人,亨”(踩着老虎的尾巴,人没有被老虎所咬,所以亨通)。既然是“履虎尾”,自然有危险了。

# 《乾卦》之『九四』爻辞



九四

九四，或跃在渊，无咎。

“九四”的爻辞是“或跃在渊，无咎”。“或跃在渊”是“象辞”，而“无咎”是“占辞”。“或跃在渊”中的“或”是指有两种或以上的可能性；“跃”是跳跃，跳跃与飞翔不同，跳跃是从地面跳高，是学习飞翔的准备阶段，

又或者可以说是低层次的飞翔。换言之，“跃”指从一个实质的地面向上跳，但只是飞翔以前的学习，终究会跌回地面。“在渊”中的“渊”字是另一个象，指水的深处。“渊”字右边部分指水中的漩涡，凡是旋转的水便表示了水所处的位置比其外的地方为低。“渊”字的古字是“回”，所以孔夫子最得意的门生叫颜回，亦叫颜渊；“渊”和“回”本来就是同一字。“渊”是“龙”所居住的地方，“龙”或从地面跃起，处身于第四爻的爻位；或停留于深渊之中。

“无咎”的意思是没有过错。为什么会没有过错呢？“九四”是阳爻，却在阴位，因此便出现矛盾。阳的本性是持续向上发展，而阴的本性是收缩向下，阴位指外在的环境并不鼓励向上发展，就好像你本身很想进取发展，但环境却要你后退。“龙”的本性是想由“九三”向上跳跃至第四爻的，但第四爻的环境却不许可他跳，他便只好停留在最低、最适合他栖息的“渊”之中。反过来说，阴爻在阳位亦有同样的矛盾。所以读《易经》要特别留心卦爻中的第三、第四爻，皆因第三爻一

定是阳位,第四爻一定是阴位,而爻则有或阳爻或阴爻的两种可能性,所以《易经》中第三爻和第四爻,阳爻在阴位或阴爻在阳位时,爻辞往往便会出现“或”字。此外,再作进一步的探讨,“九四”是阳爻,如果阳爻一直保持着阳的性质,事情便不会发展,更不用说预测事情未来的变化了。

## 《易经》的基本精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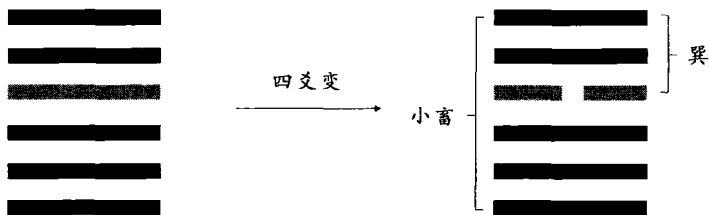
但《易经》的基本精神是任何事物都在永恒变化之中,变化虽然多彩多姿,万象纷呈,但抽象地归纳到最后就是阴和阳两种物质的转化,或可以说是阴和阳这两种力量的交替变化,这便是整个繁复宇宙的变化来源。宇宙虽然包罗一切事物,但归纳起来亦只是阴和阳两类;宇宙的力量虽是众多,简单来说,亦不外分为正向力和反向力。至于人类所注重的,便是事物的好与坏、是与非。当《易经》用了两个抽象符号来代表阴和阳,也就将宇宙最根本的变化简化为两种情况或事物。变化的结果往往是由一样东西,变成另一样不同性质的东西,两者虽然对立矛盾,但互相敌对时却又互相影响。一般敌对,便先要彼此同时存在,而自己的存在又取决于对方。因此要细心观察对方,吸收对方的优点,找出对方的缺点。

当你在观察敌人时,你亦要改善自己,因为有敌人的存在,所以便刺激推动了自己。孟子说:“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即指如果没有假想敌,你便会堕落,沉迷声色犬马;有假想敌则会进德修业,自我改善。“对立”是你推动我进步,我推动你变化,这种推动的结果就是彼此拉近距离,彼此吸收对方的长处,而大家之间的不同就越来越少,到最后你便可能会变成原来的敌人,而原来的敌人亦可能会变成你。我们明白了这个道理,就知道阳发展到极限便成了阴,阴发展到极限便成了阳。将这个道理应用于世道人事上,便知道事物发展到最好的时候,即是最危险的时候,因为当你最意气风发时,就最易得意忘形,结果招致失败。

《易经》要说的道理,是事情会由好转坏,又会由坏转好。

如要断定一爻的好坏,就不能单看该爻当时的形势,而是要看它的未来发展,这可能是它的相反方向。在《易经》中,阳可变阴,阴可变阳。当你处于某一爻,不满足该爻的形势,你就要变,得出的结果就可知将来会怎样变化。

《乾卦》中“九四”原本是阳爻,如要它变化,就会成了阴爻,于是《乾卦》上卦便由《乾》变为《巽》。《巽卦》象征风。风的吹向不定,时东时西,因此,当风由东吹向西,象征事情向前发展,但如由西吹向东,就只能回到原来的位置,因此《巽》的特性是“不果”,意思是没有结果的。所以《乾卦》“九四,或跃在渊”的“龙”,乘东风而上,却因西风而回到深渊。这便是《乾卦》上卦由《乾》变为《巽》的意思,“或”指有两个可能、或事情的发展没有结果。当下卦是《乾》,上卦是《巽》,这就成了《小畜卦》,“畜”有畜养万物的意思,同时亦有休息、暂时停顿的意思,所以说“或跃在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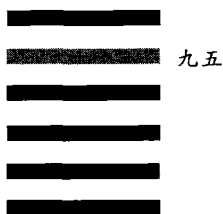
至于为什么会“无咎”呢?这便是因为整个《乾卦》由阳爻组成,象征阳的逐步向上发展,所以顺着整个卦的精神发展,爻是应该向上的,但“九四”刚由下卦过渡进入上卦,如果以人事来说明,就是完成了一个阶段,开始另一个新阶段。在新的环境里,凡人都会感到忧虑和恐慌,需要时间适应,考虑如何应付,这就是“或”所说的不确定性。另外,当你由“九三”跃到“九四”时,你的知识、才能,乃至人事上都会出现变化和问题,如果你的地

位有所提升,原来的同事便成了你现在的下属,他们可能会因为妒忌你而搞对抗,不跟你合作,甚至成为你的敌人。同时,更因为你在新的位置上并未巩固,容易被人推翻,就会有危险。爻位每升一级,危险就多一分,如果你一不小心,随时会跌回“初九”的深渊,所以升高位时一则以喜,一则以忧。但“或跃在渊”的关键不在于是否怕麻烦,而是时机的问题。时机对你有利与否,就决定了你要前进或退守。如果时机有利便前进发展,时机不利便退而进德修业,以等候有利时机的来临。所以后来《象传》对此的评定是“进无咎也”,乃取决于整个卦的时机,阳应继续上升的缘故。

# 《乾卦》之『九五』爻辞

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

“九五”的爻辞是“飞龙在天，利见大人”，“飞龙在天”是“象辞”，而“利见大人”就是“占辞”。首先，在“别卦”中，下卦中间的第二爻和上卦中间的第五爻在《易经》中都称为“得中”，在《易经》中是特别重要的。



“中”是代表事物、思想、才能和道德等等在最适当的位置。“得中”比“得正”重要。所谓“得正”就是阳爻在阳位，阴爻在阴位。例如阳爻处于第二爻的位置，是不“得正”，但该阳爻亦是在下卦的中间，所以是“得中”；“中”包含了“正”，但“正”并不包含“中”。《乾卦》中“九二”虽是“得中”，但并不“得正”，然而我们还是可以称“九二”为“正中”；至于“九五”却是既“得中”又“得正”，我们便称为“既中且正”，是名符其实的两者兼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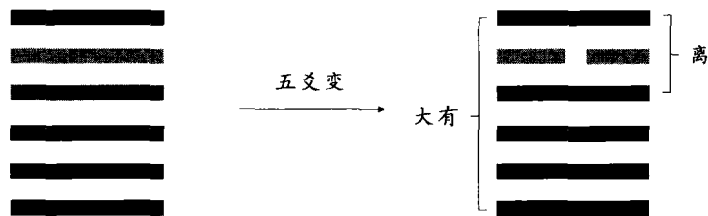
“九五”在爻位的位置得中已是极好，而从“贵贱之位”来说，“九五”发展到卦中最尊贵的位置，这是“天位”，亦即代表地位崇高。当“九五”一爻再向前发展，阳极变阴，《乾卦》的上卦便由《乾》变为《离》。《离》是火、是光明；又象征眼睛和文明。这种文明并不单纯指导德知识方面，它更带动整个天地宇宙的变化。因为说“飞龙在天”，代表“龙”已在天上行云布雨，对天地的施惠已不仅仅限于农业上，而是笼罩了天地万物，任何事物都在他的关怀、照顾、帮助和提携之列。所以当



《乾卦》的上卦变为《离》，所代表的是阳光高高在上，遍照整个大地，君主如阳光雨露般令所有人都能承受恩惠。相比之下，当《乾卦》的下卦变为《离》，它只是地上的火，所能照耀的事物并不多，所以“九五”比“九二”在等级上高得多了。

“九五”的爻辞中，“龙”是阳爻，而“飞”便是反映出“九五”所在的“天位”，所以整个“象辞”就是“飞龙在天”。“占辞”说是“利见大人”，即是问卦者在这时最适宜去见“九五”的“大人”，便能得到一切的好处。因此这个“大人”不仅有德，而且有位有权，所以“大人”不但有名誉，更有功业；反观“九二”的“大人”则只是名大于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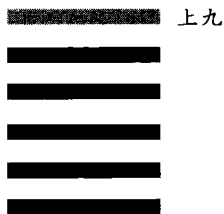
“九五”中的“大人”，在人事上最能象征君主，亦可象征我们今天在任何一个行业、领域中的领袖。假使你本身是君主，占得此爻则是有利于接见下面“九二”的“大人”。因为在一个国家中，君主只是精神领袖，实际的国家事务还需要各方面的人才来负责各种不同的工作，若是这些下属做得好，整个国家便是太平盛世，而委任他们的是君主，因此，君主的伟大并不在其本身的道德、甚至才干，最关键的是他能知人善任。我们从古到今，凡说到治世如“贞观”、“开元”等，都有知人善任这一共通点。君主能否知人善任，关键在于时机。身处“九五”这爻，现在就是最合适的时机去挑选“九二”的贤才，亦即是帮助你治理国家的人材，得到人材之助，你就能成为圣君。至于对天下人来说，无论谁去见九五大人都会有利，所以不同身



份的人对卦爻辞应有不同的解读。

当《乾卦》变为“乾下离上”，就成了《大有卦》。在这个卦中，第五爻是阴爻，它被五个阳爻所拥护、尊敬和支持，阴阳结合，即是君主能得到臣下衷心的爱戴，成为一位真正伟大的君主。《大有卦》的意思是拥有天下一切的事物，我们从《乾卦》变为《大有卦》的过程中就可了解内中含义。

# 《乾卦》之『上九』爻辞



上九，亢龙有悔。

“上九”的爻辞是“亢龙有悔”。

“亢龙”是“象辞”，“有悔”是“占辞”。

“亢”是过高，过高的“龙”就会有悔，就有令内心感到后悔的事情，觉得自己做了错事，这是字面的解释。从

卦象而言，在卦爻中，如果“亢”是最

高，或过高的话，那岂不是与“上九”的“上”相符合吗？过高的龙“有悔”，原因是“位高势危”。前此说过“九三”有危险，就是因为爻位是在下卦的最高位。虽则如此，但它仍然位于整个卦的中间位置；反观“上九”则是在整个卦的最高位，因此所遭逢的危险比“九三”更甚，而且是实实在在的危险，这是第一个关键。

第二个关键是《乾卦》可以说是《易经》的发凡起例。它说出了一个重要哲学观点，从“初九”到“九五”，整体的发展都是逐步向上的，象征着正面的阳已由微小发展到极致，而“九五”就是发展的极限，到了极限就会向相反方向发展。以人生来比喻，即是象征人从少年阶段开始就不断向前，不断进德修业，他的事业、名誉和道德发展到“九五”已是人生的最高峰，正因为到了极限，接着便只会反向发展，由高而下，这个“物极必反”、“盛极必衰”的道理，《易经》在第一个卦《乾卦》中已提了出来。事物永远都在变动，在最好时候衰落，在最坏时候复苏，循环往复不休。《易经》所说的循环表面是永无改

变,但实际上每一次循环都是在前一次循环的基础上再循环,就如人类经济周期的盛衰循环,每一个周期都有不同程度的盛衰,但整体的趋势还是进步的,进步的多少在于时间的长短,经过的周期越多,进步就越明显;短期的循环,就只会见到微小的进步。所以说“亢龙”定必“有悔”,便是因为“物极必反”的道理。“有悔”虽然是代表有过错,但能发现、承认自己的过错,从而自我检讨、反省,在过错中找出矫正过错之道,知错、后悔而能改过的结果,必定是好的。

《乾卦》是至刚至阳,但阳极生阴,当阴一步步累积,《乾卦》就会从《姤卦》(一阴生)、《遯卦》(二阴生)、《否卦》(三阴生)、《观卦》(四阴生),变成“坤下艮上”的《剥卦》(五阴生)。《剥卦》只有第六爻是阳爻,其他的都是阴爻。《剥卦》再向前发展,便成了六爻都是阴爻的《坤卦》。《坤卦》是至柔至阴,阴极复生阳,所以就变为“震下坤上”的《复卦》。《复卦》的初爻是卦中唯一的阳爻。跟着是《临卦》(二阳生)、《泰卦》(三阳生)、《大壮卦》(四阳生)、《夬卦》(五阳生),最后又是六阳的《乾卦》了。如此发展的一系列“变卦”,体现了《易经》最深刻的“物极必反”之道。如果你能洞悉这个道理,在你身处《乾卦》“上九”这最高的位置,自我收敛,谦恭自守,自愿地从最高的位置回到最低的位置,从过盛的《乾卦》“上九”回到最低微的《复卦》“初九”,那么就算犯了错,也不会沦至不能弥补的地步,于是就能保存阳这正面能量,继续发展下去,这就是《易经》“化祸为福”之道。其实《复卦》的“初九”,在这里也就是《乾卦》的“初九”“潜龙勿用”,依据此爻所指示,再进德修业,将来又可以回到“飞龙在天”了。

# 《乾卦》六爻全变

用九，见群龙无首，吉。



《乾卦》最后部分是“用九，见群龙无首，吉”，“用”指利用、运用；“九”指阳爻，在《易经》的占筮中，有两个代表阳爻的数字，一个是“七”，另一个是“九”。当“七”继续向前发展的时候就会变成“九”，仍然是阳，所以它的变化相对而言较小；但如果是“九”，代表了阳发展到极限，阳到了极限便会变阴，当中的变化较大而明显。《易经》最初的功用主要是用于占筮，要了解未来就要清楚当中的变化，如果用“七”的话，阳变盛阳，变化较小，并不能准确清晰地了解未来的变化；但如果用“九”，由阳变为阴，当中变化的好坏是明显的，所以《周易》的占筮方法是用“九”来代表阳爻的变化。

“用九”即是说六爻全部用“九”，意思是占到此卦，因所求得的数据六爻都是“九”，六爻都会由阳变为阴，当六爻都变成了阴爻，就成为《坤卦》。由《乾》变《坤》，“用九”这句就给予我们很多启发。可见原本的《易经》已经明白到事物之间的对立性，亦即是“阳”和“阴”的对立、“奇”和“偶”的对立，再引申开去就是“吉”与“凶”、“刚”与“柔”、“进”与“退”、“明”与“幽”、“好”与“坏”、“是”与“非”，甚至“生”与“死”都是一种对

立,由此证明当时已有对立的观念。

第二点则说出了对立表面上是冲突和矛盾的,但实际上阳会变为阴、阴会变为阳,所以矛盾的对方是由自己而生,亦因此可将矛盾斗争的意义减到最小,虽互相对立,但又影响对方,造成变化。对立双方都能和谐共处的性质,比冲突斗争的意义大得多。而且再从阳变阴、阴变阳的观念引申,既然阳会变成阴,阴到了极限又变回阳,再进一步,阳再变阴,阴再变阳,就说出了事物的循环性,往往相反的事物可互相激发对方,呈现出宇宙事物的一种循环无息、运行变化的规律。例如阳代表温暖,阴代表寒冷;一年四季就是从温暖变成寒冷,再由寒冷回复温暖的过程,这个过程形成了四季的循环。如果说阳是代表光明,阴是代表黑暗,也就象征一天阳光普照时便是光明,月亮在晚上照耀时便是相对地黑暗。这只是一种循环,并非“不是你生,就是我亡”的争斗,这一个观念透过“用九”这二字就可清楚说出其中的含义。

“见群龙”中的“见”是呈现、显现;“群龙”是指《乾卦》的阳爻。前此已说过阳爻以“龙”作为象征,“用九”是指同时运用卦中的六个阳爻,所以说是“群龙”。“无首”的“首”字最简单的解释是头部,引申来说就是领导、主宰的元首。本来《乾卦》就是首,阳爻亦是首,但为何相反地说“见群龙无首”呢?关键就是阳是首,如果变成阴便是“无首”,“用九”就是说出原本的六个阳爻变成了六个阴爻,所以《乾卦》就由“有首”变成“无首”。说得浅白些就是,古人看到天上的“龙”,但却看不到他的头部,亦看不到他的尾部。“龙”予人不见首尾的形态,古人从中得到灵感并加以引申,认为任何事物都不容易真实地知道它何时开始,我们所知道的都是后知后觉,当我们认为它开始时,其实它早已开始;同样道理,当我们认为一件事情结束时,其实它早已结束了。

宋代的大哲学家程颐是研究易学的大师，他说：“动静无端，阴阳无始。”将宇宙事物简化为阴阳，将它们的规律简化为运动和静止；他认识到阳和阴都没有真正的开始，人类只不过是自以为知道事物开始的时刻。换言之，《乾卦》的卦辞“元亨利贞”中，究竟“元”是不是真正的开始呢？那可未必。可能到了最后“贞”的阶段才是真正的开始。或者我们可以说，真正的春天不是在“立春”、而是在“冬至”那天出现，因为“冬至一阳生”，阳气的产生已暗中象征了春天的萌芽之象。我们如果说到春天便是开始，其实已经迟了，这就是所谓的“动静无端，阴阳无始”。这句话说出了宇宙的常规，亦说出了研究《易经》便是要找寻最初的开始，这比常识更早的开始才是真正的开始；比常识更早的开始，《易经》称之为“机”。这一点会在下面解释。

如果我们从人事上或天象上来说，所谓“有首”就是有主宰，“无首”就是无主宰。所谓有主宰，便是主动、有为地去控制和命令事物；所谓无主宰，就是无为、暗中地推动事物的生长。如果用天道的观念来说，宇宙虽然产生万物，但宇宙并没有强制、命令万物如何发展，即不主宰万物，就好像上天没有主宰我们，我们可以任意而为，其他动物和植物都是这样，而实际上它在背后默默推动万物，使万物依着一定的规律生长、发展。因此，《乾卦》的最高境界并不是刚健有为、主动强制，而是天道无为、使万物顺着自己的规律发展，这就是刚而能柔。本身是刚，变成了阴就是柔，说出了整个宇宙运行的道理便是推动万物生长，而不是主宰万物。

这个道理当然亦可以应用于人事上，六“龙”各在不同的爻位时，就主宰着所在的爻。在六爻中，只有第五爻具备了六爻共同的优点性质，因此第五爻应是主宰着全卦的。但是当六爻都在发动时，哪一个爻才是真正的领袖？哪一爻是追随者？我们便说其实六爻都是主宰领袖，但如果六爻同

时在主宰领导,那就混乱到了极点,因此相对地说六爻都不是主宰,所以是“群龙无首”,大家都谦退地不为主宰,只是顺着天道的规律运行。这说明了六爻在天道运行之理,如果在人道上呢?举例来说,一间机构每个部门都负责自己应该负责的工作,大家各尽己责,合起上来就可共同完成一项大工作,这是我们今天新派的解释。

旧派的解释是,如果碰到六个阳爻都变成阴爻的时候,便知道单凭阳刚——尤其六爻都是阳刚的话,则会阳刚过甚,象征领导容易出问题,尤其是你主动去主宰、命令他人则更容易出问题,因此当遇到这情况,六阳爻都变阴时,你就不应该主动、有为地去主宰、命令国家和人民,要等到人民拥护你当君主才会吉利,自己主动要当君主就不吉利,所以能够“群龙无首”就是“吉”。注意在整个《乾卦》的六个爻辞中,都没有出现过“吉”字,直到“群龙无首”才出现“吉”字。但“吉”是有条件的,那就是先须有“见群龙无首”,然后才吉!当然,《乾卦》六爻并非不吉,虽然没有明言,其实可以说是更广泛、更无条件的“吉”。但从文辞来看,“用九”而“吉”,就强调了阳刚过甚是有灾害的,因此要懂得刚而能柔的谦退之道。这种谦退之道充分反映在《易经·谦卦》中。

《乾卦》的第三、四爻是吉中有凶,凶中藏吉的,并非全吉。但在《易经》“六十四卦”中,只有《谦卦》的六爻全都是吉,说出了《易经》最重视谦虚之道。“满招损、谦受益”(《尚书》),“满”是“亢龙有悔”的原因,而“谦”就是《谦卦》六爻全都是吉的原因,所以“用九”给了我们特别大的启示,以一个“吉”字便说出了阳刚必需要有阴柔的配合,刚柔混合适当,才会有吉祥的结果。我们阅读《易经》要细心比较,何以“用九”出现“吉”而其他六爻并没有吉呢?原因就是特别强调“见群龙无首”的特点。这句“用九,见群龙无首,吉”的意义特别丰富,以后再讲述。



整个《乾卦》的文字到此已结束,可见字数是非常的少,《坤卦》的字数也如此。三千多年前的《周易》就是这样,每个卦都是根据这个非常有规律的方式:先是卦画,然后是卦名、卦辞、爻题和爻辞编写而成的。《周易》的文字如此简洁,除非绝顶聪明的人,不容易明白当中真正的内含意义,所以孔夫子的后学细心研究原本的《易经》后,便写出了七种十篇用来解释《周易》的文章,称为《十翼》。其中专门解释卦辞的文章,叫《彖传》;专门解释卦、爻辞的文章,叫《象传》;另外有专门详细发挥《乾卦》和《坤卦》两卦各方面意义的文章,叫《文言传》。

上述三种五篇文章和《易经》的正文密切相关,所以后人认为把这三篇“传”放在《易经》正文后作为注解,较拿着两本书互相对比更为方便,这从东汉郑玄时便有的想法,到了稍后三国时期曹魏王弼就正式将《易经》原文与这三篇“传”文结合在一起。至于《十翼》其他的《系辞传》、《说卦传》、《序卦传》和《杂卦传》都只是概论,所以并不方便放在经文中间,于是放在后面作为附录,这便成了我们今天《易经》的编排版本,一用便用了两千多年。

## 《乾卦》爻辞总结

综括而言,《乾卦》的爻辞看来浅易,但我们在理解层面,要侧重为何有这样的文字,文字背后又有什么深层意义。我们要译码、解码,首先便要根据《彖传》的爻位说——即爻与爻之间的关系;其中有“阴阳之位”:一、三、五就是“阳位”,二、四、六就是“阴位”,凡是阳爻在阳位或阴爻在阴位就是“得位”,或称“得正”,一般都是表示吉的;第二个是“贵贱之位”,是指由下(贱)向上(贵),代表地位一步一步向上升;另外还有“三才之位”,说出六爻中底下两爻是地,上面两爻是天,中间两爻是人。天地无所谓吉凶,只有人类从自己的立场作出判断,适合自己的称之为“吉”,不适合自己的则称之为“凶”。

人是不满足的,即使自己多么幸福,仍然以为自己不好。富贵人家衣食无忧,但心理病就特别多,仍然处于忧患之中。人是经常忧虑的,反映在《易经》中,第三爻就每多凶险之象,第四爻就每多忧虑之象,皆因人生是多灾多难、多忧多苦,所以研究《易经》时便要注意,卦中的第三、四爻判断为好的机会不是没有,只是坏的机会特别多,这是统计后得出的结论。

另外,《乾卦》和《坤卦》一为纯阳,一为纯阴,所以“乘、承、比、应”的规律要到第三卦《屯卦》才能讲解说明。此外,正因为六爻反映了时间和空间的混合,因此在判断爻的好坏时,一定要明白任何一爻都有空间和时间的因素,例如《乾卦》的“初九”,“空间”地位最低,但同时是代表一件事情“时间”的开始,也是工作、计划的刚开始;加上人本身是受到空间、时间所规范的,当你处于一个爻位,要参详这一爻的吉凶

时,你便须顾及本身的实际年龄、环境、才干和地位的高低,再考虑该项事情处于哪一个发展的阶段,然后与爻配合,才可以得出好坏的判断。人在人生路途中有两重关系,一个是你与外界环境的关系,另一个是你本身作为的关系。配合以上的各个因素后,再体会爻辞的意思,将爻辞提升为一个类象,再将之模糊化,变成规律,根据规律的变化,才能真正的理解将来如何。

凡谈到变化,或是预测未来都表示它会跟现在不同。将来有三个可能性:一是变好;二是变坏;三是保持原状。但保持原状其实也是有所变化,只是你自己不能察觉而已,实则很多你想像不到的变化已经暗中发生了。因此当我们说通过《易经》的占筮来预测未来,结果一定是“变”。在爻中又如何表示呢?当我们占筮得到第一爻是阳的时候,这原本的阳爻便象征现在的状态,将来的变化一定是由阳爻变成相反性质的阴爻;如果一开始求得的是阴爻,将来则一定会变成阳爻。当爻的性质改变了后,整个卦也就变成了新的另一个卦,于是我们就可以参考新的一卦的性质,然后再配合原本的卦来互相参详。

所谓“江山易改,本性难易”,很多时候事物即使经过了多次变化,但其内里都没有真正的改变,变的只是表面。另外,变是根据你本性继续发展,无论你是假变或是真变,也只是本性的继续发展,所以自身的关键性很大。循着本身和各种不同的变化,可想像到我将来的改变,例如由现在的埋首学业,变成将来放弃学业,当中经历了什么过程而令我放弃呢?

例如某人为了争取一切,从小学到博士都一直埋首学业,结果名列前茅,可是取得博士学位的荣誉后,自此便放下学业,追求享乐,不再读书。我发现一个现象,就是中国人为什么不及美国人好学呢?美国人从小学到大学对学习都马马虎虎,但是因为美国人不用功到极限,结果到八九十岁

还是在读书,于是读的书可能比中国人更多。由本性发展到未来的关键,一是遵从本性,另一是物极必反;就好比某人将来放弃学业,第一个原因可能是他本性懒惰,顺着本性发展,将来还是懒惰,所以一直都不读书,另一个原因则是因为起初太用功,所以到后来便不再读书。

《易经》中的“变卦”并不是绝对正确,而是要注意由“本卦”发展而成的“变卦”是否合乎你的条件。有些是可以用“变卦”来解释,有些则不可以,要用其他的原因来解释。人类并不能只用一条道理来解释一切事物,而是须运用不同的道理,因此任何一条道理都不是百分之百准确,只是百分之八十准确已是人类的真理、规律。



### 第三章

《乾卦》、《阐微》(二)——《彖传》、  
《大象传》、《小象传》



# 《彖传》的“爻位说”

现在开始讲解《彖传》的文字。“彖”，读若“困”，与判断的“断”音近，因此古人便用读音来解释，“彖”便是判断的意思，它指判断一个卦祸福吉凶的文辞，这是引申的解释。“彖”原本的意思是指卦或卦辞，最初不单只解释卦的文辞称为“彖”，甚至解释爻的祸福吉凶的文辞都可以称为“彖”，只不过后来有了改变，解释爻的文辞不再称为“彖”。所以唐以后只是解释卦或卦下文辞才称为“彖”，或更清楚地说是“彖辞”。

“彖曰”并不是卦辞，“彖曰”其实是“《彖传》曰”的简写。“传”是解释的意思，解释卦辞的文章就是《彖传》。《彖传》是《十翼》之一。由于我们今天的《易经》分为上、下两篇，《彖传》附在经文之后，因此亦分为上、下两篇。《彖传》解释卦辞时，首先解释卦名的意思，但亦有例外。原本的“八卦”，即《乾卦》、《坤卦》、《震卦》、《坎卦》、《艮卦》、《巽卦》、《离卦》和《兑卦》，可能自古已有，人人都知道它们的意思，因此《彖传》并没有解释卦名的意义。

除“八卦”外，《彖传》解释“六十四卦”其余的五十六卦时，都会首先解释卦名的意思。在解释卦名的时候，往往根据“卦象”来解说，例如《乾卦》取象于“天”、《坤卦》取象于“地”，再从“卦体”即卦画符号来解释，亦有从“卦德”即卦的性质来解说，例如《乾卦》是“健”、《坤卦》是“顺”等等；《彖传》便从这三方面来解释卦名的意义。但它最重要和最有价值的部分则是发展了用爻的位置及这位置与其他爻的关系，来说明这个卦有什么好处，有什么坏处，这就是“爻位说”。我们利用“爻



位说”就能找出整个卦中最主要性质的爻,即是整个卦最重要意义和内容之所在;找出了这主要的爻后,再利用“爻位说”来发挥爻的关键之处,亦即是说将卦最重要的意义,即“大义”说出来。因此,当我们阅读《彖传》,就可以掌握整个卦最主要的精神。我们由《彖传》所说的中心精神,细心比较六爻中的爻辞,那一爻的爻辞与之最接近,我们就称那爻为“卦主”,也就是卦中的主宰。

如果没有《彖传》的说明,要从卦中分析出六爻中哪一爻是主宰就困难得多,但因为有了《彖传》,将爻辞与《彖传》的文字互相比对分析,就较容易找出哪一爻就是“卦主”。但是,在《彖传》中有时因为要考虑到各种不同情况,一卦之中会有两爻都是“卦主”,因此后人便分别说明,形成一个卦内容意思的一爻是“成卦之主”,真正令到整个卦性质扩展的爻,我们则称为“主卦之主”。当然我们一看便知道“主卦之主”更重要,因为整个卦的内容意义、得失好坏都是由“主卦之主”的意思引申发展出来;“成卦之主”只是形成一个卦而已。“成卦之主”虽亦有其重要之处,但是真正更重要的是控制和指挥着整体发展的“主卦之主”。例如《乾卦》的第五爻就是“卦主”。

# 《彖传》对《乾卦》的诠释

《彖》曰：“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云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终始，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

一般而言，《彖传》的第一句往往是整段文字中最关键、最重要的一句，不过也有例外，要自己作出判断，但这方式确实提供了一个解码方法。《彖传》中《乾卦》的第一句是：“大哉乾元”。为什么“乾”是“大”呢？《泰卦》和《否卦》有一些启发性的文字：《泰卦》是“小往大来”，卦画是“乾下坤上”；《否卦》是“大往小来”，卦画是“坤下乾上”。《易经》的规律是以下卦为主往上发展的，《泰卦》离开的是“小”（《坤》），来的是“大”（《乾》）；《否卦》则离开（即“往”）的是“大”（《乾》），来的是“小”（《坤》），可见三千年前《易经》已经说《乾》是“大”，《坤》是“小”。后世也继承了这观念。

《乾卦》中六爻都是阳爻，阳是“大”，既然六爻皆阳，那就成了“大”中之“大”，所以说“大哉乾元”。“元”的原意是人的头部，例如我们今天所说的元首就是从古代原意引申而来。头是人身中最重要的，所以“元”有“大”的意思。另外，头是人身开始的部分，因此“元”亦有开始的意思。“大哉乾元”就是“伟大啊！《乾卦》的开始。”它的表面意义是阳爻构成《乾卦》，而第一爻阳爻则是构成《乾卦》的开始。

“万物资始”中的“万物”在这里既是譬喻，也是实指，它是指《易经》“六十四卦”的一共三百八十四爻，因此亦即是说

所有《易经》的卦爻都是由《乾卦》的第一个阳爻开始而得以构成。《易经》中只有“阴”和“阳”两种爻画，由于在古人心中是先有天，由“天”生出“地”，由“地”生出“人”，根据这个宇宙生成论，“阴”是由“阳”生出的，因此整部《易经》最基础的爻画就是阳爻。阳爻不但构成《乾卦》，连《坤卦》以及其他的六十二卦都凭借阳爻作为开始而产生。“资”就是凭借，“始”便是开始，即是凭借阳爻作开始，然后才发展成为不同的“六十四卦”。

《彖传》是解释《易经》卦和卦辞的文章，所以不能离题，必须讲到卦爻。但是《彖传》的作者发挥了孔夫子的思想，并不限于原来的低层次意思。孔夫子之所以伟大，便在于他能“旧瓶装新酒”，将所有的旧文化都作了提升改变，令到旧文化得到改良和扩充，这种改变是伟大的。因此，《易经》中原本占筮的迷信部分我们不需理会，重要的是找出它背后的含义。用的方法是以当时的哲学及先进科学（今天称为“自然哲学”）来为它解释，因为自然哲学可以说出宇宙的规律。这规律既影响了宇宙，当然亦影响了我们人类。由于这种卜筮表面上是迷信，但背后则反映了宇宙规律，因此预测未来就不是迷信，而是科学。

《彖传》中说的是“万物资始”，而不是“众卦资始”，即表示了并非单纯说《易经》的“六十四卦”，而是从宇宙人生的角度来说明宇宙的万物都凭借它开始，这亦反映出前面所说“大哉乾元”中的“乾”并非单纯是《乾卦》，而是《乾卦》背后象征的天，因此便可说“伟大啊！象征天的《乾卦》！”《乾卦》所象征的天的规律之中，最根本有四个性质，我们称为“德”。“德”在今天虽然多指道德，但其实“德”是指我们自身的个性、品性和性质。天的规律有四种伟大的性质，第一种是“元”，元是万物之始，是宇宙之始，天地万物都凭借着“元”的性质作为发展、运动和变化的开端。在古人的生活中，象征万物开始发展的时间是春天，春天来临时大地万物才欣欣向荣地生

长,因此当说到天的四种性质时,古人会想到,这岂不是“春”、“夏”、“秋”、“冬”四季对万物推动变化的能力吗?这是古人较为具体的看法,“大哉乾元,万物资始”就是万物在春天的作用下生长。

“乃统天”中的“统”字,是统率、贯通的意思,“天”即是《乾卦》。于是可以说《乾卦》的初爻不独《乾卦》凭借它而开始,更统率和贯通着整个《乾卦》。《乾卦》中六爻都是阳爻,那么初爻的阳爻就统率、控制、命令和贯通着整个《乾卦》。《彖传》抽象地用了“乃统天”来表达,是根据了古人的自然哲学理论,“元”这生物功能的德性统率着生物的变化规律,“元”不单使宇宙万物凭借着它的功能得以产生,天的其他三种德性更是“元”的引申发挥,“亨”是“元”之“亨”,“利”是因为“元”而有利,“贞”是“元”发展到最后的结果,因此“元”统领和笼罩着天最重要的四个德性。

事物有发生,才能长大;长大是发生的继续,从长大到完成,则是发生的再继续,假若没有发生,其他的一切都不用谈了,这就是宇宙哲学,是古人当时所了解、表达出来认为是合理的天地产生万物的过程。《乾卦》和《乾卦》的第一个阳爻就是模仿、效法天地的规律而变成的符号和象征的文字,既然是用了天地的规律,自然也就反映了春夏秋冬循环变化的原则。以这种规律来预测未来,可说是科学和经验根据,并不是神灵的指示,而是宇宙规律的必然发展,于是便将原本的迷信提升到科学预测的高度,所以我们研习《十翼》,一定要知道其文辞表面的意思和背后隐藏的意思,就好像我们平时所说的“指桑骂槐”。

《十翼》每说到卦爻时,双关的意义是指宇宙万物;每说到宇宙万物时,双关的意义亦可指卦爻。因此有两重意思,有时甚至有第三重意思,如以《彖传》为例,《彖传》的特色是以天地的规律来说明卦爻,又由于卦爻是反映实际人生,于是亦用了天地的规律来说明人生的规律。《乾卦》代表

天，而天是宇宙的主宰，人间的主宰则是君主，因此当说到卦爻时，《乾卦》就是“六十四卦”之君主，即天就是宇宙之君，进而说君主就是人类社会之君。《彖传》虽是解释《乾卦》之道，但既讲天道，又讲为君之道，因此是“一箭三雕”，同时说明了三种事情，可见它文义的丰富，亦因此文辞虽简洁却深奥，如果没有注解则非常难懂。

“彖曰：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三句是解释“元”的意义的。周初《乾卦》的卦辞“元亨利贞”的意思较简单，即大亨利于坚持正道。到了《彖传》，则将“元”提升到具备宇宙哲学的意义。“云行雨施，品物流形”二句则是用来解释“亨”字之义的，即是说“亨”就像云在天上浮游，运行不休。“雨”是雨水；“施”是施舍，合起来就是将雨水施舍给万物和人类，亦即是将雨水降落人间，使动、植物和农田中的禾稻得以生长，所以“云行雨施”就是说云在天上浮游流行，降雨施惠于人间。

至于“品物流形”，就是因为云雨的润泽滋养，令大地万物不停变化生长，逐渐从无形、微小，终于变为具体的万物，清楚地分出万物的不同形状。“流”是指流水不停地流动，象征事物在发展的过程中一直在变动；“形”则是具体的形状，但它的稳定性只是暂时的，因为事物相反相成，永远在变化之中。“流形”的意思是万物因此变成它特殊的形状。“品”与上文“万物”的“万”和下文“庶物”的“庶”相对，这并不是写文章用的“换字法”，而是各有其特殊意义的。上文所说的“万物”，在其时根本还没有“万物”，姑以“万物”来概括这个时期的状态，是浮泛的名称；“品物”中“品”的意思是分类。中国魏晋时期就将人分为“九品”，第一品可为大官，第九品则只可作小官，可见一经“品”题定终生。人分“九品”是把人细致地划分，“品物”就是将天地万物清楚地细分，这就是“品物流形”。

那么“云行雨施，品物流形”为什么会是解释“亨”字之义呢？天上的云

雨变化不定,就是“亨”,大地万物不停演变,亦是“亨”。《易经》所注意的是“穷则变,变则通”,任何事情的改变,其本身都是好的,不变则有坏的结果,事物的不断演变就是亨通。我们再进一步分析,“云”是气,“雨”是气的形象,本身都并不是具体物质,因此“云行雨施”说出了“气”这物质的变动,可以说是天上万物的流动亨通;“品物流形”则是具体物质的流动,是大地上万物的流动亨通。这样“云行雨施,品物流形”就包含了天地万物的流动,它包括了未成为物件前“气”的流动,以及成为物件后“质”的流动,含义是很丰富的。“元”是气,元气发展就成了万物。宇宙万物由“元”而来,然后才有变化流动,所以“元”是“亨”之始。

“云行雨施,品物流形”,表面上“云行雨施”指《乾卦》的阳爻就好像天上的云气到处流动。换言之,《乾卦》的阳爻可以随意地在“初、二、三、四、五、上”这六个爻位间流动。另外,除了《坤卦》,阳爻在其他的六十二卦的六个不同爻位处,亦可随时出现,因此阳爻大体上可以在全部《易经》的卦爻中畅通地运行。至于“品物流形”,就是说出阳爻本身的意义是模糊的、抽象的,但当阳爻确定在某一卦中的爻位上,它的意义便可确定,也就是说拥有了特殊的性质和意义,就如天地万物各自不同的道理一样。

至于“大明终始”的解释则比较麻烦,古今有两说。“大明”最初的解释是最大的光明,天地间最光明的就是太阳。而在远古时的中国,天就是指太阳。“终始”即是终结和开始,《乾卦》的下卦是《乾》,上卦亦是《乾》,当完成了下卦的《乾》卦,再开始上卦的《乾卦》,一天终结了又是另一天的开始,好比今天太阳落下,明天再升起来,这就是“大明终始”。

“六位时成”中的“六位”,第一个意义指天地和四季。由于天的转动,大地得以产生四季的更替,这就是古人的自然哲学,天地四季就是“六位”。“六位”的另一个解释是太阳运转所形成的广阔空间,即是上、下及

东、南、西、北六个方位。如果从《乾卦》来说,在《乾卦》的发展过程中,依次有初爻、第二、三、四、五、六爻的产生,《乾卦》有六爻就是因为天地四季合而为六,上、下、东、南、西、北也合而为六之故。《乾卦》既然反映天道,因此它亦只应该是六爻,既非五爻亦非七爻。

“大明终始,六位时成”既说到开始,亦说到继此之后的发展,这是“元”“亨”两个字组合起来的解释。它是指由天地未生成到天地开始生成,继而是万物的畅通发展流动的过程。至于后世解释“大明”,是指非常明白。“终始”则是结束到开始。所以说是“终始”而非“始终”,就是说结束后再开始,这是天地永恒的运动变化,如果是“始终”,那就表示一切停顿了。我们将“终始”的观念套用到“元亨利贞”中,就知道“贞”的终结又可以变为“元”的开始,即是所谓“贞下启元”,因为有终结的“贞”才有开始的“元”,所以是先终后始。《易经》中所说的“元亨利贞”,即是说宇宙运行的规律是先由静止开始,然后展开运动,才形成空间和时间,再继续发展至毁灭为止。此外,一卦中有六爻,是由下爻发展到上爻,从开始发展到终结而又重新开始,而每一爻都有不同的时间和空间,因此“六位”是六个“时位”,时指时间,位指空间,这是模仿宇宙的规律,形成《易经》以六爻作为象征性符号来反映宇宙的一切。

“时乘六龙以御天”,“时”是指按照适当的时间;“乘”则是在上,如乘车乘马都是在车马的上面,所以蕴含有控制、操纵和主宰的意义;“六龙”是指《乾卦》的六个阳爻;“御”是驾驶、控制;“天”是指天象四季气候的变化,再引申则是指天的自然规律。《乾卦》的六爻各有不同性质,“初九”的性质是“潜”;“九二”是“见”;“九三”是“惕”;“九四”是“跃”;“九五”是“飞”,而“上九”就是“亢”。因为《乾卦》六爻都是阳爻,都象征“龙”或“君子”,理论上六爻的性质和才能都是一致的,但是由于处于不

同的时空和环境际遇,所以展现出来的特性,就好像人在不同的人生阶段有不同的变化。

当你体会《乾卦》时,要先清楚自己当时的年龄才干和事业地位究竟处于《乾卦》的哪一爻,“时”是指你体会到的适当时间。如果以天象来说,意思就是要按照日夜四季中适当的天时,才能驾驭、掌握那一爻的道理。“以御天”就是控制、掌握和利用天的规律,根据不同的时间,采用《乾卦》六爻中所反映最适合你的天的规律,从而主宰、推动和控制着天。因此上文的“统天”是大自然界自动的控制,而“御天”则是人类掌握了天的规律,利用最适当的规律来做出对人类最有利的东西。“时乘六龙以御天”,仍然是解说“元亨”的含义。

“乾道变化”,“乾道”之义与“乾元”的意义类似,但“乾元”是指天的规律的开始,侧重于天道开始的那一个部分,而“乾道”即是天道,不单指开始,还包括了整个大自然规律的全部过程,因此亦包括了“元亨利贞”整个过程。“变”是事物的转变过程,“化”是事物改变到最后所产生的结果,因此“变”可以说是量变,而“化”则是质变。

“各正性命”中“各”是各人、各种事物,意思是各个不同;“正”是确定。至于“性”和“命”,这两个名词在古代中国哲学中有特殊的意义,凡是上天赋予我们的就是“命”;凡是我们自身所有的特殊性质、本性就是“性”。因此,所谓“命”亦即是上天的命令,那就是指我们不能违抗、不能改变来自上天的规律,引申来说就是一种限制我们的规律,例如我们的寿命,生物间各有不同天定的寿命,猫、狗的寿命就与人的寿命不同,所以寿命是天决定的,人是不能长生不死的。至于我们人类的祸福吉凶很多时都受到外在环境的限制,自己不能改变,这亦是我们所称的“命运”。所以说凡是外界加诸我们身上而我们不能改变的,就是“命”。“性”则是自己所固有



的,自己可以发展的。

“性命”合起来就是说上天将“天性”分派给宇宙万物,但万物都只是接受了“天性”的一部分,而非全部。由于所受之“天性”各自不同,所以便形成了动物、植物、矿物及各种物质,因此人接受了“天性”的部分,就成了人性,猫接受了“天性”的部分,就是猫性,其他动植物亦然。“命”就是因为你所受“天性”的多少分量不同,而规限了你的特性和性质。“各正性命”就是说宇宙所产生的万物都秉承了天所赋予的“命”,形成了各自特殊的个性和物种,而每一个物种都能在天地之间自由发展,形成各自的“性”和命运的不同的物种。

宇宙万物各不相扰,各自都有可能完成自己最好的“性命”,亦即是让所有的物种都能和谐地在天地间生长,各不侵害,各不干扰,彼此都能将上天赋予的一切发展至最完美,这就是“利”。“利”可分为个人之利和众人、甚至是整个宇宙之利两种。个人之利就是对自己有利,当然对人亦可能有利,但多数情形都是对万物和人类有害的,因为对自己有利,对别人就每每有害,反过来别人有利,则会对自己有害,结果你想得到利,别人亦想得利,那么只会给你带来损害,各人的自私自利的结果就是各人都受到损害。因此,真正的“利”首先便要严格规范自己,那就是不可加害他人,各人都遵守着合理的道德,那么表面上你受到控制、受到损失,但是相对地说,你不会受到所有人的伤害,于是在有限的空间和自由中,你能发展出自己最大的“利”,那是不会妨碍其他人的,反而可能对别人有利,这就是众人、乃至宇宙人生的大利。

《说卦传》说:“立人之道曰仁与义”,《文言传》说:“利者,义之和也。”“利”要以“义”为标准,“义”就是事情最适当的做法,它包含的意思就是不要行不适当之事,也就是对自己作出限制,不做各种不适当的事,就是为

了整体更大的利益着想。“义”是严厉、没有感情的,使你不能随意做事。例如严苛的法律就是“义”的一种,但是“义”同时亦限制了其他人的行为,使各人都能相安无事,所以“义”其实指容许对方存在,容许对方得到应有的利益,这样大家就都会得到利益。因此如果没有“义”,则不可能有大利。和谐共处,使到各自的“性命”最完美,才是真正的“利”。“各正性命”就是说宇宙产生万物,同时亦让万物都有自由发展的权利,正如国家法律,虽然法律克制了人的行为,但同时亦保障了各人可以拥有的最大自由,那么各人就能和谐共处,当中有限制和自由发展的矛盾,但正说出了“利”之所由来,亦即是“各正性命”的道理(“法律”和“义”有最大的不同之处,那就是法律是外来力量克制自己,义则是发自内心,认为不合乎义就不去做)。

“保合大和”中的“保”是保持,“合”是混合。根据中国古代的宇宙哲学,天地间的万物都是“阴”“阳”两气、或两种不同物质巧妙地混合在一起所形成的,后来更进一步说阴阳五行之气巧妙地构成了宇宙万物。当气凝聚在一起时就成了物件,当气散开时物件就消失,变回无形之气,因此我们说“气聚为人,气散为鬼”。“保合”就是继续保持阴阳二气混合的状态;“大和”是指阴阳二气在一个适当的比例下混合,“和”本来是指不同的乐音同时唱出,融合成为更美的乐音,也就是和声或和弦。引申指不同性质的事物混合在一起,但并不矛盾斗争,而是形成了一个更高的和谐。

中国春秋时期的哲学概念已有“和”与“同”之辩(和则生物,同则不继)。“同”只是相同的存在,而“和”则是各种不同的意见互相补充,分工合作,以致出现更伟大的成果。“大和”就是最高最大的“和”,不同的万物、不同的声音、不同的物种及不同大小性质的东西混合在一起,构成最和谐的组合,最能共同合作、最能共同推进宇宙发展的就是“大和”,因此“大和”允许不同性质的万物同时并存,好比世上既有灵药的出现,又有毒药的出

现。一个国家如果要治理得好,就要对所有民族一视同仁、容纳爱护,这就是最大的“和”,所以古代中国最高的施政地方就是“太和殿”。

“保合大和”亦说出了任何一件事物本身都是既对立,又互补的(辩证法中称为“矛盾统一”),既非单是阳,亦非单是阴,而是阴阳两种相反的物质在一个合理的比例下混合而存在的状态。任何一件事物,只要我们能一直保持它本身的阴阳对立,达致一个更大的统一和谐,它就能存在,社会如此,国家亦如此。一旦阴阳分开、对立解散,它就会毁灭,社会亦随之崩溃。因此,要保持事物存在,就要继续混合阴阳以达致“大和”,使不同而对立的事物在巧妙地组织之下达到和谐的局面,“乃利贞”,这样就会出现“利”和“贞”。

从天道来说,“利”和“贞”就是整个宇宙的对立互补后所达致的和谐,它是宇宙继续向前发展、继续进步的关键。回到卦爻上,当《乾卦》的阳爻在不同的爻位,就受到它包含的不同时空因素影响,产生不同的性格,于是由初爻到第六爻都有不同的性质。而“保合大和,乃利贞”就是说出了《乾卦》六爻都是阳爻,并没有矛盾和冲突,永远都保持着和谐,象征着天道之象是风调雨顺、太阳普照、一片安康。所以《乾卦》六爻并没有切实的凶象,纵使“九三”的“惕”和“九四”的“跃”显示忧虑,但都是向上发展的。至于人事上,就是君主要巧妙地使人事矛盾统一,使矛盾不至于沦为斗争,才是达致整体和谐并得以继续发展的关键,这才是伟大的君主。

“首出庶物”中的“首”是开始,而“庶物”比上文的“万物”、“品物”则更加具体,“庶物”即是众物。在卦爻上说,“庶物”即是《乾卦》以外的六十三卦。《乾卦》是“六十四”之首,是产生其他卦的根据,“出”就是生出的意思。在天道而言,则是天的“乾元”之德产生万物,亦即是“首出庶物”。在人事上,人间的君主在众人之上,是万民“万国”的主宰。这里可见到有三重意

思。为什么是三重呢?因为“万国”指的是人类的社会。所谓“万国”就是古代的原始部落,人口很少,及后互相兼并,国家的数目才渐渐减少,直至春秋前期,中国仍约有一百五十国,但到春秋后期已兼并剩下十二至十五国。这十二个国家进入战国时期就只剩下“战国七雄”,到秦始皇时就统一成为一个大国。由“万国”发展为一国,是人类历史的进步。欧洲到了十六、十七世纪仍是小国林立,壁垒处处,之后才逐渐统一。

这里“首出庶物,万国咸宁”的“万国”就是指远古时的中国。当君主高在上成为万民万国之主时,亦只能像天般产生万物,而不去主宰、强制和统治,结果就在君主无为的统治之下,万国就像彼此矛盾却又互相促进,达到更大的和谐,以至天下安宁。因此《彖传》“首出庶物,万国咸宁”这两句点明了由卦爻,以至天道、甚至人事都是根据天道建立,尤其它说出了为君之道,须容许异端矛盾的对立存在,以宽容的态度来包容一切,才能成为伟大的君主。

# 《大象传》对《乾卦》卦辞的诠释

《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彊不息。”

接着我开始讲《象传》。“象曰”即是“《象传》曰”。“象”是形象，又可以说是象征意义。卦画不仅是符号，而是通过符号抽象地反映出形象、反映出道理。但是我们如何通过阳爻和阴爻——这些乍看没有意义的符号——的混合，来组成一个象征意义呢？这就要依靠《象传》。《象传》说出了《易经》卦爻背后的象征意义和规律。

《象传》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专门解释整个卦的象征，第二部分则是分别解释一卦中六爻各自不同的意义。当我们说到整个卦的象征意义时，它的意义是固定的，是相对不变的。但每一爻的变化可以很大，如《乾卦》初爻是“潜龙”，“九二”却是“见龙”等等，每一爻都是在变动中。所以当我们研究一个卦时，首先要了解它较稳定具体的意义，并以此为基础，再去体会卦中六爻每一爻的变化。要注意的是，当我们体会变化时，不可忘记一个卦的整体意义，例如《乾卦》的刚健，六爻的本质都是刚健，只是在不同的爻位才有变化，而《象传》第二部分就是专门解释每一爻的象征意义。我们将解释卦的整体象征意义的部分称为《大象传》，而解释每爻的象征意义的部分称为《小象传》。

《大象传》中，“象曰，天行健”，“行”有两个不同的解释，第一个是行动、运行的意义；第二个则是“道”，“天行健”亦即是“天道健”，指天所呈现出来的规律和性质以刚健为主。但大多数注解家采用了第一个解释，只有少数注解家采用了第

二个解释。《大象传》的解释是先指出六画卦中上卦和下卦的个别意义,然后,说明上下两卦混合后,产生出新意义,这个新的意义就是六画卦的性质。《乾卦》的下卦是天,上卦亦是天,整个卦于是象征了一天运行复一天,不停地循环。天从古至今永恒地运行,永无止息,所以称为“至健”。因此《乾卦》的性质是“健”,而卦名亦与其性质有关。

至于第二句的“君子以自彊不息”,就指导了我们做人的原则。《易经》有六十四卦,就有六十四条人生的指导规则。在这六十四条规则中,对“先王”、“后”(即君主)说的只占少数,对“君子”说的则约有五十三条。古时的“君子”就是人君、统治者,至少也是高级贵族,但从孔夫子开始,就赋予“君子”不同的意义,有道德、有学问的人便是“君子”。《论语》中有云:“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古代的贵族并不会穷,因此所说的“君子”,应该指有道德学问的人。《象传》编写成书的时间是在孔夫子之后,所以“君子”应是指既有道德,又有学问的人。“以”即是“用”,引申是利用、凭借;或解作“是以”,即因此的意思。为什么“君子”因此而“自彊不息”呢?就是因为“君子”体会了《乾卦》的象征意义,将天的永恒运动、刚强、稳定及向善之心——尤其是它令自己刚强、不息地进德修业向前之心,变成了人类应模仿的德性,这就是“自强不息”。“彊”是“强”的古字;“自”是自我勉励,要进德修业而“不息”,要仿效天的运行无息,不要有懒惰的时候。这一句话后来就成了中国的民族精神特性之一。

# 《小象传》对《乾卦》爻辞的诠释

《象》曰：“初九，潜龙勿用，阳在下也。九二，见龙在田，德施普也。九三，终日乾乾，反复道也。九四，或跃在渊，进无咎也。九五，飞龙在天，大人造也。上九，亢龙有悔，盈不可久也。”

《小象传》所解释的是每一爻的意义，其中解释每爻的爻辞时，为求句式的整齐，往往只列出爻辞首句来代表全文，例如解释《乾卦》“九二”时，只引“见龙在田”四个字，其后就是《小象传》的解释。

《乾卦》“初九”“潜龙勿用，阳在下也”，阴和阳性质不同，而这里的“阳”就强调了“初九”的性质是“阳”，即它的“德性”是“阳”；而“下”是说“阳”所在的空间位置，而“在下”则是专指所处的时间。“阳在下也”就说出了爻的德性和所在的空间、时间这三方面，简单来说就是阳爻处于最低，阳气在最下，还没有机会发展，因此是潜藏的，尚没有所作为。《易经》本身没有明文点明“阴”“阳”观念，而使用阴阳观念是从《象传》开始的，而《象传》首先在《乾卦》的第一爻就强调了它是“阳”，而在《坤卦》的第一爻强调它属“阴”，开宗明义地说明了“阳”、“阴”就是《乾卦》和《坤卦》的基本性质。

“九二”“见龙在田，德施普也”，“龙”已露出地面，而“德”是道德，“施”就是施舍；“德施”是以道德影响他人，使他人改变原本的思想和行事方式，因此这个“施”亦即指影响。虽然“大人”地位低，但能通过道德和学问令到其他人得到好处，因为“大人”虽是有君德，却未有君位。“普”就是道德普及影

响到所有人。

“九三”“终日乾乾，反复道也”，以“终日乾乾”四字来概括爻辞“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的整段文字。“反”是由上而下，或从外向内，犹如今天的“返”；“复”是由下向上升，《易经》中的《复卦》就是象征阳气恢复，因此“反复”就是由下向上，再由上向下；“道”是正道。“反复道也”即是在正道中上下往复，因为“九三”的爻位是在下卦之末，再前进便进入上卦。当完成上卦时又会回到下卦，犹如天的日复一日。它象征在正确的道路上反反复复地前行，亦即是进德修业。

“九四”“或跃在渊，进无咎也”，“或跃在渊”是指或是跳跃上第四爻，或是停留在第一爻。当你不确定是否前进时，便会左思右想，有所考虑，因此“或跃在渊”就是经过考虑，决定是否继续前进。作为一个“君子”，则每每留在“渊”中，安贫乐道，但《小象传》则说“进无咎也”，意思是当你经过考虑，认为时机有利，就应该上进，虽然可能有麻烦，但经过自己纠正错误就一定能“无咎”。有过而善于补过就是“无咎”，“无咎”还不是吉，但却是达到吉的关键。

“九五”“飞龙在天，大人造也”，“造”（造，音措），即是“作”或者“为”的意思。“作”本是指作为，从古文来说，还有从下向上，兴起上升的意思，所以“大人造也”，即是说具备龙德，又最适当处于君位的“大人”，可如“龙”般飞上“天位”，会有所作为。“龙”飞到“天位”就会行云布雨，霖雨苍生，而人在“君位”，同样会霖雨苍生。“霖雨苍生”就是从《乾卦》“九五”的意义引申而来，后来才用于譬喻君主令天下得益。“造”“飞”两字互相呼应，而“龙”即是“大人”。

“上九”“亢龙有悔，盈不可久也”，“亢龙”就是过高的龙；“盈”即是满。“盈”有两种不同的情况，一是环境的“盈”，另一是个人的“盈”。单是环境



的“盈”而个人未“盈”，则未必有灾害；单是个人的“盈”，而环境未“盈”，虽有灾害也不大，最大的灾害是在于环境的“盈”和个人的“盈”同时出现。这一种“盈”，“必不可久”，必定有咎！反之，环境之“盈”虽是有害的，但如果能够保持谦虚和时常自我警惕，虽有灾难亦不为害，所以要细心体会“盈不可久也”之义！

“用九，天德不可为首也。”当六爻都由阳变阴时，“天德”也就是刚而能柔，柔而能刚。单只有阳刚并不能长久，要既刚且柔，“天德”就能长久。这亦说明了处于“上九”，如果不想盈满招损，就要懂得“用九”之道。

《小象传》解释爻辞时，除了文字的表面意义外，更考虑到三个关键要素：空间、时间及爻本身的德性。这三个因素可视作外界的环境，再配合你自身的空间、时间和德性，加上参考爻辞的内容性质，这样就能从各方面了解爻辞的整体意义，以及将之活用的方法。现以《乾卦》作为例子，补充解释各爻爻辞。

“初九”“潜龙勿用，阳在下也”，如前所述，“阳”是爻的德性，“下”是指空间，“在下”则指时间。

“九二”“见龙在田，德施普也”，“德”是爻的性质、德性，指“龙”，他具备的德性，性质为“阳”；“施”是指时间，即施予的时间；“普”是空间，它包括了广阔的空间和地点。

“九三”“终日乾乾，反复道也”，“道”是指空间位置，引申来说就是道路、天道和乾道，所以同样是说德性，即既指空间亦指德性。“反复”是指时间演变的过程，重复又重复。

“九四”“或跃在渊，进无咎也”，“无咎”是爻的德性；“进”不单指空间的上进，也是时间的继续发展，所以“进无咎也”一句，同时蕴含了空间、时间和爻的德性在内。

“九五”“飞龙在天，大人造也”，“大人”是形容爻的德性，既是“龙”，亦是“阳”；“造”与“飞”在空中相应，因此是指空间位置，另外亦指在空间中飞翔的时刻。

“上九”“亢龙有悔，盈不可久也”，“不可久”是指时间的因素；“盈”既指空间，亦指德性，“盈”就是说《乾卦》到了最高一爻，象征了空间位置，也象征了卦的德性发展到了极限，所以“盈”字既包含了空间，亦包含了时间。

当我们了解一爻的德性、空间和时间后，再分析爻辞的文字与以上三个要素的关系，那么就能知道爻辞的吉凶。客观分析了爻辞的好坏得失后，然后配合你自身的位置、时间和空间，还有才能和德性等，这样你所求的一爻，对你来说是好是坏，好坏到哪种程度便能判断了。



## 第四章

# 《乾卦》阐微(三)——《文言传》



# 《文言传》对《乾卦》卦辞的诠释

《文言》曰：“元者，善之长也。亨者，嘉之会也。利者，义之和也。贞者，事之干也。君子体仁足以长人。嘉会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贞。”

我们现在开始讲《文言传》。“文言”两字的意义至今仍未有定论。第一个说法是《文言传》是周文王所作，“文言”的“文”字，指周文王，言就是言语，文言就是周文王所说的话。卦辞和爻辞，传说由周文王和他的儿子周公旦写成。《文言传》就是专门解释卦辞和爻辞的一篇文章，但如果将“文言”只局限于周文王之言，意义就显得太广泛不够实在了。第二个说法，“文”是指“文饰”，意思是增加、补充和发挥，譬如说将原来没有文化的事物，变得有文化；原来简单的东西，变为复杂，这就是“文”。“言”就是卦辞和爻辞，将卦辞和爻辞尽量用更复杂和更多的言语去补充发挥，使其内容更丰富，这就称为“文言”。这两个说法在古代广泛被接受，我们现在亦遵从这两种说法。但《文言传》并没有解释全部卦爻辞，只是解释《乾》、《坤》两卦的卦爻辞而已。

既然《文言传》是解释卦辞和爻辞的著作，所以理论上应该先解释卦辞。《文言》曰：“元者，善之长也”，“元”就是《乾卦》卦辞“元亨利贞”中的“元”字，这句卦辞中的“元”是指一切的善，是美好事物的开始和主宰。“长”可以说是开始，亦可以说是首长、领导或主宰。整句“元者，善之长也”的意思，如果根据《彖传》所说将“元亨利贞”比喻为天的四种规律，“元”的规律

就是指春天生出万物的规律,它令到万物生长、生生不息。当天地使万物和人类都能由无变有、开始生长,可以说是对我们和万物都是善的。再进一步,“元”使天地万物得以生长,那么它的“善”应该是最高、最伟大的“善”,因此便说宇宙万物借此而开始。至于“亨”,是“元”之“亨”;“利”是“元”之“利”;而“贞”就是“元”之“贞”。为什么万物能畅通长大呢?关键就是有生的开始,没有生的开始,就没有畅通长大,更没有完成事物的可能。因此“元”是开始、是生,是象征事物的开始发展,其后的“亨、利、贞”都只是生的三个继续阶段,所以只要有开始,顺着时间就会有“亨、利、贞”,因此“元”是最重要的,是众善之首长。上述是“元者,善之长也”的字面解释。

如果根据《十翼》——尤其是《系辞传》中所说的,“善”的意义即“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中的“善”。宇宙的规律是阴阳的交替变化,能使一阴一阳之道继续发展下去的就是“善”,所谓“继之者,善也”,无论宇宙或人生,如果能依循合理的规律,而这规律又能继续发展的话,就证明了这规律本身有优点;反之,如果这规律没有优点,或缺点多于优点的话,这个规律便不会为人所忍受,甚至天地亦不能忍受,一定会被推翻。由于天地的规律自宇宙开辟以至今,都没有改变,证明它本身一定具备“善”,具备合理性。

简单地说,“善”令到万物生长;“恶”令到万物毁灭。由此推论:宇宙开辟至今,它本身的善性一定多于恶性,因为恶性如果多于善性,则恶性会逐渐毁灭万物,而宇宙的发展就会一天一天萎缩,回复到原始。但是我们知道人类由原始野蛮发展到现代文明,地球由原始的遍布草木鸟兽发展到现在的“石屎森林”,可见人类乃至整个宇宙都在扩展进步之中,这便证明了宇宙的规律一定是善性多于恶性,因此说“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万物便秉承了这种规律,成为其自身的本性。“元者,善之长也”,就是

说假使宇宙归纳为阴和阳两种物质或能量,当阴和阳在混合对峙的时候,形成了宇宙间各种合理的变化和规律,这就是前此说过的“大和”,是任何物件的阴阳混合而保持统一和谐的状态,也就是宇宙得以发展的原因。因此“善”就是“阴阳合德”,阴阳变化到最美好的状态就是“善之长也”。

《彖传》对《乾卦》卦辞的解释只是概括性的,对事物的发展概略地分为生物、长物、成物等过程而已。《文言传》则从另一个角度来解释,由于宇宙的阴阳混合,然后促成宇宙的开始,使万物生长。这生长的过程,是基于宇宙的善性,可说是这种善性使万物得以生长。如果以人类的道德来比附,相当于“仁”德。爱护万物、容纳万物、尊重万物,使万物都能得到最大的发展,任何事物都受到关怀爱护,那便是“仁”德。“仁”与“兼爱”不同,“兼爱”是没有等级差别的爱,譬如说爱别人的父亲犹如爱自己的父亲般,爱别人的妻子犹如爱自己的妻子般,结果其实就是什么都不爱,只爱自己。因此“兼爱”就是等于不爱。但宇宙对万物的爱是有差等的,那就是“仁”。所以“元”,从儒家的观点来说就是仁,从天来说就是春天。

“亨者,嘉之会也”,“亨”是亨通;“嘉”是美好,美好的思想和事物都是“嘉”;“会”是会合,即彼此同时到达一个地方聚会,就是“会”。按照《彖传》的解释,“亨”就是夏天。在夏天,植物已长大,欣欣向荣,甚至冬藏的动物亦纷纷出现,整个世界就从冬天的冷清沉寂变得热闹起来,动物和植物遍布人间,呈现出生意盎然,这就是“嘉”的会合,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在这时凑集呈现出来。春天只是开始,并未有万物纷呈的现象,但一到夏天,则万物生长得蓬勃之极。

“利者,义之和也”,“利”字,从禾刀。从前我们在生活上最关心的是有没有米(粮食),亦即是禾。“利”字从刀,并非指用刀割禾稻,而是指要用强制的手段来保护禾稻。“利”并不是个人之利,而是众人之利,所以要以强



制的手段保障各自的私有财产，“利”就是限制。“利者，义之和也”，是说“利”就是以“义”达致和谐相处。“义”最低层次的解释就是法律，法律限制我们每个人的自由，是最没有人情可言的。由于“义”限制了各人的自由，因此大家都要克制自己，使万物相处时虽然各有不同功能、作用，但却能分工合作，组成一个更和谐、更完美的社会或国家。“义”就是建立规范，促成各人和谐相处，令到大家都有人情味，这就是“义之和也”。所谓“利”，是要达到“义之和也”，才是大利。孟子说：“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与《文言传》所说的互相呼应。孟子所说的义利之辨，是要以义为利的。

“贞者，事之干也”，“贞”是正确的意思，指有如“鼎”般稳定、端正；“鼎”在地上，既端正，又稳定不动，所以便说“贞”是要修持正道，而且要长久坚定不移；“干”就是树干，所有树枝树叶都依附于其上。树枝树叶因为有了坚固的树干，然后才能稳定地生长。因此“干”是主干，是支持万物发展的关键所在。“贞者，事之干也”指“贞德”就是做任何事物的主干和原则。根据这个原则来做事，就能成功，如果不依原则来规范做事的方法，胡作非为就会失败。

《文言传》解释了《乾卦》卦辞“元亨利贞”的四种德性，补充了《彖传》的不足后，以下的文字则从天道引申到人事上，所以说“君子体仁足以长人”。“君子”是指有道德学问的人，包括贵族，甚至是每一个学习《易经》的人；“体”是身体，但作动词使用；“仁”是仁德，以我们的身体体现仁德，也就是说不只勉强我们的身体实行仁德，更要身体自然而然地实行仁德，这就是“体仁”。“足以长人”是说足够作为人中的首长，人中首长即是领导、君主。假使你能够体会天的仁德，转化为人间的仁道精神，而视实行仁德为理所当然，更透过自身的身体力行将仁德表现出来，那么你就绝对有资格成为人间的领导者。应注意的是：“仁”是由自己内心一直发展到外面，

显现于外的才算是仁德,如果局限于内心而没有表现出来的,那并不是仁德。因此“仁”是属于阳性的,阳的性质就是向外展现、发挥和扩展。

“嘉会足以合礼”,当所有美好的事物汇聚在一起,仍然能够保持美好,那便要懂得推己及人,不能因自己得到好处来损害别人,而是要大家遵守一定的规律,自我克制,然后使大家都能得到好处。这种彼此之间的规定令到美好事物倍加美好,在人事上就是礼制。一个庄重的典礼要有各种礼仪的配合,各种礼仪越是配合得宜,便越能显出典礼的庄严美好。因此要令美好的事物聚集在一起而更美好,就一定要讲求“礼”,于是合理的“礼”由此而生;合理指合乎“礼”的最高标准要求。

中国传统所说的“礼”可分为两层去理解,一是“礼文”,一是“礼意”。什么是“礼文”呢?“礼文”中的“文”是外表显现出来的文饰,好像今天我们表示礼貌的各种形式,如对人点头打招呼。“礼意”是形式背后的意义,如点头打招呼,内里就表示了你对人怀有温情和善意。温情是你对他人的关怀、尊重和爱护;善意就是对别人有好意。温情和善意就是创立“礼制”背后的关键意义,因此单纯只有形式的“礼”是虚伪的,没有意义的。我们行“礼”时,要将背后的意义和要求表现出来,既有外表,也有实质,这才是真正的“礼”。所以“礼意”远比“礼文”重要。孔夫子曾多次说外表繁复的礼制并没有意义,最重要的是“礼意”。“嘉会足以合礼”中的礼,就是说合乎“礼意”精神的“礼”。“亨”就是人间的“礼”,天地中的夏天。

“利物足以和义”中的“利物”,意指有利于万物,万物当然包括人,甚至以人为重,因此“利物”即是“利人”。如果能使天地万物,包括人类在内都得到真正的利,那是因为能够“和义”,即是与“义”相配合,换言之,所行要先与“义”相符,才能有“利”。因此卦爻中的“利”,就相当于人事上的“义”。“义”是收敛性的,是规范自己,是自我限制,并不是自由发挥扩展,

所以“义”属阴性。

“贞固足以干事”就是说如果我们能够遵守正道,而且能够坚持正道作为人生行事的原则,就可以用它作为一个主“干”来指导我们做任何事情,情况就好比树木有了主干,树枝树叶才能够全部繁盛妥善地生长,完成树木的生长过程。引申来说,就是能够办好一件事。“贞”和“干事”是有关的,“干事”的意思也就是办事。另外,要做好一件事物是需要聪明才智的,因此“贞”与智慧相关。所以“元亨利贞”可说是“元仁、亨礼、利义、贞智”四种不同德性。而从天地来说,则利是秋天,贞是冬天。

《彖传》是说天道的规则,而天道规则就是“元亨利贞”这四种德性。《文言传》就是由细心体会天道规律,从而得知其背后展现出与人类生活道德有关的内容,于是以人道合天道,以天的永恒规律建立人类德性,或者说人类应根据天的规律来建立人类的道德规律。我们也就由客观的自然规律,发展为主观的人类道德标准,即是效法了天道的规律来确立我们人类所实行的行为思想。那些行为思想便是古代所谓的“德”。由此可见,“道”和“德”是不同的。“道”是规律,是看不见的,无形无象,但你知道它的存在;“德”是由规律所展现出来的现象,是我们人类可以看到的。人类的“德”不是只存于内心,而是要展现出来,让别人也能看见,是实际的德行。儒家就是在天地的法象中推求出人类的德性,从而扩展这些德性。

“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贞。”一个君子能实行以上四种德性,即“元亨利贞”或“仁礼义智”,就是懂得效法《乾卦》,就能与《乾卦》一致。这段文字,《左传》“襄公九年”已有记载,早于孔夫子。当时鲁国君主的母亲穆姜淫乱,结果被囚禁在宫殿中,临囚禁之前,穆姜占得《随卦》。《随卦》卦辞中亦有“元亨利贞”,于是占筮的官吏便说穆姜很快就能离开囚室,不用忧心,但穆姜则认为虽然《随卦》的卦辞有“元亨利贞”四个字,可

是先决条件就是要有“元亨利贞”这四种德性才有吉利的结果,但事实上她却违背了四德,所以不可能离开囚室。由此可见,卦辞和爻辞是有条件性的,有这些条件才会有这样的结果;如没有“元亨利贞”四种德性,就不能得到卦辞所说的结果。

以上的史实说明了“元者,善之长也”一段文字是古语,《文言传》只是引用,不是创作。另外,穆姜并不是研究《易经》的专门学者,可见这段文字在穆姜之前应早已存在。由此证明《易经》卦爻辞有先决条件性的理论在穆姜之前已有,比孔夫子(孔子生于公元前五五一年)出生之年份更早,所以说《易经》这个理论架构比孔夫子出现时至少早一、二百年,甚至可能在原来周初的《易经》中已有,因为古时交通不便,学术传播往往需要一段很长的时间,才能普及。

《文言传》和穆姜所说稍有不同,她说的是“元者,体之长也。”“元”是头部,是身体的首长,主宰着身体。《文言传》则改为“元者,善之长也。”两者的分别在于“体之长”并没有善恶得失的意义,但“善之长”就能与下文配合,是指四种不同德性之一。说出宇宙人生最重要的要素是善,就是生生不息。宇宙生生不息,万物生生不息,就是宇宙最伟大的善,否则宇宙就没有意义。《文言传》的作者把“体”改为“善”,改得非常好,令这句话的意思变得带有很高的哲学意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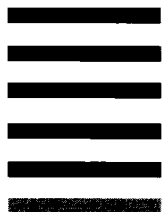
另外,穆姜又说“嘉德足以合礼”,意思是具备了美好的德就能合乎礼的精神。这句话并没有错,但说得浮泛了一点。既然是美好的道德,当然也可以合“仁”、合“义”或合“智”。而《文言传》说:“嘉会足以合礼”,“嘉会”的意思就好得多了,它指出因为人与人的会合才讲究“礼”,所以“嘉会”与“嘉德”相比,意义更深入而精确。由此可见,上述《左传》的文字较《文言传》为早,应先出现。因为是古语,所以《文言传》并没有说明是谁人所说。

# 《文言传》对《乾卦》爻辞的诠释

《文言》曰：“初九曰潜龙勿用，何谓也？子曰：龙德而隐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无闷，不见是而无闷；乐则行之，忧则违之。确乎其不可拔，潜龙也。九二曰见龙在田，利见大人，何谓也？子曰：龙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谨。闲邪存其诚，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易曰：见龙在田，利见大人，君德也。九三曰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何谓也？子曰：君子进德脩业，忠信，所以进德也。脩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知至至之，可与几也。知终终之，可与存义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骄，在下位而不忧，故乾乾因其时而惕，虽危无咎矣。九四曰或跃在渊，无咎，何谓也？子曰：上下无常，非为邪也。进退无恒，非离群也。君子进德脩业，欲及时也。故无咎。九五曰飞龙在天，利见大人，何谓也？子曰：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水流湿，火就燥，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本乎天者亲上，本乎地者亲下，则各从其类也。上九曰亢龙有悔，何谓也？子曰：贵而无位，高而无民，贤人在下位而无辅，是以动而有悔也。潜龙勿用，下也。见龙在田，时舍也。终日乾乾，行事也。或跃在渊，自试也。飞龙在天，上治也。亢龙有悔。穷之灾也。乾元用九，天下治也。”

接着解释爻辞部分。“初九曰，潜龙勿用，何谓也？子曰：龙德而隐者也”，“子”就是孔子，古籍中，“子曰”都是指孔子

说的话。民国初年的疑古学者怀疑孔子从未研究过《易经》，因此说“子曰”是后人伪托孔子的说话；又说“子”是古时老师的通称，因此说“子”就是古代讲解《易经》的讲师，而“子”只是他们的学生作记录时对老师的尊称。但要明白的是，在中国悠长的历史中，单称“子”的只是指孔子，其他



的“子”都要从其姓，如孟子、庄子等。这是因为孔子是最受人尊敬的，所以称“子”便可以了，其前不用加姓氏。因此说“子”是讲师之言是缺乏历史和文献根据的（子是讲师之言乃北宋欧阳修首先说的，近人依此再引申）。

一九七三年在马王堆出土的帛书《易传》中，有大量的篇章讲述了孔子与弟子讨论《易经》的事。马王堆收藏帛书的汉墓葬于西汉初年，距今约二千一百多年，墓中的帛书应该比二千一百年前更早，可能成书于战国时代，而司马迁的《史记》亦曾说孔子整理了《易经》，所以孔子曾研究《易经》是无庸置疑的。不过孔子应该没有亲自编写《易传》，而是由他的弟子或再传弟子记录了他的说法，再引申发挥而成。

“龙德而隐者也”，“龙”就是《乾卦》的象，《乾卦》六爻都以“龙”为象；“德”是指阳爻的性质。六爻都是阳爻，那么德性就最刚强。《乾卦》最关键性的象征是“德”，而“龙”本身就象征了天地万物中最变化莫测、最具德性才能的动物。“龙德”并不是专指“龙”，而是指如“龙”一样具备了最高的德性才能的人。《文言传》就是从古代“龙”的象征意义，引申为具有人间最高道德的君子，甚至是君主。“隐”就是隐藏，是别人看不到的。这句话就是说如“龙”一样具备了最高道德的人，并不为人所看到。

“不易乎世，不成乎名”，“不易乎世”的“易”字是《易经》中所说的变易、变化；“世”是世间的思想和习俗。“龙”（即君子）坚持着《乾卦》的阳刚

德性,不为世俗不合义思想和行为所动摇,更不会改变自己的道德行为来取悦世俗。“不成乎名”,“名”是名誉。注意名和闻表面意义都是有名誉,但名是合乎道义才得到的,闻则只是别人曾听闻你的名字,不一定是正面的。因此这句话是说因此无法成就自己受人敬重的名誉;没有名誉就不为人所赏识,亦不能达成自己的理想目标。这个解释应是正确合理的,但清高宗(乾隆)官方所编定的教科书《周易述义》则以为:“不易乎世”是说“初九”的圣人没有人看得见,所以没有移风易俗的能力,因此不能成就名誉。这个说法也说得通,可以当作别解。《周易述义》是一本很好的《易经》注本,值得细心阅读。

“遯世无闷”中的“遯”字,是隐遁、隐居;这句话的意思是说隐居不表现自己的才德,却不感到烦闷。“不见是而无闷”,“是”指是非对错,“不见是”就是自己所说和所做的事情不能得到世俗的认同,也不会感到烦闷。“乐则行之”是说自己做事依循着自己心中的道德标准,感到实行这种道德是最大的快乐,便不会计较任何利益得失,而去实行它。“忧则违之”就是说世俗的思想使自己感到忧虑。注意:“闷”是个人之闷,是自私的;而“忧”是为国家天下而忧,是大公无私的忧,所以孟子说:“乐以天下,忧以天下”,“乐”亦是要以天下为乐,才是真正的乐。因此“遯世无闷,不见是而无闷”只是指个人而已;“乐则行之,忧则违之”才是关系到整个天下,自己感到所做的事会令人民忧虑、造成国家将来的隐患,就“违之”,即违去不做,无论对自己多有利都不做;令天下人民都康乐的,才“行之”。

“确乎其不可拔,潜龙也”,“确”是明确、坚确;“拔”是移动。无论在思想上或行为上都明确地不可动摇,这就是“潜龙”的作为。所谓“潜龙勿用”只不过是说指在外界还没有表现,但“龙”并非不存在,而是他有所不为,在此爻位,进德修业,才是他的最大作为。

“九二曰，见龙在田，利见大人，何谓也？子曰，龙德而正中者也”，这里特别强调这爻指人，不过这位“大人”，是具备“龙德”的圣人。“正中”是说卦爻的位置，“九二”的爻位是下卦的中间，所以是“中”。由于《易经》特别重视“中”位，而“得中”就蕴含了“得正”的好处，因此“正”本来是说



阳爻在阳位，或阴爻在阴位，指得到最适合的环境位置，又称“得位”。但即使“九二”一爻并不“得正”（阳爻处于阴位），但是在《易经》中凡是“得中”也勉强可视为“得正”，称为“正中”，而如果“得中”又“得正”，就是“中正”（既中且正）。“九二”具备“龙德”而在下卦的中位，因此亦具备了“正中”的合理德性和才能。

“庸言之信，庸行之谨”，做事能够“正中”，就是能在两极端之间取得中道，凡处于两极端就一定比较触目，而在两极端之中就是属于正常。所以“庸言之信”中的“庸”就是正常；“言”是言语；“信”是信实。整句话的意思是平常所说的言语都是信实的，下一句的意义就是平常的行为都是谨慎小心的。细心分析之下，可知它包括几点含义：第一点是指在任何时候所说的话和行动都是正中之言、行，而正中之言、行就是平常、不是哗众取宠的说话和行动；第二点就是所说的和所行的都是自己能做到，甚至整个人类都做得到的，这就是“信”和“谨”。“信”的意思是自己言行一致，所以“信”的背后意义是信实，可重复、可实行的；“谨”则是敬慎；第三点是须经常地保持这种“庸言之信”、“庸行之谨”；第四点更重要，人类说话时往往不够谨慎，假使能够讲任何话都谨慎小心，考虑到真正做得到、真正合理才说出来，这样连最不受自己控制的言语都可克制，那么你的思想行为受到严格的克制也就可想而知了。“庸行之谨”，连同“庸言之信”，这两句话



的意思是说任何话都信实，任何行动都谨慎小心，能够做到这样就是有“龙德”的圣人，也是拥有《乾卦》最高德性的人。他既然能使细微的言行也做得适当，亦即可以在重要言论和大事上做得适当。

“闲邪存其诚”的“闲”字，原本是指古代用木头构成栅栏，在里面可以养马养牛，亦能使外面的禽兽不能进入，所以“闲”有禁止进入的意思；“邪”是不正当；“闲邪”就是将一切不正当的思想、行为加以禁止、排除。“存其诚”的“存”是保存，与“闲”相比，这里指保存自己所固有的。“诚”表面上是指诚恳、信实，但在《易经》中，“诚”引申出更高的哲学意义。凡可重复出现、不虚假的才称为“诚”。事物真实不假才能不断重复，从天道来说，春、夏、秋、冬四季的更替就是“诚”，或者说宇宙的规律循环出现，没有改变，就是“诚”。《乾卦》象征天的运行，一天复一天，以至四季寒暑循环不息，代表了天的最大重复，可见当中存在着永恒的规律性，这就是最大的“诚”，是“至诚”。

正因为天道是“至诚”，所以才能“无息”；这是说天的规律是最诚恳信实，重复又重复，不断发展，永无止息。明白了《乾卦》是“诚”，就会明白“君子以自强不息”是来自天道“无息”，即君子效法天道，勉励自己“不息”。当你“自彊(强)不息”到最高境界时，就会发展为“无息”。由自己勉强有为的“不息”，变成自然无为的“无息”，你就能与天地比拟。“中庸”之道亦是由此而发展出来。“正中者也”，就是先得“中”然后能“庸”。《中庸》与《易经》两者的关系极为密切，理解了《中庸》就能帮助你了解《易经》；读懂了《易经》，你才能更透彻地理解《中庸》，由《乾卦》发展而成的“至诚无息”就是出自《中庸》。“诚”是讲《乾卦》与宇宙的“诚”，宇宙之“诚”是自然的规律，从宇宙永恒重复的合理规律变成人类最高的道德，即是诚实。排除了外面的干扰，保存自己本心原有的天性，加以发挥，再透过“忠”、“信”，就能达

至“诚”。这道理容后再说。

“善世而不伐”的“善”字是动词,即改善世间事物;“伐”是夸耀。整句话是说虽然改善了世界,但并不夸耀,并没有认为是自己的成就。“德博而化”,是指《乾卦》之德发展到了最广博的境界,足以感化别人。应注意的是,“九二”并不是用实际行动和权势使天下得益,而是用道德(包括文化知识等)影响、感化天下,所以“化”即是教化,用思想和道德令到天下人受益。因此虽然“九二”无权无势,但却能当一位老师作育英才,有如孔夫子,他的思想学说不但在当时产生影响,即使在二千多年后的今天仍然对我们有所熏陶、感化;它不但影响中国,甚至遍及亚洲的邻近国家,其功业比帝王更伟大。“易曰,见龙在田,利见大人,君德也”,是说有伟大人君的道德,言下之意即是只有君德而没有君位。

“九三曰,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何谓也?子曰,君子进德脩业”,即是说身在“九三”最适合做的是“进德脩业”的事情。“德”是指内心修养;“业”是“德”展现于外的具体成就。“德”需要“进”,因此每日都要改善自己,完善自己的道德,“日新其德”,进境是永无止境的。“脩”的本意



是腊肉,是风干了的肉,跟随孔夫子学习的学生都要交“束脩”作为学费。“脩”与“修”古时相通,所以“脩”在这里是修养的意思。“脩业”就是说继续不停地修持,在时间上有延续的意思。“九三”是说一方面我们内心要“进德”,另一方面则在外面展现为“修业”。

“进德”、“修业”虽然是两回事,但两者是相辅相成的。“进德”是内心的修养,它影响了我们实践事业的态度和方法,而我们的“修业”则印证和提升了我们的道德,使它进入一个更高的境界。所以“进德修业”可说是一

件事情的两面,互为对方的根,互相促进对方的发展。

“忠信,所以进德也”这句话,“忠”是内心所想,把自己心中所想的尽力去完成,就是“忠”;“信”是将自己心中所有的美好思想,传播开去,令别人都相信你真能做到。“信”表面上是外人对你的“信”,但实际上是自己内心思想和外面行动一致所得出来的结果。如果你能做到“忠”和“信”,就是“进德”的关键方法。

“修辞立其诚”就是说我们要修饰表现于外的言语、文辞。“辞”是言语、文辞;“立”是建立;“诚”是内心的诚实。当我们将言语、文辞表达于外时,言语、文辞的修饰、控制都应建筑在我们内心的“诚”上。这是上天赋予人的美好“诚”德,作为表露于言辞的基础。

“所以居业也”,“所以”是用于;“居业”与上文的“修业”有分别,“修”是不停地去做事,而“居”是居住。古人居住于一所房屋之中,可能终生不迁居所,所以“居”有停留、固定的意思。“居业”就是使我们所建立的事业稳定地、持久地保留,也就是说终身都要保持我们展现于外的德性。可以说“修业”相对是短时期的,而“居业”则是一生的。如果我们言辞上以“诚”为基础,连带表现于外的行为都建筑在最高的诚信上,并将这种精神继续推展,当然就可维持自己的德业,这就是最关键而永恒不变的基础。

“知至至之”,“知至”是我们知道要去哪一个地方,当我们有了目的地后,就能用各种方法途径“至之”,即到达那个地方去。照这个意思来解释“九三”这个卦爻,是因为“九三”知将会上升到“九四”,也就是快从下卦上升到上卦去,所以说是“知至至之”。再引申来说就是我们要进德修业,应该要知道哪个地步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朝着目的奋斗,以道德行事,来达到进德修业这个目的。

“可与几也”,“几”在《易经》中有特殊的意义,事物最先开始发动,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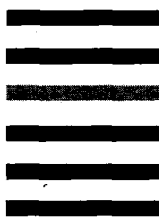
们还未能注意到的时候,就是“几”。如果我们能预先看到“几”,做任何事都可以减少失败,增加成功的机会。譬如我们一开始看到很微小的社会现象,然后从中探讨,就知道它其实反映了未来一个巨大的变动。这个微小的变动走向,能够反映出将来事情发展的好坏。如果事物的“几”是向坏的方向发展,我们要及早消弭,就可化祸为福;如果事情的“几”是向好的,我们能够预先利用,掌握先机就能比别人更快成功。研究《易经》到了最后阶段,就是通过各种途径,让我们明白什么是“几”。“可与几”是说如果你知道事物的目的,亦懂得循合理的开始和发展的过程达到这个目的,这就是说你懂得和掌握了“几”。引申来说,“几”不但是事情的开始,更是借以达成目的,那种开始才叫做“几”。

“知终终之,可与存义也”,其中“知终终之”,就是知道事物到达什么地步才是终结后,便好好地完成它。在卦爻上说,“九三”是下卦的最上一爻,是下卦的终结,于是掌握最合理的方法、途径去结束,才能得到最圆满的结局。引申来说,如果你视人生的进德修业为最大理想,知道到哪个地步才是终极的目标,那么你的一生,就要用各种合理的方法去完成和达到你的理想和目的。“可与存义也”,“存义”指永恒地在思想行为中保存正义。进德修业和“存义”两者有密切的关系,为了达到“存义”,那么你在追求理想和实现理想的过程中都要进德修业,你便能终生保持及时时刻刻都根据“义”的标准来实践一生的理想。“知至至之”是人生最初的追求目的,“知终终之”则是人生最终的追求目的,而两者所追求的都是进德修业。

“是故居上位而不骄”,这是说虽然身居在尊贵的地位,因为“存义”而不会骄傲;“在下位而不忧”,就是说身在卑下的地位,同样因为能够“存义”而不会有忧虑。“九三”的爻位在下卦中最高,就是“居上位而不骄”,所以能够无咎。和“上九”比较,“上九”在卦中最高,但它位高而骄,所以就因

“亢”而“有悔”。通过比较《易经》的不同卦爻，就能知道成功和失败的关键所在。而“九三”又是“在下位而不忧”，“九三”的爻位在上卦之下，所以是“在下位”，但却能不忧虑。

“故乾乾因其时而惕”，因此它只是“健”而又“健”地努力进德修业，原因是要“因其时而惕”。“九三”要“因时”，要根据最适当的时机，自我警惕；所以“虽危无咎矣”，是说虽然有危险，但亦没有过错。《文言传》中说“虽危”，即是存在着危险，所以“九三”的爻辞“夕惕若，厉无咎”的标点较好，因为它指出实际有危险。



“九四曰，或跃在渊，无咎，何谓也？子曰，上下无常，非为邪也。进退无恒，非离群也”，“九四”的龙“或跃在渊”，意思是可能在下，可能在上，所以说是“上下”；“进退”，它或上进至四爻，或下退至初爻。所以“进”和“上”是反映“或跃”，而“退”和“下”就反映“在渊”。本来两句文字的意思是一样的，但其中也有一些微小的差异。“上下”是比较侧重于爻位，由爻位的高低象征了人的地位高低；“上”就是争取去到更高的位置，“下”则是保留原有的位置而不作非分之想，所以是“非为邪也”。当它要升上“九四”，或者停留在“初九”的低位，都合乎正道的。换言之，如果你为了升上高位而不择手段，那就是“邪”。这里则是无论升上高位，或是保留在原位都不算是“邪”，因为两者都是正当和合道义的。“进退无恒”，“进”指上进至“九四”；“退”指下退至“初九”；“恒”是指恒心、恒常；“无恒”就是指经常变动，不停地或在上、或在下。

“非离群也”的“群”是指同类。以“九三”来说，同类就是同为阳爻的“初九”和“九二”。如果“九四”停留在下，就与下卦同群，并非“离群”；如升

“初九”和“九二”。如果“九四”停留在下，就与下卦同群，并非“离群”；如升

上“九四”就去了另一个卦,并非同类。但其实即使升上“九四”,也不算是“离群”,这是说并非以是否离群来决定升降,而要以合乎道义作为升降的原则。“上下无常”是说爻位间的关系,而“进退无恒”是说它与世间社会人群的关系。

“君子进德修业,欲及时也。故无咎”,这是说有道德学问的人要在适当的时候做适当的事,即“进德修业”。“及时”并不是要快,也不是要慢,而是要在合适的时机进行。因此“九四”的进退关键是在时机的适当与否,只有在适合的时机做事才能“故无咎”。“因时”与“及时”是《易经》关键的名词,判断九三、九四这两爻须着眼这点。“九三”的“因时”指要因应时机而“自修”;而“九四”的“及时”指要掌握时间而“自试”。关于这点下面再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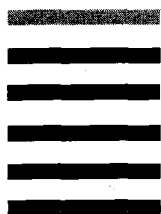
“九五曰,飞龙在天,利见大人,何谓也?子曰,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同声相应”是指大家有共同的声音,彼此就能相应,好像在外地遇到与你说同样语言的人,就会马上和他打交道。“同气相求”是指同样的气是大家都互相求取的。



“水流湿”是指水会首先流向湿润的地方;“火就燥”是说火在燃烧的时候会靠近干燥的事物;“云从龙”指天上有龙的时候,云就会聚集在龙身边;“风从虎”指虎在深山现身,风就随之而生。风虎、云龙都是同类事物,所以互相感应。以上所说的都是指“九五”一爻,它是声气相通的主人翁;是水火“流湿”“就燥”的位置;也是云龙风虎聚会的地方。上面三个感应的譬喻,其实都是就九五这一爻所具备的各种象征意义作为共鸣共振、互相感应的譬喻,重要的是它们带出下一句“圣人作而万物睹”作为结论。“作”除了作为外,还有兴起的意思。“圣人”从下一直升到“九五”之位,既有圣人之德,亦有圣人之位,是君主,也是圣人。在“万物

睹”这一句中,“万物”主要是指人类。圣人与人同类,所以互相感应,当圣人升上“九五”的高位,在下的民众都会抬头看着他,尊重和亲近他,并以他为模范,原因就是受到感应。注意“感应”是易学关键原理之一,须细心体会。

“本乎天者亲上,本乎地者亲下”就是说如果事物来源于天的,如星辰日月等就与天亲近;如果事物来源于大地的,例如动植物等就与大地亲近。“则各从其类也”,即是说大家都要与它的同类在一起,借着这些譬喻强调说明民众都与“九五”的“大人”互相感应亲近,亦解释了爻辞为什么“利见大人”的意思。每个人都有利于见到这位“大人”,就是因为同类相亲。



“上九曰,亢龙有悔,何谓也?子曰,贵而无位”,这是说根据爻位,低下的是卑贱,高上的是尊贵,“上九”的位置最高、最尊贵;但是“贵而无位”,“位”指地位、权位,整句的意思是虽然尊贵却没有真正的有实权的职位。因为真正的君位是在第五爻,到了第六爻就不是君位。“高而无民”

是指“上九”是《乾卦》之中位于最高的一爻,但亦因最高而远离在下的民众,因此就没有民众支持。《易经》中第三爻和第六爻是相应的,一阴一阳就会“应”,但“上九”和“九三”都是阳爻,是“敌应”,因此虽然高高在上,身在“九三”的民众只能看到“九五”的君主,而不能超越“九五”而看到“上九”,何况还有“敌应”的关系。再进一步说,第一、二、三、四爻的民众只归附于“九五”的君主,而非“上九”。

“贤人在下位而无辅”,“九二”就是最典范的“贤人”,甚至“九三”和“九四”亦是“贤人”,但这些“贤人”都只辅助“九五”,而不辅助“上九”,这正因为“上九”骄亢,远离民众。“是以动而有悔也”,因此“上九”凡有行动,

都只是造成后悔。“动”字用得非常好,可体会《系辞传》的一段文字:“吉凶悔吝者,生乎动者也”,因为有“动”,才会有吉凶悔吝,亦即是说假使世间万物是完全静止的,那就不再有好坏吉凶,正因为宇宙万物都在不停的“动”,才会造成好坏吉凶。“动”就是事物变化最主要的键。假如“上九”不“动”,就不会有凶,所以身居“上九”时,就应该不动,要静,要收敛,那时即使有灾祸亦不会太大,甚至能将之消弭。

“潜龙勿用,下也。”这是用另一个角度、另一个观点来解释爻辞。为什么有“潜龙勿用”的判断词呢?原因就在于“下也”。“下也”是从空间分析,当中有两重意思,第一是指以卦中六爻计,它处于地下;第二指“初六”在六爻中是处于最卑下的位置,是身在下位,因此才会“勿用”。这就强调了“初六”之所以为“潜龙”,是因为所在之处是地下,别人看不见;而所以“勿用”,则因为地位卑下。

“见龙在田,时舍也”,其中“舍”是指宿舍,是居住的地方,“时舍”就是短时期居住的地方。“见龙在田”说出了“龙”在这个卦中的时位,由于受到时位的限制,“龙”就只好暂时停在“九二”的位置。换言之,“龙”是逼不得已才停留在“九二”的。由于身处于下卦之中,位虽不错却是有名无实,暂时未有人间的实权,只好暂时留在“九二”爻位,以待时机上进发展。

第一爻以空间来解释,而第二爻则以时间来解释,其实两爻都同样包含了时间和空间。第一爻的“时间”就在于它是一卦的开始,正如人生的开始的幼年时期,处于微小的发端,所以应该“潜龙勿用”。既然第一爻包含了时间,第二爻亦包含了空间,正因处于“九二”的位置,所以还要继续向上发展,所以才说是暂时停留,停留必须有处所,这处所就是空间位置了。

“终日乾乾,行事也”,“行事”指行当行之事,即是上文所说“进德修业”之事。第三爻既是从人事来说,第一、二爻亦可以用人事来说明。这就



是互文见义。

“或跃在渊，自试也”，“试”是试验、考试，意思是通过考核来了解自己学了多少。以卦爻来说，“龙”以“或跃”在空，或停留“在渊”来考验自己的才能，通过这模拟的考试才知道自己是否有资格升到上面“九四”一爻去。所以“九三”是“自修”，指的是进德修业之事，关键在于进德；而“九四”则是“自试”，关键在于修业。

“飞龙在天，上治也”，是说“龙”象征君主在“九五”上位，治理在下的国家，说出了他已有“君位”。

“亢龙有悔，穷之灾也”，《易经》所说的“穷”，是指事情发展到极限而又停留在极限、尚未变化的时候，这也就是“穷途”。穷途即走到路的尽头而停在尽头处，不知道如何再前行。这里的“穷”，是指阳发展到极限而未曾开始变化之时。《易经》本身讲求“变”，因此无论变好或变坏虽然有不同的改变的过程，其实都是好事，可是如停滞在一个极限不变，反而是坏事。“上九”就是停留在高位而不知变，那就有害。《易经》着重的是“穷则变、变则通”，环境需要一种力量促进变化，事情才能畅通；因此在此爻之后的“用九”，就是由阳变阴，结果就吉利了。“穷之灾”就是发展到极限而不变所引起的灾祸，要消除灾祸就须求“变”、求“通”。或者不要达到极限，不到达好的极限就不会变坏，这便是易学持盈保泰之道。

“乾元用九，天下治也。”“乾元”即是乾道，是《乾卦》最高的规律和道理。“用九”就是由阳刚变为阴柔，令到刚而能柔，进而能退，骄而能谦，这就能“天下治也”。比较来说，“九五”的“上治”是指在上位的圣人治理自己的国家，“天下治”则是指天下万国都治理得很好。因此“乾元用九”刚而能柔的领导之术比起“飞龙在天”的领导之术更高一级，所以为君、为领袖、为人上司的，应采取“乾元用九”之道。

## 『元亨利贞』的引申

我们今天的《易经》，其实包括很多不同部分，是不同时代的不同作者所作。随着时代之不同、观点之不同，因而有不同的说法，即使相同，后人也会继续发挥，或补充原作者的说法，我们要明白这点，再读《易经》，才会知道他们相同、不相同甚至矛盾的原因。《文言传》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文言传》解释《乾卦》卦辞“元亨利贞”与其他的《易传》有很大的分别。原本“元亨利贞”的意思已不容易探测得到了，根据高亨教授，他认为这四个字原义应为：大亨祭祀的时候，如占问适不适宜，答复是适宜的。但到了几百年后的春秋时代，通过穆姜口中的解释，它就变成了四种不同的道德。《文言传》一开始也引用了这些解释，但引用时改了两个字，穆姜引述的“元者，体之长也”，《文言传》改为“元者，善之长也”；而“嘉德”则改为“嘉会”。表面差异很小，但这小小的变动说明了两者的含义确有差异。周初的《易经》，经过了几百年后，春秋时代的人用人之四种德性来解释“元亨利贞”，这是否与原义一致，不能确定，但《文言传》之前的《彖传》，在解释《乾》是反映天之德性时，说出了“元亨利贞”之中，“元”是最关键的。而天之德性在古人心目中，最能明显表现的是四季的交替及万物生长的过程，所以《彖传》，已隐约将“元亨利贞”变成生物之“开始”、“畅通”、“继续”、“完成”的过程。《彖传》从天地变化、四季生物之成长来解释天道的同时，亦用来解释人事，认为帝王像天般统率万物，用了天的规律来统治大地是最合理的方法。《文言传》体会并继承了《彖传》的意思，但认为如单纯用来说明帝王治理天下之道，那么这卦的指导意义不够包罗广

阔,所以从《彖传》得到启发,向前多走一步,将穆姜传述春秋时候的“元亨利贞”代表四德之说法变成了人类应实践的四德,或起码是君子应效法的四德;君子包括了君主,及战国时代有道德学问的人,甚至是任何学习《易经》的人,因此《文言传》进一步将“元亨利贞”变成人类应有的四种德性。春是“元”,在人来说就是“仁”;夏是“亨”,在人来说就是“礼”;秋是“利”,在人来说就是“义”;冬是“贞”,在人来说就是“幹(干)”。在这转变过程中,自然地将人之规律与天之规律配合,就是“仁”、“礼”、“义”、“幹(干)”这四种德性。于是《文言传》在解释这段卦辞时,就由个别到普遍,用了人类的德性作为卦辞的意思。这个演变也同时给予我们很多的启示。

《彖传》对《易经》“卦辞”的解释较为含糊,可以有广阔的天地加以引申。假使《彖传》的解释说“元”是万物的开始生长;“亨”是“云行雨施、品物流形”中万物的畅通;“利”“贞”则代表万物的发展完成和稳定状态,按这个说法,由于它们是四种不同的性质,所以只要我们略为引申,就会明白以上四种性质又可象征春夏秋冬;再由四季中植物的生长过程而引申,我们便知道“春”天万物开始生长;“夏”天万物成长;“秋”天万物成熟;而“冬”天就是万物稳定收藏之时。如果我们从四季自然的规律再深化,就上升为宇宙的规律,不但可应用于四季和植物的生长,也可应用于任何事物,于是“元亨利贞”就是万事万物发展的四种不同作用,甚至象征了万事万物在变化过程中的四个阶段。由于春夏秋冬四季是循环不息的,由春天经历夏、秋而到冬天,冬尽又会复还于春,因此这又象征了宇宙循环无息的演变周期。我们掌握了这个规律,再触类旁通、举一反三就会明白“元亨利贞”在古代随着人类思想的进步,会发展成不同的进步意义。

南朝梁的一位学者周弘正,受到汉朝一本解释《易经》的著作——《子夏易传》及扬雄模仿《易经》而作的《太玄经》的影响,再综合了二者的说

法,认为“元亨利贞”起码可以从三方面来解释,《易经》既然是兼及天、地、人之理,因此“元亨利贞”亦可以兼从天、地、人三方面立论。从天道而论,“元亨利贞”是我们可以体会到的季节性变化。从地道而论,“元亨利贞”就是木、火、金、水。“木”是春天的象征,“火”是夏天的象征,“金”是秋天的象征;而“水”则是冬天的象征。以木、火、金、水来譬喻地道,在“易学”中,影响不大,但是木、火、金、水是春、夏、秋、冬的象征,则由战国时期到今天都一直沿用,无论在学术或术数上都是如此。从人道而论,“元亨利贞”就是“仁”、“礼”、“义”和“信”,亦有人认为应该是“仁”、“礼”、“义”和“诚”。“信”和“诚”其实相差无几,诚恳就是有信用,有信用的人亦自然诚恳。当我们细心体会了《文言传》所说的“诚”,再细心比较《中庸》所说的“诚”,可以见到“诚”的意义极丰富,“贞”不足以包括,所以后人既不用“信”,亦不用“诚”来代表“元亨利贞”中的“贞”,反而用“智”来代表其德性;根据是办理事情若要成功,关键在于“智”,要有知识方可办好事情,于是后来就以“仁”、“礼”、“义”和“智”来代表“元亨利贞”。

六朝的易学大师庄氏(至今姓名不详)对《易经》的很多解说都成为我们今天理解《易经》的根据。他认为“元亨利贞”是上天生成万物的四种德行,也就是《彖传》所发挥的道理,“元”使万物开始生长;“亨”使万物畅通成长;“利”是万物各得其宜;而“贞”就使万物得以中正地完成生长过程。因此“元亨利贞”便可配上植物“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过程。但究竟是什么令大地得以产生变化呢?背后又有什么道理呢?当中就要谈到由战国到汉朝发展的“元气学说”。所谓“元气学说”也就是中国古代的宇宙生成论,或者说是万物来源和发展之说,中国认为来源是“元气”,而古希腊则认为“原子”。

“元气学说”说出了宇宙产生和演变的过程都是由于“元气”的作用。

“元气”基本分为两种“气”，即“阳气”和“阴气”；再从中演变出金、木、水、火、土“五行之气”。整个宇宙的形成及变化都是“阴阳、五行”之气推动、变化的结果。“元气学说”是汉朝最基本的宇宙哲学，但是由于易学的权威学者——曹魏王弼在注解《易经》时，采用了老子“由无生有”的道家哲学，所以在他的注解中就特别扬弃了“元气学说”。到唐朝初年，根据王注重新详细解释《易经》的《周易正义》才有所改变。

《周易正义》是以孔颖达为首的学者所编成的注释《易经》的经典著作。它虽然表面上根据王弼的注解发挥，但在宇宙生成的观念上，孔颖达扬弃了王弼的说法，而重新采用“元气学说”来解释《易经》。当应用“元气学说”，就自然地以“阴阳二气”来配合“阴阳二爻”，这便成了《周易正义》中注解的重要原则。所以孔颖达在解释“元亨利贞”的过程之时，基本上继承了庄氏的说法，但认为春夏秋冬只是表面现象，他更进一步说“元气”的推动，是令春夏秋冬万物成长的背后原因。因此他就以“元气”来解释“元亨利贞”，说出了“元亨利贞”只不过是更高层次的阳气生长万物的过程。

“元”是指阳气令到万物生长；“亨”指阳气令万物畅通；“利”就是阳气令万物发展时，彼此都能根据上天赋予的性质，形成具有条理、规律的发展过程；而“贞”就是阳气本身的合理规律性，令到万物在阴阳二气混合的过程中，使任何一种产生的事物都具备稳定坚固和短期而言相对地不变的形态性质。因此“元”就是生物的开始；“贞”就是生物完成的过程。我们只要运用“元气”来解释“元亨利贞”，就会从原本低层次、从表面现象来说明事物的生长过程，变成说出了宇宙生物背后物质的变化运动。因此北宋的程颐认为“元”是万物的开始，它已经由专指植物、动物，引申至宇宙间的万物；“亨”是万物的成长；“利”是万物之遂，“遂”代表了万物趋向成功的过程；而“贞”是代表万物的真正完成。继承程颐的大哲学家朱熹再顺理

成章地继续发挥,认为“元亨利贞”可以从“理”立说,亦可从“气”立说;孔颖达只是从物质性的“气”来讲,但如果更推进一步,可以扩展到从“理”来说明。

朱熹所说的“理”,是在“气”之上宇宙背后最深层次的规律。“理”与“气”是一件事物的两面,所谓“气”是表面我们所能感知的物质;所谓“理”是在背后物质得以变化、成物的原理、规律。举例来说,我们日常所看到的杯子,是属于“气”的部分,而形成杯子的规律作用就是“理”;因此“理”是无形的,而“气”是可以感受得到的。所以“元亨利贞”不单能从孔颖达的“元气学说”来解释,更可以提升到朱熹用“理”来解释的层次,“理”就是宇宙的规律,因此“元亨利贞”就表述了宇宙最深层的规律。简单而言,“元亨利贞”一方面说出了万事万物生成的道理,另一方面说出它由开始到终结是一个演变发展的过程,这过程可以分为“元亨利贞”四个发展阶段。因此“元亨利贞”进一步就变成最基本、最重要的宇宙生成万物及其变化的规律和过程。通过上述引申,可见“元亨利贞”的意义怎样逐步深化、扩展,由具体的事物变为普遍的原理。

## 读《易经》的方法

我们明白了这个变化的过程,就能体悟到人类的学问一直都在进步中,而这种进步往往是由具体、个别发展到普遍的一种过程。如果我们能善于掌握这个过程,就能明白《易经》最重要的规律,而且也能真正在现实生活中了解任何学问知识的关键。只要我们能懂得联想、开阔思维,并勇敢地打破现有规则的限制,将一些也许漫无边际的想法,严谨地长期搜集证据来作出考证,如它们能通过考核证明,就可将这些想法上升到科学的假说;如果再将科学的假说以严谨的科学方法来证明,无论它是真或假,只要取得成绩,这概念就变成了定律;科学、发明往往便是循以上的过程出现的。我们学习《易经》每一卦每一爻,也要掌握这种方法,既能勇敢地扩展思维,又能严谨地限制想像,不要单纯地胡思乱想。“元亨利贞”的意思由最低层次的占筮内容,从周初开始到朱熹时期的二千年间一步步得到扩充,只要细心体会,可知也是用了刚才所说的方法,各位细心地阅读注解《易经》的著作就可知道。其实这些方法不单是对学习《易经》,对人生这样,也会使我们获益不浅。《易经》是众多中国古籍中注解最多的一本,为数至少有三千种或以上,但是因为古人并没有现代西方科学的严谨精神,所以不免有些说法流于荒诞,但其中有约百本是了不起的著作,我们只要以严谨的治学态度来控制自己的幻想和胡想,必定有了不起的成就。将来无限的科学发明,都可应用这想像的原则去发展,尤其是我们中国的科学精神,应以此作为起点,来建立与西方文化不同的科学精神。

《文言传》在讲述卦辞后,接着解释爻辞。因为《小象传》已逐爻解释了爻辞,所以《文言传》其实是补充发挥《小象传》所未曾详细解释的内容,而这又给了我们一个新的体会。《易经》主要从天道、人道和地道三方面立说,天道主要是说“时”,地道主要是说“位”;而人道主要是说人事的变动、行事的过程。因此《文言传》从“三才”观念着眼,在补充《小象传》解释爻辞的意义及得失时,就着重在“时”、“位”或人事得失过程这三方面来解说。它有时侧重于“时”,有时侧重于“位”,亦有时侧重于人行事的过程;但是一般都是“时”、“位”、“人”的配合。很多时候虽然表面上是侧重“时”,但实际上须兼及“位”和人事。所谓“得时”,其实是说人的作为能够配合。另外,“位”也很重要,不同身份地位的人在同样的时机,会有不同的后果。这就证明了任何一爻都可以从天时、地位及人事三方面来解释。

既然爻反映我们的实际人生,我们面对人生的不同际遇历程,都可以用“位”、“时”、“人”三个角度来分析。我们如能从多角度、而非单角度去看事物,我们就不会流于主观,而能从更高层次看到平日没有发现的事物较为接近真相的面貌,这就是我们学习《易经》的重点方法之一。至于爻辞所示的吉凶相对来说是次要的,因为爻辞的主要用途是训练我们的大脑思维,它说出了我们人生的不同情况,指示我们如何去判断它们的吉凶。三百八十四爻,就说出三百八十四种情况。我们经过反复研习,就可以改变我们一贯以来的思考方法,以后看事物就会完全不同了,这也就是真的读通了《易经》。《易经》虽然不足五千字,连同《易传》亦不过二万五千字,我们决不可心急希望速成,读的时候要同时参考三至五种权威注解,不避繁琐,一字一词都应细心咀嚼,才能真切了解其中的深意。



# 『阴阳』的引申

《文言传》曰：“潜龙勿用，阳气潜藏。见龙在田，天下文明。终日乾乾，与时偕行。或跃在渊，乾道乃革。飞龙在天，乃位乎天德。亢龙有悔，与时偕极。乾元用九，乃见天则。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贞者，性情也。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大哉乾乎，刚健中正，纯粹精也。六爻发挥，旁通情也。时乘六龙，以御天也。云行雨施，天下平也。君子以成德为行，日可见之行也。潜之为言也，隐而未见。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君子学以聚之，问以辩之，宽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见龙在田，利见大人，君德也。九三，重刚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乾乾因其时而惕，虽危无咎矣。九四，重刚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弗违，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亢之为言也。知进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丧。其唯圣人乎！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圣人乎！”

“潜龙勿用，阳气潜藏”，《文言传》首先应用了“阳气”一观念，是继承了《彖传》认为《乾卦》象征天的说法，而又有所发展。“元亨利贞”象征万物于春夏秋冬的成长，而令到万物生长的关键就是“阳气”，冬天时“阳气”就收藏起来，到春天

“阳气”增长,植物就可以赖以生长。所以万物能够生长的背后原因,就是“阳气”。初春的“阳气”是隐微的,所以春天仍有微寒。根据“元气学说”,阳是不能生阳的,因从阳产生的阳只是“盛阳”或“亢阳”;而“真阳”只可以从阴中生出,也就是《易经》所说的事物发展到极限,就会产生与之相反性质的另一事物,也就是所谓“物极必反”。既然易学用了阴阳作为最基本的象征,因此阴极就会生阳,也就是说冬天冷到极点,即“阴气”到了极限,就会孕育出“阳气”。请注意:《十翼》,尤其是《系辞传》中的阴阳,主要是从阴阳的性质发挥,《文言传》则从阴阳两气立论,西汉的易学大师京房继承了《文言传》的说法,以阴阳两气解释《易经》和任何事物。嗣后这二千年,则兼采阴阳两性和两气的说法。

表面上,阳在上、阴在下。要是“阳气”在“阴气”中产生,它就是从最低下的地方产生。“初九”是“阳气”最初产生的阶段,岂不是在地最低下的地方产生?这就与上面所讲的上下观念与爻位上下的观念配合了。唐初的孔颖达利用两汉的“元气学说”,复原了《易经》或《文言传》中原有的“阳气”之义。在中国的传统学术中,儒家“崇阳”,道家“崇阴”。王弼因为比较倾向于“崇阴”的道家学说,所以对阳就有所忽略。汉代“独尊儒术”,所以“崇阳”;到了唐初的孔颖达恢复儒学的传统,也转而“崇阳”、“崇有”。直至北宋,儒家“崇阳”的《易经》意义才真正恢复。

“阳气潜藏”就是说背后推动春天事物生长的“阳气”仍然“潜藏”于地下,众人都看不到它的作用,大地万物仍未出现,所以“阳气”作用仍是未有表现。《文言传》在这里将爻辞“勿用”的意义,从原来只是指人事,推广到指宇宙最原始的动力来源。

“见龙在田,天下文明”,在易学中,“文”字有特殊意义,就是说凡是阴和阳混合,而在妥善的情况时便称为“文”。孔夫子曾有“文质之辨”,是指

原始野蛮并未有文化的时候近乎“质”，文化发展后就是“文”，而一个真正的君子就是要做到“文质彬彬”。既有原始人类温厚的感情，亦有后天文化的熏陶，这才是真正的君子。我们因此知道孔夫子所说“文质彬彬”这句话与《易经》的意思是息息相关的。野蛮与文明的相对，犹如阴和阳的相对。阴阳结合得最妥善的就是“文质彬彬”的君子，阴和阳混合得最妥善叫做“道”。前此讲解过“利贞”，什么是“利贞”呢？它即是“保合大和”，亦即是阴和阳两种对立的事物混合得最妥善并能保持的情况。在这情况中，万物随之出现，合理社会亦得以建立。如阴阳离析，万物就死亡，社会的正常规律就崩溃。到了“九二”时，爻是阳，位是阴，岂不是阴阳的混合？这是“文”字意义的第一个解释。

我们讲过，每到一爻，那一爻就要变动，由现在的状态变为相反的状态去。当《乾卦》的“九二”变为阴爻时，下卦就由《乾卦》变为象征火或日的《离卦》，亦即是光明。人类未有文化时称为黑暗时代，人类有了文化就是光明，也就是有了“文明”。“天下文明”就是说整个天下因为“阳气”的继续滋长而出现了文明景象。“天下文明”以“元气学说”来解释，就是说当“元气”积聚到一个极限时，“元气”就会发光。在“元气学说”来说，“光”和“气”是一种物质的两个不同状态；当“元气”稀薄，运动静止时，便称之为“气”，当“元气”运动得适当便表现为“光”，情况就好像西方物理学所说，当任何一个物件加热到一定的临界值就会发光的道理一样。“天下文明”就是说“阳气”由“初九”发展到“九二”时，本来微弱的阳气就趋于强大，也就是有了“光”，有了“文明”。这是以气的内涵作为第二个解释。

“终日乾乾，与时偕行”，“九三”是下卦《乾卦》的结束，同时亦将是上卦《乾卦》的开始，所以“乾乾”就是“乾”完结了又开始另一个“乾”。从中我们可以体会到“乾”的意思就是“自彊(强)不息”，我们就应该跟随着《乾

卦》所象征的时间要素,即是一天完成了又是另一天,运行不休。乾卦的“时”,是无止息地运行,最适宜应用于进德修业。《乾卦》代表道德,而“别卦”的《乾卦》重叠了两个“经卦”的《乾卦》,就象征了最高的道德。综合来说,就是表示永恒不息地追求、实行最高的道德。“终日乾乾,与时偕行”也就是说要跟随着时间,时时刻刻地进德修业,不可以荒废时光,而是要与时并进。

“终日乾乾,与时偕行”,因为着重于“乾乾”和“时”,所以表面上是以时间为主,但是当中亦包含了“位”。“位”就是指“九三”的爻位,它既是下卦的结束,又是上卦的开始。正因为它在“九三”的爻位,所以才有时间上“乾乾”的意思,其他的五爻,都不可能是“乾乾”,这是“位”的作用。但其实“时”和“位”都是次要,关键是指导人应如何作为。

“或跃在渊,乾道乃革”,“革”的原意是野兽的皮经过众多工序而成的制成品,古人就叫做“革”,后来就单纯地指牛皮的制成品为“革”。当原本的牛皮经过人工制作而成为“革”后,它的性质就改变了,因此就引申为“改革”。另外当血淋淋的牛皮被制作成干爽的“革”后,它的性质得到了改进,所以“革”深层的引申义就是将旧的事物变为更好的新事物,或者旧有的道理转变为更好的新道理,就称为“革”。

“革命”一词出自《易经·革卦·彖传》:“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命”是上天的命令,上天委任你为代理人,治理天下万民,那你就是君主。但上天的委任会改变,如果你做得不好,上天就会另找一个合适的人作为新代理人,所以改朝换代就是“革命”。在卦爻中,爻是由下向上发展的,所以一般来说是上卦比下卦好,因此“九四”虽然是在上卦,但却是由下卦过渡而来,所以有改革和变化。由下卦的《乾卦》变为上卦的《乾卦》,表示同一性质的事物得到改善,那就是“革”。“乾道乃革”中的“乾道”是指《乾道》

的规律，而“乃革”就是指《乾道》的规律得以进步改善。

“飞龙在天，乃位乎天德”，“天德”是指天的德性。在《乾卦》中，六爻都是阳爻，也都是天，或者可说是天的一部分，都拥有天的德性。在中国的哲学中，部分可以反映全体，全体又可以反映部分，正如佛学所说的“一花一世界”。这说法是中国和印度的古哲学基准之一，最初受到西方的大力抨击，但到了今天，西方的最新科学理论就跟它一样，说任何碎片都是反映原来物件的全体性质。虽然《乾卦》任何一爻都具备“天德”，但并不是每一爻都能反映发挥至最妥善状态的“天德”。《易经》六爻的性质和内容基本上是相同的，但由于时间和所在的位置不同，就有“潜”、“见”、“惕”、“跃”和“飞”、“亢”等不同的性质。“位乎天德”中的“位”是最重要的，它说出了“天德”之所在。“九五”在“天位”，结果就是“天德”在“天位”。只有在最适当的位置，“天德”最典范的性质才能显现。“天德”就是说具备了天最高的德性，也就是刚而能柔，既非纯阳，亦非纯阴，要达至一阳一阴的和谐混合才是“天德”。“龙”在“九五”之位，也就是天的规律表现得最合理妥善的时候。这不是单纯地说人类治理国家的好坏，也说出了最合理的天道规律。

“亢龙有悔，与时偕极”，“阳气”发展到“上九”的极限时，对天道或地道来说，阳极就会生阴，是一个自然而然的改变过程，当中是没有吉凶问题的；但在人道上，人类着重吉凶，当象征吉的“阳气”随着时间而发展到极限时，“与时偕极”便会生阴，也就是有凶。所以人道处此就要求变了。

这六爻的解释，令我们体会到在一个“别卦”之中，下卦和上卦有着密切的相应关系，也有发展高低的关系，例如“九三”所说的“与时偕行”和“上九”所说的“与时偕极”就密切相关。因为“九三”与“上九”相应，“九三”说“时”，“上九”亦说“时”，同是指时间发展到极限，但分别就在于“九三”所处只是下卦的最高处，还可以发展到上卦，所以它的“时”并未到尽头，

仍可以向前“行”，所以虽有“厉”却可以“无咎”；但“上九”已是整个卦的最高处，“时”已发展到极限，所以成为整个卦中最差的一爻。从另一方面看，在下卦中，最理想是“得中”的“九二”，“九三”已过了“九二”这中位，所以并不是最理想和合理的，因此才要“夕惕若”，自我警惕。同样地“上九”亦是过了“得中”的“九五”，但“上九”并不如“九三”般懂得自我警惕，因此就会有灾祸。知惕或不知惕，就成为“无咎”或“有悔”的关键。

“初九”的“潜龙勿用，阳气潜藏”和“九四”的“或跃在渊，乾道乃革”是相应的。“初九”说要“潜藏”而“九四”说“乾道乃革”，“革”是改变它“潜藏”的性质，“藏”是在地下，相反就是向上跃起，因此“在渊”就是未“革”，“跃”就是“革”，而它现在需要“革”。决定“渊”或“跃”的关键是“时”。为什么有两种不同的情况呢？改革是要时间的，必须按部就班才能成功，因为凡改革都是改变了我们的常识和喜好，所以阻力必大。中国历史上不乏可供参考的事例，例如王莽和王安石的变革失败就正是由于推行太急。在香港，我们日常的量度单位由英制改为公制就十分成功，因为那是渐次进行的；而反观美国，虽然是科学大国，改革并不成功，至今仍要用英制，正是因为不能逐步推行。在古代，将血淋淋的兽皮制成革要经历一段时间，《乾卦》“初九”的“潜”到“九四”的“跃”，中间必须经过一段时间，所以用了这个“革”字。由此可见，中国文字其实是很精确、很科学的一种文字，只不过未必人人懂得怎样运用而已。

“九二”“天下文明”，“九五”“乃位乎天德”，两者都是中爻，所以相应。“位乎天德”就是合乎一切中道，“文明”就是中道，而“天德”是更伟大的“文明”，两者是相应的。各位用同样道理，细心体会其他别卦中上三爻与下三爻的关系，如找到相应之处，你对《易经》的了解也就大大增进了。

“乾元用九，乃见天则”，“用九”就是说《乾卦》的六个阳爻都会变为阴

爻。“乾元”是“乾道”的开始，而“乾道”就反映出整个《乾卦》的发展过程。“乾元用九”就是说当整个“乾卦”的规律从开始(元)发展到最后，就会阳极变阴，刚而能柔，呈现出天的规律。简单地说，假如以曲线来表示，上升的部分叫“阳”，下降的部分叫“阴”，当阳发展到极限时，阴就开始；要注意，阴是在上面产生的，它逐渐增多下降到最低就成了阴极，阴极阳生，又开始上升，而阳也像阴一样，但相反是从最低下的阴中产生的。这曲线有如水波的波动，不停地升高、下降，宇宙万事万物产生、变化的波动过程即跟它相似。当《乾卦》的规律开始发展到最后，阳极变阴，变成阴的开始，阴极又阳生。任何事物的演变就是从阳变阴，由阴变阳的过程，这就是宇宙最基本的规律。因此“用九”以古代术语来说，“元亨利贞”之后，就是“贞下启元”，意味事物在永恒循环变动中。这重复又重复的过程，形成天地间自然的规律。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清朝的大学者王夫之认为应是：“乾元亨者，始而亨者也。”他说原文缺了个“亨”字，因为“始”就是“元”，而“亨”就是“亨”，应该上下两句相对。但我们今天则认为原文没有问题。从哲学层面来说，因为“乾元”在《易经》中已是包括“元亨”的意思在内，文字的简略可能是当时的行文习惯而非文字的脱漏。较早时说到《乾卦》中“元亨”，也曾说过宇宙万物的开始是受到“乾元”之气激发而产生，从而得以畅通地生长发展，所以说“乾元”不但是指开始产生，而且是因为产生才能自然地畅顺运行。

“利贞者，性情也。”《乾卦》中所说的“利贞”就是“性情”。“性”是本性，而“情”就是本性显露于外、为人所见的表现；也就是说“性”是隐藏、别人看不到的，而“情”就是显露于外，别人能看到的。“性情”和上面讲过的“性命”相类似。这里的“性情”是指《乾卦》的“性情”，亦即是“健”。“乾元”之

“始”是“大”，《乾》的德性是“健”，因此“乾天”最关键重要的性质就是“大”和“健”。宇宙要“大”，就一定要有所增加，让万物生长畅顺、滋生繁衍。宇宙万物在成长的过程中，要能够巩固、完成，这需要有永恒不息的推动力量，也就是“健”。“大”影响了“元亨”；而“健”则能够令“利贞”得以完成。

“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乾始”即是“乾元”。《乾卦》的卦辞是“元亨利贞”，而“乾元”就是能用一切美好有利的事物令天下得到利益。“不言所利”是说“元亨利贞”并没有具体说明有利的是什么，也就等于说在任何情况之下、对任何事物都是有利的，它没有条件、没有限制，所以是“大矣哉”，这是最伟大的利。

“大哉乾乎”，就是“伟大啊！《乾卦》所象征的天！”“刚健中正，纯粹精也”，其中“刚”是指《乾卦》的“德性”，重在本体；“健”也是指“乾”的“德性”，但却是强调“应用”的方面，即是“乾道”以“刚”为“体”，以“健”为“用”。《乾卦》六爻都是阳，所以是“刚”，而阳的特性是运动不休，所以是“健”。“中”是在两极端之中，既不过亦非不及，最为适当。“正”就是公正，没有私心，并没有偏爱任何事物。“纯”字原意是指只有一种单一的颜色，而卦中三爻都是纯一的刚爻，可称为“纯卦”，加上整个别卦《乾卦》，六爻都是纯一的阳爻，更是纯中之纯。“粹”就是无瑕疵，也就是“纯”到极点而没有任何缺点的表现。“精”本来是指米粮中经过细心挑选的良米；所谓“精华”，引申的意思就是经过挑选的最好物质。当“纯”、“粹”到了极点，就叫做“精”。因此，《乾卦》的特质是纯刚、至健、大中、至正，纯粹、不杂，到达最完美的境地。

“六爻发挥，旁通情也”，“发”是发展；“挥”是变动；“旁”是广泛、曲尽；“情”是指《乾卦》的性情。也就是说《乾卦》的六爻在不同的时间和位置形成不同变化——即“潜”、“见”、“惕”、“跃”、“飞”和“亢”，它们广泛而曲尽



地反映出《乾卦》的各种内涵。进一步,这特质更表现于《坤卦》之外的六十二卦中。每一卦的阳爻在卦中的位置同样反映出在《乾卦》同一爻位的性质变化;即是说《乾卦》的六爻在《乾卦》的不同爻位中有其个别与其他爻不同的性质,因此影响整个《乾卦》的变化,而当这六爻在其他卦中相同的爻位出现时,都带有它身在《乾卦》时的类似性质。同样的道理亦可以应用在《坤卦》的阴爻上。阴爻或阳爻的本性尽管在其他卦中或者是隐藏着,但还是跟在原来的《乾卦》和《坤卦》一样,改变只因为环境和条件的不同。

## 『推天道以明人道』的引申

“时乘六龙，以御天也”，这句与《彖传》中的“时乘六龙，以御天”差不多，只是多了个“也”字，意思便有所不同。《彖传》的重点是“六龙”；而《文言传》说的是“以御天也”，重点在于“御天”。所谓“御天”就是人为地操控天然的规律，来帮助推动整个宇宙的合理变化，古人指的特别是人类的变化。整句的意思是利用天然规律使到大自然的发展更为完美。换言之，使人类的社会跟随合理的规律发展到更合理的状态。“六龙”是指六爻，它们各个按照不同的时间、环境，选择出最合适的规律，大则可以改善大自然，小则可以改善我们人类的国家社会。“云行雨施，天下平也”是说施政如能像天上云雾的流动，雨水的下降，天下就会太平。

《文言传》与《彖传》最大的不同是，《文言传》从人道立论，而《彖传》则以天道和人道立论。《文言传》强调了人道，并发挥了《彖传》所说的君道，以人道的立场来解释，因此“刚健中正，纯粹精也”就是象征《乾卦》之“德”；“六爻发挥，旁通情也”就是说《乾卦》的“业”；“时乘六龙，以御天也”就是《乾卦》的应用方式；“云行雨施，天下平也”就是说出《乾卦》的功效和功用，合起来就是“德”、“业”、“用”、“功”。所以上文所说的“云行雨施”是象征性词句，并非指一般的自然现象，而是指人君的施政功用。“云行”是指国家的政令推行就如天上的“云行”般畅通完美；“雨施”就是君主对万民的施惠，就好像雨水从天而降，润泽大地。正是因为君主之政如“云之行”，君主的恩泽如“雨之施”，便能使整个国家的人民得到最太平安乐的生活。为君进德修业之道，就是要如《乾卦》般“刚”、

“健”、“中”、“正”、“纯”、“粹”、“精”。为人君者就是要体会《乾卦》六爻的意思,要展现出《乾卦》对其他六十二卦,也即是对万物的好处——特别是人类的德性,并要运用《乾卦》“六龙”的规律行事,兼且体会《乾卦》“元亨”的畅通德性,使百姓和国家得到好处,这样才可称为圣君。《文言传》在这里是讲君道、讲人道。

“君子以成德为行”,其中“君子”是指有道德学问的人,可以是贵族,亦可以是平民。“成德为行”就是要以完成道德作为行动的根据,也就是说人修养道德不能只存于内心,一定要通过实际行动展现于外,那才可算是道德的完成。“日可见之行也”,其中“日”是每一天,或者说是指日可待。由修德所展现出来的“行”,应是即时能看见的行为,这才是真正道德的表现。

“潜之为言也,隐而未见”,就是说具备“龙德”“初九”中的“君子”,因为潜藏在地下,并未为他人所看见。“行而未成”是说因为“君子”没有被人看见,即使他有行动,但他的行动,严格来说,未能真正彻底完成。“是以君子弗用也”,也就是说在“初九”的“君子”因此而不被任用。要留意的是,“初九”的“君子”虽然不为人知,但并不是什么都不做,他仍然在进德修业,在最初的阶段努力学习,为未来做好准备;亦正因为他尚未被人看到,所以他的进德修业还是未完成的,所以是“行而未成”。这一爻鼓励我们要好好读书,好好进德修业,未成功只是因为位置和环境因素,不应失望、气馁。

“君子学以聚之,问以辩之,宽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见龙在田,利见大人,君德也。”阳爻代表德,《乾卦》中六爻都是阳爻,所以代表了先天具备最高的德性,但是即使具备先天最伟大的美德,仍然需要通过后天的修习,然后才可以令先天的美德更能完美地完成。《乾卦》中“九二”和“九

五”是最能展现《乾卦》一切美德的两爻；人不能只凭借天分而不学，凡具备天分的人应鼓励他，再加倍苦学，就能成功。所以在具备《乾卦》美质“九二”这一爻，讲出进德修业的道理。

“学以聚之”是说我们要广泛学习，将所学的积聚起来。“之”代表了《乾卦》的“中正”之德。“九二”的“大人”就是拥有“中正”的特质。“君子学以聚之”也就是说“君子”要学习各种有关“中正”之德的思想，并聚集在心中，这是学习知识道理的过程。“问以辩之”，“辩”字通“辨”，即是“别”，也就是分别筛选。我们要通过向良师益友的询问，并透过实际的行动，细心分辨出在所聚集的学问中，哪一些才是真正正确的中正之德。

“宽以居之”，“宽”是指内心的宽大，同时还有从容缓慢的意思。凡是宽大的人，做事就会稳重缓慢，所以“宽”亦有稳健而不急进的意思。“宽以居之”就是说我们在吸收知识时，不应对个别的学问排斥，要心胸广阔，无所不包，自己认同的固然会接纳，自己不认同的亦要包容。当碰到自己认为是错误的知识，要心平气和，用各种合理的理据来证明它是否真正是错了，如果不是个人主观感情因素所致，那就应该暂时保留这个相反的意见。《易经》最注重这种精神，阴不是“道”，阳也不是“道”；对不是“道”，错也不是“道”，“道”在阴阳、对错之间，这个宇宙是否有所谓绝对真理的存在是一个很大的疑问，“宽”是我们追求知识的要点；“居”是长时间的停留，我们要长期秉持宽大的心胸来容纳一切，使思想和行为停留在中正之德中。

“仁以行之”中的“仁”字是指“仁德”，即是普遍地爱护万物；“行”就是以“仁德”精神实行这些知识。注意，传统儒家所讲的知识，不同于今天所讲的知识，它是要力行实践的，它讲的知识是实行道德的一个工具。知识不重要，重要的是借知识帮助道德表现于身体行为，展现于整个社会，这

才是知识。“君德”就是人君的德性。“九二”虽有“君德”却未有“君位”，只能用自身的文明来影响他人。“行之”便是行中正之德。

“九三重刚而不中”，所谓“重刚”，有多种解释，一说是阳爻是“刚”，在《乾卦》中，第一爻是“刚”，第二爻也是“刚”，第三爻亦是“刚”，所以“九三”就是重叠而成的“刚”，即是“重刚”。第二说是《乾卦》下卦是《乾》，是“刚”；上卦亦是《乾》，亦是“刚”，所以是“重刚”。第三种解释则是“九三”是阳爻，同时亦在阳位，所以是“重刚”，但这种解释并不能应用于其后的“九四重刚而不中”，因“九四”在阴位，并不是“刚”。所以第三种说法有问题，而第一、第二种说法则较正确，用于“九三”和“九四”都可以说得通。

“九三”因为是重叠三个阳爻而得来，又并非在“九二”的“中正”之位，所以是“重刚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是指“九三”并不在上面“九五”的“天位”，又不在下面“九二”的“地位”。“故乾乾因其时而惕，虽危无咎矣”，“乾乾”是“健”而又“健”，即一天复一天地实践德、业，而在时间的不断演变中要“时而惕”，任何时候都要保持警惕，这样就能“虽危无咎矣”，虽然有危险，但亦没有过错。

“九四重刚而不中”，“九四”亦是“重刚”，过刚则折，所以是隐藏着危险的。“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就是说“九四”并不是处于上面的“九五”、或下面的“九二”这两个中位，是不“得中”；在卦的排列而言，更兼它在中间而又不是“九三”的“人位”，所以“九四”才会“故或之”，意思是有或上或下的不确定情况。“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九四”有“或”，亦即是有疑虑，有疑虑就可以无过错。这里重要的因素是“时”，或可用人生来说明，二十岁的年轻人不必急于展现才能，但到了四十岁就不然了，因时间已无多。“九三”在下卦，就如年轻地位低的人，在这时候，有的是进德修业的时间，到了“九四”，它是最接近“九五”“君位”的一爻，就不应错失展

现才能的良机,因此非要尽快努力发挥才干不可。因此“九三”是“因时”,“九四”就是要“及时”了。“及时”努力,所以一定要“进”,所以是“进无咎也”。但为何要“或”呢?那是因为“重刚”、“不中”、又从下卦升上上卦等等的条件限制,所以要看环境和时机。只要时机一到,就要“跃”;不是时机,就要好像暂时隐居的潜龙。要注意的是,这里的“或”、“疑”,都是短暂地考虑时机,“九三”的“惕”是终身之“惕”,它不用急,可以一生坚持,而“潜”和“跃”,一经考虑、决定,就要“进无咎也”。

## 『天人合一』的引申

“夫大人者”，《乾卦》是“大”，所以《乾卦》里的人是“大人”，即是伟大的人，是堂堂正正站立于天地之中的人。“与天地合其德”，天地最伟大的德性就是天覆地载，包围保护着世间万物的生长。“九五”的“大人”要“合其德”，就是要像天地般孕育万物、保护万物。“与日月合其明”，太阳和月亮的光芒普照万物，无论是地位高贵的人，还是乞丐都能得到日月的照耀，也就是说“大人”要如“日月”，使世间万物，不论贵贱大小都能得到他的照耀和照顾。“与四时合其序”，“四时”就是四季，“序”就是四季更替的秩序。

天地的伟大德性就是使万物在春夏时生长发展，在秋冬时成熟及死亡，不断循环，既有生亦有死，才可保持未来的发展。此外，衰老的事物是不会进步的，但宇宙的发展是一直向前进步，世间事物要进步就要通过孕育下一代、改良下一代来继续发展，所以没有死亡便没有新生，没有新生便没有新的进步，这样才能配合宇宙的规律，发展得更繁荣、更幸福。更进一步说，任何的死亡都是为了未来更好的新生，秋冬的树叶枯萎掉落而成为树木的养分，使树木在明年更能欣欣向荣地生长。宇宙的物质都是在循环之中进步，在过程中不断累积已死亡物质的德性，从而发展出更伟大的新生，所以死亡是伟大的。因此古人说：“大哉死乎！君子息焉，小人伏焉。”所以人君要懂得有生就有死，不应赦免杀人犯，因为死刑的目的是用来警惕其他人，牺牲的是一个人，得益的可能是一万人或更多。古语有云：“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这是中国执掌政治的人根据春夏秋冬的规律悟出来的道理，要既有奖赏，

又有惩戒,而最大的惩戒就是杀生,这才是对人民最大的仁慈。“与四时合其序”,也就是说根据宇宙运行的规律作为施政之道,要有赏有罚,有仁有义;仁就是博爱万物,而义就是严肃地执行法律。人君必须仁义兼施,才能治理好国家。“与鬼神合其吉凶”,从易学来说,“鬼神”是宇宙万物“元气”运行所展现出来的形迹,也就是宇宙变化的规律,因为规律太深奥而人类不明白的,我们就称之为“神”;同样地“鬼”亦是人不能看到的,所以“鬼神”都是指宇宙变化的形迹,也就是宇宙的规律。人君要“与鬼神合其吉凶”,就是要协助宇宙使它的规律所展现出来的吉凶没有差错,即“参赞天地之化育”。

《文言传》从多方面解释《乾卦》每一爻的意思。而在整个《乾卦》中,“九五”这一爻是最重要的。“九五”的重要性在于它完全具备和表现了《乾卦》最基本和最重要的德性。它最高和最基本的特性是什么呢?《易经》最基本的两种符号就是“阳”和“阴”,而《乾卦》六爻全是由阳的符号组成。《十翼》中的《彖传》、《象传》和《文言传》从不同的角度来说明阳最高和最基本的特性,而《文言传》则主要是从阳爻所代表的德性这个角度来解释。在《文言传》中,《乾卦》初爻是“龙德而隐者也”,阳爻的“德”是隐而未现;到了“九二”就是“龙德”显现于外;至于“九三”和“九四”两爻则着重于“进德修业”,是以后天的人为努力修持工夫来达至“进德修业”的目的。

“进德”和“修业”表面上是两回事,但实际上是同一件事两方面不同的实践方法。“进德”表面上是自己内在心性的改进;“修业”表面上是表现于外的,对社会国家、甚至对天地万物的德性;但是“进德”是“修业”的根本,而能够完成“修业”,才是真正完成自己内在的“进德”。所以“九三”和“九四”都是在说“德”。“九五”则强调了阳爻所具有的“德性”是“刚、健、中、正、纯、粹、精”。“九五”在阳位,即是“得位”,具备了“刚健”的性质;而



“九五”又在上卦的中间，是既“中”且“正”；另外，它具备了《乾卦》的一切德性，是“纯、粹、精”。这也说出了“龙德”到了“九五”，不但具备“君德”，而且处于“天位”，又得“君位”，能将“修业”展现于外，同时兼有“德”和“业”，是最理想的。《文言传》中，《乾卦》的六爻只有“上九”一爻没有谈及“德”，其余由“初九”到“九五”五爻都明言“德”，可见《文言传》确实是从德的观点解释《乾卦》的。

“九五”“与天地合其德”，是说既然它具备了《乾卦》最高的德性，如果我们以人事去比附，当人身处于“九五”，而与“九五”合德的话，那人就具备了阳爻的一切德性，这就是“九五”的大人。天的德性是什么呢？《彖传》中所说天的“德性”是开创万物，令到万物开始生长，并形成了整个宇宙的生意，因此天地的最大“德性”就是抚育万物、爱护万物，令万物能畅顺地发展生长。“大人”要体会和配合天的“德性”，就要同样在人间容纳万物，并加保护（覆）、养育（育），使万物都得到最大可能的生长和发展。

“与日月合其明”，日月普照大地，使整个世界充满光明；而太阳和月亮的运行所造成的寒暖变化，同样是万物生长的关键。“大人”要与日月“合其明”，就是要如日月般照临无私，将光明赐予与贵贱大小不同的事物。

“与四时合其序”中的“四时”，就是春、夏、秋、冬四季。它们推动万物，形成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过程。即春、夏是万物生长的过程，秋、冬是万物成熟休息的过程。“大人”体会到四季的演变，在施政的过程中，同样要根据季节变化来推行各种不同的政令。关于这一点，古人非常重视。战国后期或汉初的《礼记·月令篇》就讲述了在一年十二个月中，一位理想的君主应该在特定的月份来做特定的事，例如在万物生长的春、夏，君主就禁止杀生，不可摧残林木，也不能屠宰幼小的动物，要使万物都能在共同

合理的环境中生长发育；到了秋、冬，君主就能合理宰杀，对犯人也是要“秋后处决”，甚至对不义之国的征伐亦要在秋后才起兵，这都是君主根据四时的规律而定下的施政原则，在《吕氏春秋》的《十二纪》中亦有类似的记载。君主“与四时合其序”就是说一切的政治措施要按照天地的规律，即在一年中配合季节、月份的寒暖来推行一切合理的政令。古时君主在“立春”之日象征性地去亲耕田亩，以鼓励农民耕作便是根据以上的理论。

“与鬼神合其吉凶”，“鬼神”在《十翼》中只不过是阳阴二气变化的痕迹。其中“神”在《系辞传》的解释是“阴阳不测之谓神”，也就是说“神”是阴阳变化，它推动了整个宇宙万事万物的变化。由于变化的多采多姿，我们人类的有限知识并不能知道它全部的规律，因此有时知道、有时不能知道未来的变化，所以便说是“不测”，意思是规律虽然应是必然的，但也存在着偶然。类似现代量子力学大师海森堡的“不确定原理”。《周易》的《十翼》因此称宇宙自然的变化规律为“神”。“神”是高层次的阴阳变化，而“鬼”则是低层次的阴阳变化。

阴阳变化象征着宇宙变化，从《易经》或易学来说，那就是使一切美好的事物生长得更茂盛，发展得更完美，而对不合理而妨碍发展的事物，则将其抑制减少，结果在阳生、阴杀的基础上，阳大阴小，阳尊阴卑，而宇宙的变化发展也是趋于扶阳抑阴。从人类的价值观来说，阳就是对美好事物的奖励，阴就是对邪恶事物的惩戒。“与鬼神合其吉凶”，就是说君主掌握了阴阳鬼神之道，从而赏善罚恶，他的做法，是与鬼神一样对人类万物正直无私地展现其吉凶相配合的。

“先天而天弗违”，“先天”是指早于天的规律。当我们人类尚未曾发现、未曾利用天的规律来做事之前，“九五”的“大人”，因为与“九五”的“德性”合一，就能与天道合一。他既然合“道”，他的所作所为就与“道”没有不

同,就能早于天的规律行事、创立出人类的规律,由于他本身便体现了天的规律,所以他根据“道”创造出来的各种社会政治制度,天也不会违背反对他的作为。“天弗违”三字有极为关键性的意义,如果我们改为说“先天而弗违天”,那就是说“大人”所行的“道”,只是顺从天的规律而行,顺天而行是接近道家的说法;但现在这句是“天弗违”,就是说人力能胜天,人类合理的作为是连天也不会违背反对他的,这是儒家的说法。

“后天而奉天时”,在天然规律已经完善建立之后,它就变成是天地人类的规律,由于它是完美的、与“道”合一,就自然而然地合乎天道,因此圣人就“奉天时”,奉守天道之时序。奉守天的关键在于时间,而奉守地的关键则在于空间。

“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这两句是说符合“九五”之德的君主能在未有规律之前创立法制,合乎人类最高的合理标准,又能继承前人所建立一切的合理规律,使其能维持下去。“天且弗违”是说“大人”所创设的规则连上天都不违背他。“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既然天都不会违背他,那么人和鬼神亦自然不会违背他,这是最伟大的君主的作为。综合来说,“九五”的“大人”是与“道”合一,亦与“天”合一,在中国传统的哲学上有所谓“天人合一”的说法,现在这句话就说出了内容和做法。

在印度的哲学中,亦有类似的“梵我合一”的说法,但其内里意义与中国的“天人合一”并不相同。即使在中国的“天人合一”思想中,亦分为儒家和道家的两个不同流派。原始人类分不清自己与外界的界限,亦分不清天与人的界限,浑浑噩噩地如动物般生活,是自然而无知的“天人合一”状态。但随着人类文化的发展,人的自我意识提高,进一步将人与大自然明显地分开,这是“天人相分”的阶段。人类的文化继续发展,人类对人生义理有更深入的了解,人类便知道人与自然虽然是分立的,但却是浑然的一

个整体,任何事物,彼此都是息息相关的。所以通过知识教育,人为地回归到有知的“天人合一”。

老庄的道家学说认为,宇宙是伟大的,它将万物混合成一整体,我们人类只是这个整体中的渺小部分,人须顺从自然,因此道家的“天人合一”,是人类回归自然,以自然之道为思考行事的最高依据,所以道家 and 儒家相比,较注重无为(自然)。

儒家学说则认为人在宇宙中虽然是渺小的,但也不应该自暴自弃,如果了解天地的性质,加上后天努力,扩充上天赋予的本性,使本性发展到最完善的境界,人类就与天没有分别。如能将此本性再发展扩充得比天更好,就能跟天一样伟大。人的天性有哪种可以通过后天努力去扩充的呢?儒家从宇宙背后重复的规律找到答案,这规律从古到今不变地出现,如不是伟大的话,早已毁灭了。我们从人类的观点,体会了宇宙背后的这种性质,把它变成了人类道德的规范,只要能在这方面扩充人的德性到最崇高的境地,就能与天地并立,成为“三才”,于是“天大、地大、人(王)亦大”。所以儒家和道家相比,较注重有为(人为)。

所以《彖传》、《象传》和《文言传》的阐释便都是从德性上发挥,尤其是《文言传》更是以德性为主,认为通过德性的修养,就能与天合一。概括来说,所谓“大人”与天合一,就是效法天地的德性,无私地养育万物;效法日月的德性,无私地照临万物;效法四季的德性,根据四季的规律来发展人类合理的生活方式;根据宇宙鬼神的变化规律,来对万物作出赏善罚恶,并以合理公正态度来维护整个地球,保持国家社会和人民能够更幸福地发展,这都是从德性而来。这种“天人合一”的说法是儒家的思想。孔子说得较隐晦,孟子则较为清楚明显,到了北宋的张载就将这种思想命名为“天人合一”,而这个以儒家为主流解说的“天人合一”理念,从此就成为中

国传统的核心思想,甚至见于我们的日常行动和语言,影响非常之大。反观古印度的“梵我合一”之说,就比较接近道家的解说。道家“天人合一”之说,亦与儒家之说分庭抗礼,只不过影响力不如儒家之大罢了。

“亢之为言也”,《乾卦》“上九”所说的“亢”是“知进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丧”,也就是说只知进取,不知后退;只是为了追求自身地位的晋升而不知退后之道;只知道自己高贵的地位能够永远保存,而不知道地位终究会失去;只知道可以永远取得财富等,而不知道它们会丧失。

“其唯圣人乎!知进退存亡”,“其”是疑问词,而“唯”解作“是”,意思是说大概只有具备圣人才智和德性的,才能知道什么时候应该进,什么时候应该退,在什么情况下自己的地位得以保存,又在什么情况下会失去。注意为什么不提“得”和“丧”呢?因为“进退存亡”没有问题,“得”“丧”自然也不会有问题;“进”“存”就是“得”,“退”“亡”就是“丧”,“进退存亡”是针对抽象的事物,而“得”“丧”是针对具体的事物,所以不用说具体的“得”“丧”。圣人明白抽象的道理,自然更明白具体事物的道理。

“而不失其正者,其唯圣人乎”是说知道“进退存亡”之道而能“不失其正”的,大概便只有圣人才能做得到了。汉末三国,大经学家王肃在注解《易经》时,他的版本是“知进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丧。其唯愚人乎”,与下句“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圣人乎”是对比的;以“愚人”的不知进退与“圣人”的知所进退作鲜明的对比,义理说得更清楚明白,让我们明白于“进退”、“存亡”、“得丧”中如何自处。而我们今天的版本连用两个“圣人”,则更能强调学习圣人之道,道理也说得通。两个版本的文字各有优胜之处,各位可自行选择。

总结整个《易经》《乾卦》和有关的《十翼》解说,首先我们要明白今天

所说的《乾卦》及其注解并非出自一人之手。《易经》的第一个部分是卦画。《易经》的原本,或称为《周易古经》,应是三千年前的著作,它已经创设了以阴爻和阳爻组成的卦画符号。这给予我们多重启示,第一,当人类由具体认知进步到抽象认知,这是人类知识最大的飞跃。今天我们的科学定律其实也是以符号建构而成,远古时代的中国人竟然懂得用符号来表达观念,可见他们的智慧是远超我们想像的;第二,《周易》与其他中国古籍不同,便是运用了符号作基准,这说明了它有类似我们今天科学以符号表达规律的想法,所以整本《易经》的构思,就是以它来说出抽象的天道、地道、人道的规律。

## 『时位』与『物极必反』的引申

第二部分是它创设的卦。卦与其卦名的意义和关系虽然可能在悠长历史传承中有所改变,但到了《周易》编成的时候,用了当时的思想给予这些符号新的意义或新的表达方式,例如《乾卦》是天的象征;《坤卦》是地的象征,两卦是互相补充的,其实可视为一个卦。在它赋予这符号天地意义的时候,当中并非表达古代单纯的天地观念,而是蕴含了人对宇宙人生的看法:天生万物,如生长能够持续的话,就一定向前发展,由微小以至成长、成熟。因此,“元亨利贞”肯定最初只是低层次的卜筮之辞,但在《周易》中,配合了天地(以乾坤两卦为首),自然产生古人对天地的观念,那就是天生万物,地养万物,天地配合构成了生育万物的过程。

如果从三画卦来说,《乾》《坤》两卦产生其余六卦,即《震》、《坎》、《艮》、《巽》、《离》和《兑》,也就是所谓“《乾》《坤》生六子”;如果从六画卦来说,《乾》《坤》两卦就衍生出其余的六十二卦。天地比万物重要,而《乾》《坤》两卦在“六十四卦”中,因此亦较其他六十二卦重要,所以在《文言传》中只详细解释《乾》《坤》两卦,其他六十二卦则从略。另外,人类有了天地的观念,产生了天尊地卑的观念。根据这种有等差的观念,人类所建立的社会亦是一个有尊卑等差的社会。因为今天人人平等,我们觉得有尊卑等差不合理,但如作反思,可发现当中其实亦有它的优点,对维系古代中国国家社会有其不可磨灭的贡献。我们今天一般人讲民主平等,大概未能看出它也存在不少缺点。我们将来可能要在民主和专制之间找到平衡,才能建立合理的社会秩序。等差的观念是周朝礼制建立

的依据,而中国二千多年来的传统文化也可以说是由《乾》《坤》两卦背后深层的哲学思想发展而来,所以《周易》对中国文化有极为深远的影响。

《乾卦》的六爻是说“龙”由潜伏于地下、升上地面、升到人间及升至天空最高处,通过位置和时间的推展,“龙”就一直升到最高。在这里有几个关键,第一,“龙”是一种象征,并非真正的生物,古人以传说中具备阳刚性质、德性最伟大、变化最莫测的“龙”来象征阳爻的变化莫测和德性的崇高,爻辞就通过“龙”这个“象”由低而高的位置变化,说明了“空间”尤其是“时间”因素的重要性,也就是《易经》所说的“动”。任何事物本身都是没有变化的,因为有“动”,才产生变化,“动”的关键就是“时间”。因此每一个爻位,就称为“时位”,是时间和空间(“位”)合一之意。

《乾卦》六爻的性质完全一样,才能一样,德性亦一样,唯一不同的是身处不同的“时位”,从而表现出不同的特性,就好像人生的穷通得失就因为人身处于不同的“时位”。人生命运的好坏其实不是绝对的,今日之穷可能是他日之通,今日之通可能是他日之穷,到了盖棺之时方可论定。我们明白了《乾卦》六爻之所以变化,就可以豁达的态度面对人生,这是《乾卦》精义之所在。以人生阶段来说,“龙”由下而上的上升发展,可用以象征人一生事业发展的奋斗过程,由少年到青年是“潜龙”;青年出外工作是“九二”的“见龙”,在这位置如不求上升亦可优哉游哉;如想成为大人物,再进一步就是“九三”和“九四”的“进德修业”;既能“进德修业”,就有机会来到“九五”“飞龙在天”的位置;到了“上九”就盛极而衰。我们将这个人生的过程提升及抽象化到哲学的高层次,就说阳爻,或称宇宙最基本的物质或力量之一的“阳”,由微小发展到巨大,到了最巨大时它就会转变,产生相反性质的“阴”。

《乾卦》中有独特的“用九”,就是指出阳极必阴,由“九”变“六”;而与



《乾卦》对等的《坤卦》亦有独特的“用六”，是阴极生阳。因此《易经》所说的人生最关键道理就是，任何事物发展到极限就会向相反发展，也就是“物极必反”的道理，所以《老子》称为“反者道之动”。这里尤其通过《乾卦》和《坤卦》各自的“用九”和“用六”，很明显确切地指出这种哲理已经出现在三千多年前的《易经》原文之中。这个道理在其他的六十二卦亦然，往往可见到了五爻是最好或最坏，但到第六爻则向相反改变。这不是巧合，而是整部《易经》的哲学架构就是如此。

第二，拿《周易》原文中的《乾卦》和《坤卦》作一对比，可供给我们很多有思考价值的材料，例如《乾卦》以“龙”的变化来象征万物的变化，其中说的道理可能还不够清楚，到了《坤卦》的“初六”“履霜，坚冰至”，意思是当我们踩到薄霜就会知道厚大的冰块将会随之而来，它明确地说出了这种事物现象的背后存在一种规律，因此可从现在推知将来，而这规律是天道的规律、自然的规律。《坤卦》“初六”并不是要说出自然的现象，其真正的意义是以天道的规律来说明人道的规律。整本《易经》往往用了自然的规律来说出人事的变化，由现在有这样的“因”导致未来有这样的“果”，这在更高层次上解释占筮是合理的，也是准确的，因为它指出某些规律。用了这些规律以解说未来，吉凶并非决定于神明是很明显的，它只是事物发展的必然之“果”。

我们要清楚了解一所房子，要从多方面、多角度去观察它；要学习复杂的道理，更要从多角度、多方面来理解，才能综合得到真相。所以《易经》就用了大量不同的文字来解说，例如《彖传》往往把《易经》的内容提升到天道，以天道观念来解释卦的意思，然后再由天道暗中说出了人道如何效法天道。在《十翼》中，古人最重视《彖传》，认为它所说的道理最为宏深。我们细心体会《彖传》的文辞，再触类旁通，就能对宇宙人生之理有更深入的

了解。《象传》同样是说天的规律,它与《彖传》不同之处是:《彖传》多讲天道的变化过程,而《大象传》则多讲天地变化所形成的规律,《小象传》则是暗中将天地变化的规律,转化为我们人类行事的规律,两者互相补充。《彖传》是原理性的,而《象传》是规律性的,两者结合才是变化的完整过程。全部“六十四卦”都有《彖传》和《象传》加以解释及发挥,如果我们提升层次,细心体会《彖传》和《象传》,不独可以了解天道的规律,更可以了解人道的规律。如想对天道规律了解多一些,须多花时间细读《彖传》,将它的意思扩充引申,加上注解的帮助,就可明白六十四卦所包含的六十四条天道规律。搞科学研究的人可从中得出不少灵感,如李政道、杨振宁的“宇称不守恒”说,波耳(Niels Bohr)的量子力学“互补原理”,都是从《易经》得到启发。至于《文言传》则是从人类的道德来解释《易经》,为什么《文言传》反复地多次解释《乾卦》呢?它通过“时”、“位”和事情本身的性质来解释不同的爻,有时集中地单以“时”为主,有时单以“位”为主,有时又单以事情的性质为主,观点角度的不同,就对简单的卦爻辞有不同的发挥。《文言传》教导我们,研究《易经》的每一爻,先要分开解释,再综合来体会,就如上面所讲从多方面去观察一所房子一样。另外,《易经》还教导我们要从相反方向来看事物,当人人说好的时候,你反要问坏在哪里。当你能从正反、好坏层面去看事物,就能看到很多平日看不到的情况,你为人处世和判断事物,就有了更高的智慧,这是《文言传》教导我们应如何去读《易经》的关键所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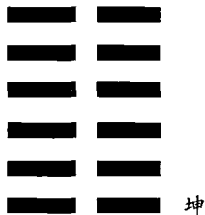
## 第五章

《坤卦》、《阐微》（二）——卦辞、爻辞、  
《彖传》、《大象传》、《小象传》



# 《坤卦》卦名

《坤卦》的六爻都是横向中断的两个短画“——”，这就是阴爻。“别卦”的《坤卦》由两个“经卦”的《坤卦》组成，下卦是《坤》，上卦也是《坤》，所以在古代或唐朝以前，卦画之下已加上了“坤下坤上”的注解。



《坤卦》的“坤”字意思是什么呢？今天的学术界讨论激烈，但仍然未有定论。如果我们从字形来看，“坤”左面是“土”，表示“坤”的内容意义和“土”的性质内容是密切相关的；右面是“申”，“申”是代表西方的阴寒之气，因此“坤”字本身就是西方泥土中的阴气收敛含藏的意思。

“坤”字除了在《易经》中出现外，在其他的中国古代典籍中较少出现，所以并不容易与其他典籍文字进行比较推测出“坤”的原来意义。另外，在一些古代版本中，“坤”有不同的写法，如“川”、“𡿨”及“顺”等。汉朝的石碑往往将“坤”写成是山川的“川”字或“𡿨”字。“川”即是河流，而“𡿨”可能是“川”的别写，同样跟水有关。至于“顺”，在古代读音可能与“川”相近，同音假借，意义相通。在近、现代的考古发掘中，出土了大批中国古籍的手抄本，而这些抄本中，同音别字的情况极为普遍，所以“川”、“𡿨”、“顺”和“坤”都可能是指同一个卦名。

我们为什么有这样的推测呢？因为在《大象传》中，每一个卦象下就说出了卦名，如《乾卦》说“天行健”，因此马王堆的帛书《易经》，便称《乾卦》为《键卦》，而《坤卦》的“地势坤”，有些古本写作“地势顺”，因此“顺”很可能是《坤卦》的别称，

后世才定为《坤》。我们姑且不论有关“坤”字原意的争议,而从“坤”字的表面意义来看,《坤卦》在我们今天的《周易》中,类象是“地”,其意义与“天”相对;而《坤卦》的功能性质则是“顺”,即柔顺的意思,与《乾卦》的“健”相对。

# 《坤卦》卦辞

坤：元，亨，利牝马之贞。君子有攸往，先迷后得主，利。西南得朋，东北丧朋，安贞吉。

《坤卦》的卦辞是“坤元，亨，利牝马之贞”。《乾卦》具备了“元亨利贞”四种德性，而《坤卦》是唯一能与《乾卦》对等等级的卦，所以同样有“元亨利贞”四种德性，但是《乾卦》的“元亨利贞”是没有条件的，而《坤卦》则限制为“利牝马之贞”，是有条件的。《乾卦》的“利”是“不言所利”，亦即是“利”于所有事物，是至大的“大利”，而《坤卦》的“利”只利于“牝马之贞”。

“牝”在古代指雌性的动物，与雄性的动物“牡”相对。很多时候，甲骨文字中，动物的名称旁边加上“匕”，就是指该动物是雌性；加上“土”，就是指该动物是雄性。中国古代的文字在商朝或以前才区分动物的雌雄，但到了周朝后就没有了雌雄性的区别。《尚书·牧誓篇》记载在商朝末年，周武王讨伐商纣时指斥商纣“牝鸡司晨，惟家之索”，就是说天地的秩序原本是公鸡在天明时负责啼叫，但现在却是母鸡在啼叫，秩序的颠倒就成了全家最大的灾难，也即是说商纣纵容宠姬妲己乱政；当中的“牝鸡”，就是指母鸡。

《乾卦》象征天道的运行无息，因此“龙”的飞腾于天就是《乾卦》在天上的运行，至于大地上最能代表运行不息的便是“马”。马匹能在大地上行走，比人类的脚力强健得多，所以在《易经》的类象中，《乾卦》行天的是“龙”，《坤卦》行地的是“牝马”。

“马”原本不是《坤卦》的象征，而是《乾卦》的象征之一。



但是《易经》强调《坤卦》是要特别地配合《乾卦》，成为《乾卦》附属的一部分，这样才能说明《坤卦》的性质。在动物群中，雌性的马最服从雄性的马，所以养马的人往往用一匹雄马来管束十匹雌马，而雌马亦对雄马唯命是从。因此养马的人只要训练好雄马，就能控制雌马。这种情况并不见于其他动物。

《坤卦》的“卦德”是“顺”，是柔顺服从。本来牛的顺从性最强，但它不能行远，也没有“健”的性质，所以不能成为《坤卦》的类象。《坤卦》的柔顺服从是有条件的，它只是单独对《乾卦》才顺从，并非对其他的六十二卦亦如此，正如雌马只对雄马服从一样。当《坤卦》顺从《乾卦》、接受《乾卦》的命令指导，就同时接受了《乾卦》“健”的德性，所以《坤卦》有两重德性，它原本的德性是“顺”，但当它服从唯一的《乾卦》时，也就接受了《乾卦》“健”的德性，同时是既“顺”且“健”。所以古人用了既柔顺又强健的雌马作为《坤卦》的象征。《乾卦》的类象为“马”，而《坤卦》特别指定是雌马，所以《坤卦》得到《乾卦》一半“健”的德性。《乾卦》所说的“马”，无分雌雄，但《坤卦》所说的“马”就专指雌性的“牝马”。

“坤元，亨，利牝马之贞”是指《坤卦》具备如人间雌马既柔顺又健行的德性，又能接受《乾卦》的命令行事的话，有这样条件的“贞”，才有这样条件的“利”。贞是坚守正道，并持久不移。《坤卦》具备的“元亨利贞”四德，相对于《乾卦》的四德是有所减弱的。另外要注意的是，《乾卦》是开始，《坤卦》是继续和完成。凡是命令都是先有人想出那个命令，然后才有接受并完成命令的人，因此《乾卦》有开始的意思，而《坤卦》有完成的意思。所以《坤卦》严格来说，根本没有“元”，也没有“亨”。《坤卦》之所以有“元亨”，是因为它与《乾卦》配合，接受《乾卦》的命令，因此《坤卦》的“元亨”就是《乾卦》的“元亨”。反过来说，《乾卦》的“利贞”是次要的，因为真正完成“利贞”

的是《坤卦》，所以我们说“《乾》以‘元’为主，《坤》以‘贞’为主”，这就是两个卦之间的哲学关系。

从字面解释，这句话是说《坤卦》具备了“元亨利贞”这四德，只不过“元”“亨”是来自《乾卦》，以“乾元”为“坤元”，以“乾亨”为“坤亨”。至于《坤卦》的“利”和“贞”，则不如《乾卦》般无所不包，无所不利，《坤卦》是有利、有不利的，当《坤卦》能坚持守着“牝马”的德性，既“柔”且“健”时，那么《坤卦》所具备的“利贞”才是什么都有利的。

以上所说，是从战国以来直至今天仍采用的解释。可是高亨教授则认为“元亨利贞”是指有利于举行盛大的祭祀；而“利牝马之贞”就是说如问利用雌马作为运载工具或用于战争是否有利，答复是吉祥的。这个解释是否合理，可说是见仁见智了。

“君子有攸往”中的“君子”是极为尊敬的称呼，尤其在三千年前专指贵族，即是君主的儿子，以前问卦的人都是贵族，所以占辞中的“君子”也就是问卦的人，即是对方，犹如“你”。“有攸往”即是“有所往”，“所”是代表方向或地方。全句也就是“君子”占问前往地方的吉凶。

“先迷后得主，利”是说“君子”出门远行，最初会迷途，后来才在旅途中遇到好好招待他的主人，所以说到底出门是有利的，这是原来的意思。“西南得朋，东北丧朋”中，“朋”的一个解释指朋友，是志同道合的人；另一个解释指古代的一种货币，即是贝壳。远古中国华夏民族所聚居的地方远离海洋，因此精致的贝壳就成了珍贵的物件，所以贝壳就成了交易货币之一，十块贝壳就称为“朋”。如采用了这个解释，“西南得朋”就是说往西南方向前行，就能得到朋友，或得到钱财。“东北丧朋”就是说向东北方向前行，就会失去朋友，或失去钱财。“安贞，吉”中，“贞”是询问，“安贞”就是询问是否平安，而答复是吉祥的。我们可见，如相信高亨教授以上的解释，这

段卦辞问了很多问题,问大祭时,它没有说出吉凶,或可算是吉吧!问远行时则有上面所讲的种种情况。这段卦辞原来真是这样的意思吗?

我们且不理会原来是什么意思,现在只根据战国以来两千三百年来解释。“君子有攸往”是说一个“君子”如果有所往,有所作为;“先迷”是说如果“君子”是自己创先、自己出主意或自我为主的话,“君子”的出行和作为就会迷失方向。“后得主,利”是说如果“君子”是追随别人之后,也就是听从别人的命令指示,有了主人,跟随别人,就会得“利”。如果我们标点为“先迷后得主利”,就是说任何事情都跟随别人,以别人为“主”,自己为“从”,那么自己就得到“利”;如果我们标点为“后得主,利”,这样“利”就不但是“先迷后得主”得“利”,还包括下文“西南得朋、东北丧朋”都“利”。为什么“西南得朋”是“利”,“东北丧朋”亦是“利”呢?关键就在于古人观念中西南方属阴、东北方属阳,而《坤卦》本身属阴,因此如果“君子”向西南方前行,由于西南属阴,那么就是阴和阴相遇,也即是碰到自己的同类,也就是“得朋”。反过来说,东北方属阳,当阴性的事物去到阳的地方,就会失去同类,失去朋友。这是古代的观点,究竟它是否与“后天八卦图”方位有关系呢?这是一个争议性的问题,在此不讨论。

易学中有“先天八卦图”和“后天八卦图”。“后天八卦图”中,“八卦”的排列次序以《巽》、《离》、《兑》三卦排列于卦图的西南方,而《巽》、《离》、《兑》三卦属“阴卦”,所以与《坤卦》同类。另外,《乾卦》和《震》、《坎》、《艮》三卦同属“阳卦”,它们的排列是从下面的北走向东,所以东北方就是这四个“阳卦”之所在。根据这个理论,当“君子”向西南方前行时,就会碰到与《坤卦》同类的《巽》、《离》、《兑》三个“阴卦”,也就是“得朋”;当“君子”前往东北方时,就碰到与《坤卦》不同类的《乾》、《震》、《坎》、《艮》四个“阳卦”,也就是“丧朋”。

为什么“丧朋”也是吉祥呢？关键是《坤卦》须服从《乾卦》，执行《乾卦》所给予的命令，如果配合与《乾卦》同类的其他三个“阳卦”，《坤卦》就能更好地完成《乾卦》的命令，当然是吉祥。另外，当《坤卦》离开了位于西南的同类，不和同类“朋比为奸”，而前往东北，一心一意，大公无私地帮助《乾卦》办事，那么所做出来的事就会更伟大、更成功。因此，无论是“西南得朋”或是“东北丧朋”，只要《坤卦》是顺从《乾卦》办事的话，都会是吉祥的，“安贞，吉”中的“安”字有顺从的意思。“贞”是坚持守着正道，《坤卦》如要坚持守着正道，就要借助《乾卦》自强不息的力量，所以“安贞，吉”是说不但要具备《坤卦》的“顺”，还要具备《乾卦》的“健”，将两种德性混合才能吉祥。这也说出了——一个关键，那就是凡是柔顺的事物都难以坚持，有如水是最柔顺的，它随物赋形，没有自己固定的形状，所以柔顺的最大缺点就是不能坚持。《坤卦》之伟大处就是在柔顺的同时又能坚持到最后，所以它要“安”、“贞”、“顺”、“健”，才会吉祥。

# 《象传》对《坤卦》的诠释

《象》曰：“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坤厚载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牝马地类，行地无疆，柔顺利贞，君子攸行。先迷失道，后顺得常。西南得朋，乃与类行。东北丧朋，乃终有庆。安贞之吉，应地无疆。”

“彖曰：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坤卦》的“至”字，虽然同样有大之义，但它的大是有极限的。反观《乾卦》的“大哉乾元”，“大”是无所不包的，是没有极限的。这就说出“乾元”是无条件的，而“坤元”是有条件、有限制的。再者，“至”，有动义，又说出了“坤元”要不断发展，不能静止。第一句是说“坤元”真是伟大啊！“万物资生”，“资”是凭借的意思，这是说万物都要凭借它生长。《乾卦》是“万物资始”，“始”说出这是开始之初，万物并未有具体形状，是抽象性的；而《坤卦》则是实际生长，已经开始而且有具体的形质，万物因为凭借《坤卦》这个德性和功能，就开始生长，并继续发展。“乃顺承天”，“乃”是“是”；“顺”是“顺从”；“承”是“接受”；也就是说《坤卦》顺从并接受天的命令，继续完成天所未完成的事业。

“坤厚载物”是说《坤卦》具备了最厚重的德性，所以能容载万物于其上。《坤卦》的类象是泥土，而泥土的德性就是广阔而厚，这样万物才能在泥土中含藏，和在泥土中生长；相反泥土不够厚，则不能产生万物。这“厚”字既是实指泥土之厚，也虚指它生物之厚。“载物”是容载万物，指容载万物在大地之中、或大地之上，这自然也是由于大地之“厚”。

“德合无疆”，“无”是无限，“疆”原意是指疆土，也就是土地。“无疆”原本的意思是指空间的无限。要形成空间的无限，就要有无限的时间。在中国的古代哲学思想里，认为时间产生空间，时间越久，空间也就越大，这其实与今天西方的宇宙哲学也是符合的。凡谈到空间的无限，背后蕴含之时间也就是无穷的，所以“无疆”既指空间的无限，也指时间的无限。无限的空间和无限的时间本来是天才有的德性，所以“无疆”其实是天的德性。“德合无疆”就是说《坤卦》如达到最高的境界时，它的德性就能与《乾卦》的德性配合，即是《坤》效《乾》、“地法天”，地就具备了天的德性；而“人法地”，人也就具备了地、乃至天的德性，老子所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就和《坤卦》之义相通。《坤卦》效法《乾卦》，因此具有《乾卦》“无疆”的德性。它有了近乎天的性质，就能以无限的时间和空间让万物生长。

“含弘光大”中“弘”亦读作“洪”(音)。“含”指天地于万物无所不包；“弘”是大的意思，而这“大”，就是无所不及、无所不在；“光”亦可读作“广”，它在《易经》中有两个不同的意义，一个是光明，另一个是广大，所以有两个读音。古代注家注解《易经》时多以“光”为光明，而今天的注家多将“光”解作广大，这是自清朝伟大学者王念孙开始的。“含弘光大”就是说《坤卦》包容万物，又能孕育万物，使万物能继续生长而没有限制。“品物咸亨”，“品物”的意思是具体分别出的万物；“咸”是都是、全部；“亨”是畅通。

“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这三句说明了《坤卦》的“元”是继承了《乾卦》之“元”，将《乾卦》开始生长万物的功能加以继承，并令到万物进一步由无形发展为有形。“坤厚载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这四句说出了《坤卦》中“亨”的意思。《坤卦》是在大地以空间的广阔为基础，一定要配合和学习《乾卦》“无疆”的德性，然后引申发展为同时包容万

物和令到万物畅通发展、长大变化。所以《坤卦》的“亨”是从《乾卦》的“亨”进一步发展而来的。

“牝马地类”，“牝马”是指雌性的马匹，因为雌性属阴，《坤卦》为地，亦属阴，所以说“牝马”和大地是同类。“行地无疆”，“行”是行走；“地”是大地；而“无疆”就包括了时间的“无疆”和空间的“无疆”，而在这里主要是说空间的“无疆”，“行地无疆”就是说“牝马”能在大地上行走走到最远的地方去。“无疆”本来是《乾卦》所具备的德性，因为《乾卦》最主要的德性就是永恒无息的运动，正由于《乾卦》的永恒无息，就产生了时间的无穷和空间的广阔这两重意义，引申出“无疆”的德性。“牝马”在这里用来象征《坤卦》的德性，原因是本来《坤卦》是静止的，但是《坤卦》顺从“乾阳”，就由静止产生运动，效法“乾天”的运动不休。“乾”是上天永恒无息的运行，所以“坤”便亦在大地永恒无息的运行，因此“行地无疆”就说出了《坤卦》法《乾》、法天，因此得到“乾天”“无疆”的德性，所以“行地无疆”就是指《坤卦》的德性。

“柔顺利贞”，“柔顺”是《坤卦》本有的德性；“利贞”的“利”是利于；“贞”是坚持正道。“柔顺”本身是难以坚持到底的，会随着外界环境的变动而改变，这种改变一般是坏的，所以“柔顺”再高级的要求是要能坚持正道的“柔顺”。在这里“柔顺”的意义就变成了与世俗的意思不同，如果是单纯“柔顺”，在好的时候，“柔顺”是好的德性；但在坏的时候，“柔顺”便变得邪恶，所以“坤阴”有两个截然相反的德性，一是《坤卦》“柔顺”是跟随《乾》的话，就具备了《乾卦》一切的德性，“坤阴”亦崇高伟大；另一方面是假如《坤卦》并非顺从《乾卦》，而是跟随了其他，那么“坤阴”发展到最后就会成了邪恶，就正如小人往往是最“柔顺”的，对上司柔顺，对别人也柔顺，并没有自己坚持的做人原则，结果就容易变坏。所以“坤阴”最关键的是“利

贞”，只有坚持正道才有利。

“君子攸行”是指“君子”在效法《坤卦》的时候，应该特别注重实行德性。这里有一个关键，就是效法《乾卦》的“君子”既可刚又可柔，但是效法《坤卦》的“君子”只可以“柔顺利贞”。所以《乾卦》的“君子”可以是君主，可以是君子，也可以是一般百姓，但《坤卦》的“君子”，只能是一般的君子或百姓，并不包括君主在内。根据《易经》的哲学，“乾天”是尊，“坤地”是卑，所以《乾卦》所说的是为君之道，《坤卦》所说的是为臣之道，而整个《坤卦》的六爻都是在说臣道，而非君道。这里的“君子”所实行的德性是“柔顺利贞”。

“牝马地类，行地无疆，柔顺利贞，君子攸行”，这一段说出了《坤卦》“利贞”德性的特色，尤其是它说出了《乾卦》的“利贞”是没有条件限制的，《乾卦》的“利”既没有条件限制，就对任何事物都有利；而《坤卦》所谓的“利”，只是“利牝马之贞”。换言之，假若没有具备“牝马之贞”，《坤卦》就不“利”。所以《坤卦》的“利”是小利，和《乾卦》“不言所利”的大利不同。另外，《乾》《坤》虽然都是在说“元亨”，而《坤卦》的“元亨”是承继《乾卦》的“元亨”而来，所以《坤卦》的“元亨”，实际上是《乾卦》的“元亨”，是顺从接受《乾卦》的“元亨”而得到的。而“利贞”则是《坤卦》所特别重视的，反而在《乾卦》中则是比较难以发展的项目，所以《坤卦》“柔顺利贞”的德性既要“柔顺”地跟随《乾卦》之后，又要配合本身的条件发展“利贞”之德。

“先迷失道，后顺得常”，指自己首先提出主张、首先行动就会迷失了正确合理的道路和思想，而如果自己是追随别人之后，顺从《乾卦》而行的话，就能“得常”。“常”是永恒不变，不变就成了规律。“常”作为不变规律的意义，在老子《道德经》或其他道家著作中是十分重要的概念。老子说“知常曰明”，就是说如果你能明白“常”，才算是真正明察了解万事万物真理的人，这是老子思想中一个关键的哲学名词。佛教传入中国后，在翻译佛



经时,往往借用了老子的哲学名词作为翻译的基础,但意义很多时是相反的,所以佛教就有了“无常”、“无明”的概念。《彖传》中采用“常”这个词,很可能就是受到老子思想的影响,但它跟老子的意思不一样,变成了儒家的观念。在这里,“常”指常道或儒家所讲的正道。

如果《坤卦》能跟随《乾卦》之后,顺从《乾卦》就能得到正道。因此“道”和“常”实际上是同义字。《坤卦》的“后”和“顺”都只是对《乾卦》而言,并不是对任何事物都是如此。“乾阳”将阳气给予大地,大地接受了“乾阳”的命令后生育万物,大地上所有的万物都是由“坤阴”产生。因此“坤阴”是万物之母,亦是推动万物发展的关键。在《易经》的三画卦中,除了《乾》、《坤》二卦外,其他的六卦《震》、《坎》、《艮》、《巽》、《离》和《兑》都是由“乾阳”和“坤阴”所生,所以六卦原则上都顺从《乾卦》、《坤卦》。如果变成六画卦,《乾》、《坤》生出其他的六十二卦,当然是六十二卦顺从《乾》、《坤》,而不是《坤卦》顺从其他的六十二卦。所以要注意的是,现在“坤阴”所唯一顺从的只是《乾卦》,只以《乾卦》为“主”。

“西南得朋”,这是说如果《坤卦》在西南方,就会与同属阴性的同类聚集在一起。阴性与阴性同类聚合,彼此自然是朋友,自然能得到扶持帮助;“乃与类行”就是说《坤卦》于西南方便能得到同类朋友,一起前行;所谓“行”,可以说是朋友一同旅行,更可以说是在人生中共同实行一件事。

“东北丧朋”,这是说如果“坤阴”位于属于阳性的东北方,与自身阴性相反,就会丧失朋友。“乃终有庆”是说最终能得到吉祥喜庆的结果,原因在于假使“坤阴”在顺从“乾阳”的时候,得到与“乾阳”同属阳性的事物合力做事,就容易成功、或能把事情做得更好。我们可以说,如果“坤阴”只在西南与同类阴性的事物聚集,就容易结党营私,为自己的党羽办事,并非为国家、国君办事。当“坤阴”有了扶持同类的私心,就不再是大公无私。所

以“坤阴”更伟大的作为是离开同类党羽,只为“乾阳”服务,因此就能大公无私,所任用的人也是大公无私,以如此公正的态度处理事物才是真真正正协助“乾阳”,完成生长万物、变化万物的伟大功能。最初“阴阳合德”时可能并非很顺畅,但经过妥善混合后,最后就能产生最大的功用,这才是爻辞“乃终有庆”要表达的意义。因此“西南得朋”只可以做小事,而“东北丧朋”才可以做大事。两者都是吉利,因为卦辞说“坤阴”于“西南得朋”是利,于“东北丧朋”就更是大利;而吉利关键之所在就是“安贞之吉”,即是要具备“安贞”的条件才得“吉”。“安”是柔顺的意思;“贞”是坚守正道,是《乾卦》“健”的德性另一个表达的方式。而“安贞”是略低一个层次的,它是柔顺而“健”,既要具备顺从阳的德性,又要具备阳“健”动无息的精神,然后才能彻头彻尾地帮助“乾阳”,完成生长万物之功。所以“西南”得吉的关键是在“安贞”。“应地无疆”,“应”是应合、应对,意思是配合“坤地”的德性达到“无疆”。这里的“安贞之吉”,是用了人事来解释,因此它不单讲天道,也讲人道。如果是讲人道,指的就是上面的君子。

从人道来看“安贞之吉”,是说“君子”体会了《坤卦》“安贞”的德性,从而得到最大的好处,就是因为他能效法、配合和响应大地所具备的德性,因此“君子”也就具备了“无疆”的德性。总括来说,《彖传》中有三个“无疆”,第一个“无疆”主要是指《乾卦》所具备的“无疆”德性,因此“德合无疆”只是指《坤卦》合于《乾卦》的“无疆”;第二个“无疆”是“行地无疆”,指《坤卦》自己所具备的“无疆”德性;第三个“无疆”是“应地无疆”,是指人类效法大地,同样就会具备“无疆”的德性。天、地、人都可以具备“无疆”的德性,这就是“人法地,地法天”。

# 《大象传》对《坤卦》卦辞的诠释

《象》曰：“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象曰：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象传》通过《坤卦》的“坤下坤上”，两个“经卦”《坤卦》的互相配合，体会到它所具备的自然规律，再从自然规律背后发掘它内含的德性，就会得出“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的结论。《坤卦》的下面是地，上面又是地，土地重重叠叠，因此就会体会到大地既深厚又广阔无边。所以才能蓄藏万物，在大地上生育万物。“地势坤”，当人登上高山，会见到一座座山峰蜿蜒起伏，从脚下高处一直伸展向远方而越来越低，往往感到大地形势是由高向低发展的，好像是卑顺地随着地势的发展，它的高只是个假象，不过是为了顺从向低发展这一个模式而创设。因此登上高山，便会体会大地卑顺的本性，这就是地势顺（《坤》），即地形不顺其势顺。

另一个解释，是中国传统的“天尊地卑”观念，天是尊贵的，而地是顺从的，大地的形势和天相比较，就明显地显示出顺从谦下、一直向低下发展的性质。“君子以厚德载物”，“君子”是指贵族，也指平民，或更可指研究学习《易经》的人；“以”是利用、体会和凭借。“君子”要凭借《坤卦》背后所蕴含的德性来“厚德载物”。“厚”在这里用作动词，是说“君子”应该学习大地重叠又重叠之象，增厚自己的德性来“载物”，即是容载、容纳万物。“载”是指令到万物都能在大地上生长而没有妨碍：无论是人类、猛兽，还是灵药、毒物都能在大地上生存发展。“君子以厚德载物”，就是说“君子”要效法大地

的德性,增厚自己的道德修养,从而容纳、养育万物,使天地的任何物件都能得到最合理、最妥当的发展和生长的环境、机会。

综合来说,《易经》的卦辞是三千多年前的人撰写的,代表了三千多年前古人的思想。《彖传》则是二千四百年前后的人解释卦辞的文字。它一方面忠实解释原文;另一方面则以自己的观点、立场,并糅合当时的科学思想和哲学来解释,方便当时的读者理解,正好比佛经在翻译的过程中要借用《老子》中的名词;第三方面就是《彖传》或其他《十翼》的作者不只单纯忠实地解释《周易》原文,还将它隐含的高级哲理作进一步发挥和扩展,明白此点,我们才能体会到《经》文与《传》注的异同和其中的关系。

《坤卦》卦辞的原来意义我们并不清楚,今天的学者的说法亦不一,莫衷一是。我们要明白任何语言的表达能力都是有限的,要加上当时人类的思想来配合、规范,语言才能有精确的意义。所以我们越是对某一语言的文化背景有清楚认识,就越能明白其语言的准确意义。正如西方翻译中国现代或古代的文字,译本内的错误就是因为弄不清文字背后的不同文化含义,如将“赤脚大仙”误译为“红脚神仙”,又如将古人尊称别人为“吾子”(扬雄《吾子篇》)这一词译为“My Son”等。表面上这些翻译都符合文字的原意,但意思却错得厉害,可见原意很多时候并不这么容易知道的。今天的《易经》是经过二千多年众多伟大学者的引申发挥,才形成对宇宙人生有深刻体会的哲理知识,所以我们不应固守于《易经》原文的意思。

我们现在的解释,是采用了这二千多年以来对《易经》的注解。《坤卦》的卦辞用了“牝马”作为类象,但“马”应是《乾卦》的类象而不应是《坤卦》类象。《坤卦》取象于“牝马”,是特别强调了《乾卦》和《坤卦》存在着最密切的关系,亦即是说《坤卦》是《乾卦》的辅助,正如《乾卦》是“牡马”,《坤卦》就是不得不听从“牡马”的“牝马”。既然《坤卦》用了这特定的类象,就说出

了《乾卦》和《坤卦》表面上是对立的两卦,但实际上是对立中有互补,是息息相关的两个卦。如此一来,当我们要体会《乾卦》意义的时候,也要体会《坤卦》;而当我们要掌握《坤卦》意义时,尤其要先明白《乾卦》蕴含的内容。因为它明显地说出了《坤卦》只是《乾卦》的一半,《乾卦》可以是“牡马”或“牝马”,但《坤卦》就只能是“牝马”。

另外,人间的“牝马”是服从“牡马”的,因此《坤卦》是以顺从《乾卦》为最关键的德性。当我们掌握了《坤卦》的基本性质后,就知道《坤卦》第一个特性就是“柔顺”;第二个特性是它对《乾卦》的服从是主从关系。在主从关系中,“从”就一定要接受“主”的命令和吩咐来做事,做“主人”喜欢的事,所以会为“主人”所同化。《乾卦》的德性是“健”而动,而《坤卦》的本性是“顺”而静,但当《坤卦》接受了《乾卦》的指示吩咐后,它就不能保持静止,需要有“乾阳”喜欢“健”动的本性。因此《坤卦》最合理的德性是以“柔顺”为本性,再加上在完成《乾卦》指令工作时所展现的“健”而无息的德性,也就是“柔而能刚”之意。相对而言,《乾卦》最合理的德性是“刚而能柔”。

《彖传》在发挥《易经》义理时,关键在于“乾阳”是始万物,而“坤阴”是生万物;“乾阳”是无条件地主宰,而“坤阴”的作为是无条件地“顺承天”,一切以顺天生物为本性,而“坤阴”要达到生万物的目的,关键就在于“含弘光大”。“含弘”其实就是“坤阴”的本性,即是收敛含藏一切物质,“至”大的“坤阴”就是能收藏天地万物于其中。“含”就是包含;“弘”就是大;“光大”是指发扬光大,而“大”就是《乾卦》的本性。全句的意思就是使一切蕴含于坤土之中的万物都能广大地发展,即是完成“乾阳”始万物的最终理想,使万物由微小生长发展至巨大,这就是“乾阳”的德性显现于“坤阴”之中,可以说这是整个《坤卦》最高的哲学精神。

另外,“西南得朋,东北丧朋”,说出了西南东北四个方位。在古人心目

中,方位与寒暑季节是有关系的。东方属木,是春天;南方属火,是夏天;西方属金,是秋天;而北方属水,是冬天。当我们以天道观念来解释时间,《乾卦》已隐约用了春夏秋冬的生长、成物,作为“元亨利贞”变化生成万物的德性。既然《坤卦》是顺《乾卦》而行,同样是具体地生出万物,同样是体现了春生、夏长、秋收、冬藏这一个生成万物的过程,所以《坤卦》的“西南东北”四个方位只要与《乾卦》配合都是吉祥的。春天生物是吉祥,秋天杀物亦是吉祥,只要能遵从自然规律而生杀便是吉祥的。人类局限于自身的立场,以为生便是吉,死便是凶,不明白有死亡才有新生,有死亡才能让万物继续发展进步的道理。从人事上说,“得”是吉,“丧”是凶,但从天道来说,“丧”可能也是吉的。

《彖传》是《十翼》中专门解释卦辞的一篇文章,所以你见到它逐一解释了《坤卦》的卦辞。但《大象传》则不一定解释卦辞,例如“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它只是将《坤卦》容纳万物、生长万物和爱护万物的德性说出来,并没有具体解释卦辞。因此,《大象传》只是着重阐释“六十四卦”在自然规律背后所展现的伟大的宇宙德性;而我们人类根据自身立场和所能有的行动来效法天地的德性,就可以完成我们人类伟大的道德行为。六十四段《大象传》,就说出了六十四条人生最重要的行事教条。如我们能体会其中几条,并且付诸实行,今生已可成为伟大的君子,甚或臻致圣人的境地。《大象传》可以说是指导我们处世的人生宝典。

# 《小象传》对《坤卦》爻辞的诠释

初六，履霜，坚冰至。《象》曰：“履霜坚冰，阴始凝也。驯致其道，至坚冰也。”



初六

“初六，履霜，坚冰至”，“初”是最初，第一的意思；而“六”是代表“柔爻”或称“阴爻”，因此“初六”是指《坤卦》最下的一爻。“履霜，坚冰至”中，“履”作动词用，指脚踏到，全句就是说当我们的脚踩到霜时，

就知道会有巨大坚硬的冰块来临。上面讲过，《易经》的爻辞甚或卦辞都往往以天地自然现象来反映出人事吉凶，而在利用天地的自然现象来反映人事吉凶的背后，说出了天地的自然现象和人类的行为规则是密切配合的，即是说天地的规律不单控制着天地，甚至控制着万物，自然亦包括人类。所以同一个道理应用在天、地、人上，都是对的。

因此我们就能通过自然界最初表现出来的细微现象，知道它到最后会发展到什么巨大的后果。“有如是因，就有如是果”，这是一种必然发生的规律。人类的行动亦因为有这样的“因”，就会有这样的“果”，这并非由神灵所主宰，而是自己的作为造成的。那么预测未来亦不是神明的显示，而是因为人掌握了这些变化的规律，越了解得多，就越能预知自己的未来发展。所以《易经》开宗明义在第二卦的《坤卦》中，通过“履霜，坚冰至”暗中指出这不是迷信，预测未来不是神明的力量，而是与你自己的作为有密切关系的。

另外,既然《易经》以天道反映人事,自然需要先探讨天地自然的规律;了解自然规律后,就能明白人事规律。所以《易经》就与中国古代的自然哲学或自然科学相联系。要研究《易经》,就要先了解自然现象背后的规律,因此研究《易经》的第一步就是要探讨天道的规律,所以《易经》发展到后来就成了探讨宇宙最根本原理的伟大著作。《易经》的这个发展就是肇始于《坤卦》“初六”爻辞的指示,经过两千多年的学者的逐步发挥,终于使《易经》的思想达到非常高的哲学水平。

回到爻辞的解释,《坤卦》属“阴”,而阴性物质是寒冷的,与之相反的阳性物质则是温暖的。“初六”是《坤卦》的开始,亦即是“阴”寒的开始,所以爻辞提到履霜,作为一年寒冷的开始。如果我们以《乾卦》为开始,当第一爻开始变为“阴”时,《乾卦》就变成《姤卦》。在易学中,任何事物如果能够真正开始畅通地发展的话,那最微小的开始就有无限生长发展的能力,也就是说事物初生微小的时候,常识上虽然以为是最脆弱的,但从易学而言,则是最强大的,所以微霜最后发展成为巨大的坚冰。因此,当任何事物在它最微弱的开始时,我们如明白这种微弱背后的本质是强大的,而且知道它有一定的发展趋势,就能借此预知未来。既然我们能预知事物的发展,就能及早准备。当推知将来是坏的时候,就在它微弱时防备、克制它,因为它初生弱小,要消弭它应是比较容易的;如果是好的话,就及时努力促使它更快更好地呈现。你能每一步走在别人的前头,就必然能享受到比别人更大的成功。同样的道理,《姤卦》虽然表面上只得第一爻是阴爻,但《易经》提醒我们这是“女壮”,女是阴性,“女壮”是说女性会变得过分刚健强壮,在古代这不是一个好的征兆。《姤卦》最初只有微弱的阴性,但发展下去,必然是阴性越来越强,最后便会发展为六爻都是阴的《坤卦》,便会有“龙战于野,其血玄黄”不吉的后果。所以这个初爻的“阴”,其实是似弱



而实强。另外,这卦一“阴”五“阳”,变成了以“阴”为主,其他的“阳”都受到它的吸引。这个卦提点我们必须谨慎小心,现在表面没有问题,将来却会有大麻烦。

《坤卦》初爻的爻辞是“履霜,坚冰至”,也就是说最初虽然只是踩到霜,还不至于受寒,但你知道将来一定会发展到结冰,这就不妙了。我在上面讲《乾卦》时,提到爻辞可分为“象”和“占”两部分。“象”是透过形象来预测吉凶;“占”就是以文字具体说明吉凶。“履霜,坚冰至”是“象”,说出了一个由霜慢慢变为冰的形象过程,并没有说出“吉”或“凶”。但当我们明白了“象”,就能理解到未来发展的祸福吉凶,由此引申出任何坏的事物最初都是微小的,但如果我们任由其发展,就会变成最严重的灾难,所以任何坏的事物就要在它开始的时候作出防范,及时消弭它;好的则应好好地扶持它。《坤卦》的“初六”有“象”无“占”,而“占”就在“象”中,就是说当只有形象而没有判断祸福吉凶的文辞,我们可以通过对“象”的细心体会,明白“占”的内容意义。同样,如果是有“占”无“象”,如《坤卦》“六二”的爻辞,那就是“象”在“占”中,由“占”体会出“象”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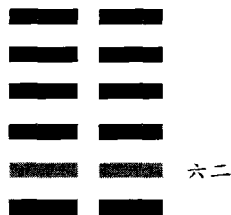
“象曰:履霜坚冰,阴始凝也。驯致其道,至坚冰也”,当你最初踏到微霜时,就是“阴始凝也”,也就是阴性物质最初开始凝聚收敛的时候。古人已明白“冷缩热胀”的道理;而“凝”就是收敛凝聚。“阴始凝也”就是阴气开始将“阳气”凝聚,如继续发展,就从“六二”而六三、六四、六五一直到“上六”,将阳气一步一步地收敛,直到将阳气全部凝聚收敛而成为“纯阴”的《坤卦》。“驯致其道”,“驯”是因循;“致”是推展到极限;“道”是阴性之道,亦即是“坤道”。而因循、顺着阴性发展的规律,到最后就是“至坚冰也”。

“履霜坚冰,阴始凝也。”这句《传》文原文文字上有争议。“履霜”就是“阴始凝”;“坚冰”则是未来的结果,所以“履霜”和“坚冰”是一始一终,不

能在同一句中概括为“阴始凝也”。唐朝的郭京就认为“履霜坚冰”中的“坚冰”是多余的,原文应该是“履霜,阴始凝也。”南宋的伟大易学家朱熹引述《三国志》的记载,当时许芝曾说“初六履霜”,很可能《小象传》的这句原文就是“初六履霜,阴始凝也”。以上两种说法都有道理,可能是今本《小象传》在传抄时有错误。但是如果我们不删除“坚冰”二字,也是合理的,原因是《小象传》往往以最少的文字综括整段爻辞的内容,于是便在它特殊的写作体例下,以“履霜坚冰”四个字来包括“履霜,坚冰至”这整段爻辞。《小象传》的作者要解释的重点是在于“阴始凝也”,发展到最后就是“坚冰”,于是整句的意思都解释了。这个解释尤其符合《象传》的写作规例。

六二,直,方,大,不习无不利。《象》曰:“六二之动,直以方也。不习无不利,地道光也。”

“六二,直,方,大,不习无不利”,中国古代有所谓“天圆地方”的说法,一般的解释是,古人以为天的形体是圆形的,而地的形体则是方形的,但这解释未必对。“天圆地方”的原文是“天道曰圆,地道曰方”,简化后才是“天圆地方”。当我们加上“道”字,改为说“天道曰圆,地道曰方”,就知



道古人要说的是天地的规律。远古人类已观察到日月星辰是围绕着地球,循着一个椭圆形的轨迹转动,因此就说天的运动呈现出圆形循环旋转的规律,所以说是“天道曰圆”;而大地上的万物虽然高山大泽有高低起伏,但它们都呈现出稳定不变的形式,就如四方形的物件般静止、稳定,所以“地道曰方”。“方”的另一个解释是,四方形的物体形成后就不易改变,所

以令到任何物体有固定形状不变的就叫做“方”。“地道曰方”是说大地的规律使在大地上生长的万物都有各自具体稳定的形状。可能这才是古人所说“天圆地方”的意思。

“六二”的爻辞“直，方，大，不习无不利”中，只有“方”才是地的特性，而“直”和“大”是《乾》的德性。“乾天”是运动不休的；而任何运动都是呈现直线运行的。我们之所以看到星体运动呈现椭圆形，其原因在于万有引力的牵引。因此，宇宙或天的运行是“直”的；而由“大哉乾元”一句，可知“乾天”的德性是“大”。“坤阴”本身具备“方”的德性，但由于“坤阴”顺从而且继承了“乾阳”的德性，所以也就同时兼备“直”和“大”的德性。如果我们从具体的物象观察来说，大地接受了天的阳气，到了春天，大地所生长出来的植物是一直向上生长，并不会受到任何事物的阻挠而变得弯曲。“直”既指植物之直生形态，亦指它不受阻挠、蓬勃地生长，这是指大地生物力量之大，这就是“直”的德性。“方”的德性就是令到万物具有稳定的形体。在“坤地”生长的万物各自有不同的形体、性质和性情，因为《坤》地无限地滋长孕育万物，使大地上充满生机，于是就能和“乾天”之“大”相配。所以《坤》地自然也是“大”。

“不习”是指不需要后天的学习。“习”字本身是雀鸟羽翼的象形；而雀鸟要用羽翼重复上下拍动才能飞翔，因此“习”就引申为重复学习的意思。“不习无不利”是指《坤》阴本身是没有主张、没有作为的，它唯一要做的事就是顺从“乾阳”。它顺从“乾阳”，就有了“乾阳”的德性，结果万物就能蓬勃地生长。《乾》天是“天圆”，《坤》地效法它是“地方”，这是它的本性。最后因追随《乾》，发展自己的本性，自然达到如《乾》般伟大，因此有“大”的德性。所以“直”、“方”、“大”不需要经过自己后天的努力学习就可得到，它没有自己的主观意识，只是全心全意地虚心跟随《乾》阳，于是《乾》阳的好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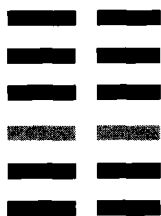
就可以不学而能。有关《乾》、《坤》的德性,《系辞传》有很精彩的论述:“《乾》易《坤》简”。“简”是简单,不需要做任何事;“易”是《乾》阳蓬勃的生意,万物顺着这生意就能自动发展,毋须着力。《乾》是“易”;《坤》是“简”。《乾》、《坤》顺着最高的规律去做,是自然而然的,容易到了极点,就像人造卫星一开始进入太空轨道,就自然而然地依循一定的轨迹旋转,不再需要人力的操控,“易”“简”地环绕地球转动。“直”、“方”、“大”是“易”“简”的另一个具体解释。这就是《坤》不需学习而能无所不利的原因。

“象曰,六二之动,直以方也,不习无不利,地道光也”,这是指《坤卦》“六二”变动发展的时候。这个“动”字用得非常好。《小象传》的文字言简意赅,每一个字都要细心咀嚼,例如《乾卦》“初九”是“阳在下也”,说出了《乾卦》的基本德性是“阳”,以阳爻表示;而《坤卦》“初六”是“阴始凝也”,说出了《坤卦》的基本德性是“阴”,以阴爻表示。可见在两千四百年前,解释《易经》的《小象传》已借最初的《乾》、《坤》两卦分别说出了阳和阴这两个基本概念。

“六二之动”,“六”是阴数的极限。凡阴阳到了极限就会向相反的方向发展,所以阳会变阴,阴会变阳。上面说的《乾卦》“用九”,就是指由阳变阴,所以具备了刚而柔的性格。爻称呼“九”或“六”,就是说它会变,“动”就是变动的意思。我们凡研究一爻,应知道它会变动,而变动会与现在的性质相反。《易经》的变化是极端的,吉的会变凶,凶的会变成吉。现在分析“六二”这一爻,爻辞已说出变动之后的情形是怎样。它变动趋于“阳”,所以说“直以方也”。“以”和“而”或“且”相通,是说“六二”不但具备“直”,而且也具备“方”。由于《小象传》没有解释“大”字之义,所以古今有些研究《易经》的学者就怀疑原本的爻辞是没有“大”字的。在一九七三年,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帛书《易经》中,《坤卦》爻辞中有“大”字,也就否定了历来的怀

疑之说。《坤卦》既然具备“直以方也”的德性，也就具备了“大”的德性。我们在《乾卦》见过类似的例子，《文言传》中“知进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丧”这一段，“得”“丧”并不出现在其下“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一句之中，因“得”“丧”的意思已包含在“进退存亡”里面，毋须另加解释。在这里可见古人行文力求简约，重视言外之意。“不习无不利”，指不需要经过学习而能做任何事情都无所不利。“地道光也”，其中“光”可以解释为光明普照，又可以解释为广阔无边，因为大地之道本身是广大之极、伟大之极。

六三，含章可贞。或从王事，无成有终。《象》曰：“含章可贞，以时发也。或从王事，知光大也。”



六三

“六三，含章可贞，或从王事，无成有终”，“含”是含藏，是象征阴性包容一切；“章”是文章，原意是指织布机上，纵横交错的丝线织出的美丽的织帛；写作的文辞雕琢优美、配合得当，可以打动人心，和美丽有纹的织帛相似，所以后世便以文章来代表写作的成果。凡是文章，基本是竖线和横线的组合，《易经》内最基本的就是“阴”和“阳”的结合。如由“阳”包容“阴”，“阳”是发散的，因此会溢走；由“阴”包容“阳”，“阴”“阳”就可混合为一。《坤卦》是纯阴，纯阴就一定可与“阳”混合，所以《坤卦》的其中一个类象是“文”。“六三”是阴爻，而所处的是阳位，所以是“阴”去包“阳”，由“阴”包围“阳”，也就是“含章”。

所谓“可贞”，为什么用“可”字呢？《易经》中，阳爻在阳位、阴爻在阴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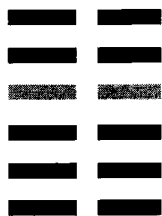
就称为“得正”或“得位”，而“六三”并非“得正”，但因为“六三”是混合阴阳，也可以例外地视为“得正”，所以用了“可”字来表示这个例外情况。“可贞”就是说“六三”仍可以说是“贞”。“或从王事”，“或”的意思，犹如《乾卦》“九四”的“或跃在渊”。“九四”是阳爻在阴位，本身要进取但环境却要它退。因此出现两个可能性，所以是“或跃”。现在“六三”是阴爻在阳位，即客观环境是鼓励上进的，但“六三”却是阴爻，本身的性质却是要后退，所以也出现两个可能性，因此同样用了“或”字。“从”字用得可圈可点，它指出不能自己为“主”，而是要随从，本身要静止等待命令。“含章”也是指含藏美好的事物而不动；当有命令时才跟随命令行事，也就是要等待“时”而行。“时”是“从”背后的原因。“王事”就是指《乾卦》的事，在人间就等如是君主的事。《乾》为君，《坤》为臣，如果跟从君主指示，做君主嘱咐的事只能“无成有终”。“成”是成功、成就，“无成”是说《坤卦》不应占有成功的功劳，但是却要“有终”，意思只是一心一意完成“王事”，而不居功。今天可解作：接受了君主的命令，就认认真真的完成君主付托的任务，而将功劳归于君主，这才是正确的做法。

“六三”在《坤卦》下卦的最高位，然而并不及“六二”般好。“六二”既是阴爻在“阴位”，又是在下卦的中位，所以是“既中且正”。从整个卦而言，“六二”、“六四”、“上六”同是阴爻在阴位，但“六四”和“上六”是得“正”而不“中”，加上“上六”已发展到最上，位高则危。同理，“六三”在下卦则是位于最高，也是位高则危，虽然只是相对地高，也有危险性；更兼不得“中”，所以“六三”要“含”，要收敛，不要求表现，谨慎小心，危险就可减少。“六三”又在下卦之终，所以爻辞用“无成有终”指出，由“终”引申到事情能完美地完成。它说出了整个卦的爻辞和卦象的关系。

“象曰：含章可贞，以时发也。或从王事，知光大也”，这里特别说出《小

《象传》解释爻辞“含章可贞”的关键就是“以时发也”。“以”是根据，这句话的意思是说等到适当的时机才发动表现出来。“或从王事”是说“坤阴”或含藏，或听从“乾阳”的命令而做事，才能“知光大也”，这是表现出“六三”具备广大光明知识的原因。这里说出了爻位的一个主要特色。《乾卦》的“九三”“九四”，指要重视进德修业；“六三”、“六四”相应亦有类似之处。但“六三”因为本身不“中”不“正”，是会有危险的，它的“含章”类似在渊的“潜龙”，潜龙没有危险，但六三因为有危险，所以要含章。以人生来说，“六三”已到人生的壮年，在道德知识方面已有一定的修养，当遇到时位不正时，就要将道德知识含藏，不应炫露。古人认为一个人要有广博的知识和智慧，才懂得含藏内敛，含藏得越深，一旦发挥出来就越广大；正如冬天让植物含藏休息，待到来年春天，植物就会生机特别蓬勃。“含章可贞，以时发也”也就是含藏自己的知识才干，并且坚持，等时机一到，才表现出来，以自己的聪明才智为国家服务。所以只有懂得含藏之道，含藏得越深，未来发扬于外的成就才越大。这便是“六三”进德修业之道。

六四，括囊，无咎，无誉。《象》曰：“括囊无咎，慎不害也。”



六四

“六四，括囊，无咎，无誉”，“括”是结扎，即以绳索捆绑东西；“囊”是袋子。“括囊”即是以绳索绑好袋口。“无咎”指没有过错。“无誉”是没有名誉。两句合起来就是既没有过错可以指责，亦没有名誉可受人赞扬。“六四”在阴位，本身又是阴爻，所以是“重阴”，象征事物收敛到极点；反观“六三”虽亦是阴爻，但在阳位，虽是收敛含藏，也

会因时而可以发展。而现在“六四”只有收敛而无发展,因此是深深地收敛。在卦画符号中,“阳”代表实,是一横向的直画“—”;“阴”代表虚,所以它的直画是中空的“——”。“六四”的“重阴”就是指外面被包围,而内里则空虚到极点,犹如一个以绳索束紧了袋口的空袋,这就是“括囊”。它内里虚空,收敛到了极点。从人事来说,处身在“袋”中的人,就与外间的事物完全脱离,像不存在般,所以既不会有过错,也不会因有表现带来名誉。这个卦象的意义就是借括囊表现出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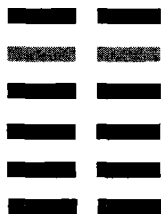
“象曰:括囊无咎,慎不害也”,“括囊无咎”是爻辞“括囊,无咎无誉”的简括。“慎不害也”是说只要谨慎小心,就能没有灾害。从一般人事上来说,人以为没有过错便能没有灾害,但事实上人虽无过错,但一有名誉,灾害就会随之而来。《庄子·外篇·山木》曾说“无用之用”:山木“无用”,所以能终天年,“雁”能鸣“有用”,却被屠宰。所以最恰当的处世之道是没有赞誉或毁谤,不为物累,才可能“乘道德而浮游”。这正如《坤卦》“六四”所说的既“无咎”又“无誉”。“有咎”有害,“有誉”可能为害更大,所以要能真正避免灾害就须“无咎”又“无誉”。这是由于在特定的环境所致,亦是人生常有实际情况。体会俗语“人怕出名猪怕肥”,或者便明白此爻之义了。

至于它的特定环境,我们可以看看它的爻位。虽然整个《坤卦》是为臣之道,第五爻虽然也是臣,不过实际上它处于整个卦中的最高“君位”,当它是君主也未尝不可。而“六四”则最贴近“六五”,在《易经》中,阳代表万物的幸福、发展、生长,阴代表万物的收藏或灾害。而“六四”是“重阴”,在天地来说,就是万物都在寒冷的冬天停止活动;在人事来说,就是奸邪当道,政治上的合理规律停止运作。当“六四”最接近象征君主的“六五”时,因为客观环境不利,拥有道德才智所带来的名誉只会招人所妒,引来灾害,所以“六四”要“无咎”,更要“无誉”,才能避免灾害。另外,当“六四”的



才干迫近“六五”，就会“功高震主者身危，而功盖天下者不赏”，引来灾祸。历史上的秦国名将白起，在大破赵军，坑杀赵卒四十万后，使秦国再无敌手，跟着便被赐死于杜邮；汉朝的韩信亦因功高震主而丧生。所以“六四”必须谨慎小心，才能“慎不害也”。这是“六四”一爻修德之所重。

六五。黄裳，元吉。《象》曰：“黄裳元吉，文在中也。”



六五

“六五，黄裳，元吉”，“黄”在《左传》子服惠伯口中已说是“中之色”。那么我们就可以推断在春秋，甚至是周朝初年就已经将“五色”配“五方”。“五色”即青、红、白、黑、黄，分别与东、南、西、北、中五个方位相应。这个以“五色”配“五方”的观念，可能源自远古文化，因为在军事上有其实际的

用途。古代由于战场广阔，利用各种颜色的旗帜可容易指挥军队的动向。当黄旗升起时，军队人人可见，就回到中部；当红旗升起时，军队就向南方进攻等。“黄”本身又是泥土的颜色，所以既是“五方”的“中”，又象征“五行”的“土”。“黄裳，元吉”中的“黄”字便是象征“坤德”的一切，因此就由《坤卦》的具体实物，提升到《坤卦》背后所象征的德性，而德性的来源就在“六五”的“得中”。“六五”在上卦中位，是“得中”，象征了思想行为的适中妥当。“黄”既是代表《坤卦》的德性，而“黄”在“得中”的“六五”，更是指适中恰当的德性，所以用“中”字强调《坤》在此所具有的德性。

“裳”是指古人下身的衣服。古人以上衣为“衣”，下衣为“裳”。而古代“衣”是很长的，穿在外面一直覆盖到脚的部分，“裳”则是穿在内里的，所以“衣”是《乾》，而“裳”是《坤》，正因为“乾尊坤卑”。又因为“衣”是显露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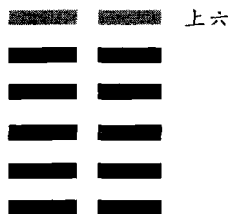
外,而“裳”是隐藏于中。虽然“六五”是卦中的最高位,但要体现《坤卦》的德性,首先就要具备《坤卦》“黄中”的德性,再要有“裳”隐藏于内的德性,所以“六五”虽身在高位,仍要懂得卑下之道,具备了“黄裳”背后道德的关键条件后,才可以有“元吉”的判断辞。“元吉”,即大吉。假使你身处高位而不懂“黄”和“裳”的德性,就会有凶的结果。

“象曰:黄裳元吉,文在中也”,“六五”是阴爻在阳位,是阴将阳包围,阴阳结合,组成一个更高的特性,叫做“阴阳合德”,也就是“文”,是最美好的。“阴阳合德”也是伟大的,当阴一离开阳时,就会变邪恶;反之,阴能与阳结合,就变成崇高伟大。因阳被阴所包围,因此德在内,所以是“文在中”。“黄裳元吉”就是说因为能“阴阳合德”,所以才能吉利。

上六,龙战于野,其血玄黄。《象》曰:“龙战于野,其道穷也。”

“上六,龙战于野,其血玄黄”,“龙”本是《乾卦》六爻的象征,《坤卦》的象征是“牝马”,为什么说是“龙”呢?原因是《坤卦》从“初六”一直向上发展,当发展到尽头时就会阴极生阳。阳气从初爻逐渐加强,到最后六爻全阳,就变成《乾卦》。所以当《坤卦》到了“上六”,六爻已经全部变成阳,就成了“龙”。

但是,《坤卦》变化为《乾卦》的时候,其本身《坤卦》的德性仍然存在,所以就与真正的《乾卦》有所不同,亦因此“上六”说是“龙”有点不妥,因它不是真“龙”。但为什么又叫“龙”呢?这其中的原因是《坤卦》发展到最高之时,六爻都是阴,阳就被压迫到生死存亡的阶段,所以“上六”以“龙”为“象”,就是说为了抵抗阴的发展到了极限,象征阳的“龙”在最后关



头被迫要与阴交战。“野”是指城池以外的地方。古代城池之外为“郊”；“郊”之外为“牧”；“牧”之外为“野”，“野”是代表最偏远落后的地方。如果我们以一个卦作为一个城池，而卦中六爻都是阴爻，所以“龙战于野”的“龙”只能在卦以外的远方与阴交战。

东汉许慎的伟大文字学著作《说文解字》对“战”字有不同解释，他说“战，接也”，即是交接、交合的意思。在《易经》中，通过《乾》、《坤》两卦，说出由于阳与阴的混合，大地孕育出万物。到了清代，易学家就有以“战”解作交合的意思，即是阴阳二气的混合；但是这个新派说法和《小象传》中所说“其道穷也”的意思不合。《乾卦》“上九”发展到最后是《文言传》所说的“亢龙有悔，穷之灾也”，可见不论《坤卦》的“上六”，还是《乾卦》的“上九”都是“穷”，是不吉利的。原因是在易学中，穷是指阳或阴发展到极限，停在那里，变化亦停止了。而变化则是易学所尚的。故此穷字在易学中便是不吉利；引申可知穷不是有阴无阳，便是有阳无阴，怎样能够阴阳合德呢！因为阴阳合德须要阴阳都要在正常合理的状态下方能如此！《易经》原文已明文说明“上六”或“上九”是阴阳之穷，要到其后的“用九”“用六”，才“穷则变”，“用九”才变阴，“用六”才变阳。因此以“战”解作“交合”，寓意“阴阳合德”而孕育万物的说法是有问题的，由此亦可推知，只知刻板根据文字原意解说，罔顾前后文义，很多时候容易出问题。所以传统上，“龙战于野”是最后两败俱伤的说法较为合理。

“其血玄黄”，传统上阳是“气”，阴是“血”。当阴发展到极限时就会变阳，但它与真正的阳不同，所以“上六”仍然是“血”，而不是“气”。因为阴阳的交战以致两败俱伤，流出来的“血”便有两种不同颜色。“玄”是青色，是天的颜色，亦即是“乾阳”的颜色；“黄”是地的颜色，就是“坤阴”的颜色。“其血玄黄”就是说阴阳交战两败俱伤，一方流出青色的血，另一方流出黄

色的血,混合之下成了又青又黄的颜色,这是最大的灾难,比起“亢龙有悔”更甚。“上六”并没有“占辞”,但从“龙战于野,其血玄黄”的“象”中,就能知道隐藏不说的占辞是严重的灾难。“其道穷也”,意思是说《坤卦》发展之“道”在到达“上六”一爻时,就走到尽头和最坏的一步。这就是“穷”字在易学中的意义。

用六,利永贞。《象》曰:“用六永贞,以大终也。”



“用六,利永贞”,“用六”是说当《坤卦》的六爻都是阴,是“六”,我们便用“六”来预测未来。既然六个爻都用到,因此六爻便同时发动变为阳,于是《坤卦》六爻由阴转变为阳的过程就称为“用六”。“利永贞”是说最有利的东西是能够永远保持正确坚持的态度。“安贞,吉”中“安”是顺从静止、没有作为的意思,但“永贞”则须持久的作为方能保持正固。所以,请注意“利永贞”之“永”象征《乾卦》的“健而动”,而“安贞”之“安”则是《坤卦》的“顺而静”。当《坤卦》变为《乾卦》,就要学习《乾卦》“健而动”、无息的德性,才能达到“永”。所以“安贞”是《坤卦》的特色,而“永贞”是《坤卦》变为《乾卦》最关键的所在。它说出凡是阴柔的事物最易改变,不能坚持,所以《坤卦》的最高德性是“利永贞”;而《乾卦》的最高德性就是“群龙无首”。“以大

终也”，大指阳，小指阴；终是终结，结束。全句是说《坤》阴全变，最后由小变大，以《乾》阳结束。

## 第六章

# 《坤卦》《阐微》(二)——《文言传》



# 《文言传》对《坤卦》的引申

《文言》曰：“坤至柔而动也刚，至静而德方。后得主而有常，含万物而化光。坤道其顺乎，承天而时行。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由辩之不早辩也。易曰，履霜，坚冰至。盖言顺也。直其正也，方其义也，君子敬以直内，义以方外，敬义立而德不孤。直、方、大，不习无不利，则不疑其所行也。阴虽有美，含之以从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终也。天地变化，草木蕃；天地闭，贤人隐。易曰，括囊，无咎，无誉，盖言谨也。君子黄中通理，正位居体，美在其中，而畅于四支，发于事业，美之至也！阴疑于阳必战，为其嫌于无阳也，故称龙焉。犹未离其类也，故称血焉。夫玄黄者，天地之杂也，天玄而地黄。”

“《文言》曰：坤至柔而动也刚”，《坤》地的性质是“柔”，与《乾》天的“刚”相反相成。《乾》天的“刚”，是以“健”为其德性；而《坤》地的“柔”，则以“顺”为其主要德性。因为《坤》地最关键的德性是“柔顺”，而它所唯一顺从的只是《乾》天的“刚健”。由于《坤》地顺从《乾》天而动，所以亦具备了“刚健”的德性。

“至静而德方”，《乾》的特性是“动”，相对地《坤》的特性就是“静”。“德”是指《坤》地的德性；“方”在传统上主要有两种解释，第一种是指四方，即是大地上广阔的空间，而空间便



以东、南、西、北四个方位为代表,这是说《坤》地广博普遍地在东、南、西、北四方化育万物,也就是说在任何空间都能让万物生长,并没有限制;第二种解释指《坤》地具备了产生万物、并让万物各自具备特有形状、性质的能力,而且万物各自的形状和特性都是稳定而持久的,这些形状和特性就成了各种类属的特征,也就是《坤》地“赋形有定”的功用。

以上两种说法都说得通,但“方”说的是“德方”,而“德”是指属性。既然是属性,就本该无形无象,由属性引申出来的才是有形有象的具体万物,再配合“天道曰圆,地道曰方”的意义来看,“方”作为“赋形有定”的解释就比较深刻合理。“坤地”的“静”本身是看不到的,但因为“静”有含藏收敛、稳固凝结的性质,便展现出“方”的德性。

“坤至柔而动也刚,至静而德方”,这两句其实是解释《坤卦》卦辞所说的“元,亨,利牝马之贞”。“坤至柔而动也刚”就是指《坤》阴至柔至顺的德性,顺从《乾》阳生成万物的作用和命令,继承了《乾》阳的“元亨”而变成自己的“元亨”。《乾卦》的“元”是“始物”,而《坤卦》的“元”是将“乾元始物”的意图和动机发展为具体的“生物”。因此“乾元”是无形的“始物”,即发始万物;而“坤元”是有形的“生物”,即生长出具体万物。所以古代称“乾元”为“气之始”,“坤元”为“形之始”。“坤元”通过“动也刚”,自然便发展到“亨通”的阶段,所以第一句便说出了《坤卦》“元亨”的发展情况,亦比较具体地说出《坤卦》的“元亨”是自然而然地顺着“乾元生物”的指令,自己不需要有所作为,只要服从,就能衍生万物。万物始生之后,顺着《乾》德性的模式继续发展,就是“亨”。

接着的“至静而德方”一句,说出了《坤卦》“利牝马之贞”的情况。《坤卦》就像雌马服从雄马般顺从《乾》阳的命令去发展形成万物。《乾卦》只是“始物”,而《坤卦》在接受了《乾卦》的命令后,并顺着“乾阳”的德性去完成

整个“生物”的过程。这个过程既是根据《乾》阳的规律而形成,便具备了“利贞”的德性。“利贞”就是完成万物、具体确定万物各有性情,并且能和谐发展,正如“保合大和,乃利贞”一样。因此,《坤卦》的“利贞”既是顺从《乾卦》,又受《乾卦》的规范而形成的。

“后得主而有常”是说《坤》阴在追随《乾》阳指示的时候,就像有了主人般须接受主人的命令,这样《坤》阴所实行的德性才合乎常规。“常”是指事物永恒不变的规律,正如我们今天在科学上所谓的“常数”,即是不变之数。《坤》阴“生物”“有常”,就是说事物依循着一定的生长规律而得以形成。“后得主而有常”是进一步解释《坤卦》卦辞中“先迷,后得主”一句之义。

“含万物而化光”中,“含”就是包容、蕴含;“万物”是指天地间发展出来的各种事物;“化”就是变化,由无变有,由原来的事物变为另一种事物。“光”依照传统说法是光辉普照,指光明照耀一切,内含意思是有了光明,万物才能出现。或者根据科学观点,因为有光,才能使我们的眼睛看到四处光明灿烂的景象,看到万物由无到有而出现,使大地呈现出生机蓬勃,欣欣向荣。较新派的解释认为“光”就是“广大”,“化光”即是变化出现广大众多的事物,这个说法有理,但却没有光明普照、使万物得到生机而蓬勃发展的深层意义。

“含万物而化光”是对《彖传》“含弘光大,品物咸亨”的进一步发挥,也是对万物发展过程的补充。依《彖传》所说,具体万物形成之后,就可以“品物”分类;而《文言传》所说的“含万物”,是指大地包含万物生意而具体万物仍未出现,意思是《乾》阳“始物”的生意先蕴含于大地,亦即《乾》阳(太阳)之气到了地球,地球吸收了这生机之气后,在大地中含藏酝酿,到成熟时便从大地的怀抱中将植物吐露出来,结果地球上便由无到有,充满了花

草树木；所以在未有万物时，《坤》阴是“含万物”。它蕴含万物的能力越强，所能呈现出来的万物的形象就越广博伟大，因此“含弘”之后，才能“化光”。

“含万物而化光”是说《坤》阴静止的时候，万物翕聚于内；而在运动发展的时候，就广大开辟而展现出万物的形状和特质。这里便将中国传统自然哲学中大地能生万物的道理说出来，亦即是《系辞传》中“静翕动辟”的道理（静止时就翕聚收藏，而在运动时就开辟发展）。《系辞传》：“夫坤，其静也翕，其动也辟，是以广生焉。”便说出了整个《坤卦》衍生万物关键就在“静翕动辟”，现在越是静止收藏得深，将来就越能发展得好；正如冬天收藏得越好，到明年春天时就越发展得蓬勃。在古代，当冬天下了一场大雪，人人都苦不堪言，但却会称这场大雪为“瑞雪”，意思是祥瑞之雪。这是因为大雪令地下的害虫都死亡，于是万物的种子就得以完好保存，待到明年就会有丰收，而不会有蝗虫为祸。而大雪严寒，便是“静翕”！

## 『顺』义的引申

“坤道其顺乎”，这里虽用了“乎”字，表面是疑问，但其实是肯定的意思。它说出了《坤》道的性质最重要是“顺”，即顺从《乾》阳之道。“承天而时行”，即是说《坤》道承继和顺从天的运动而运动，依照天的四时而表现出各种行动，因为是顺承天而行，所以天有春、夏、秋、冬四季，地就有寒冷温热的不同。由于寒冷暖热的季节差别，大地万物就顺着这个变化规律而发展，结果便形成了春生、夏长、秋收和冬藏的规律。这是万物尤其是植物的生长发展过程，它顺着四季的转变而发展。至于动物，同样受到春夏秋冬和寒冷温热的变化规律的影响而发展。再推而广之，地球上的万物都受到天地的规律影响，从而作出适应；正如人类适应了自然规律，以一日二十四小时作为一个有节奏的循环，使我们工作和睡眠都按规律而行。古人的生活规律配合春、夏、秋、冬的四时变化，在工作上或养生上都有不同的规定。甚至今天的西方科学，也说出了人类内分泌的盛衰周期是与一日早晚及一年四季的转变互相配合。因此，大地顺从天，而人顺从大地所形成的规律就是“承天而时行”，也就是《彖传》所说的“乃顺承天”。《彖传》的解说较为笼统，而《文言传》则在《彖传》的基础上再加以引申发挥，指出《坤卦》最关键的德性是“顺”，所谓“顺”就是“承天而时行”，说出了天地万物，包括人类在内都是按天地规律而发展的。

《文言传》解释卦辞时，往往继承了《彖传》所发挥的意思再加以发展。如果我们将《彖传》和《文言传》细心分析和比较，就会马上发现《文言传》在继承《彖传》的意思之时，有些

地方不大着重,在另一些地方却是对《彖传》作了补充,将《彖传》说得不够详尽、甚至忽略了交代的地方,都作出解释。因此我们要配合《彖传》和《文言传》,才能对卦辞和爻辞有更深入的理解;这亦可见《文言传》并非抄袭《彖传》而来,而是对《彖传》的继承和再发挥。能在前人的基础上作进一步的引申发挥,这是人类学问的进步。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其中“积”是累积,是长久而来的,并非一次而已;“余”是多余,是指比本来有的更多。全句是说长久累积善行的家族必定有更多的吉庆事情。“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其中“殃”指灾难、凶险。全句是说长久以来,累积恶行的家族必定有更多的灾难凶险降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这两句话相反相成,说出不论是“庆”或是“殃”,都是经过长久和多次的累积而来,并非一朝一夕所致。它说出了任何事情都有一个时间发展的过程,其背后含意就是将神灵主宰祸福吉凶的迷信消除,强调人类行为的善恶累积才是未来吉凶的关键。

如细心分析“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这两句话的意思,会发觉与我们一般世俗观念和佛教所说的因果报应不同。这两句是说:善行和恶行都要长期发展累积才会有吉或凶的结果,所以很多时并不是自己承受吉凶,而是由自己的家族、子孙承受,即是所谓福荫子孙或是祸延子孙,自己反而是次要的。反观佛教的“因果报应说”则是强调自己所作的“业”,是由自己负责承受的,即使今世不能承受,来生亦一定会承受前世所作的善恶之“业”,结果善恶到头都是报应在自己身上。中国传统观念视自己和家族子孙为一体,子孙承受你所行的善恶而得到吉凶的结果。这是由于中国传统比较重视家族,而由印度传入的佛教则比较重视个人。

## 『杜渐防微』与『见微知著』的引申

“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由辩之不早辩也。”其中“弑”的意思并不同于一般的杀害，而是专指以下犯上的杀害；“朝”是早上，而“夕”是晚上，“朝夕”就是指一日的短时间，用来形容时间的短暂和偶然；“其”指弑害的缘故；“由”是开始；“来”是产生；“渐”是逐渐发展；“辩”与“辨”通，即是分别，有细心观察的意思。全句就是说：臣下或儿子以下犯上地杀害君主或父亲，并不是短暂时间造成的。这些事件由开始发展到现在，是经过逐渐的演变过程。最初的征兆很微小，不易察觉，所以人们没能及早细心观察分辨出来，以致最后有这样坏的后果。

孔夫子所写的《春秋》，表面记载了春秋时期二百四十二年间的列国重要史事，但在记载史事的背后，往往说出了史事好坏的关键所在，目的是提点人们要以史为戒，懂得“杜渐防微”之道，这是《春秋》最重要的宗旨。“杜”是杜绝；“防”是防范，要在事情出现向坏发展的端倪时，便加以杜绝防范。《易经》与孔夫子之间的关系，从湖南马王堆出土的古佚《易传》所记载，已证明了是绝对密切的。在《十翼》或易学发展的过程中，“杜渐防微”是其中关键的道理，所以《易经》的第二卦《坤卦》，“初六”的爻辞“履霜，坚冰至”，就开宗明义指出了这一点，这是理解《易经》的关键；《文言传》则再次强调了这个道理。

“易曰，履霜，坚冰至”，这句重复了《坤卦》“初六”的爻辞，以前解释过了，意思是当你踩到霜，就知道未来一定会有坚硬巨大的冰块降临，这就是“见微知著”。“盖言顺也”，“盖”

是大概的意思,是一个较谦虚保留的判断语,说明并非绝对如此。古人在行文中,甚至对一些觉得绝对的事情都会用“盖”字,原因就在于表示自己的谦逊保留和不主观的态度,犹如古希腊柏拉图在记述苏格拉底的辩论时都是用“我认为”、“我相信”、“或者可能”等字眼来表示自己的虚心,和对看法有所保留。这种不主观、不自以为是的态度才会为自己带来不断的进步。“顺”指遵从形势的发展就必然如此。《庄子·内篇·养生主》在记载老子死后,门人哭丧凭吊的一段文字中,就说“适来,夫子时也;适去,夫子顺也,安时而处顺,忧乐不能入也”,是说老子(夫子)来到人间只是时间的偶然,所以说“时也”;而他离开人世,则是“顺也”,是人类生命发展由生到死的必然过程和规律。既然有生必有死是必然的规律,那么只要安于偶然和适当地处理必然,这样就可以心安理得,不用恐惧,不会受忧伤和快乐所影响。这是“顺”字的最好解释。

“盖言顺也”,就是说大概这是自然规律的必然发展。既然自然规律是必然的,那么掌握了自然规律,在事情最微小的开始时能够“察”,就能“见微知著”,从而“杜渐防微”。传统上“盖言顺也”中的“顺”是指顺从自己的发展,顺从好的发展便好,顺从坏的发展便坏;而“履霜,坚冰至”就是顺从了坏的发展而有“坚冰”。可见“乾道”有好没有坏,而“坤道”则有好或坏两个选择。如果“坤道”顺着“乾道”发展便是好,但如果“坤道”顺着自身发展就是坏。《坤卦》“初六”阴生,只是“霜”而已,但随着“六二”到“六五”的不断发展,到了“上六”时,阴就发展到极限,成了“坚冰”,这就是《坤卦》顺从自身向坏发展的结果。所以它特别说出了顺从之道有二,顺从“积善之家必有余庆”;顺从“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这不单是修辞的对比,而是说明任何事情顺从之道都有二,我们须知所抉择。

## 『敬义兼修』的引申

“直其正也”，“直”即是“正”。“正”与“邪”相对，“正”就如一条垂直的直线，可以用它来作标准，纠正斜曲之事物。以人事来说，“正”就是正（作动词用，纠正令其回归正道之义）直之道，而“邪”就是邪曲之道，所以“正”，就能达成一切人类的正确德行。“方其义也”中，“义”是指行为、思想都达到最合适的情况；还有克制、制裁的意思。“直其正也，方其义也”就是说“坤阴”要实行正道才能达到“直”的德性，要制裁自身的思想行动，使自身所表现于外的每一件事，都是最适当的，这样才能达到“方”的德性。

“君子敬以直内，义以方外”，这是说“君子”最重要抱着“敬”的态度，来达成《坤卦》之内“直”的德性，并要制裁自己的思想言行，达到在外最适当和合理的行为。如果做任何事都适当的话，自然就能显现于外处事有“方”，符合《坤卦》“方”的德性。“敬”是指专心一意，全神贯注，在做事时能专心致志就是对事情的最大尊敬。再引申来说，“敬”就是内心诚恳，虚心尽力去做合理的事。《坤卦》所说的“直”，除说出了它是宇宙间的直线运动，由于直线向前，即有排除一切干扰，保持直行的意思，所以推广便成为天地万物一直向上生长、不受妨碍的特性；而“直”在人类的道德言行中，更是指一种内心的德性，它是公正、无私、无邪、正直不偏的思想。至于“方”，那是大地的德性，使万物都有固定而正确的发展形体和特性。在人类而言，则是指自己所作所为都要合乎最合理的做法，然后事情的推行才能长久维持不变。事情能长期发展而不需要改变，说出了事情本身是极为合理的，能经受考



验,是真正能对人有益的,这就是“方”(稳定而持久的特性)。它更兼能包容各种矛盾冲突的不同事物,使它们达到和谐统一。

“敬义立而德不孤”,这是说当内心的“敬”与发自内心而表现于行事上的“义”都能同时建立,那自己的德性就不会孤单。一般的解释是,当你具备了“敬”、“义”的德性,就能够影响及其他人,得到别人的追随和响应,所以当你实践道德时就不会只是你孤单一人。但从儒家立场而言,道德的追求只是个人人格的完成,至于道德本身对自己是否有利则不会考虑。甚至自己认为要做的事合乎道义,便不会考虑对自己的利害得失,正如孟子所说:“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假使合乎正义,即使有千万人反对,自己仍然勇往直前地去做,不计较生死幸福,这就是儒学的精神。循着儒学观点来解说,当你能做到“敬以直内”而不能“义以方外”,即是个人的修养没有展现于外,对人就没有好处;反过来说,当你表面上做到“义以方外”,但内心却不是发自人类最高的德性,所做的事只是沽名钓誉、虚伪和不健全的。所以“君子”修持之道就是要内外兼修。所以只有敬,在道德上是孤;只有义,在道德上亦是孤。只有同时敬义兼持,才是“德不孤”。宋儒便据此发展为“敬义夹持”的修身之学。

“直、方、大,不习无不利”。这句是重复《坤卦》“六二”爻辞,是说“君子”要是能“敬义立”,就可以达到《坤卦》“直”、“方”、“大”的德性,不需要学习也没有不利。“则不疑其所行也”是说“君子”如能“敬义立”,就能建立人生的正确信念,无论成功或失败都会勇往直前地去做,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没有疑虑。

# 《乾卦》、《坤卦》两卦相反相成

《乾卦》和《坤卦》表面上是两个卦,但两卦相反相成,互相补充。《乾》阳需要《坤》阴辅佐,才能完成《乾》元化生万物的功用;《坤卦》亦只有顺从并继承《乾卦》,才能显出自身的伟大。我们通过对两卦的比较,才能了解两卦文字背后的真正意思,例如《象传》,《乾卦》“初九,阳在下也”和《坤卦》“初六,阴始凝也”,据此,第一点,使我们知道,刚爻是阳,柔爻是阴,两卦开宗明义便说出刚、柔爻的特性;第二点,无论是“阳在下也”或是“阴始凝也”,它们各有不同的性质。虽则阳爻和阴爻都是一直向上发展,是一种蓬勃而不能抑制的自然规律,但《乾卦》的初爻是阳,又在阳位,阳的本性是要向上发展的,为何却要“潜龙勿用”,不应发展?《坤卦》的初爻是“履霜,坚冰至”,阴爻的性质收敛后退,但却在此预示会向前发展到最后阴的完成?所以两《卦》在初爻已借此暗寓事物相反相成之义!另外,两爻的发展都是不好的,为什么阳不可发展而阴要杜渐防微呢?原因是《乾卦》初爻微阳力弱,还没有能力向上发展,但阳性上进,所以爻辞有“勿用”的戒辞;而阴是向内收缩的,顺着本质发展则是恶的,由于它是阴暗的,柔顺的,最初不易被人察觉,但等到为人察觉时,已成灾害不能挽救。所以在《文言传》里反复多次强调“杜渐防微”,使辨之于早、察之于早。就如世间坏的事情,很容易为人所接受、亦容易受到它的毒害,例如流行曲最容易入耳,吸毒、赌博令人很快上瘾一样。明白了这两卦的初爻的暗示:阳性上进,要戒其上进有方;阴性顺其本性发展,易流于邪恶,所以要戒其顺着本性发展。综括地说,就是通过乾坤两卦的第一爻,强调慎始的重

要性。

接着看看第二爻。《乾卦》的“九二”专门是讲“至诚无息”，说出了“仁”和“诚”的德性；而《坤卦》的“六二”则说出人类进德修业最适当的是“敬”和“义”。既然《乾》、《坤》两卦相反相成，我们就明白《乾卦》的“诚”和“仁”跟《坤卦》的“敬”和“义”是有关系的。简单地说，《乾卦》阳的德性关键在“诚”，“诚”讲出宇宙运行无息的真理；《坤卦》最重要的德性是“敬”，则说出它专一地服从《乾卦》的德性。一切万物都顺从宇宙的自然规律，组成一个整齐、划一、永恒持续发展的宇宙。

《易经》特别注重“穷则变，变则通”的道理，而这个道理亦同时可见于《乾卦》和《坤卦》。阳和阴发展到了极限都叫做“穷”，因此要“用九”“用六”，来令到“穷”的阳变阴、“穷”的阴变阳。《乾卦》“上九”《文言传》：“穷之灾也”，而《坤卦》“上六”“象曰：其道穷也”，两者都是到了事情发展的极限；而“用九”的“群龙无首”和“用六”的“利永贞”就是穷极而变，变则能通，“通”才是整部《易经》的关键精神。“通”其实等如我们今天常讲的“可持续发展”，它也就是“亨”。而亨是天地的大德之一。

另外，阳爻的性质是“仁”，爱护万物并使其生长成熟；而阴爻的性质是“义”，它合理地制裁万物使其各自依循特定的规律发展而成为不同的万事万物。我们又可以说“敬”是追求道德，是达致“诚”这境界的关键；而“义”是制约仁德，使仁德表现得更合理。因此，要达成《乾卦》的“诚”和“仁”，就要先从《坤卦》的“敬”和“义”着手。“敬”辅助“诚”，而“义”辅助“仁”，这就是完成了天地的德性，和完成了人的德性的关键所在。各位如能继续将《乾》、《坤》两卦逐爻比较，就可以发现很多互相对比之妙。

## 『阴阳交感』的引申

“阴虽有美，含之以从王事”，“六三”是阴爻在阳位，乃阴阳混合，意思是有美好的才能和道德，但要“含”藏而不露，犹如“静翕动辟”般，要收藏累积以待更好的发展。于此亦可见《坤卦》虽然属阴，以含藏为本性，但它的最终目标仍是要把含藏表现出来。只不过含藏越浅，发展就越普通。这一爻提点我们如要真的掌握《坤》的德性，首先要老老实实，懂得含藏收敛之道，越是含藏收敛得好，就吸收越多知识，增进更多德性和才干，将来的表现就越伟大。“以从王事”就是说《坤卦》要顺从《乾卦》做事，在行动的过程中要等待，“含”就是在等待时机的意思。正如《乾卦》“九三”所说的“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也是要“君子”等待时机。“九四”则是及时；可见第三、四爻都是代表人，而人是受到时间和空间限制的。各位要特别注意第三爻、第四爻的空间和时间，为什么三爻要等待，而四爻要抓紧时机呢？在整个卦的发展过程中，第三爻的时间阶段犹如人生尚年轻之时，需要进德修业，而第四爻则是人生过半，要及时表现道德和才能，所以三爻要等待，而四爻虽说要及时，但也不是急躁行动，例如《乾卦》“九四”，龙或者停留在深渊，或者升上四爻，需要经过细心的考虑。《坤卦》“六四”更要长期隐藏，储备最大的能力。“六三”是短期的储备，“六四”则像是冬天长期的隐藏。

“弗敢成也”是说《坤卦》不敢自以为有成，即使自己有才能做事有成也不敢自居其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是说“地”化育万物而将功劳归于天，“妻”持家有成而将功劳归于夫，“臣”治好国家而将功劳归于君。这种功成而不居的“地

道”、“妻道”和“臣道”，就正好是“坤道”的表现。“地道无成而代有终也”是说地遵循天的规律代替天完成化育万物的最终工作，而不自居功，这才是最伟大的，就如历史上无数默默作出贡献的无名氏。“坤道”即是“地道”、“妻道”、“臣道”、“子道”、“下属之道”、“君子之道”等等。

“天地变化”，“变化”是指《易经》所说的“阴阳交感”。所谓“阴阳交感”就是阴和阳的相互变化。单是阳和阳，阴和阴是没有“感”的。例如《否卦》是“坤下乾上”，下卦的阴爻全都与上卦的阳爻相应，但却没有“交感”，叫做“天地不交”，因为“应”只是一个次要条件，关键的是“坤下”阴的性质是向下的，而“乾上”阳的性质则是向上的，它造成的结果便是向下的“坤下”和向上的“乾上”相距越来越远，所以就没有“交感”。反观《泰卦》是“乾下坤上”，下卦的阳爻与上卦的阴爻相应，再加上“乾下”向上发展，“坤上”向下发展，大家就互相密切联系，就成为“天地交通”，这就是“阴阳交感”。阴阳两气混合，就能产生万物，现在说“天地变化”，就是说万物产生形成，一定是“天地交通”所致。“草木蕃”是说“阴阳交感”，大地的草木都能繁盛地生长。为什么下面跟着有句句子是“贤人隐”呢？各位也许留意到“天地变化，草木蕃；天地闭，贤人隐”这四句是对比，凡是这类句式在修辞手法中叫“互文”。它往往用了很少的文字，就能表达丰富的意思，解读时须将上下句中间所没说出来的意思补回。所以这一句“草木蕃”之下，就要补回“贤人出”的意思；至于“天地闭”，它指天地静止，没有变化，阴阳不交。而在此则须补回和“草木蕃”意义相反的草木凋零不生长的一句，文义才完备。社会混乱，于是就“贤人隐”，贤德的人为了逃避小人奸臣的陷害，隐居不出来。经过上下文意之互相补充，这一段的意思就很清楚了。

“易曰：括囊，无咎，无誉，盖言谨也”，这句话的意思是，“六四”一爻，大概最关键之点在于谨慎小心。“六四”这一爻是阴爻在阴位，因此阴含藏的

特性最强。阳是温暖、展现；而阴是寒冷、含藏。所以“六四”是含藏到极点，亦代表天地寒冷到极点，所以万物都没有生机。在这个意义上，“天地不交”，就不能生长万物，人类的社会也就不能正常运作，而人便需要隐藏，要“无咎无誉”，这里是指完全彻底的静止。古今对于“六四”的大体看法都认为是不好的，它确实不好，但在不好的背后，可能在将来却有最好的发展。在世俗的观点来看，冬天万物凋零是不好的；但从整个宇宙的发展来说，如果没有冬天的凋零，就不会有来年春天的生机勃勃。所以从宇宙的立场来看，没有所谓好坏吉凶，而从人类的立场来看才有好坏吉凶。

传统上，多数的注解家都站在人类的立场而认为“六四”不吉，但是如果我们从更高的角度来看，“六四”就说出了在最不适当的时候，即是外界环境对自己造成最大的干扰和妨碍时，自己表面上虽是“括囊，无咎，无誉”，但是实际上就在自我隐藏的背后，犹如大地的“含藏”，是在储存累积一切的生命能量，到了明年春天，就可以很快发展到最高最盛的境地。因此，如果我们身处“六四”，在表面上是无所作为，但实际上就最适宜于进德修业，储存和增加自己的才干、知识和道德，如果能做到这一点，才是“静翕”。

当我们“静翕”到极限，就自然会“动辟”，由静而动的过程是自己不需要勉强的，自然而然地就会产生转变。“动辟”的成功程度是和“静翕”的程度相当，越是“静翕”得好，“动辟”就越成功。因此，从以上的角度来看，“六四”指出宇宙发展的关键；从人事来说，指出我们在最不幸的阶段时，要利用这个时机来磨练自己的心性、才能和知识，为将来的发展做好准备，使将来犹如春天般有意想不到的蓬勃成功。我们要从这个角度来看，现在一切的灾难就是未来幸福的基石。今天的灾难越重，未来的幸福就越大越多。

# 守持『中道』的引申

“君子黄中通理”，其中“黄中通理”四个字是解释《坤卦》“六五”爻辞“黄裳，元吉”的“黄”字。“黄”既是《坤》地的颜色，也指位处中央。因此“黄”又是《坤卦》的德性象征，是说在最适当的时间，处于最适当的“中”的位置；亦代表“六五”的爻位是上卦之“中”。“中”指思想行动都是最适当的、最合理的。既然思想行动最合理妥当，所以在道理方面也是掌握得最合理；不但掌握得合理，由于下卦代表身内、自己，上卦代表由内而发展于外，既然它现于上卦之中，就是要将合理的“中”的道理发展于外，这就是“通理”。“君子”体会到“六五”爻位的“得中”，体会到上卦要发展于外，体会到《坤卦》所掌握“中”、“顺”的德性，所以不但要求自己内心明白以上的道德，还希望能将之畅通表现于自己的身体和外界。

“正位居体”，“正位”是在正确的位置做合乎该位置应做的正确的事。当你身处“正位”时，你的地位是合乎正义得到的，人人信从。“六五”是理所当然地处于上卦中最尊贵的第五爻位，你身处该爻位就应该做该位适宜做的事情，因为你是正确而合理地身处第五爻位的。“居体”中的“居”字，是指长久停留于一个位置；“体”是身体，亦指“黄裳”中的“裳”，即被遮盖的下身衣服。“居体”就是寓意要坚持身体处于卑下的位置，也就是说居于服从、谦下的位置。

“美在其中”，“美”的第一个解释是指在“中”位，自然具备的最正当合理的道德。另一个“美”的解释是“阴阳合德”，单独有阳不是美，单独有阴亦不是美，要阴阳混合才是最高之“美”，这样才能生育万物。“六五”是阴爻在阳位，是阴中有

阳,阴阳混合而达到“中”“和”的美德。“美在其中”,“中”一方面是指上卦之中;另一方面引申为人身之“中”,即是内心,代表自己体内、心中具备了一切美好的才能,特别是道德。

“而畅于四支,发于事业”,“支”与“肢”相通,指身体的四肢;“畅”是通行、发展,将内心的才干和德性扩展到四肢去,即透过行动展现出来。这两句的意思是说个人于心中培养了美德,从而发展于外成为事业;即是由自己的身体力行将这德性展现于外,成为对别人有益的德业,这也就是自己最大的事业。“美之至也”,是指这就是《坤卦》的德性发展至极的表现。《文言传》用字很谨慎,《乾卦》的德性是“大”,而《坤卦》的德性就是“至”,“至”和“大”同义,而较“大”略次,所以对《坤卦》便用“至”字。这里说出了它与“六二”不同的地方,“六二”所说的“敬以直内,义以方外”,是指个人内心的道德修养和实践,这是因为“六二”处于下卦之故;而到了上卦的“六五”,就不单是自身的道德修养,更重要的是发展于身体之外,对国家、社会乃至整个人类作出贡献,所以《坤卦》到了“六五”,才是德性的完成,达到“美之至也”。



## 『卦主』的厘定

表面上,“六五”是“美之至也”,比“六二”的“直、方、大,不习无不利”更好。但是“六五”的爻辞有“黄裳”这个先决条件,指要守持中道,又能谦下,才可有“元吉”之美;反观“六二”的爻辞却没有条件性。另外,从卦爻来看,“六二”是阴爻在阴位,又在下卦中间,是“既中且正”,比起同是“得正”却不“得中”的“六四”和“上六”更胜一筹。“六五”虽然处于上卦的中间,是“得中”,但因阴爻在阳位,并不“得正”。综括来说,六爻之中,只有“六二”具备了《坤卦》的一切德性,所以“六二”一爻是“卦主”,是《坤卦》的主宰。因此也就在“卦主”的爻辞中提出了《坤卦》最关键的“直”、“方”和“大”的德性。同样的道理,在《乾卦》中,“九五”是“既中且正”,所以说它是“刚、健、中、正”、“纯、粹、精”,一切《乾卦》的德性都集中于“九五”。所以“九五”是《乾卦》的“卦主”。

一个卦当中,总有一爻最能将卦的精神特质表现出来,而其他爻则只能得到部分德性,甚至有违反德性的最坏情况出现,例如《坤卦》“初六”“履霜,坚冰至”,就违反了“六二”所表现《坤卦》最重要的“直”、“方”、“大”的德性。此外,“上六”“龙战于野,其血玄黄”,亦违反了《坤卦》的基本德性。我们学习《易经》,首先要掌握整个卦的基本德性,然后找出哪一爻最能反映出该种德性,即是找出“卦主”。了解“卦主”的德性后,再与其他爻的德性相比较,理解“卦主”与各爻之间的关系得失,于是就能在文字以外,了解到一爻的好坏得失的关键,即是与“卦主”的德性是否呼应、顺从或违背的关系。

## 『阴阳合德而生万物』的引申

“阴疑于阳必战”，“疑”，疑似。由于类似才会相疑，所以“疑”又有类似的意思，也可引申为“拟”，指可相比拟的、等同的。当阴发展到最上一爻的位置，到最强盛时，就能与阳相等、对敌，所以就“必战”。原本顺从阳的阴由于发展至最强盛，就与阳分庭抗礼而不再服从阳；而阳因为原先服从的阴转为反抗、迫害，不得不与阴争战，造成阳阴势均力敌的战争。

“为其嫌于无阳也”，“嫌”解作“怀疑”。当《坤卦》的阴发展到极限时，就会让人怀疑没有了阳。《坤卦》是由《乾卦》发展而来的，可以这么想像：《坤卦》的六爻在开始时全都是阳爻，就是《乾卦》，但阳极变阴；由下向上发展，《乾卦》的初爻变为阴爻，就是《坤卦》的“初六”，《乾卦》的“九二”变为“六二”，就是《坤卦》的“六二”。及至“上九”变为阴爻时，《乾卦》便整个变为六爻都是阴爻的《坤卦》。在这种情况下，就给人阳已消失至没有的感觉。但事实上，阴或阳都不能完全单独存在的，犹如在“双鱼太极图”中，黑中有白点而白中又有黑点；黑是“阴”，白是“阳”，当黑在“太极图”中发展到极限时，当中就会出现白点，意思就是说在“纯阴”之中，会阴极阳生，便有一点“微阳”；白色的“微阳”继续发展，在太极图中发展到极限时，白中就会出现黑点，这就是“微阴”的产生。在这个意义上，阴和阳都是到了极限便生出相反的对方的。

“故称龙焉”是说恐怕人们以为《坤卦》发展到“上六”就没有“阳”，因此在爻辞中便以象征阳的“龙”来表示在“纯阴”的时候仍然有阳。“犹未离其类也”是说“上六”虽然是阴发展

到极限,将来会变阳,但在这阶段只是极限,仍然属于阴,所以说“未离其类”。“故称血焉”是指传统上“气为阳、血为阴”,而爻辞中有“血”,就是说“上六”仍然是阴。

“夫玄黄者”,“玄”是青色,是天之色,象征天;而“黄”是大地之色,象征地,同时两者亦分别象征了《乾》、《坤》两卦。“夫”本身是发语词,无义;“者”是什么缘故。“夫玄黄者”就是说血的颜色有“玄”有“黄”。“天地之杂也”是指混杂了天的“玄”色和地的“黄”色,呈现出又青又黄的杂色,象征着“上六”一爻是阴阳两气的混合,所以颜色亦是“玄”、“黄”混合。由于《坤卦》仍然属阴,所以便称“其血玄黄”而不称“其气玄黄”。“天玄而地黄”这一句,表面上是说天的颜色是“玄”,而地的颜色是“黄”。但它的深层意义则是暗示:天就是尊贵的天,地就是卑顺的地,两者是不可等同混淆的。亦即是说“上六”阴盛侵阳只是短时期的不正常过渡时期,跟着就会回归到天地的正常状态,即阴极变阳,再回到《乾》阳为主宰,《坤》阴顺从《乾》阳的正常秩序。它的意义和《小象传》“用六永贞,以大终也”的意义是一致的。

以现代语言来解释:阴在发展的过程中,阳便一直在减少,让阴有尽量发展的权利,但到了阴增加到极限而阳减少至极限时,基于阴阳属性的不同,阴本来服从于阳的,但当阳微小到极限,阴未必保持顺从的德性。而阳,它本来一直在领导的地位,虽然还退让,容许阴性的发展,但只能到某一个极限,到了“上六”阴性最强盛不服从的时候,它就不再容忍。不容忍、不退让的结果就出现“阴阳交战”的情况。战争的后果是阳恢复了它的主导权,所以结果是阳逐渐增加,而阴逐渐减少。下一个阶段,就是从初爻是阳,一直向上发展至六爻都成为阳爻的《乾卦》。

在两千多年前的战国时代,“阴”“阳”这两个概念就已经被提升到解

释宇宙变化的哲理层次。《乾卦》中,阳由“初九”发展至“上九”,由小逐步增强至极限,而到了极限就“穷”。因此“穷则变”而发展为“用九”,这就由阳盛转变为阴;同理,《坤卦》的阴由“初六”发展至“上六”已是阴的极限,“用六”阴极而阳生。宇宙就是在阴和阳的互相交替消长下,形成阴阳循环变化的规律,推动事物的演化。

我们回到《坤卦》的爻辞。“龙战”应如何分析呢? 第一点,在“上六”中,阴阳交战,为什么会两败俱伤,“其血玄黄”呢? 首先,两者俱伤是因为阴和阳交战于卦之外的“野”,阳弱而阴强,以力量计是阳屈,但从天地的正理来说,阴是要顺从阳的,而阴与阳战就是理亏。阳是力屈,而阴是理屈,所以当阴阳交战时,就只会是两败俱伤,出现“玄黄混杂”的景象。此外,因为阳是在卦外与阴交战,所有的阴都是敌人。但如果阳是在卦内与阴交战,那么所有的阴爻都只能臣服于阳,自然就会阳胜阴败。因此从人事来说,为了世界不致沦入邪恶、被阴邪所笼罩,就需及早在卦内交战,到了最后阶段才战,就为时已晚,会造成灾难。所以说:“战于外,阴皆敌也;复于内,阴皆民也”。而所谓“复于内”,除了说明《乾》阳在《坤》卦之内,《坤》阴便是人民,服从《乾》阳君主之外,更重要的是要用人为的力量推动阴更快发展到极限,《坤卦》就会变为一阳生的《复卦》,最低下的一爻就会由阴变为阳,于是阳再为主宰了。这便是第二点要说的。

有关《复卦》,《象》曰:“先王以至日闭关,商旅不行”,“至日”指冬至之日。“冬至一阳生”,在此之前是阴到了极限,在冬至那天一阳生,就是《坤卦》发展到最后,“微阳”产生,因此它是《坤卦》和《复卦》之间的过渡阶段。《复卦》说出了先王到了冬至那一天全部“闭关,商旅不行”,即是说要休息忍耐。如果你不幸身处《坤卦》“上六”的位置,就要以“六四,括囊,无咎,无誉”的态度隐藏起来、保持卑下,这不等同《复卦》,应守“无咎无誉”之戒。

而《复卦》则说出在“微阳”滋生时如何谨慎小心,才可恢复生机,这样就能化祸为福。上面讲过,阳龙与阴龙交战,象征阴阳混合才产生万物,从高层次来说,这也是可解得通的。如此一来,《坤卦》的“上六”表面是坏,其实也不一定,正如在冬天阴包藏着万物,但当“冬至一阳生”时,“微阳”降临到大地而与大地的阴结合,待到明年春天就会春暖花开,呈现美好景象。

《文言传》中,“为其嫌于无阳也”一句的文字,清代的大学者王念孙认为当中的“无”字是多余的,应作“为其嫌于阳也”。根据是汉末的易学大师荀爽的版本没有“无”字,王念孙认为荀爽的版本较合理。我们今天《易经》的版本有“无”字,用的是魏晋时王弼的版本。王念孙认为没有“无”字较好,其实也是可以说得通的,这一句可解作:阴极就变阳,因为恐怕读者不明白这道理,所以故意以“龙”来表示阴发展到极限就有阳。虽然阴极变阳,但仍然未有离开《坤卦》阴的属性,所以是“其血玄黄”,以“阴为血”的象来强调它仍是阴。这样句子读起来很通顺、也很合理。

为什么后人多据王弼加上“无”字的版本?那是指恐怕读者以为纯阴便没有阳,与荀爽的版本清楚指出会有阳相比,更能清楚说明阴阳的观念,虽然在行文上可能不够畅顺,但在哲学意义上则更合理;反观荀爽没有“无”字的版本,在行文上是畅通的,但在哲学意义上便不够深刻了。

## 『由柔变刚』的引申

现在我们来为《坤卦》作一总结。《坤卦》最关键的德性是“顺”，卦辞用了“牝马”，便表示《坤卦》的类象并不是一般的马。因为《乾卦》的德性像雄马，所以《坤卦》的取象就是顺从《乾卦》的雌马。关键原因是在所有的动物中，只有“牝马”有明显顺从“牡马”的特性，反映出《坤卦》只是顺从《乾卦》而已，《坤卦》用“牝马”为象的意义最贴切，所以《坤卦》取象于“牝马”。

由“牝马”的特性引申开去，就是地从天。大地并不是从万物，如果地从万物，反而是阴性的邪恶发展，所以地就特别强调要“顺承天”。所谓“顺承天”，就是由静变动，由柔顺变刚健，整个卦的意义都是在这个主题上发展，尤其《彖传》和《文言传》更是针对这一点作发挥。为什么《文言传》对《乾卦》有多方面详尽的文字加以阐释，而对《坤卦》则只有一段文字呢？原因就在于《乾卦》的性质可以有多方面，而《坤卦》只有顺从《乾卦》由静变为刚强和健动，这是《坤卦》的唯一德性。《文言传》没有从多方面解释《坤卦》，便是暗中指导我们在理解和实行《坤卦》时，不要多方面，只要唯一顺从《乾卦》才是正确的。所以《坤卦》并不是不能作多方面发挥，而是只有通过单方面的发挥作出暗示。从中可见《文言传》作者的言外之意。

《乾卦》的六爻都是善的，《坤卦》的六爻便不一样；因为《坤卦》有顺从自己阴性、或顺从阳性发展的两个可能性，所以通过爻的发展，说出了凡是顺从“阳”发展就是善，顺从“阴”发展就是不善。这里可见《易经》表面上是阳善阴恶，但

真正的意思是，顺从阳的阴是“真阴”，它配合“乾阳”来达成宇宙人生的一切美德，这时的阴是善的；如阴自身发展而不顺从阳，它只是“假阴”，而“假阴”是邪恶的代表。因此我们体会了阴的两种相反特性，就要掌握顺从阳的“真阴”，要效法“真阴”，而尽量远离“假阴”。

《坤卦》初爻象征阴最初发生，何谓阴的发生？那就要先明白所谓“气”本质上并没有阳阴之别，而是从“气”的功能来区分阴阳。气热的时候是阳，气冷的时候是阴；向上是阳，向下是阴等。所以所谓阴的开始发展，其实就是阴合去阳。当阳被阴混合了，阳就消失而变为阴，所以“阴始凝也”的“凝”，便说明了阴产生的原因是凝结、吞并和混合了阳。阴混合了阳的初期，它的好坏还不易察觉，犹如任何初爻都不容易判断好坏，未来的好坏要在初爻发展后才知道。《坤卦》初爻“履霜，坚冰至”就是指出最初看到“霜”时，并不知好坏与否，而后来顺着阴的本性发展至“坚冰”，便是坏已造成。阳爻的发展可好可坏，但阴爻如果脱离了阳而发展，就一定是恶。

整个《坤卦》中，大概“六二”一爻最好，没有条件性。“六五”一爻则是在遵从某些条件限制下才是最好，因此整个《坤卦》要数这两爻最好。“六二”一爻更加符合阴顺从阳向内的性质，所以更加强调进德修业，更加表现出真阴的性质，因此阴所展现“直”、“方”、“大”的德性只在“六二”出现。“六五”一爻已是阴中含阳，并非纯粹的阴，因此便有条件限制。另外，“六五”所展现出来的只是阴美德的那部分，阴最纯粹的本性则未必全部展现。

《坤卦》“六三”一爻也应该算是善的，关键就在于阴并非脱离阳，而是与阳混合。当阴和阳互相结合，阴就是善的；当阴离开阳而自行发展便是恶。因此“六三”在最失意的时候只是“含章”，得意的时候就能发展自身的才能，为国事而辛劳，它有两个相反的可能性。至于“六四”，表面上是重阴

凝闭,从人事上说便是身处困境而要自我隐藏,但是未来一切伟大的发展就取决于它的含藏是否够深。“六三”是说短暂的含藏已有“或从王事”的好处;“六四”的彻底含藏,就如从冬天到春天所展现“含弘光大”的美德,因此现在越能含藏,将来的成就就越大。六爻中,恐怕只有“上六”一爻是阴发展到极限,成了最危险麻烦的一爻,亦因此“上六”并没有任何吉祥的判断辞,也是人们最应谨慎小心之时。我们要解决“上六”的危机,就要未到“上六”之前先战于卦内,阴皆民也;如果战于卦外,阴皆敌也。所以要及早交战,如果不能及早交战,就千万不要交战,要懂得忍耐等待,以《复卦》为法,那就不用交战也能重获生机。其实所谓“交战”,只不过是及时制止阴的发展而已。

当我们明白了整个《坤卦》后,就知道阴阳交替变化的宇宙之理和人事发展之理,两者都可以从这个大原则来掌握,从而得到比较合理的人生指导和行事方针。另外,最重要是要将《乾》、《坤》两卦互相比较,透过比较找出两者异同的地方和原因。还有就是探求彼此相反相成的道理,譬如在《乾卦》最重视的进德修业上,《坤卦》“六二”的“直内方外”便跟它呼应。“直内”即是进德;“方外”即是修业,两者是息息相关的。再引申来说,“敬”是进德的关键,而“义”是修业的关键。可见《坤卦》能补充发展《乾卦》未能尽说的内容;而《乾卦》亦能帮助《坤卦》清楚解释其德性,因此《乾》、《坤》互相补充,才能真正理解《易经》的道理。《易经》中强调有天地,然后有万物;同样有《乾》、《坤》,然后才有其他的六十二卦,所以《乾》、《坤》虽是两卦,但事实上应当作一卦来处理,两者互相配合,这便是《易经》最关键的道理所在,这叫做“相反相成”。量子力学的权威学者波耳用了“双鱼太极图”来设计族徽,并将“对立就是互补”这道理以丹麦文字说明(*contraria sunt complementa*),他不讳言概念来自《易经》,“对立互补”的关键就是



《乾》阳、《坤》阴两卦相反相成，互补互根。“对立互补”是西方的名词，在我们传统中国就是“相反相成”，希望各位好好掌握这个道理，便能了解《乾》、《坤》两卦之义了。

## 第七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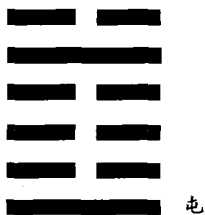
《屯卦》、《阐微》——卦辞、爻辞、  
《彖传》、《大象传》、《小象传》



# 《屯卦》卦名

《屯卦》的“屯”字，一般读音是“团”，但在“六十四卦”中，应读作“津”。首先，我们看看“屯”字的字形，“屯”字上面的一横画象征大地，而下面的部分其实是“屮”字，是小草的象形字。原本“屮”字中间的直划是垂直的，但“屯”字则将中间的直划折曲横向右，象征小草仍然在地底，刚要露出地面，由于环境的限制，在出土前要用很多力量或方法才能冒出地面，因此以横向表示其出土的困难，这就是“屯”字所象征的意思。《屯卦》原意便是如此。其次，依循这个象形文字的原来意义，再引申出各种其他意义，我们在下面会逐步讲述。

# 《屯卦》卦辞



屯：“元亨利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

现在我们首先来看一看《屯卦》的卦辞：“元亨利贞”。《乾卦》的卦辞亦是“元亨利贞”。至于其他“六十四卦”中，亦有多个卦的卦辞是“元亨利贞”。我们要注意，《乾卦》的“元亨利贞”和其他卦的“元亨利贞”是有所不同的。

《乾卦》卦辞的“元亨利贞”是没有条件性的，但其他卦的“元亨利贞”却是有条件性的，至于那些条件就在卦辞文字中有所反映。

另外，南宋的易学大师朱熹认为，在“六十四卦”中，所有的“元亨利贞”，意义本来都是一样的，只不过到了古人认为是孔夫子所撰的《十翼》中的《彖传》，以《乾》、《坤》两卦为天地，而其他“六十二卦”是《乾》、《坤》两卦所引申、产生出来的；因此《乾》、《坤》体大，其他六十二卦则相对次要，所以在《彖传》中阐释《乾》、《坤》两卦时，把原来的《易经》的《乾》、《坤》两卦的意义提升了，将“元亨利贞”变成反映天道发展、运行的四个阶段和天地生物的四种规律。至于其他各卦的“元亨利贞”，则保持了原来《易经》中的意义。

朱熹的说法其实是很有道理的。《屯卦》的卦辞中，“元”就是“大”；“亨”就是祭祀，后世解作亨通；“利”是利于；“贞”原来可能只是指占问，但后世解作坚持正道。因此“元亨利贞”原来解作占问得此卦的人，他所问的事情是会大亨通、大

顺利,但条件是要坚守正道才可以得到。

“勿用有攸往”,“勿”是“不”的意思;“用”在《周易古经》可大体分为两个不同意思,例如《乾卦》“初九”的“潜龙勿用”,有不可施行的意思;因此“用”的第一个意思是实行、施行或实践某些事物和想法;第二个意思是适宜,是由施行这意思引申而来,是否能够施行实用,当然是和适宜与否有密切的关系,因为能够适宜才能够施用。“勿用有攸往”在卦辞中的解释是用第二个意思,即适宜的意思,这在行文和理解上都畅顺得多。“攸”是指“所”,代表一个地方或位置;“往”是向前行。“勿用有攸往”的整句意思就是不适宜有所往,引申为暂时不适宜大胆地、无条件地进行想做的事。

“利建侯”就是说占得此卦的人最适宜封土建侯,即是将土地封赐给人,并让他统治这地方。“侯”原本的意思可能是由于原始时代非常重视武力,野蛮部族为了挑选领袖,可能通过武力的竞赛,选出最勇武有力的人作为酋长,便是侯。后世便从这个意义上引申,建立了“公”、“侯”、“伯”、“子”、“男”这五等诸侯的爵位。“利建侯”就是利于封他为侯爵。

“元亨利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便是《屯卦》的卦辞,文字表面的意义很简单,但如果要确切明白其中的含义,就要通过其他解释,尤其是《易传》的解释来作辅助。

# 《彖传》对《屯卦》卦辞的诠释

《彖》曰：“屯，刚柔始交而难生，动乎险中，大亨贞。雷雨之动满盈，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宁。”

“《彖》曰”即“《彖传》曰”，《彖传》是专门解释《周易古经》卦辞的著作。对于《屯卦》的卦辞，“《彖》曰：屯，刚柔始交而难生”。“刚”是指刚爻，即阳爻；而“柔”是指柔爻，即阴爻。这亦即是《易经》最基本的两个符号。这两个符号最初可能来于奇偶数，因为刚爻与奇数有关，而柔爻则与偶数有关；因此通过数目字中两个相对的分类，便引申出“刚”和“柔”，再进一步引申便有“阳”和“阴”的不同含意。到了写作《彖传》的时代，就根据“刚”和“柔”、“阳”和“阴”的观念，配合当时已发展的天文学和对宇宙演化的初步了解，运用了尚在模糊阶段的宇宙生成论观点来解释。

首先，《屯卦》是从《坤卦》发展而成的，《坤卦》象征着大地。因为大地是静止的，所以《坤卦》的“柔”是不能主动地与“刚”或阳相交的。只有当天上的阳下降才能与大地的阴相交。这亦反映了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中认为阳是运动的，而阴则是静止的，《彖传》就以此为立论的基础。《坤卦》本来是静止的，天上的《乾卦》的阳气为了使天地运行，产生万物，于是便开始与大地的阴气结合。由于《易经》是从最下开始，到上爻结束，所以为了象征阴阳最初的结合，《屯卦》的初爻就由象征阳的刚爻首先进入并取代原来《坤卦》的最下一爻，于是《坤卦》的下卦便由《坤卦》变为《震卦》。《震卦》的初爻是刚爻，而第二、第三爻则仍是《坤卦》的柔爻。

《屯卦》的初爻是刚爻、象征阳气第一次和阴气(《坤卦》)相交结合,所以称为“刚柔始交”;“而难生”中的“而”字,意为接着,甚至同时发生。跟着,当阳气第二次与《坤卦》的阴气结合,在卦爻中就象征刚爻进入《坤卦》上卦,取代了《坤卦》的中爻,就成了《坎卦》。当阳气进入了《坤卦》的中央,就象征阳气被阴气包围,具体地说就是象征《坤卦》的大地将某种活动的事物陷困于其中。因此便成了一个陷阱之象,表示陷于其中的事物不能离开的意思。既然是陷阱,当然便有危险,而危险则是一种灾难。当我们论述阴阳二气的结交,从高层次的自然哲学层面,降低到人类常识的层面来说,《坎卦》象征水,而北方的河流多数是湍急的,涉水因此就是非常危险的事情,往往会有危险或困难,所以《坎卦》又象征危险。“而难生”就是说出第二次的阴阳二爻结合,就产生了象征灾难危险的《坎卦》。

“刚柔始交而难生”,这一句解释了卦名和卦所蕴含的内容意义。《彖传》最大的目的就是解释卦名,尤其是卦的内含意思,它的体裁首先用卦体(卦的形体,即卦的符号结构)来作出说明。“震下坎上”这下、上两经卦,从自然哲学来说就是象征阴阳二气的第一次结交,代表宇宙最初的产生;接着从阴阳二气的最初结合,想像到两种相反事物的结合情况,它们最初往往由于不同的性质和结构而需要时间来作出妥协、互相迁就,去解决问题,这样才能有妥善的结果。虽然阴阳二气最初的结合困难重重,但一旦二气结合,就会呈现出最大的畅通。因为只有阴阳二气的结合才能使万物开始生出,然后宇宙才能充满万物,并畅顺、成功地发展。因此,《彖传》强调阴阳二气结合的困难只限于最初阶段。这是从卦的上下两体来解释卦名和卦义。

“动乎险中”,我们知道《震卦》取象于“雷”,“卦德”是“动”;而《坎卦》取象于“水”,“卦德”是“险”。所以“动”和“险”是反映了《屯卦》下卦和上卦



所蕴含的“卦德”，即卦的最重要和最基本的性质。《屯卦》的下卦是象征变动和行动的《震卦》，上卦是象征危险的《坎卦》。由于上卦笼罩着下卦，下卦便等于处在危险之中。因此卦象从“卦德”而言，便是指在危险的过程中，卦中各爻尽力地通过各种行动来应付包围在外的危险。这是从卦德解释卦辞之义。

“大亨贞”就是说，下卦和上卦阴阳结合的困难只限于最初阶段而已，未来便会“大亨”，也就是大畅通、大顺利。但是需要具备坚守正道的先决条件，这样才能“大亨”。“大亨贞”其实是解释“元亨利贞”，只不过“利”字隐藏了，既然是“大亨”，便一定有“利”；而要得到“大亨”的条件则是“贞”。

《屯卦》卦辞的内含意义是说，身在危险之中，如果没有行动，就只会坐而待毙，但如果鲁莽行动，后果就更差。因此要在两者之间选择一个中道合适的处理方法，那就既需要有所行动，又要避免急躁莽撞地行动，所以要以最正确的道理和做法作指导，才能一步步脱离险境。当脱离险境后，便是海阔天空，大大畅通顺利。这亦是“勿用有攸往”的内含意思，是指并不适宜积极进取、前往，也就是不适宜莽撞急躁地有所行动。因此，“大亨贞”三个字背后就蕴含了“勿用有攸往”的意思在内。

“雷雨之动满盈”，“雷雨”其实是指下卦卦象是“雷”的《震卦》，和上卦卦象是“水”的《坎卦》，两者所组成的特殊意义。这句的意思就是说当“雷”和“雨”交相运动，雷声鸣动而雨水不断，那么整个天地都充满了雷雨，亦即是“满盈”。“满”和“盈”都是指充满，重复运用是要强调天地之间都弥漫和充满了“雷雨”，都被“雷雨”所包围。这句便从高层次的自然哲学，降低到我们人类所能了解的层次。天地最初的相交，便是宇宙的开始，但对我们人类来说，每一年都是又一次天气下降和地气相交，是天地生长万物的一个周期。在冬天过后的初春，植物的生长仍然十分困难，如果植物过早

出生,便会被乍来的寒流摧折;出生略迟,又会错过最适合的生长时机。因此植物要等待最适当的时机才生长。

所谓最适当的时机,就是指春天的云雾弥漫、使万物开始有生机之际,再等到雷雨之后,植物就能借雷雨之助突然、迅速地欣欣向荣地发展。因此“雷雨之动”是象征初生困难得到解决,就是“大亨贞”的来临时机。但在卦画上,《坎卦》在《震卦》之上,即“水”在天空的“雷”之上;天空的“水”即是云,是仍未降落地下的雨,所以万物的生长仍要等待,还要冒着各种生命危险,随时遭寒威摧折。因此在云雷的阶段,才是《屯卦》真正代表的灾难和实况。但是天上的云迟早也会因“雷”动而“雨”下,于是初生植物的困难就会随之解决,以后就能蓬勃发展了。这是根据卦象解释卦辞。

“雷雨之动满盈”,说出了《屯卦》发展到最后才是卦辞“元亨”的情况。而“元亨”的关键是云总会化为雨,“雷雨之动满盈”就会“天造草昧”。“造”是开始,凡创“造”事物就是事物的“开始”;“草”是草创,是指事物刚开始、没有条理、凌乱的状态,所以写文章未曾经过修改之前便称为“草稿”;“昧”是指黑暗,是天地受春天云雾遮蔽时的黑暗景象;更象征宇宙初生时万物的无知。人类初生时亦是无知,而无知便是黑暗,也即是“昧”。“天造草昧”就是说天地刚开创之际,万物初生时呈现出凌乱黑暗、没有条理、也没有秩序的混乱情况。

“宜建侯而不宁”是指在初生阶段,最适宜的事情是为原始人类社会的部族册立一个领袖;而我们人类,尤其是“侯”在面对混乱和没有秩序的社会时,心中会具备不安宁、忧虑和恐惧的心理,他应继续保持忧患意识,提点自己好好地进行各种应付外界灾难的措施。这是从卦象来解释卦辞,比较着重于解释为何卦辞会是“利建侯”。假如我们对原始社会有足够的认识,就会理解到当时人类的力量非常渺小,个人无法抵抗自然灾害。因

此,为了使人类能抵御或避开自然灾害,便要团结起来对抗外界的一切灾害。在团结的过程中,各人会因意见不同以致团结的力量减弱,所以唯有选出一个聪明而有出众才能的人作为领袖,领导各人分工合作,这样渺小的人类才能抵抗和防避自然灾害,才能继续生存,所以当中的关键是“宜建侯”。至于“而不宁”,东汉的郑康成(即郑玄)认为“而”和“能”的意义是相通的。因此“而不宁”变成了“能不宁”,即能够令不宁的变作安宁。其中的“不”字,近代学者高亨教授认为“不”即是“丕”字,意思是“大”,所以“而不宁”便是“而大宁”。整句的意思是说适宜建立“侯”作为领袖,领导人类共同解决危机,便能够得到最大的安宁。

在以上诸说中,高亨教授的说法似是最合理,但要改动原文!所以我们仍然以传统说法为主,认为在上的“侯”面对着危险而心不安宁,从而想出各种解除不安宁的措施,这样比较符合卦辞的意思。

通过《彖传》对卦辞的解释,我们便知道它在解释卦辞时,除了解释卦名,更重要的是说出了卦辞内含的意思。《彖传》在解释卦辞时,并不执著于字面意义的解释,而是从宏观和更高的角度,通过卦体、卦象、卦德、卦辞和卦名各方面来说明该卦最关键的精神,也就是卦辞所表达的整个卦背后最基本的意义。《彖传》就是以这样的方法来说明六十四卦的基本意义。我们只要触类旁通,便能明白其中的深意。

# 《大象传》对《屯卦》卦辞的诠释

《象》曰：“云雷屯，君子以经纶。”

“《象》曰”中的“《象》”字是指《象传》。《象传》是专门从卦象解释各卦的著作，跟《彖传》同为《十翼》之中的两种。《象传》分为《大象传》和《小象传》，《大象传》专门解释卦象；《小象传》则专门解释六爻中的爻象。“《象》曰：云雷，屯，君子以经纶”，“云”是指上卦的《坎卦》。《坎卦》本来是水，但水在天上就是“云”；下卦是《震卦》，即是“雷”，所以《屯卦》的卦象就是“云”和“雷”。注意凡是解释卦象往往是由上卦开始，再到下卦；而凡是解释卦辞，则往往先由下卦卦义开始，再到上卦。

为什么会有相反的情况呢？那是因为卦象指示出两个“象”，上卦之“象”和下卦之“象”。根据先天后地的观念，解释卦象时便以上统下，整本《大象传》几乎都是循此体例，甚至《彖传》在解释卦象时，有时亦会改变平常由下至上的解释方法，而先由上卦开始，可见这是古人的一种共识。至于卦辞方面，由于上下二卦叠合后，下卦是根本，而上卦的意思往往是下卦的引申发展。既然下卦是关键，当我们在分析一卦的卦义时，当然是从关键说起，再引申发挥出其他意思。所以《大象传》和《彖传》解释卦象先后方法的不同并不是矛盾的，而是考虑到内容重点的不同而有不同的解释次序而已。

“云”和“雷”组成的《屯卦》，“君子以经纶”，从儒家的观点体会上下两卦的“象”，我们就明白到宇宙开辟之初，所有事物都还未有秩序和规范，一切都是凌乱的，而凌乱的关键

是在于“云”在天上,要降落大地为雨是需要时间的。我们亦由此考虑到要未雨绸缪,在雷雨降临之前要做好准备,以应付危机,这是最粗浅初步的理解。而从更深、更准确的一个层次来看,因为是天地初开辟,自然是混乱而没有秩序的。要令到天地建立秩序,最佳的类比就像人类养蚕,从蚕蛹中抽出蚕丝,再纵横有序地将混乱的蚕丝织成织帛,这就是“经纶”。“经”是指织布机上的直线,而“纶”就是将蚕丝有条理地编织成布帛,所以“经纶”就好比将混乱的蚕丝好好地整理妥当,可放在织布机上制成美丽整齐的织帛。当天地将混乱和没有秩序的事物变得有秩序和上轨道,于是天地终于井然有序,或人类社会国家进入和平安定的阶段,即是最大的成功。

因此通过这个象征天地混乱的卦象,我们明白它是说,不单要未雨绸缪,而且更要将天地初开、或事情刚开始时的混乱情况好好处理,就好比把混乱的丝线有条理、有系统地织成布匹一样。所以一个“君子”,体会了其中所反映出来的自然现象,及结合其背后所产生出来的综合意象,认为这个时候最关键的是如何去经营和处理初生时期的蒙昧和混乱,使国家得到稳定和秩序。这就是卦象要教导我们的,亦是卦象的文字指导我们如何能达成“经纶”这个最后目的的关键。

现在再简单地综述卦辞的基本意思,首先,它指出宇宙初生时的混乱和没有秩序,其后才慢慢产生秩序,或是指一年中由冬天到春天万物初生时的困难,只要能过了最初的困难,万物的生长就能欣欣向荣,没有任何物件可以阻挡,达至最大的畅顺。

《屯卦》在《易经》中是属于“难卦”之一,即是有艰难困苦需要解决的卦。在《易经》中象征有艰难困苦的卦亦有多,其中比较典型的是《蹇卦》,是表示走路有困难的意思;另一个是《困卦》,是囚禁或受困的意思,当然是代表事情不能轻易达成了。

这三个“难卦”虽然都是不吉的,但如果我们细心分析,便知道它们的性质是不同的,例如《屯卦》中的难是在最初阶段,只要过了最初阶段就能一直畅通,顺利发展;而《蹇卦》的行路难就象征在事情的中间产生最大的困难;至于《困卦》则是在事情将要完成的时候困难重重,甚至令事情功败垂成。在《周易古经》中,当说到“难卦”时就分别以《屯卦》、《蹇卦》和《困卦》,反映出事情在最初、中间或最终时所出现的困难。通过这三个不同困难出现的阶段,说出了无论是占筮,或是更进一步体会宇宙人生的道理时,如何去应付不同危难的方法。

## 《屯卦》的『卦主』

《易经》的其中一个关键知识是，“六十四卦”的每一个卦由六爻组成，但这六爻并不是同样重要的，往往有一爻或两爻是比其他爻更为重要。那一爻或两爻大都是整个卦的中心内容，其内含的意义足以反映整个卦的基本精神，甚至其他各爻也是根据该爻关键的意义来发展，所以其他爻的好坏得失及应该如何作为都与该爻的精神意义相关。这一爻或两爻就是卦中的主爻，也就是魏晋时易学大师王弼所说的“以一爻为主”，后来称为“卦主”。

如果我们要进一步在文字之外，更深切地了解卦中的意义，便要找出卦中的“卦主”，即最关键的一爻之所在。当找出后，我们能够神而明之，体会整个卦的精神和发展，经过仔细分析，掌握了“卦主”的原则后，不单可以明白其他爻文字的表面意义，更能明白其深层关键意义。但是，我们如何能找出主爻呢？其中一个较容易的方法是要先明白卦辞，然后再细观六爻的爻辞，比较哪一爻的爻辞与卦辞最类似，甚至是相同的，那爻多半便是“卦主”。

《屯卦》“初九”的“磐桓”，即是卦辞中“勿用，有攸往”，同样是徘徊来回不定的意思；“利居贞”即是卦辞中的“利，贞”；而“利建侯”同样出现在“初九”爻辞和《屯卦》的卦辞中。其他五爻的爻辞并没有如“初九”般与卦辞相似的文字，因此“初九”一爻就是《屯卦》的“卦主”。

另外，我们也可从卦爻去分析。在《屯卦》中，两爻是阳爻，而其他四爻是阴爻。《易经》中是以属少数的为主宰，多数的作辅助，犹如国家只有少数的领袖，其他多数人只是辅属，

所以那两个阳爻便有成为卦中主宰的资格。现在看看《屯卦》下卦和上卦实际的组合，它的下卦是《震卦》，阳爻在初爻之位，得正。而两个阴爻在上，因此《震卦》的初爻是“卦主”。除了因为“少为尊”之外，还因为上面的两个阴爻本性自然向下，归顺于初爻的阳爻，所以初爻象征贵族的阳，受到象征民众的二、三两阴爻心悦诚服地归附。

此外，在“《乾》、《坤》生六子说中，《乾》、《坤》初爻，便产生《震卦》，为“长男”。在中国传统的宗法制度中，长男继承父亲的一切，如果父亲是贵族，长男自然会继承父亲的封地，所以《震卦》本身便有着非凡的身份，有封土建侯的资格。《易经》中每提及《震卦》时，便隐含封侯或建侯的意思。另外，《震卦》取象于“雷”，雷声一响，震动百里，而所谓百里之地，其实便是古代伯、子、男封国的面积，因此《震卦》本身便有封土建侯的象征。所以《震卦》的初爻，理所当然成为卦中的主爻。

《屯卦》上卦是《坎卦》，中间的阳爻既中且正，当然是《坎卦》之主，但这个阳爻陷身在两个阴爻之间，阳被阴所包围，犹如狮子或老虎陷身于陷阱之中，已不能成为百兽之主，又好比人君被囚禁，便肯定不能作为人间之主。虽然我们从常理来说，“初九”只是阳爻在阳位，是“得正”，而“九五”既是阳爻在阳位，再加上身处上卦的中间，是“既中且正”，是全卦最好的，应是“九五”之尊，但由于《屯卦》象征天地初交时的混乱，“九五”之尊便出现问题。此外，“九五”陷身于陷阱之中，有力无所施，但国家并不能因国君受囚而失却秩序，必须有人来维持秩序，因此国君虽然丧失权力，但可将权力交付别人，或将该人封为诸侯，让该人来解决困难，所以“初九”就成了“卦主”。而《屯卦》的意义是由“侯”联合众人解决灾难，而不是君主！这也就是“初九”一爻的意义。因此“初九”就是“成卦之主”，是形成整个卦的意义的主爻。本来“九五”是“主卦之主”，是主宰着整个卦的主爻，但“九



五”受困而失却权势，“主卦之主”实际上是形同虚设，因此“初九”才是“卦主”。

在一个卦中，往往有两爻是特别重要的。一爻是“主卦之主”，另一爻是“成卦之主”，很多时候，“成卦之主”也就是“主卦之主”，这时“卦主”只有一爻。基本上“主卦之主”比“成卦之主”重要，但在《屯卦》中，“主卦之主”失势，所以便有“成卦之主”作为“卦主”的例外情况。明白这个道理后，再分析研究这个卦便完全不同了。

## 《小象传》对《屯卦》爻辞的诠释

初九，磐桓，利居贞，利建侯。《象》曰：“虽磐桓，志行正也。以贵下贱，大得民也。”

“初九，磐桓，利居贞，利建侯”，“初”是指卦中的第一爻，“九”是指阳爻；而“初九”就是“爻题”或“爻名”，爻题的作用是指出是哪一爻。“磐桓”即是徘徊，在前进后退之间来回。“利居贞”，“利”是适宜于；“居”是指停留在屋内，“居”原本是名词，解作家居，而作为动词则有居留在家内的意思；“贞”是守正道，并依循正道而行。“利建侯”指最适宜于建立侯爵。



“磐桓”除了有徘徊的意思外，还有另一种解释。“磐”字从“石”，是一块大石，而“桓”字从“木”，是木的一种，即古代的梁柱。大石和梁柱的最大特色是静止不动，所以“磐桓”是指像磐石和梁柱般静止不动。换言之，在混乱之时应静止不动，不应有所作为，这样就与卦辞“勿用，有攸往”的不应有所作为相配合。北宋的大哲学家张载在《横渠易说》中便提出这个说法，清代的王夫之亦表赞同，甚至清高宗时乾隆御撰（傅恒等人主编）、官方所定的《周易》权威注本《周易述义》都采用这个说法，可见此说亦有其道理。

“《象》曰：虽磐桓，志行正也。以贵下贱，大得民也”，《小象传》对“初九”的解释可能与《周易》原来的意义有所不同。“初九”的“磐桓”，在经文中解作磐石和梁柱比较合理，但《小

象传》则将“磐桓”解作“徘徊”，指有所行动但终归回到原点。“虽磐桓”中的“虽”字便指出了“磐桓”并非作磐石、梁柱的解释，而是徘徊之意。因此爻辞说出了人在这爻的时位内会有所作为，但又停止不为。

“志行正也”是说虽是停止作为，但他旨在解决当时艰难困苦的心志是正确的，而且能够一直保持。“志”是指解决困难的决心；“行”是指他徘徊的行动，有所作为却又停止，但他志愿的出发点和行动决定都是正确的。因为《屯卦》说出了宇宙万物（包括人类）身在危险之中，犹如猛兽身处陷阱，假使我们不谋求脱离危险和陷阱的方法，就只会坐以待毙，所以有所行动和作为总是好的。但是脱离危险的行为不可以莽撞无知，而是要有计划和审慎地去做，否则危险只会更快降临。“初九”就是既要有所行动，又应谨慎小心，觉得不是适当的时机便停下来，所以《小象传》赞扬有这样的做法和想法是正确的。

“以贵下贱”是指“初九”的阳爻本是尊贵的，本应身在上位，但现在却身处于最下的爻位，在其上的第二、第三爻都是阴爻，而阴爻象征卑贱。再以六画卦来说，第二、三、四爻都是阴爻，初爻的阳爻是在卑贱的三个阴爻之下；而阳爻并非被迫受困于阴爻之下，而是以高贵之身份实践谦逊之道，愿意处于卑贱的阴（即是民众）之下，所以才“大得民也”，意思是大大地得到人民的拥戴，所以人民便乐意推选他为“侯”、为领袖。在“初九”的爻辞和《小象传》文字中，我们要细心体会身处危险应怎样应付。当中说出了“利居贞”的“居”是一个方法；“贞”是一个方法；“利建侯”又是另一个方法；而《小象传》则补充了“以贵下贱”的一个方法，于是合计便有四个解决危难的可行原则。

“居”是指在家中，相对于在外是静止而无所作为，更严格一点来说，就是只在家中有所作为，而不离开家。由此引申，《屯卦》的灾祸危险来自

上卦。在《易经》中，下卦是内，上卦是外，而灾难缘于上卦，象征着在自己以外，扩充来说是在自己的环境以外，或国家以外，在今天的人事工作上，则是在公司之外。因此“居”一方面说出了在动乱的时势，如果以动乱的手段来解决动乱，只会使动乱加剧；所以要应付动乱，便要采取与“动”相反的“静”，与“乱”相反的“安”。“静”是指无所行动，而“安”是指要安定人心，所以“居”便是要谨慎，甚至不采取任何行动，而是以“静”来制“动”。

另一方面，“静”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静，而是在面对外来的灾祸危难时，并不是即时急于对外，解决危难，而是向内而“居”，首先做好自己家庭之内、国家之内的防范事务。由“磐桓”到“居”，是由外向内的转变，意思是要稳定内部，团结内部，先将国内治理好。而要达到“安”，就要有英明的人才，并推举拥护他为领袖，而在他的领导之下，先安定内部，然后全民合力来解决灾难。团结的力量越大，就越能解除灾难。可见在灾难之际，当前急务是要有英明的领袖，号召人民，群策群力，其他都是次要的，所以“利”于“建侯”！

“贞”是另一个应付灾难的原则。“贞”是正确的意思，当领袖面临灾难时，要具备正义的道德思想和正确的行动计划。但是要真的能够以正确的道德思想，鼓舞全民，使其放弃私心而为国家社会作出牺牲，在上的领袖便必须具备“谦”的德性，以“谦”的原则来推行正确的道德和措施。在《易经》中，原本象征尊贵的阳爻应是处于上位，而象征卑贱的阴爻应是身处低位，但在《屯卦》的下卦，阳爻处于最低的初爻位置，象征领袖能谦逊降低自己与民众接触，听取民众的意见，而本应身在下位的民众能在上位，就表示民众能与在上的领袖沟通。这样，上下的意志、感情和想法都能互相沟通，国家就能和衷共济，而领袖的指示和措施就会特别容易执行。

“初九”的爻辞提出了解决灾难的方法。为什么初九会这样说呢？我们

可以用《乾卦》的“初九”来和它作一比较。《乾卦》“初九”的爻辞是“潜龙勿用”，指潜伏在大地之下的“龙”，暂时不能有所施为，与《屯卦》“初九”爻辞的“磐桓，利居贞，利建侯”涵义是相当吻合的。换言之，“潜龙”在地底并不是无所作为的，而是默默耕耘，从事个人的进德修业，改善缺失，增进道德学问，只是暂时不能向外表现而已，与《屯卦》“初九”的意思是一致的。我们知道“潜龙勿用”的首要原因是时位的问题，“初九”既指事情的刚开始，也指地位最低，因此并不能向外表现自己，不能对国家人民发号施令。

另外，“初九”是阳爻，而“初”是阳位，阳爻在阳位就是“得正”；而阳爻是“刚”，代表道德，所以“初九”就具备了刚强正直的道德才能。“阳”亦有明白事理、进德修业的意思。因此“初九”是以光明的道德和才能而处身于适当的地位。只不过这爻位并非发展的时机，因为“初九”只是整个卦的开始，随着卦爻的逐步发展，“位”和“时”亦一直发展，而“初九”则只是事情的开端。任何事情的开始都是微小的，是不应有所作为的，而是应该慢慢地逐步奠定基础，以便向上发展。由此可见，《乾卦》“初九”与《屯卦》“初九”涵义是相当贴近的。但如果以《象传》来解释，似乎便与《乾卦》“初九”的意义有所不同。

《象传》是说起初有所作为，但跟着却是静止不动，与《乾卦》“初九”的“潜龙勿用”，意义似乎略有不同。如果我们细心分析，会发觉《小象传》所说可能较原来的爻辞的指示更有道理。《小象传》为什么会故意违背经文的原意呢？关键就在于《小象传》的作者觉得《屯卦》的下卦是《震卦》，而《震卦》的性质是“动”，所以在下卦的三爻，本性就需要“动”。在下卦中居上的两个阴爻，属性是阴，阴性不“动”；但“初九”的阳爻在象征“动”的《震卦》中，是应该有作为的去“动”。

此外，《乾》、《坤》两卦并没有说到“应”这问题，因为卦中六爻不是全

阳，就是全阴，但在其他的六十二卦中，阴阳爻混杂，就会产生阴阳二爻“正应”和“敌应”的关系。在《屯卦》中，第四爻是阴爻，与初爻的阳爻是“正应”，因此初爻的阳爻因为受到第四爻的阴爻的感应，而有向上趋近“六四”的倾向，这就象征了行动，所以初爻本身就应该是“动”的。那么为什么又会是“磐桓”而不前呢？那是因为《屯卦》的上卦是《坎卦》，象征陷阱和危险，而第四爻就是表示陷阱和危险的边缘，亦即是陷阱和危险的开始，假使“初九”一定要向上“动”，那就会自陷于危险之中，所以“初九”便“磐桓”而不前。为什么“初九”能懂得止步不前呢？前面讲过了，因为阳爻代表道德和智慧，而阳爻在阳位“得正”，就更能发挥阳爻本身的德性，因此阳爻基于自身光明的德性和智慧，所以能够停止不进。

## 《屯卦》的『互体』、『约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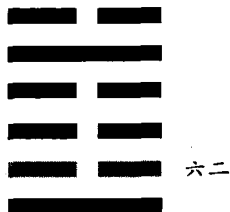
如果我们从较为繁琐(但或者未必能尽数解通“六十四卦”)的象数理论来看,第二、三和四爻都是阴爻,可在六画卦中组成另一个三画卦,在汉时称之为“互体”。任何物件既有外表的构造,亦有内部的构造,例如我们看见一所房子时,只能看见它的外表,而看不见它内里的材料和结构,而内里的材料和结构是决定房子是否坚固的关键。因此要判断房子的好坏,不能单纯地以外表的华美装饰来决定,而是要细心体会其内在的材料和结构。我们明白了这个道理,就知道《易经》同样考虑到任何事物都有外表和内在的不同,虽然我们往往单凭外表就能在一定程度上判断出事物的好坏,因为通过对外表的细心观察,就能透视内在的情况;但是在特别的情况下,外表并不能反映出内在,所以我们便只好深入地探测其内在。了解之后,对判断事情的好坏、得失和是非就能更加准确。《易经》在春秋时代已经应用了“互体”来解说,而到了汉代的象数之学就更加重视“互体”,后来因为对《易经》的注解偏重于义理之学,所以对“互体”才不再重视。

《屯卦》的第二、三和四爻是阴爻,可以组成《坤卦》,是阴,代表人民。这三个阴爻都顺从“初九”的阳爻。首先,我们知道下卦中的第二爻和第三爻这两个阴爻服从“初九”的阳爻,再加上第四爻这个阴爻都可算是“初九”的民众,所以“初九”有了民众,就想率领民众向外,这是“磐桓”的第一个原因。接着,我们知道所谓“互体”,是指《屯卦》中的第二、三和四爻组成一个“互体”(《坤卦》);而第三、四和五爻亦可组成“约象”,那就是《艮卦》。《艮卦》的“卦德”是“止”,所以当“初

九”率领卦中的三个阴爻所代表的民众向前时，就会碰到《艮卦》，就被制止了前进的行动，所以是“磐桓”，即徘徊不前。这就是“初九”爻辞意义的来源。

六二，屯如遭如，乘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贞不字，十年乃字。《象》曰：“六二之难，乘刚也，十年乃字，反常也”

“六二，屯如遭如，乘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贞不字，十年乃字”，“屯”字比较难解，在卦辞中的“屯”是指事情刚开始时的艰难，在这里如解作路程之初很艰难也是通的。“屯”的另一个意思是指植物初生，脱离了艰难后蓬勃发展的情况。正好比春天的草木受到余寒的压迫，很难长出来，但只要天气略为回暖，再加上一场雨，地下的青草和树上的嫩叶就突然冒出来，初生之后就予人满盈的感觉。所以“屯”又有众多事物聚集在一起的意思。“屯如”指有很多人来到；“遭如”指旋转、回旋。“屯如遭如”整句便是说本来有很多人来聚集，但又回头走了。“乘马班如”，“乘”是指骑在马上，而“班”即班师回朝的“班”，《左传》中也有这用法，是指分别的意思。“乘马班如”就是指与马分别，不再乘马。“屯如遭如，乘马班如”，这两句就是说，本来这批人骑着马而来，现在下了马。下马是象征辞，表示不再前来。



“乘”字古代另有一意义。古代的战车或高贵的马车是由四匹马拉动的，所以一“乘”就是指一车配备四匹马。在战事上，一“乘”之上还有五个士兵，而在其下就有二十个勤务兵，因为古代能在战车上打仗的都是贵族，所以自有不少随从。当“乘”作“乘”解，是指有大量马匹，而“乘马班如”



就是说人们乘着大量马匹来,但最终都下马归去。这个说法亦说得通。

“匪寇婚媾”,“匪”即“非”字;这是说前来的人并非盗贼,而是遵从传统的婚姻形式来提亲,类似原始部落的抢亲。“女子贞不字”,其中“字”有两种不同的解释,其一是女子允许成婚,就是“字”,那么“女子贞不字”是说女子守持正道,不许嫁给不适当的丈夫。“十年乃字”是说要经过十年这么长的时间,女子才许嫁成婚。其二是“字”即怀孕生子,所以“字”内有“子”,因此“不字”就是没有怀孕,要过了十年后才能生育。以上两个说法都有道理,尤其是第二个说法指出生育困难,要等待十年才能有孕,与《屯卦》所说初生困难的意思相近。宇宙万物的初生,就等同于怀孕,而怀孕是漫长又十分危险的,但当婴儿出生后,就会展现出无限的生长能力,一直持续长大,以至成人。

“《象》曰:六二之难,乘刚也,十年乃字,反常也”,“六二之难”是“六二”爻辞“屯如遭如,乘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贞不字,十年乃字”整段文字的缩写。“六二之难”的原因是“乘刚也”,即是乘坐在“初九”这刚爻之上,易例:凡乘刚即不吉,自然有例外,请参考拙著《易经讲堂(一)》。“十年乃字”是说要经过十年才能许嫁或怀孕。“反常也”中的“反”即“返”字,而“常”是常态。“十年乃字,反常也”就是说十年之后才能许嫁或怀孕是不正常的,但经过十年的时间,事情终归回复正常。

当我们研读《屯卦》“六二”一爻时,应与《坤卦》的“六二”比较。《坤卦》“六二”的爻辞是“直、方、大,不习无不利”,意思是阴只要顺从自身柔顺的本性,顺从阳的命令和吩咐去做事,就不需要后天的努力作为,自然而然地具备了“直、方、大”的德性,即集合了“坤阴”和“乾阳”的优点。《坤卦》的“六二”是卦中最好的一爻,象征着《坤卦》最高的德性,因此“六二”一爻是《坤卦》的“卦主”。那为什么本来很好的“六二”一爻在《屯卦》变得不好呢?

首先,《屯卦》“六二”是以“乘马”作为象征,以马的徘徊表示人群不来。但为什么有“马”的象征呢?在八个“经卦”中,《震卦》代表“马”,所以《屯卦》的第二爻或以上各爻,都可说是“乘马”,所以“六四”和“上六”的爻辞就同样有“乘马班如”这一句。因为《震》为马,所以以上的爻就都是乘着马了。

爻辞中出现的“女子”,是根据每当我们说到一爻的时候,就表示该爻要变动,由原本的性质向相反的性质转变。所以《屯卦》的“六二”就会由阴爻变成阳爻,于是《屯卦》的下卦就由《震卦》变为《兑卦》;而《兑卦》是《乾》、《坤》所生的最年轻的女儿,所以便有女子之象了。

古代男女婚嫁的年纪很早,十多岁已是适婚年龄。明朝时为了鼓励生育,凡是民间女子过了十八岁仍未结婚,政府就会征收两倍人头税,增加该女子的父母的负担,迫使父母及早替女子完婚。所以少女就易有婚姻之象;而当《震卦》变为象征少女的《兑卦》时,“六二”的爻辞自然会有“女子”之义了。

为什么是“十年”呢?那是因为“六二”的阴爻与“九五”的阳爻是“正应”,而“阴阳相应”就有婚姻之象,因此“六二”和“九五”有婚姻之象。但是在下卦的《震卦》之中,第二、三爻都以初爻的阳爻为主宰,无论感情趋向、还是法律责任上都归属于初爻,等同是初爻的臣属。但要知道,当只有单卦时,第二、三爻要服从初爻;可是当变成六画卦时,就要以整个大环境的规律作为规律,例如人类社会每每为了国家的整体利益而牺牲家族利益,于是整个六画卦的规律就凌驾于单纯的三画卦规律之上。六画卦以第二爻与第五爻为“正应”,这就比三画卦中的主从关系更为重要了。那么“六二”的正规丈夫就是“九五”了。可是在下卦中,“六二”和“六三”只视“初九”为君主;何况由于“初九”和“六二”是“比”,是互相亲近的两爻,“初九”可谓占尽地利,所以是“近水楼台先得月”了。再加上“九五”与“六二”虽是

“正应”，但“九五”要越过“六四”、“六三”才能和“六二”接近，所以“六二”就是要和“九五”认识，也困难重重，成婚的机会自然就更低了。

《屯卦》第二、三和四爻组成的是《坤卦》，而在数字中，属于阴的是二、四、六、八、十，当“六二”爻辞取阴数的最大数时，就会是“十”，所以自“六二”发展，经过“六三”、“六四”两爻才到“九五”，便以“十年”来象征了。另外，如果我们不以象数之学来解释，而从古代传统说法来看也可以解得通。古时人们已经用“十”作为数字的单位，所以往往以“十日”、“十月”或“十年”来表示不同程度的长时间，犹如今天仍用的“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十年乃字”也就是说要经过一段长（达十年的）时间才会有正当的婚姻。

“六二”与“九五”结合之困难，其中的一个原因是“六二”受到“六三”和“六四”两个阴爻的干扰；另一个原因是“六二”又受到下卦的初爻的追求和困扰，所以说“乘刚也”；限于下卦以“初九”为主，故“六二”很难摆脱。“初九”原本是个英明正直、具备道德的领袖，但对“六二”而言，“初九”就变成了吸引、干扰它的对象。各位要注意，爻讲的是对你的关系，对其他人“初九”是正直的、伟大的，对你却恰巧没有好处。所以在分析时，要忘记它是阳刚正直之君，只视它为阳爻，并要循这规律来处理。因此，我们要知道卦中每一爻的性质，它很可能保持那一爻在《乾》、《坤》两卦中原来的性质，也可能因为环境不同而改变了它的性质。只要我们细心分析，便可发现其中的规律。

由于《周易古经》行文简略，句子的主语往往被省略掉，所以“六二”的爻辞按照以上的解释可以有两个说法。第一个说法是，“九五”乘着马，带同一群随从来，并不是盗贼到来抢掠，而是要向“六二”求婚，但因“六二”受到“初九”、“六三”和“六四”的干扰，虽然“九五”是正当的丈夫，但“六

二”逼于无奈只好拒绝许婚，所以仍然是“女子贞不字，十年乃字”。第二个说法是，乘马来求婚的是“初九”，“初九”带同一群亲戚朋友来，并非作为盗贼来抢掠，而是要向“六二”提亲。根据卦的原则，“六二”知道“初九”并不是合适正当的夫婿，“九五”才是合适正当的夫婿，所以便守持正道，拒绝了“初九”。“十年”之后，“初九”与“六四”成婚，不再干扰“六二”，而“六二”终于可以和“九五”成婚，是正义合法的婚姻，所以是“十年乃字”。相较两个说法，第二个说法的解释就显得更合理。

《坤卦》“六二”的爻辞是“直、方、大，不习无不利”，而《屯卦》的“六二”亦是不求有所作为，要等待正道之“阳”（“九五”）。只要“六二”能跟随“九五”而行就会得到好处；跟随邪道之“阳”（“初九”）就得不到好处。因此，《坤卦》“六二”坚守自己的德操、不做任何其他事情而只顺从阳，就自然得到“直、方、大”的德性。这个根本意义在《屯卦》的“六二”中是有所反映的。

那么《屯卦》“六二”遵守着《坤卦》“六二”的做法是不是最适当的呢？传统上一般都认为这是最适当的。从“女子”引申到人生处世，是指在乱世的时候，群雄并起，有贤德有才干的人并不会胡乱投主，否则结果可能便不会被重用，甚至会身败名裂。因此在乱世要投得一个最有道德才干，将来最有可能统一天下的明主，就需要忍耐和等待，犹如历史上的诸葛孔明隐居隆中，无论什么人来请他都不出，后来刘备三顾草庐，他才出山，结果成为历史上一位伟大人物，流芳千古；商朝时的伊尹和周初的姜尚亦是如此。“女子”即是臣子，他应守正道，不应胡乱跟随他人，而是要耐心等待适合的明君出现。各位明白这一爻之义，就知道第一份工作对你未来的影响是非常之大的，必须谨慎从事。

各位要细心体会这一爻，了解它为什么会产生这些意义，明白之后就能触类旁通，作更多的引申。如能再进一步，将所有卦中的“六二”爻的性

质与《坤卦》的第二爻相比,找出为何相同或不同之处,细心分析,那就对“六二”一爻的性质更为明白了。

“六二”爻辞中的“匪寇婚媾”,指“九五”并不是来侵害掠夺“六二”,而是“六二”的“正应”,是真正的婚姻对象。此外,除上述解释外,古代还有另外一种解释,说这不是指“九五”,而是指“初九”。“初九”同样来向“六二”求婚,但“六二”认为“初九”并不是“正应”的婚配,所以拒绝了他,并视他为寇。但事实上在卦象中,“初九”同样与“六二”有婚配的可能性。如果从常规来说,“九五”才是“正应”,是最适当的配偶,但在《屯卦》中,“九五”本身有问题,这留待到下面再讲解。

《屯卦》的“卦主”是“初九”,“六二”、“六三”都顺从“初九”,以它为主,所以如果摒除常规中第二爻和第五爻相“应”最重要,则“初九”和“六二”的相“比”,在这特殊情况下,也有婚姻之象。因此有些注解家便认为“初九”向“六二”求婚,并不是“六二”之“寇”,而是彼此也可以有婚姻关系。宋代项安世在其《周易玩辞》中,甚至认为“六二”只知守常规,但守常规只能在太平盛世,在非常时期便要考虑应变之道,令事情得到合理的解决。现在“六二”只知墨守成规,所以便有很多缺点。

知道了这个说法,使我们再进一步审视判断卦爻辞吉凶的准则,阴爻在阴位“得正”是好的;如果在第二爻和第五爻的位置,即“得中”就更好;那么当阴爻在第二的爻位,就是“既中且正”,那就最好了。但我们细心分析《屯卦》“六二”一爻时,便知道这爻并非很好,甚至可说是不好,这岂不是与“既中且正”应该是吉的这规律有所违背吗?如果我们胆大地认为,《屯卦》“六二”只是一个例外,应以例外的方法来处理,不算是什么一回事;但如果我们严谨地来看,便会怀疑《易经》根本没有这样的规例,因为要在《易经》的“六十四卦”中都应得出同样的结果,才算是合规例的(这是

朱伯昆教授的看法)。

我们细心分析《坤卦》的“六二”，“六二”一爻是完全无所作为，只是顺从阳做事，就会得到“直、方、大”的一切好处。换言之，《坤卦》的“六二”是要在顺从阳的条件下才有这些好处，或者说这才使“六二”成为整个《坤卦》中最好的一爻。

现在我们便会问《屯卦》“六二”能不能接受“初九”的命令，完全顺从“初九”阳的命令呢？这肯定是不可能的，否则便不会“女子贞不字，十年乃字”。那么如果“六二”顺从“正应”的“九五”阳爻，那岂不是名正言顺吗？但是在《屯卦》中，“九五”的阳爻基本失去了主宰整个卦的力量。因此“九五”不能解决世间的“屯难”，而真正能解决世间“屯难”的是“初九”；而“六二”只是墨守成规，不去帮助“初九”。所谓婚配亦即是助力而已，因此“六二”在卦中的两个阳爻之间不知如何取舍。既然“六二”不知如何取舍，当然便不能说是顺从哪一个阳了。

在《易经》的规则中，凡是顺从阳的阴就是“真阴”，凡是与阳“合德”的阴就是伟大的阴。现在《屯卦》“六二”的阴，既不顺从“九五”的阳，亦因墨守成规而不能顺从“初九”的阳。换言之，“六二”没有承认、顺从任何一个阳。当阴没有顺从阳，就自然不会具备“既中且正”的好处，因此“六二”之所以不好，是受到整个卦“时”的影响。所谓“时”，是事情发展的时机、情况、特定的走向和原则，以及事情发展的适当时间等，“六二”都违背了，所以有不好的结果。但不好之中仍算好，因为“六二”毕竟是“既中且正”，虽然经历了灾难，“十年”后便再没有问题了。《屯卦》的“既中且正”是一个特殊例子，我们要仔细分析“六二”为何会是例外、出规，当我们明白了例外、出规的原因，就能更明白“六二”一爻的真正意思，甚至更能明白全部三百八十四爻判断辞背后的理据。有关这一点，将在下面再详细说明。

六三：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几，不如舍，往吝。《象》曰：“即鹿无虞，以从禽也。君子舍之，往吝穷也。”



六三

“六三：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几，不如舍，往吝”，“即”是接近；“即鹿”就是指追赶、捕捉鹿。所以说是接近，因为它接近才能捕捉它、射杀它。“无虞”中的“虞”字是古代的官，称“虞人”或“虞官”，是管理山林的官吏。中国古代，凡是山林沼泽都是属于君主的，只有耕种的农田才租借

给农夫，所以山林沼泽所出产的物资，一切归王室所有，供其享用。至于农产所得的赋税，君主会将它运用在国家及国民身上。因此，古代王室的收入分为“公”“私”两项。“公”是指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赋税；而“私”就是山林沼泽的一切物产，供王室之用，所以便有专责管理山林的官。再者，古代贵族最喜欢到山林打猎，如果不熟悉山林内的形势及野兽聚居之处，自身既会有危险，又不能得到猎获，所以便需要虞官。有时虞官甚至会请贵族守候在一个特定位置，自己驱逐林中的禽兽朝那位置走，好让贵族能有所收获，狩猎结果自能满载而归。

“即鹿无虞”是说追逐“鹿”的时候并没有虞官的协助，只好“惟入于林中”，意思是惟有自己深入树林之中，却没有捕捉到禽兽。“君子几”，“几”字在唐初的《周易正义》中，孔颖达特别强调这与易学中的“几”是不同的。易学中的“几”是“知几其神乎”的“几”，即是吉凶的先见者，也就是说“几”是最微小机兆的意思；凡是事情在发生之初，都是微小的，我们不会注意，亦看不到。而这些微小的变动会反映出将来发展的祸福吉凶。所以研究《易经》的人，便要学习去发现别人所忽略的事情最初的微小发展。假使能

够发现任何事情最微小的动机、动态,就能通过这些“几”来推测未来的吉凶,那样就能预知未来,与神明没有什么分别。换言之,我们能借着最高的观察力和智慧、并不需要凭借神明的帮助和指示,就能知道未来的吉凶。这便和今天所说的科学预测未来相类似了。

孔颖达认为在这里“几”并不是借以预测未来的“几”,“几”的意思只不过是接近的意思,“君子几”是指“君子”接近“鹿”或禽兽。易学大师高亨教授则认为“几”是“求”,是求取、得到的意思。“君子”是指卜问的人,最初《易经》是专为君主和贵族而设的,加上贵族便是“君之子”或是与君主有血缘关系的王族,广义上也就是“君之子”,所以就有“君子”这个敬称。《易经》中的卦辞和爻辞沿用了这个敬称,但考究“君子”在《易经》中的原意,其实是指问卦的人而已。到了后世,所谓“君子”的含意有所改变,改指有道德才干的人。

“不如舍”,“舍”有两个解释。第一个指房舍、房屋,因为房舍是不可以移动的,所以“舍”有停止的意思;第二个是舍弃的意思。“君子几,不如舍”就是说“君子”在追猎“鹿”或其他禽兽时,应该停止或舍弃。这里“舍”解作停止或舍弃,两者皆通,但严格来说,解作停止更为适当。自我停止是道德力量的制约,而舍弃则是无可奈何,自我道德的克制力较小。

“往吝”是说如果继续前往森林打猎,最后得到的结果是“吝”。“吝”是做错事后不知悔改,是道德上的可耻行为;反过来说,如果做错事后懂得后悔,即是承认自己的过错,说明这个人懂得是非曲直,有一定的道德水平,是值得同情和尊敬的。因此,自己的作为错了而不知反省的“吝”,如果继续发展下去,就会由小错成大错,小灾变大灾,最后就发展为“凶”;反观懂得自己有过错,自我检讨,自我改过就是“悔”,继续发展下去,就会因知错能改而得到“吉”。“往吝”就是说如果“君子”继续向前行,就会变成道德



上的可耻行为。

“《象》曰：即鹿无虞，以从禽也，君子舍之，往吝穷也”，“即鹿无虞”是说在追猎“鹿”或其他禽兽时，而没有虞官的帮助，就是“以从禽也”。“以”是因为；“从”是顺从自己心中的贪婪和欲念；“禽”严格来说专指天上飞行的动物，而在地上走动的是“兽”，但笼统说“禽”不但指天上的飞鸟，甚至是地上的走兽都可以称为“禽”。所以古书上的“禽”既可专指天上的飞鸟，又可包括地上的走兽，这里就是一个例子。因为心中有贪念而想得到“鹿”，在道德上是可耻的，所以有道德、有教养的“君子”就会“舍之”，即是停止追猎“鹿”。

从这里，可以看到在《小象传》中“君子”的意思，和《周易》原来的意思已经有所不同，《小象传》中的“君子”已含有道德及聪明才干的意思在内，并非单纯指问卦的人或古代的贵族而言。“往吝穷也”是说如果不知停止而继续追猎“鹿”的话，便会发展为“吝”，而且“吝”还会发展到极限的“穷”。“穷”在《易经》中的意思是事情已发展到了极限，再没有回转的余地，再没有路可走就是“穷”。“穷”象征事情的发展已受到限制，再没有办法做下去，也就是说事情到此停顿，象征失败了。

“六三”为什么有以上的判断爻辞呢？首先我们要看看与“六三”相“应”的“上六”。阳爻和阴爻的相“应”是“正应”，彼此能互相帮助；但“六三”和“上六”都是阴爻，两者是“敌应”。即是说“六三”并没有得到帮助，并没有“应与”，也就是没有得到别人的帮助，所以事情很难成功。此外，既然“六三”没有得到帮助，应该不行动才是，尤其“六三”是阴爻，阴应该是静止不动的，那为什么“六三”会动呢？

第一，“六三”是阴爻在阳位，虽然本身是静止的，但外在环境引诱“六三”去动。在爻辞中就是外在环境的“鹿”，令人觉得有利可图而动；第二，

《屯卦》的下卦是《震卦》，《震卦》由初爻发展到第二爻、第三爻，当到第三爻时，《震卦》已发展到最后，亦是“动”得最厉害的时候，因此“六三”受到《震卦》“卦德”“动”的影响，便不能不动。在这两股动力之下，“六三”没有“应与”，所以仍然向前行。向前行本来可能是吉，也可以是凶，即使没有“应与”，也不应有“吝”这么坏的结果，这当中的关键是《屯卦》的上卦是《坎卦》，象征危险；而“六三”要前行的话，就一定会到达相“敌应”的“上六”位置，“上六”是代表陷阱和危险到了最严重的地步。“六三”本身是阴，阴柔才弱，没有应付危险及解除危险的才干，当继续前行时，就会危险和不当。

我们用以上的解释来分析“六二”一爻，便知道“六二”之所以不动，是因为“既中且正”，即是自己有一定的道德知识和一定的适当做事方法和想法，那么即使“六二”和“九五”是“正应”，“六二”有条件前进到“九五”的位置，但“六二”懂得上卦是代表危险的《坎卦》，而“九五”刚好是身在《坎卦》中央，即是在危险之中，所以“六二”停留不动，等待危险过去才前往。这也就是“六二”要等待“十年”的其中一个原因。

反观“六三”，本身是不“中”不“正”，并没有刚明之才，在上又没有“应与”，如果偏要前进到最深、最危险的地方去，当然是不合理之极。这就是爻辞中有“吝”，而《小象传》又有“往吝穷也”的关键原因所在。

为什么“六三”的“象辞”用“鹿”字呢？那是因为在八个“经卦”中，《坎卦》所象征的动物是“鹿”，“六三”之上的《坎卦》就是“鹿”。如果“六三”继续前往，便会接近“鹿”，所以就称为“即鹿”。那为什么说是“惟入于林中”呢？原因在于卦的“互体”之象。在《屯卦》的“互体”中，第三、四和五爻所组成的“约象”是《艮卦》，象为“山”；另外，本身下卦《震卦》和上卦《坎卦》都是林木，而林木聚集在象征山的《艮卦》中，于是就成了山林，人就是随

“鹿”而进入深林之中，所以是“惟入于林中”。为什么“六三”又要被劝止不可前进呢？那是因为《艮卦》的“卦德”是“止”，所以“初九”、“六二”和“六三”都要望“山”而止步，甚至“六四”都是受到《艮卦》影响而不能向前发展，只好停留在原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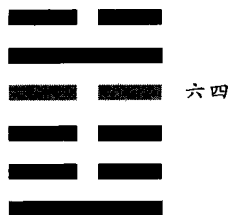
既然《艮卦》是由第三、四和五爻所组成，第三爻是《艮卦》的开始，亦代表在最低的山麓位置，难怪东汉末年的王肃和虞翻在注解《易经》时，将“鹿”写作“麓”字，意思是跑到山脚去打猎而无鹿。这个说法亦有道理，只不过我们今天用“鹿”字，更能清楚说出人因看见“鹿”而有贪念，因贪念而引致“吝”的情况。至于“即鹿无虞，以从禽也”一句，唐朝的郭京在他的校正本中是“何以从禽也？”，意思是打猎没有虞官，又怎能追逐禽兽呢？加上一个“何”字，在文义上虽更易理解，但“以从禽也”却更能将贪求的心态说出来，是明知不可为却为之；“何以从禽也”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去做，“何”字就表示那人不知道事情的不合理，那么贪利之心便不算明显。而“以从禽也”就说出那人的道德和知识都有问题，更强调了占得此爻的人是利令智昏，见利忘义。

如果一般问卦者占得此爻，因为其本身并不一定有道德学问，所以问题并不严重，但在《小象传》中的“君子”，则是有道德学问的，为何又会贪婪逐鹿而不知退呢？他还算是“君子”吗？当然不是！但又为何草率地用“君子”这个辞呢？那是因为每当我们探求一爻的意义，知道那爻会向相反的方向发展，“六三”是阴爻，当向前发展时便会变为阳爻，“六三”就成了“九三”。《乾卦》中“九三”的爻辞是“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三”、“四”是“人位”，“九三”阳在阳位，就更是人中之“君子”。因为《易经》讲求“变”，人亦会变，小人并非永远是小人，君子亦并非永远是君子，只要人愿意进德修业，小人就可以成为君子。《小象传》的作者充满鼓励劝勉之心，

希望“六三”的小人面对利而不贪,从而成为君子。小人是见利则心动,而君子则见利而思义。因此面对着美好的“鹿”,要是君子,认为不应该去追猎便会停下来。其实开始之时,当你想到要入山猎鹿而没有虞人,在道德和知识上已出现问题,难怪继续发展下去就会走到穷途末路。《屯卦》的第三爻,《易经》和《小象传》的作者都特别通过爻辞提出了人生的教训和道德的要求,警醒那些为了个人名利而去占筮的人应该要懂得守持正道;只要人念念不忘想得到“鹿”,那便已是小人,并非一定实际进入山林中,才算是小人。同样道理,如果人将贪念遏止,当然不会进入山林,那人便可算是君子。君子和小人的分别只在于“义”和“利”,守义的是君子,见利忘义的便是小人。“六三”蕴含的教训很深刻,在人生哲学上值得我们细心检讨和体会。

六四,乘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象》曰:“求而往,明也。”

“六四,乘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乘马班如”是说骑上马匹向前行准备做一些事,但又调转方向返回来。向前行是想通过行动来解除危险。“六四”是上卦《坎卦》的下爻,已是灾难的开始,所以不能不有所行动来应付灾难,而“乘马”就是象征以行动来解除灾难。“班如”就是调过头来,表示改变行动和措施,由向前(上)行的方向,改为向下、向后走。“求婚媾”是谋求合理的婚姻,婚姻是人生最大的助力,因此又可以说是找寻对自己有最大助力的人,这样前去就会是吉利的,所以是“往吉”。



“无不利”并不是指一种利益,而是指无论什么利益都能得到,没有一件事情是不利的,以“无不”这双重否定来强调做任何事情都是有利的,这是赞扬所做的事情能得到的利益是无穷的。

“《象》曰:求而往,明也”,“求而往”是说如果你有求于人,去找他帮助,这样就是“明也”,就是说这是明智的做法。《震卦》是马,而“六四”在《震卦》之上,当然是“乘马”。“班如”的原因是“六四”本身在《艮卦》之中,而《艮卦》即是停止,所以只能回头。另外,如果从“六四”走向“九五”,就是走进危险的中心。本来走向危险并不是一定不合理的,面对危险总不能坐以待毙,总要面对它和把它解决。

为什么“六四”不去解除危险呢?那是在《易经》的基础理论中,阳具备了能力,而阴则是阴柔力弱的。“六四”是阴爻在阴位,是“得正”,表示做事合乎规格,会有一定成就,但是阴爻在阴位,那么阴柔的力量便过强,而阳刚有为的力量就不足。在一般情况下,这问题不大,但在面对危险时,过于阴柔就没有“济屯”的能力。“六四”之所以不像“六三”般贸然向前,是因为“六四”“得正”,明白事理,因此“六四”便停止不进。

但危险是不应逃避的,虽然自己一人不能应付,但可以找人帮忙。但是否所有阴爻都有责任这样做呢?未必!但由于“六四”最接近“九五”,假使“九五”是君主的话,“六四”就是最接近君主的大臣,应该辅助君主解决国家的危难。“六四”虽然才柔力弱,却可以任用贤才,而贤才就在下卦。“六四”和下卦的“初九”是“正应”,而“初九”有阳刚之材,具备最大的德性,也具备了解除“屯难”的一切才干和条件。如果“六四”能够求贤,使在下位的“初九”得到提拔而能在朝为官,这样“六四”就能得到贤才的献策和助力,帮助解除“屯难”。

“六四”和“初九”是“正应”。所以“六四”本想独自解决灾难,但知道力

不胜任，向上进时又不能解决困难，于是调转马头，向下访寻求得“初九”这贤才。这也象征了身在高位的“六四”到下层民间找寻贤才。表面上只得“初九”一人，但实际上可指得到众多的贤能之士来帮助治国。因为“六四”在宰辅之位，他不一定要具备大才能，但一定要能虚心任用贤才。越是能够任用适当的贤能负责适当的工作，国家就越能上轨道，并不需要自己劳碌任事，也会成为伟大的宰相。《小象传》中说“求”，但未必一定能求得，但“六四”往“初九”求得“初九”，在婚姻来说就是成亲，在处事上就是“六四”和“初九”一同向前，合力共同解除危机。如果懂得在艰难困苦的岁月中延揽众多的贤能来协助自己，这样解除“屯难”就无往而不利。

另外，“六四”之所以懂得求访贤能，是因为自身的聪明才智。因此《小象传》就赞扬说“求而往，明也”。为什么会是“明”呢？那是因为当“六四”一爻向前发展时，基于“得正”就能看透事理。

## 与《坤卦》“六三”、“六四”比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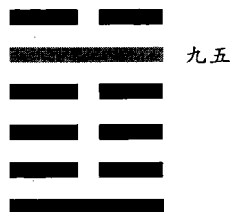
我们以《坤卦》的“六三”和《屯卦》的“六三”来比较一下，《坤卦》“六三”的爻辞中有“或从王事，无成有终”这一句，说出了阴爻在阳位有两种发展的可能性。第一种是保持阴的特性静止不动；第二种是因时而动，顺从并帮助阳，完成《乾》阳吩咐的工作，自己只是接受命令、服从命令。因此《坤》阴完成了工作而不以为是自己的功劳，因为《坤》阴只是将《乾》阳交付的工作妥善完成就是它的责任。《屯卦》的“六三”亦有两种发展的可能性，一是逐“鹿”，另一是不去逐“鹿”，给人提供了两项选择；但《坤卦》“六三”所负责的事情是正事，是合乎道德的；反观《屯卦》“六三”所做的事情是不合乎道德的，其中的关键是《屯卦》的“六三”和“上六”是没有“应与”。阴不从阳便是邪恶，而阴从阳就合乎正义。贴近《屯卦》“六三”和他相亲“比”的上(六四)下(六二)两爻是阴，与之相“应”的“上六”一爻也是阴，根本没有从阳的机会，所以是跟随阴的本性发展。阴一旦不从阳，自私自利之心就会兴起，所以才会有贪利忘义的结果。

至于“六四”，《坤卦》“六四”的爻辞是“括囊，无咎，无誉”，因为是阴爻在阴位，所以是“重阴”。阴是收缩静止的，而“重阴”就是收缩静止到极限，因此就有“括囊”收敛的意思。但《屯卦》“六四”一爻，虽然其本身也是重阴，但因为与“初九”的阳“正应”，所以并不是完全静止，而是在阴“得正”的情况下顺从阳发展，这就类似《坤卦》“六三”的“或从王事，无成有终”，能够顺从阳，所以有好的发展。《屯卦》的“六四”表面是礼贤下士，但实际上是要像阴一般的虚心，听取贤才的建

议策划，依着贤能的说话去做事，这样就能得到“六四”的特殊好处。可见“六四”的爻位设计及判断辞是有其道理的。

九五：屯其膏，小贞吉，大贞凶。《象》曰：“屯其膏，施未光也。”

“九五：屯其膏，小贞吉，大贞凶”，“屯”是指聚集、收集；“膏”是指肥肉，古人饮食清淡，而肥肉就最能提供营养；“膏”后来便引申为有益的事物，或对人体有益的东西。“屯其膏”是说积聚了很多对人类有益的财货。为自己积聚并不一定有问题，但因为“九五”是“君位”，象征君主，身为君



主一方面聚集财富以供自己享用，另一方面更要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即是将“膏”分发给百姓，让在下的民众都能受到他的恩泽。“屯其膏”在爻辞中是专指收聚了一切对人有利益的财物。换言之，就是不将恩惠广施于民众。“小贞吉”中对“小”字的解释众说纷纭，其一说法是“九五”一爻中，阳是大而阴是小；再加上“阳”象征男子，而“阴”象征女子，因此“小贞吉”是说如果是妇女守持着“屯其膏”的做法，还可算是“吉”。但如果是男子同样采取“屯其膏”的做法，便不合理，会产生“凶”象。另外，古代的注家亦有认为“小”是指小事，而“大”是指大事。如果“屯其膏”做的只是一件小事，对国家施政只有微小影响，那么还算是“吉”，但如果“屯其膏”做的是一件关系国家的大事，就会有“凶”。

为什么会是小事“吉”而大事“凶”呢？《小象传》曰：“屯其膏，施未光也”，即是说聚集了一切有益于人类的宝贵的财物而不施舍给人，就是“施



未光也”。“施”是恩德；“光”是广大，意思就是说施舍给人的恩泽尚未广大、普及，也就是说君主的政令未能贯彻施行到国家的各个方面去，因此民众并没有受到君主政治措施的益处。为什么民众没有受到政治措施的益处呢？那是因为“九五”一爻在《坎卦》之中，就等同在陷阱之中，被上面的阴爻和下面的阴爻包围。在人事上，阳代表正人君子，而阴代表奸佞小人，君主被只求私利、不为国家着想的奸邪小人包围把持，便会被奸臣蒙蔽，不知民间疾苦，未能施行合理的政令；更甚者是君主受到奸邪权臣的控制，而君主的权力被夺，这样的君主如果不知道自己的实际身份和地位，突然间要做一些矫正国政或排除奸臣的大措施，事情还未成功，可能已被权臣所害。

因此君主在被奸邪包围的情况下，最重要的是不应急于有所作为。因君主在朝廷之上没有支持他的忠贞臣子，在民间又缺乏民众支持，所以君主如想奋发有为，更应谨慎小心，要从琐碎小事做起。当小事做得好，君主就能争取到小部分人的尊敬和服从，然后再多做小事，那么君主的威信权力就会逐渐增加，等到适当的时机再做大事也不算太迟。这就是为什么“九五”虽然名义上是卦中最尊贵的一爻，但实际上却是大权旁落，不能为主宰的原因。所以真正解除“屯难”的是“初九”，而非“九五”。

“九五：屯其膏，小贞吉，大贞凶”，“小”和“大”可分别指女子和男子、小事和大事，甚至是小人物和大人物。中国传统上女子多负责小事，而男子除了小事外，还要负责处理大事，所以以上的解释都可以说得通。

## 与《乾卦》“九五”比较

《乾卦》“九五”的爻辞是“飞龙在天，利见大人”，原因是阳爻在阳位，是“得正”，而“五”是上卦的中位，是“得中”，所以“九五”是“既中且正”。另外，爻位越高就表示地位越尊贵，“九五”的爻位就是象征崇高的“君位”。可见，“九五”一爻理论上是全卦中最好的，《乾卦》“九五”就是最好的例子。但《屯卦》的“九五”同样是阳爻在阳位，同样是在上卦的中间，那么《乾卦》的“九五”和《屯卦》的“九五”有什么分别呢？为什么《乾卦》的“九五”做任何大事都吉利，而《屯卦》的“九五”只是“小贞吉，大贞凶”呢？难道“既中且正”是吉利的这规则有例外吗？抑或有其他的原因呢？

首先，以前提过多次，其中的一个关键是《屯卦》的“九五”被两个阴爻所包围，而《坎卦》的卦德是“陷”，表示“九五”本身就在陷阱中间，或者象征君主被奸邪小人包围，因此便变得有名无实。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由于《屯卦》的下卦是《震卦》，而在《震卦》中，不但“六二”和“六三”是以“初九”为主，甚至《震卦》之上的“六四”也是以“初九”为主；第二、三和四爻的“互体”组成了《坤卦》，而《坤卦》象征的民众也视“初九”为君主，结果“九五”虽然在上，但在下的第二、三和四爻的人民却只是拥戴和归顺“初九”。换言之，“九五”便没有了在下民众的支持，只不过是一个孤君；再加上“九五”被群阴包围，本身亦无法有所作为，所以“九五”只能做小事，而不能成就大事。所以如要解除“屯难”这样的大事，“九五”便无能为力，因此卦中能解除“屯难”的关键是“初九”。

但是，如果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为什么国家会出现

如此多的危难困苦呢？归根结底是身为“九五”的人君出了问题。假若“九五”的人君没有问题，国内应该不会出现“屯难”，即使真的发生“屯难”，只要在人君的领导下号召全民，“屯难”很快当能解除。如果是以“初九”来领导，无论在名义上或是领土的范围上都并不适当。因此由“初九”来济“屯难”，就会出现需要等待时机的情况。

那么“九五”造成“屯难”的原因、或是解除“屯难”的关键是什么呢？我们便要回到《大象传》对卦辞的解释。“《象》曰：云雷，屯”，因为云在天上而没有降下来，密云不雨就造成混乱和没有秩序。如果天上的云下降为雨，大地受到雨水的滋润，原本艰难地冒出来的植物就能蓬勃地生长，这就是春天的作用，亦即是初生植物由不通到畅通的关键。于是古人就从中得到启发，明白云在天上便要等待，艰难亦只能慢慢解除；如果云降下成雨，初生的事物就得到解救而一下子畅通生长，正好比春天的植物再没有任何东西阻拦，以后就能欣欣向荣。当云变成雨而降下，《屯卦》就会变成“坎下震上”的《解卦》，就能将一切灾难都解除了；而解除的关键就是《彖传》所说“雷雨之动满盈”。当雷雨交加，整个天地都充满雷雨，接着便是“大亨贞”。“雷雨之动满盈”，就是解释卦辞的“元亨”的关键，亦即是“大亨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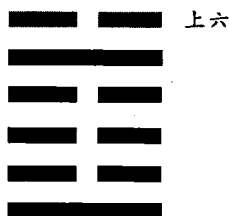
我们明白了这个道理后，便知道《屯卦》“九五”“屯其膏，施未光也”的意思。“施”就是施舍、恩惠，而天地对万物最大的恩惠就是雨水，因此天地的“施未光也”就是指雨水未广泛遍洒大地，万物还要等待雨水才能蓬勃生长。从人事上说，人君的政治措施未能普及加惠于百姓，国家就不能上轨道；在我们今天来说，就好比公司中的总裁既未能好好创设公司的制度，又未能在刚开始运作时有计划地应付各种外来的干扰或打击，兼又不能任用贤能，和对有功的下属加以奖励等，使他们更能同心合力地工作，这些都是“施未光也”。“施”作为赏赐是由上向下的，云亦是由上向下变成

雨,因此“屯难”的关键是由于“九五”一爻不能下降。至于“九五”不能下降,或“九五”的恩惠不能广泛施行的原因是与“六二”有关。“六二”是“女子贞不字”,守“贞”而拒绝与它“正应”的“九五”亲近,因此“九五”便没有了臣下的帮助,君主没有臣下的帮助就成了孤君,便不能成就大事,只能做小事。如果更深一层研讨,则“九五”所以没有贤臣辅佐,最主要的原因,仍是他不诚心努力礼贤下士以求“六二”的缘故,因此最后仍然是责在“九五”。

另外,如果是太平盛世,“六二”般阴柔才弱的人也可以做得很好;但要是非常时期,就一定要阳刚有为、有魄力才干的贤能才能解决危险。“六二”阴柔力弱,再加上执著于传统的观念,守成不变,这样的臣下是没办法解除“屯难”的。综合以上原因,我们便知道“九五”虽然是“既中且正”,甚至身处“君位”,但在卦中只能做到“小贞吉”。

上六:乘马班如,泣血涟如。《象》曰:“泣血涟如,何可长也。”

“上六:乘马班如,泣血涟如”,“乘马班如”是说骑上马匹要向前行,但又退回来。“泣血涟如”中的“泣”字是指流泪而没有哭声,至于流泪而又发出哭声就是号哭;“血”是说人哭到最悲伤之时,眼泪有血丝;“涟如”是形容水多的状态。“泣血涟如”就是说眼泪或血泪流了很多,是悲伤到了极点却又无可奈何。引申是指极不幸的情况。



“《象》曰:泣血涟如,何可长也”,意思是说当饮泣以致不停地流出大量眼泪,甚至血泪时,又怎能继续如此下去呢?“上六”之所以有这样的

“象”，是因为“上六”是《坎卦》的最上一爻，而《坎卦》是水，又是“血卦”，所以《坎卦》是会令忧虑加深的，尤其在灾难之中自然倍加忧虑。正是因为《坎卦》的卦象有血、水和加忧这三个性质，所以爻辞就是“泣血涟如”。

至于“乘马班如”，以前已提过，这是因为《屯卦》的下卦是象征马的《震卦》，所以爻辞中自然有“乘马”。你们也许留意到：“上六”、“六四”和“六二”三个爻辞中同样有“乘马班如”这一句，那么三个“乘马班如”的象是不是有同样的含意呢？细心分析之下，三者是有所不同的，首先“六二”的“乘马班如”是指原本想乘马前往，但是又调头回去，那是因为祈求的婚姻还未到适当的时机出现。那是“六二”想解除“屯难”，但由于“正应”的“九五”无法及时响应，因此只好先回来，等待“正应”的支持，然后才能解除“屯难”。

“六四”的“乘马班如”是骑马前去却又回头等待，那是因为“六四”要等待“初九”的答复，当“初九”答应后，“六四”才能真正骑马前往去见“初九”，两人共同解决“屯难”。可见“六二”和“六四”的“乘马班如”本来是想有所作为，但因为时机不到，仍需等待。“六二”等待“九五”，而“六四”等待“初九”，因此两者的等待是有意义、有目的，而且是必需的。只要等到时机一来，就能立刻解决“屯难”，这就是“六四”得到“吉无不利”的原因。

根据《易经》卦中各爻的发展次序，初爻是事情的开始，而上爻已经是事情的结束，因此到了“上六”，想前进又退后、有所等待，这就会错失时机。另外，“六二”等待“正应”的“九五”，和“六四”等待“正应”的“初九”，两者都是济“屯难”的关键；反观“上六”所等待的是“六三”，而“六三”却是个见利忘义、“无虞”去追逐“鹿”而深入树林、最终迷途的人。他既没有道德，又没有见识，“上六”如果等待他就一定没有好结果可言。这也说明了“上六”和“六三”虽是相“应”，但彼此是阴爻，并非“正应”，也就是说“上六”不

会得到助力,因此才会徬徨无主,才会“乘马班如,泣血涟如”!

虽然“上六”不能得到助力,但仍要掌握时机。《易经》最讲究时机。《屯卦》是“屯难”,上卦是代表危险的《坎卦》,而“六四”是危险的开始,“九五”是危险的中心,“上六”最危险,也可能是脱离危险的时机。因此“上六”一爻有两个可能性,一个是由危险变成真正的灾害;另一个是脱离危险。“上六”已处于最迫切的时机,是决定吉凶的时候,但“上六”竟然在这迫切的时候还有所等待,还只是在痛哭流涕,那么“上六”脱出险境的机会就很渺茫了。

不过,话又说回来,正是因为“上六”知道自己悲惨的命运,知道危机的迫近,假使能因此得到警惕,从而改变作风,那么“上六”还有可能脱出险境。

换言之,“上六”如果只知依循着“六四”和“六二”“乘马班如”的做法,而不懂变通的话,就只会“泣血涟如”,遭遇危险和灾难的不幸。但是如果“上六”懂得变通,改变自己行动的方法,不再不合时宜地遵从前人的做法,这样就有脱险的机会。《屯卦》“上六”的卦象并没有提及吉或凶,吉凶全在于“上六”个人的想法和做法,他自身的决定能招致未来的祸福。

## 与《坤卦》“上六”比较

本来卦发展到最后一爻，就会“物极必反”。既然《屯卦》是说“屯难”，当发展到最后一爻就应该由坏变好，由灾难变为幸福，那为什么“上六”的爻辞又会“泣血涟如”呢？这里便可见古代撰写爻辞的人高超的聪明才智，实在令人佩服。我们首先以《坤卦》“上六”一爻和它比较，“上六”爻辞是“龙战于野，其血玄黄”，说出了阴由初爻发展到上爻，已由最微弱发展到最强盛，因此对阳便由服从变为反抗，所以就与阳相战；而“用六”的“利永贞”就是由阴极变为阳，明显说出了“物极必反”的《易经》主要哲理。

那么《屯卦》“上六”为什么未能发展到极限而变好呢？《坤卦》六爻都是阴，因此《坤卦》的阴从初爻一直发展到上爻，顺利地发展到极限；反观《屯卦》中，只有四爻是阴，“初九”和“九五”是阳，阴当然不能发展到极限。所以《屯卦》的判断辞只说仍是陷身在危难中，如果不谋改变、不加努力，这样灾难就会很快降临。

我们有没有方法能使阴加速发展到极限呢？阴、阳除了顺着时间和位置慢慢发展到极限外，还能依靠人力加速阴、阳的发展。通过人的力量，抵消了《屯卦》“初九”和“九五”的阳，再配合阴的力量，那么原本的四个阴爻，便会变成六个阴爻，阴就会发展到极限，因此《小象传》以“泣血涟如，何可长也”来警惕和指导人们，当碰到以上情势时，就要以人力使阴发展到极限。当危险到了极限，就是脱险的时刻；如果不依赖人力，那么到了最后，人便真正受到灾难的折磨。

## 《屯卦》的『互体』

此外,《屯卦》本身是“震下坎上”,但在卦中的“互体”蕴含着《坤卦》和《艮卦》。我们知道《乾》、《坤》相交才生出了其余六卦,当中有三个儿子,《震卦》为长男,《坎卦》为中男,而《艮卦》则是少男。因此表面上《乾》、《坤》是阳和阴的第一次相交,但实际上蕴含了第二和第三次相交,而相交的主体就是《坤卦》,所以这四个卦都蕴含在内,难怪《彖传》非常精辟地说出了“屯,刚柔始交而难生”,亦难怪今天通行本的《易经》以《乾卦》象征天,以《坤卦》象征地作为六十四卦的开始,等到天地阴阳的混合才使天地开辟,产生万物,亦即其他六十二卦。所以《屯卦》是继《乾卦》和《坤卦》后的第三卦,这或许是巧合,但更可能是古人思想的周密高明(马王堆帛书《易经》的卦序,可能只是方便占筮记忆而改编的)。

《屯卦》的下卦是《震卦》,而《震卦》的“卦德”是动,但动静互为其根,因此动中有“静”。《易经》强调阴阳互为表里,当阳在表面,阴就在背后;当阴在表面,阳就在背后。背后暗中的反面,才是支持着外表正面的最大力量,所以任何事物都拥有两重性质、性格,当中亦包括人类在内,《老子》便有“万物负阴而抱阳”精辟的哲学命题。因此《屯卦》就说出了正因为下卦为《震》,而《震》为“动”,其背后就应该蕴含“静”,而且以静为根。

我们据此细心分析下去,《屯卦》的“初九”、“六二”和“六三”,“初九”和“六二”的静候时机是正确的,但“六三”的妄动就不合理,亦不合乎道德,那是因为《震卦》背后所要求的是如何去和“静”配合。



《屯卦》的上卦是《坎卦》，而《坎卦》的“卦德”是“陷”，当陷入时便要相反的跳出来，那就是“奋”。繁体“奋”字上面是代表飞鸟的“隹”，而“隹”下有“田”。当鸟从田地向天空飞就要“奋”，也就是奋飞；而人的努力向上就叫做发奋。鸟刚飞离地面时，所花的力气最多；正如飞机刚起飞时，所需的动力也是最大。因此从地面向天空飞的“奋”，就需要大量的力气。当堕入陷阱时，要跳出来就要“奋”，即一直使出力量、借此脱离陷阱。所以由“六四”、“九五”以至“上六”的过程，就要懂得掌握“奋”的精神，这样才能化祸为福。

另外，《屯卦》“互体”中的上卦是《艮卦》，而《艮卦》的“卦德”是“停止”，那么从相反来说，它要“行动”。因此《屯卦》就要以《艮卦》相反性质的“行动”，来解除本身的灾难。《屯卦》各爻之所以会前进又停止、乘马又回头，便是因为《艮卦》的限制。所以我们要体会《屯卦》，就要先掌握《震》、《坎》、《艮》这三个卦的“卦德”，同时要明白相反相成之理，体会卦爻好坏得失的原因。如卦爻是好，是因为它合乎“时”的要求。所谓“时”就是整个卦的时代、形势和当中的特殊因素，这与其他卦是不同的。因此我们在特殊的环境、时代、人物和事情下，就要用特殊的才能和方法来解决问题，或者增强卦的优势，这就是“时”。所以卦中的“时”是特别重要的。

# 《屯卦》各爻与『卦主』的关系

我们再进一步分析,《屯卦》的“初九”是“卦主”,而卦中各爻的好坏都与“卦主”的精神取向和卦“时”有着密切的关系。“六二”之所以会“屯如遭如”,徘徊不前,还要“十年乃字”,关键原因是“六二”“乘刚”,冒犯了“初九”,与“初九”的意愿不符合,幸好“六二”是“既中且正”,所以能够静心等待。

“六三”亦违背了“初九”,当“六三”身处在下卦最高位时,还想前进到“上六”的位置,结果便违背了卦的精神。因此“六三”在卦中被责备得最严厉,被斥为见利忘义、见识低劣的小人。幸好还希望“六三”能自我改过,由小人变为“君子”。

“六四”因为主动到下卦请求“卦主”“初九”,和它配合,所以在卦中得到最大的赞誉,“往吉,无不利”。基本上,卦中的第二爻和第五爻因为“得中”,照理应是最好的,但因为《屯卦》有特殊的“时”,而“时”这规则凌驾于其他的基本规律之上,那么我们便知道“六四”的好虽是出了规,但这个出规却反是最守规则的。正因为“六四”遵从最高“时”的规则而取代了其他次要的基本规则,所以“六四”才是卦中最好的一爻。

“九五”身在高位却无所作为,本来可以利用君主的名义,任命“初九”作为解除“屯难”的负责者,但“九五”却沉迷于个人的天地之中,只知对“正应”的“六二”关注,对其他爻则视而不见,尤其对“初九”毫不奖励提拔,让“初九”只凭借民众的支持独力奋斗;因此“九五”虽是“既中且正”,却因违背了“时”而只得“小贞吉”。

至于“上六”,由于与“初九”距离最远,与“初九”的关系

最疏,因此“上六”在卦中无人指导,结果便徬徨无主而“泣血涟如”了。

如果继续分析下去,还可发现更多很精彩、很深奥、很富人生哲学意味的理论在背后支持这个卦的义理,这留待各位将来有空的时候,再运用上述原则细心、深入地去发掘吧!

# 《屯卦》的引申

综括而言,《屯卦》是象征宇宙初生时没有秩序和混乱的情况,再引申到万物的初生。我们更可以将《屯卦》的内含意义引申扩展到每一个开始发生的事物上,去解释和体会它的情况。任何初生的事物最初都要经过混乱和无所适从的阶段,但只要顺从正常的规律发展,随着时间的发展,最后就一定能够解决阻碍和困难。当初生事物一旦解决了困难后,就能蓬勃地向前发展,到达大亨通、大顺利的后果。从人生处世来说,我们做任何一件事情,刚开始时,都可以体会到《屯卦》的道理。这个道理是说:一个卦中最重要的因素是“时”。我们如何去体会或解决初生的艰难呢?如何去面对和应付任何事情的开始阶段呢?《屯卦》中的六爻就说出了六种不同的情况,指导我们解决“屯难”的原则,或是在应付“屯难”时应采取的行动和方法。基本来说,要解决困难就一定要有所行动,但在艰难困苦之中,行动就一定要谨慎小心。没有行动,就会坐以待毙;有行动而不适当,更易陷入灾难,所以唯有既有适当的行动,又要谨慎小心,这样才能解决问题,脱离“屯难”。这就是《屯卦》中解除“屯难”最高和最基本的原则。

“初九”的“时”“位”都是最低的,虽然具备了解除“屯难”的道德、知识和才干,但是时机未成熟,所以“初九”既要有一定的行动和准备,又要静待适当的时机。“六二”就说出了在“屯难”中,其本身的才智和外在的环境都要它等待,这样才能避免陷入危险。“六三”是指在不适当的时候有所行动,结果陷入危险。“六四”是说要解决初生的困难,自己没有才能并不重要,最关键是要礼贤下士,发掘众多的贤人君子一同

解决“屯难”，这才是最积极、最有作为的解决方法。“九五”基于自己特殊的“时”“位”，即使面对危险，亦不可急躁妄动，要有所等待，行动之时要从小事做起，切勿急功近利，不能因面临大灾难而立即有大行动。“上六”说出了当真正陷入最深的危难时，要“穷则变，变则通”，从前的守旧成规不再适用，要尽量求变。只有求变才能脱离危险，不求变而守成就会真的被危难打倒。

## 分析六十四卦的步骤与原则

我们通过分析《乾卦》、《坤卦》和《屯卦》，就可以明白研究《易经》其他各卦的方法。首先，我们从《乾卦》、《坤卦》两卦学习到“位”、“时”、“中”，和阴阳两爻在不同时位的特性。再从《屯卦》这一卦学习到“乘”、“承”、“比”、“应”等重要规律，和怎样利用这些规律用作判断卦爻吉凶的基本原则。面对六十四卦任何一爻时，就用以上原则初步来衡量爻的好坏。

其次，我们先要明白卦爻辞的内容，然后再进一步研究这些内容是根据那一些卦象演绎出来的呢？虽然近代有小部分学者认为卦爻象是后人所加的，不是原来所有。但春秋时期解释占筮时已应用了卦爻象，因此可能是一开始便有了！何况那些学者的理据比较幼稚而不科学，因此我们不能认同；反过来说，由春秋时代开始，历代研究《易经》的学者都会将自己的心得和精神融入其注解中，例如汉朝学者发展出象数易学，几乎将四千多字的《周易古经》中一字一辞都以“象”来解释，以致繁琐复杂、牵强而不合理，为后世所不取。汉朝以后，学者简化了象数易学，主要以《十翼》中《说卦传》的“类象”来解释。虽然并不能够将所有《易经》卦爻中的“象”都说得清楚，但大部分都说得头头是道，只有小部分不能解得通，总体来说也算是简明易懂，因此为后世接纳；例如在上面我对《屯卦》的解释，便用了这方法。

我们在解释卦象时，解得通自然好，解不通时不要强解，这样既能免于牵强附会，又可以较深入地理解《易经》的卦辞和爻辞的内容。当我们明白到卦象的意义后，就能从具体的文字提升、抽象，变成了规律。我们要达到以上的目的，便要

认真地将《说卦传》读到精熟，明白其中的象义，这样才能触类旁通，解通《易经》八成以上的卦象，至于剩下那两成，因年代久远，今天难以读通，既然如此，我们便不应“强不知以为知”！

第三点，《易经》只有“阴”或“柔”、“阳”或“刚”这两个符号，而这两个符号的性质在《乾卦》和《坤卦》中已有充分的反映。其他六十二卦中的爻在与《乾卦》或《坤卦》相同的爻位上，虽然爻辞内容并非一致，但内含意义却有相反相成的关系。当我们要分析某卦中的一爻时，先要将该爻与在《乾卦》或《坤卦》中相同爻位的爻作比较，然后再体会该爻在某卦中的意义。如果两者相同就容易理解，如果两者不同就要细心分析当中的差异，于是我们就会明白同一件事物在不同环境中便会有不同的应付方法，随之有不同的后果。这样，我们就能由小见大，更能深刻了解《易经》背后的高深哲理。《屯卦》中的各爻大致与《乾》、《坤》两卦中相同爻位的爻相应，不相应的亦可解得通。

第四点，《易经》的每一卦都有“时”的因素在内，而“时”的关键便在于“卦主”。因此研究《易经》时首先要分析卦中哪一爻是“卦主”，从而了解该一卦的整体精神。我们要找出“卦主”，首先便要看《彖传》对卦辞的解释，知道卦的主要精神是什么，再从六爻中找出最符合《彖传》解释的那一爻，那一爻就是“卦主”。我们再由“卦主”推测出整个卦的“时”，然后以“时”为标准，判断出凡是顺“时”的爻便是吉，逆“时”的爻便是凶。细心比较卦中六爻的吉凶与“卦主”和“卦时”这两者的关系，于是我们便可以通过《易经》有限的文字，引申了解卦中无限的复杂意义。

最后，我们要以“时”为最重要的标准，当卦中的规律违背了“时”的时候，那规律就自然失效。不要盲目以为卦中规律是一成不变，违背了规律就一定是坏。我们要先体会“时”，再以“时”来斟酌参考其他规律。

我们要从不同的观点和角度来研究《易经》，结果可能就会得到不同的结论。虽然结论不同，但只要是合理的都可以接受。我们如果持着这种态度去读《易经》，就能逐步掌握它的表面意思，循表面意思可进而知道背后的意义；跟着我们才会了解它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表面意思，又为什么会由此产生背后深层的哲学思想。能够逐步深入了解的关键是要跟随上面的方法，从多方面作出分析和引申。但如要好好理解《易经》，就必须首先要对《十翼》有深入的了解，尤其是《系辞传》。《系辞传》对《易经》内大多数的关键性原理都有所发挥。我们掌握了《系辞传》，再熟读解释卦爻辞的《彖传》、《象传》，加上《说卦传》，就能更精确地理解卦的内容。只有二万余字的《十翼》，我们必须对它认真彻底地了解，然后才能引申发挥《易经》内含的精义。

希望各位根据在此七章中解释《易经》的《乾》、《坤》、《屯》三卦的方法，自己读解其余的六十一卦！这次讲课，到此结束！谢谢各位！